

阅 读 声 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一卷)



目 录



目 录

八十天环游地球..... (法) 凡尔纳/金瑛.....	(001)
一场两万英镑的赌赛.....	(001)
巧救艾娥达.....	(003)
路路通的遭遇.....	(005)
在美国的冒险经历.....	(007)
胜利归来.....	(010)
火 星 人..... (美) 雷·布雷德伯里/郑云琛	(012)
星球大战..... (美) 卢卡斯/金木.....	(025)
银河帝国的兴亡..... (美) 阿西莫夫/罗克.....	(036)
基地的盛衰.....	(037)
牟坦特帝国的出现.....	(038)
在“星救的终极”.....	(039)
宇宙飞船历险记..... (美) 斯格博金/赵坚.....	(040)
末 日..... (美) 博德勒/马昭.....	(048)
地心游记..... (法) 儒勒·凡尔纳/李萍.....	(063)
一 破译羊皮纸.....	(063)
二 出 发.....	(067)
三 真正的旅程.....	(072)
四 渴！.....	(077)
五 得 救.....	(082)
六 剩我一个人.....	(088)
七 “地中海”航行.....	(095)



八 最后的旅程.....	(104)
太阳系历险记..... (法) 儒勒·凡尔纳/刘坤	(113)
第一部.....	(113)
1 上尉的恋情.....	(113)
2 奇异现象.....	(115)
3 不期而遇.....	(119)
4 海洋探秘.....	(122)
5 遇见英国人.....	(124)
6 皮套里的秘密.....	(127)
7 寻找学者.....	(131)
8 尼娜和羔羊.....	(135)
9 回到古尔比岛.....	(138)
10 寻找栖身地.....	(143)
11 安居火山洞.....	(147)
12 来了一保信鸽.....	(152)
13 救援学者.....	(155)
第二部.....	(158)
1 我的彗星.....	(158)
2 揭开谜团.....	(161)
3 归去有望.....	(165)
4 继续研究加利亚.....	(168)
5 与木星相会.....	(175)
6 美丽的土星.....	(178)
7 欢度新年.....	(180)
8 火山熄灭.....	(183)
9 穴居难耐.....	(186)
10 迷团揭开.....	(189)

目 录

11 无可奈何.....	(194)
12 计划逃生.....	(199)
13 巧作吊篮.....	(202)
14 死里逃生.....	(205)
15 尾声.....	(209)
海底两万里..... (法) 儒勒·凡尔纳/郭子	(212)
第一章.....	(214)
第二章.....	(222)
第三章.....	(231)
第四章.....	(241)
第五章.....	(253)
第六章.....	(256)
第七章.....	(270)
第八章.....	(275)
第九章.....	(280)
第十章.....	(290)
第十一章.....	(299)
第十二章 逃 生.....	(304)
外星小孩..... (美) 伊·凡塞特/赵坚...	(307)



八十天环游地球

一场两万英镑的赌赛

1872年10月，伦敦改良俱乐部的一张牌桌上，展开了热烈争论。论题是：环游地球一周最少需要多少时间。“80天。”斐利亚·福克说，同时拿出《每日晨报》的一张时间表：伦敦至苏伊士（火车、船）7天，苏伊士至孟买（船）13天，孟买至加尔各答（车）3天，加尔各答至香港（船）13天，香港至横滨（船）6天，横滨至旧金山（船）22天，旧金山至纽约（车）7天，纽约至伦敦（船、车）9天：合计80天。其余5天人则认为旅程中可能出现各种意外：如坏天气，船不能出海，火车抛锚，车、船到达和出发的时间衔接不上，甚至遇到海盗、印第安人等等。所以，80天肯定不能环绕地球一周！福克先生说：“我愿意以2万英镑打赌，在80天内完成环球旅行。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三，我保证在12月21号星期六晚上8时45分回到伦敦俱乐部。我今天晚上将坐8时45分到杜伏勒的火车出发。”

其余5个人同意参加这场赌赛，他们当场写好字据，并且郑重地签了名。

福克回到家，立即命令他的法国仆人路路通收拾行李，准备环游地球。

打赌的消息很快传遍伦敦，引起轰动。市面上甚至出现了“福克股票”，吸引了更多的人参加赌赛。一时间，福克的环

球旅行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就在此时，一封署名“侦探费克斯”的、从苏伊士拍到伦敦警察局的电报把这股热情浇得冰冷。电文是这样的：“我盯住了银行窃贼斐利亚·福克，速寄拘票至孟买。”

原来福克他们打赌、出行的那天下午，英国国家银行 5.5 万英镑被窃。据出纳员描述，窃贼是个绅士，其特征竟与福克完全吻合。这一下人们恍然大悟，原来福克是借环球旅行溜之乎也！

这一切，已经登上旅程的福克当然一无所知。10 月 9 日，他们提前半天到达苏伊士。福克下船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领事馆去请领事在护照上签字，以便于将来查对他的旅行路线。而路路通，就利用在苏伊士停留的 4 个小时到处观光。这时，守候在码头上的费克斯就设法接近路路通，从他口里得到了不少情况。路路通说，他主人生性孤僻，象数学机器那样精确、稳健。他很有钱，又令人捉摸不透。就说这次忽然决定要环球旅行，他就死也不明白为了什么。还随身带了那么大一笔款子，看来非花光不可。

“这个人正是那个盗窃银行的窃贼！”费克斯决定跟随他们到孟买，到那里，就可以拿到拘票捉拿福克归案，巨额的奖金也十拿九稳拿到手了！

10 月 22 日中午，福克主仆到达孟买，比原定计划早到了 2 天。福克照例去领事馆，同时吩咐路路通必须在 8 点前回到车站，他们将乘当晚 8 时的火车到加尔各答。费克斯也乘同条船到达，他一到就去警察局，询问拘票是否寄到，结果令他失望，拘票还没有寄来。

他希望福克会在孟买停下来，并不真的要到地球的尽头去。这时，路路通无意中给他帮了个大忙。他在孟买闲逛时，忽然

想去参观一下寺庙。他不知道寺庙禁止基督徒入内，即使信徒入庙，也必须脱掉鞋子。当他大摇大摆地欣赏寺庙里金碧辉煌的装饰时，几个僧侣把他推倒在地。结实而灵活的路路通三拳两脚打翻了僧侣们，转身飞奔。等他赶到车站，离开车只有5分钟了。

尾随在后的费克斯决定去寺庙唆使僧侣到加尔各答去告路路通，使他们不得不迁延时日。他知道，英国政府对违反印度宗教习俗的事一向处分很严，路路通必将被逮捕。

路路通一点也没有料到自己犯了法，他心安理得地随主人福克坐上火车向加尔各答飞驰。

火车经过堪得土原野，在那大片的丛林里，还盘踞着毒蛇、猛虎和大象。

第二天上午，火车经过马利甘姆，进入了一个凶险的地区。这里聚居着保留杀人祭神习俗的、死亡女神卡丽的信徒。

第三天天亮，路路通掏出怀表一看，才凌晨3时，福克斯告诉他，因为他们一直向东，每过一度经线，就要短4分钟，实际上他的表已慢了4个小时，他必须随时按当地子午线拨表。

这时火车慢慢地停下，列车长宣布，已经到了铁路的尽头克尔比镇。旅客们必须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走50英里到阿拉哈巴德，在那里乘坐到加尔各答的火车。

福克冷静地接受了这个意外，因为他已有两天富余时间。但镇上大、小车辆早被抢雇一空，他们只好用2000英镑买了一头大象，还雇了一个向导，从一条最近的路进入丛林。

巧救艾娥达

向导引着他们尽量回避卡丽信徒的村落，在密林的掩护下



悄悄前进。23日下午4时，他们离阿尔哈巴德很近了。这时丛林里传来一片人声、鼓声，一群僧侣走过来。中间是一辆雕着蛇形花纹的大车，大车上耸立着面目狰狞的死亡女神。她全身赭红，有四条胳膊，披发吐血，目露凶光。脖子上戴着骷髅项圈，腰上系着断手结成的腰带。车后跟着一群浑身割开血淋淋的十字形伤口的老托钵僧，然后是一个被人架着走的年轻女人，她皮肤很白，穿着华贵的纱丽。再后面是一顶双人轿抬着土王的尸首。

“这是寡妇殉葬，”向导对躲在灌木丛后的福克主仆说，“她将在明天早上被活活烧死。”说完，他解开象，请福克上路。福克没有动身的意思，说：“我还富余12小时，可以用来救她！”这不仅是拿财产冒险，甚至是拿生命冒险了。

黑夜降临，他们悄悄地接近关闭寡妇的寺庙，设法在庙墙上挖一个可以进入的洞，而他们的工具只有几把小刀。这时，四个卫兵走过来，沿墙巡视，挖墙的方法无论如何进行不通了！

“只好不管这事了吧？”向导悄声问。“不，我们等到最后一刻！”福克回答。

第二天蒙蒙亮被大麻薰昏的寡妇被抬上火葬坛，和土王并排躺下。坛下是被油浸透的木柴，一个僧侣点着了火，立刻浓烟滚滚。这当儿，福克要奋不顾身地冲上坛去，向导使劲抓住了他，要他看坛上发生的变化，原来土王突然在浓烟中站了起来，抱着那年轻女人向丛林走来。教徒中一片惊呼，他们匍匐在地，谁也不敢抬头望一望。

这个复活的“土王”走到福克隐藏的地方，用急促的声音说：“快走！”是路路通！他趁乱早就爬上了火葬坛，冒充土王救出了殉葬者！

待教徒们从恐怖中苏醒，发现坛上土王的尸体还孤零零地

躺在那儿时，这一行人已穿出丛林，接近阿拉哈巴德了！

年轻女人叫艾娥达，当她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穿着欧式服装和几个陌生人坐在火车上，十分惊奇，路路通向她说了她被救的经过，她含泪感谢他们。福克淡淡地说：“是路路通创造了奇迹。”

10月25日，火车到加尔各答。福克打算坐当天中午12时的船到香港，艾娥达将在那里下船，她在那里有亲戚。可是一下火车，几个警察走过来告诉福克，他们被捕了。在警察局，法官宣布路路通以亵渎寺庙罪应当拘留15天，罚款300英镑，如果他们不愿坐牢，必须交2000英镑保证金。“我照付。”福克说。

“钱能通神！”暗中监视他们的费克斯气得咬牙。他急忙拍电报到伦敦让他们把拘票寄往香港，然后悄悄上了福克一行乘坐的“仰光号”。

路路通的遭遇

当路路通在甲板上又遇见费克斯，惊奇极了，他琢磨了好久，终于恍然大悟，这个人一定是打赌的对方派来监视他们的。

11月3~4日，遇上了暴风雨，船速减慢，结果比原计划迟了一天到香港。没想到去横滨的船因锅炉出了点毛病也顺延一天，大约是11月7日上午5时开船，福克可以在香港逗留16小时。他下了船，立刻去找艾娥达的亲戚，谁料到这家人已于两年前迁往荷兰。艾娥达听到这消息并不沮丧，她越来越依恋福克，而福克也很乐意带她走遍天涯海角。她受过良好的英国教育，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可爱的旅伴。

路路通呢，现在对费克斯一路跟随他们一点也不奇怪。他

们一起下船去喝酒，酒半酣时，费克斯向路路通摊牌，告诉他，他主人是一个大窃贼。路路通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打心里相信主人决不是坏人，但又拿不出证据来，他大叫着：“我不信，不信！即使你说的是真的，即使你拿全世界的金子给我，我也不背叛他！”因为这个沉重的打击，路路通喝了过量的酒，晕倒了！他这一来可误了大事，因为他去订票时，开往横滨的船已通知旅客，锅炉提前修好，今晚8时就开船，现在他没法告诉他主人这个消息了！

第二天福克还没有见到路路通，他按时和艾娥达到船码头，才发现船昨晚8时已经开走，下一班船8天以后才开。福克并不慌乱，他在码头寻到一条合适的快船，答应每天付100英镑的船费，这笔钱很可观，船主同意冒险远航一趟。费克斯急得没办法，只好老着脸皮上前要求让他搭乘这条船，他说他正好要去横滨有急事。

小快船抵挡不住远洋的风浪，它最多也只能开到上海，福克要求他们尽量在11月7日下午7时前到达，因为那时将有一条美国邮船从上海开往横滨。小船沿途差一点在暴风雨中覆没，当它从浪谷中挣扎出来，已大大地耽误了时间。11月11日下午7时，小船离上海还有3海里！正在这时，一条邮轮吐着浓烟出现在航道上，这正是开往横滨的那条美国船。福克当机立断，大喊“放炮！下半旗！”这是求救信号，邮船的船长听到求救信号，改变航道向他们开过来。福克、艾娥达，还有费克斯就都上了这条船，于11月14日到达横滨。

再说路路通，当他从酒后昏睡中惊醒，离8点钟已有十几分钟了，他拼命跑到码头，冲上跳板，再一次昏了过去。当他第二次醒来已是第二天。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舱房去找主人，舱房空着，票还在他手里！由于他的疏忽，他主人不仅会输掉

那 2 万镑，而且还可能落到费克斯手里。想到这里他恨不得杀死他自己！

11 月 13 日，路路通到达横滨。他估计福克要迟 8 天坐下一班船到达。他身上一文不名，他必须设法谋生。他找到一个美国杂技团，团长聘用路路通作法国小丑，参加迭罗汉的演出，作垫底的那个大力士。这天，他正在台上表演，“罗汉”已经迭到第四层，台下响起一片掌声。这时，路路通忽然在看台中发现了福克。他不顾肩上的人，一下子飞到看台。“人塔”马上稀里哗啦倒塌下来。福克看到路路通，就象一小时前才分手那样，说：“是你，快开船了，走吧！”

在美国的冒险经历

11 月 14 日下午 6 时半，福克一行乘“格兰特将军号”去旧金山。费克斯这时已不能凭英国拘票逮捕福克了，因为福克已经离开英国势力范围。他只能紧紧跟定福克，希望他早日回到伦敦。当他咒骂着登上这条船，迎面碰见路路通。路路通二话不说，狠狠揍了他一顿。路路通不打算把这个人的身份告诉主人，免得他分心，而他要百倍小心地提防这个密探，保护主人。

12 月 3 日，船平安到达旧金山。这天正逢治安法官竞选。各党派的选民不仅用激烈的舌战，而且用武力互相攻击。福克一行好不容易才穿过那石子横飞，棍棒交加的露天会场，按时于 12 月 3 日下午 6 时到达火车站，坐上了横贯美洲腹地，从旧金山到纽约的火车。这条线路全长 3786 英里，走完它需要 7 天时间。

火车一路飞驰，经过加利福尼亚进入内华达山区。盘山而

上的火车有时不得不停下来给成群的野牛让路。火车到咸湖区，停留 4 小时，继续北上，经过威伯尔河再折向东穿越洛基山脉。12 月 7 日，火车临时停车，因为前面的梅迪西吊桥发生摇荡，旅客必须步行 16 英里绕道过河，到对岸去乘车。但是司机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他认为可以用高速减轻对吊桥的压力，当列车飞驰过桥后，“轰”地一声，吊桥就坍落在梅迪西弯的激流里了。

12 月 8 日，火车经过普鲁木河，突然听到一阵叫喊声和枪声：这是一帮印第安人袭击火车。他们可以在列车奔驰时纵身攀上车门，拿着火枪，象猴子一样翻进车厢。列车里的旅客差不多都带了武器，他们都勇敢地参加了战斗。

前面是克尔尼堡，那儿有一个美国兵营，如果火车能及时停下，印第安人将不战自退。如果不停，他们将把列车抢掠一空。但是，司机一开始就被印第安人打昏了，怎么办？“这事交给我好了！”路路通从一个窗口溜出车厢，沿着车架的边沿，从一节车爬到另一节车厢，直到车头与车厢的联结处。他是那样地灵巧、迅速，以至于当他松开挂钩链条后没有被发觉。这时，车身一阵晃动，车头继续向前冲，车厢则在离克尔尼堡 100 步的地方克服了惯性停下来。兵营的士兵听到枪声向火车跑来，印第安人立即撤退，同时带走了还挂在车厢外的路路通。

福克下了车，望着雪地上杂沓的马蹄印和散乱的尸首、血迹，沉思一会说：“无论死活我要把路路通救回来！”“啊！福克先生！”艾娥达流着泪握住了他的手。她知道，对于福克，这意味着破产。但福克却很冷静，他要求队长给他派 30 名士兵，如果能救回俘虏，他将付 1000 英镑的奖金。

福克走后不久，火车头上的司机从昏迷中醒来，把发疯地向前冲的车头倒退着开回克尔尼，带走了这列车。艾娥达和费

克斯都留下来了，他们都在焦虑地等待福克回来，但是焦虑的性质有着质的不同。

第二天上午 7 时，福克他们回来了。他们在离克尔尼堡 10 英里的地方追上了印第安人，和他们打了一仗，救回了路路通。但因此他们损失了 20 小时，他们只能搭乘今天（12 月 9 日）晚上的火车去纽约，而且无论如何赶不上 12 月 11 日从纽约开往利物浦的轮船了！

费克斯也希望福克早些回英国，他好在那里逮捕他。于是他建议他们坐一种带风帆的雪撬到下一站去，风力大时，这种雪撬速度几乎可以赶上火车了。下午 7 时，他们果然及时赶到奥马哈，登上开往芝加哥的火车。10 日下午 4 时，他们又搭上从芝加哥到纽约的快车。12 月 11 日 11 时 15 分，他们到纽约港，而开往利物浦的船却已于 45 分钟前开出！他们只得坐 14 日的船了！

第二天（12 日）一早，福克到船码头希望象上次一样租一条船。结果他以每人 2000 美金的高价找到一条货船，但船长声明，他只能顺便带他们到波尔多，绝对不能专程送他们到利物浦。“行！”福克干脆地同意了。上船之后，他发动了金钱攻势，买通了所有的水手，然后把固执的船长锁在船长室，改变航向，直奔利物浦！

航程一帆风顺，可是在离利物浦 770 海里时，煤烧光了！怎么办！福克考虑了一下，去找那个囚徒船长，船长怒气冲天骂他是海盗、魔鬼！福克等他骂完，说：“我想买你的船。”“不卖！”“我出 60000 美金，我想烧掉船上一些装备，因为没有煤了。到利物浦，我将把船壳还您。”船长的愤怒立即化为乌有，因为这次交易他可以赚 40000 美金。他帮忙劈碎门窗烧锅炉，干得很起劲。

12月20日，舷木、挡板、大部分甲板都烧掉了，船越来越轻。12月21日11时40分，福克终于到了利物浦，他富余了9个小时的时间，而此去伦敦只需6个小时，他们赢定了！

胜利归来

谁知他们一踏上英国的土地，费克斯就拿出拘票向福克说：“你被捕了！”几个警察不由分说把福克囚禁起来，等候法院裁判。艾娥达急得泪流满面，路路通则后悔自己没有向主人说明费克斯的身份，恨不得一头撞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2时33分，囚室门被打开，费克斯、艾娥达、路路通一齐跑进门。费克斯急得结结巴巴，说：“请……请原谅，有个窃贼太像您了，他已在3天前捉拿归案……”福克没有说什么，只是死盯住费克斯，然后一拳把他击倒，说：“我们快走！”随后，他们坐上一列专车向伦敦飞驰，当他们到达伦敦，已是8时50分，他迟到了5分钟！

福克一行回到家里，静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福克请艾娥达商量她今后的问题。他说：“请原谅我把您带来英国。当时我还是个有钱人，我打算把我的财产分一半给您，让您可以在英国生活，但现在，除去近20000英镑的旅费，我还要付出20000英镑赌赛费。请让我把剩余不多的钱留给您，作为您今后的生活费用。”“哦，那么您呢？你不愿有人和您共同分担痛苦吗？您愿不愿意接受我做您的亲人，您的妻子？”艾娥达说。“我爱您”，福克先生激动地站起来说，“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富有！”他立刻打铃，吩咐路路通去请神父主持第二天（星期一）的婚礼！这时已8时5分，路路通非常乐意这个差使，他一阵风似地去了，又象一颗子弹似地射回来，上气不接下气

地说：“明天……明天不可能结婚了！”“为什么？”“因为明天是‘星期日’！”“不可能！”福克说，“今天是星期六！是神甫告诉我的！”路路通一边说，一边拖着福克就跑，现在只有10分钟了。

这天，那五位赌友从早上9时就聚集在俱乐部，一直呆到晚上。8点40分，福克还没露面，他们紧张的心情渐渐松弛，开始相信胜券在握了。8时44分到了，又平安无事地过了45、50、55秒。到57秒时，大厅的门一下子打开，福克冲进了大厅，这时，钟还没有来得及摆完第60下。

福克在环游地球中，“不自觉地”占了24小时的便宜，因为他一直是向东，迎着太阳走的。这次旅行不但显示了他沉着、稳健的性格，还显示了他的勇敢和仁爱精神，因此获得的也决不仅是2万英镑的财富，同时还获得了艾娥达的爱情。

火 星 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妈妈提出全家一起去钓鱼。但是蒂莫西心里明白：这并不是妈妈的主意，而是爸爸的主意，不过是由妈妈出面替他提出罢了。

爸爸一面在一堆火星石子上来回蹭脚，一面表示同意，于是大家就在一片吵嚷声中动手准备起来。不一会儿，就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塞进袋子和箱子里了。妈妈穿上了旅行服，外面套上一件短外套。爸爸哆哆嗦嗦地装满了烟斗，眼睛凝视着火星上的天空。三个男孩子吆吆喝喝地挤着上了汽船，除了蒂莫西以外，另外两个孩子根本没想到照顾一下妈妈和爸爸。

爸爸按了一下启动键。汽船的发动机声隆隆震耳。只见河水迅速后退，船头直冲向前，这时孩子们大声欢呼：“好哇！”

蒂莫西和爸爸坐在船尾，他的小手放在爸爸毛茸茸的手指上，眼看着前面蜿蜒的河道。汽船驶过了他们的小型飞船降落的那块地方，他们是乘坐这艘飞船由地球起飞，穿越浩瀚的太空飞了很长的路程才来到这里的。他还记得，他们离开地球的头一天晚上那股忙乱劲，他不知道爸爸从哪里莫名其妙地弄来了这艘飞船，说要来火星度假。来这里度假可真够远的，不过蒂莫西考虑到自己的两个弟弟，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就是这样来到火星的。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照妈妈爸爸的说法是钓鱼去。

船正在逆流而上，爸爸的眼神里露出了古怪的神色。蒂莫西猜不出这种神色是什么意思。爸爸的眼睛闪烁着光辉，也许

是一种轻松的表情。他脸上深深的皱纹，条条都在笑，没有顾虑，也没有忧愁。

他们的汽船驶过那架冷却了的飞船，转了个弯，继续向前驶去。

“我们还得走多久？”罗伯特说，一面将一只手伸进河里玩水。那只手活象一只小螃蟹在蓝紫色的河水中上下跳跃。

爸爸吸了一口气说：“一百万年。”

“哎唷！”罗伯特叫了起来。

“看啊，孩子们，”妈妈抬起一只柔软修长的胳膊着说，“一座死城。”

他们立刻朝着妈妈指的方向望去。一座渺无人烟的死城，静谧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座城正在火星的一个炎热的夏日里酣睡。

爸爸看到这座已经空无一人的城似乎显得很高兴。

在沙丘上，有一大片死气沉沉的粉红色的岩石和几根倒塌的柱子；一座孤零零的神殿，连着的是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的沙漠。运河的沿岸一带是白色的沙滩，远处是一片蓝色的沙漠。

就在这时候，一只鸟儿飞了过来。它好象扔出的一颗石子一样，冲着蔚蓝的河水深深地潜下去，不见了。

爸爸看见这只鸟时吓了一跳，说：“我还以为是一艘飞船哪！”

蒂莫西望着浩瀚无垠的太空，很想看一看地球和那里进行的战争，以及被摧毁城市的废墟，更想看看自从他生下来那天起就在互相残杀的人类。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战争是那样陌生，那样遥远，就象在一座宏伟静谧的大教堂的拱门下进行殊死搏斗的两个苍蝇一样。战争正象这种搏斗一样地愚蠢。

威廉·托马斯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忽然觉得，似乎有一个

小毒蜘蛛在胳膊上爬着，他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他儿子正在用手摸他，他笑了起来问他儿子说：“怎么样，蒂米？”

“太好了，爸爸。”

蒂莫西猜不出坐在他身旁的身材魁伟的爸爸在想些什么。他的爸爸长着高大的鹰勾鼻子，皮肤晒得黝黑，都脱了皮——他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很象在地球上夏天放学后，弹的玛瑙色的玻璃球一样；肥大的马裤裹着他那又粗又长的大腿。

“爸爸，你盯着看什么哪？”

“我正在思索地球上的逻辑、常识、健全的政府、和平，还有责任感。”

“那里都有吗？”

“没有，我没有看到。那里再也找不到这些了，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了。如果说那里曾经有过这些东西，那只不过是我們自己欺骗自己而已。”

“啊？”

“看看那条鱼吧。”爸爸用手指着说。

三个男孩马上高声叫了起来。他们把船弄得直摇晃，他们弯下那柔软的脖颈看着鱼。他们哇啦哇啦地乱喊乱叫。一条象银环似的鱼游到他们船边又浮上水面，随着波浪起伏，象眼睛的虹膜似的闭拢起来，一刹那，就把纤细的食物一口吞食掉了。

爸爸看着这条鱼，用低沉的声音轻轻地说道：“就象战争一样啊。战争到处游荡，看见了食物，就把它吞吃了。弹指间——地球就消逝了。”

“威廉。”妈妈开了腔。

“对不起。”爸爸说。

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船里。清澈、晶莹的河水急速地流着。耳际作响的只有马达的嗡嗡声和潺潺的流水声。到处都洒

满了阳光。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见火星人啊？”迈克忽然大声喊了起来。

“也许快了。”爸爸说，“可能在今天晚上。”

“是吗，不过火星这个种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妈妈说。

“不是这样。他们还存在。我会让你们看到火星人的，一定。”爸爸立刻回答说。

蒂莫西只是皱着眉头，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的一切情况都有点古怪。度假啦，钓鱼啦，爸爸妈妈的眼神啦，这一切都叫人莫名其妙。

另外两个孩子这时急忙用手遮着阳光向运河的七英尺高的石头堤上眺望，找起火星人来。

“他们长的是个什么样子？”迈克非要刨根问底不可。

“你一看见他们，就会知道了。”爸爸笑呵呵地说。蒂莫西看到，他说话的时候脸上有一根青筋在蹦跳。

妈妈的身材修长，是那么端庄，那么娴静。她把满头的金发梳成一根辫子盘在头上。眼睛象运河荫处的一泓流水，深邃而又平静，不时闪烁着琥珀纹理般的光辉，那眼神好象鱼儿游来游去——有希望，有忧郁；有时一个念头飘然而来，瞬息即逝；有时却是那么淡漠，那么恬静。她朝着地球原来的方向眺望的时候，她眼睛却是那么呆滞无神。她坐在船头，一只手搁在船舷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藏青色马裤的膝盖上。她那裸露在衣领外面的柔软的脖颈，晒得黑油油的，外衣领子挡住的没有晒到的部分，白得好象一朵花。

她一直朝着前方眺望。但她总也没能看清前面究竟有些什么，于是她回过头来望望自己的丈夫。从丈夫的眼神中，她却

看到了前面的景象；她看到他的表情中透露出他那一贯的坚强果断，她马上消除了疑团，放宽了心。她突然明白了他们下一步要怎么办，她把头又转了回去。

蒂莫西也在看着前方。但是他所看到的只是一条笔直的运河，紫色的河水在宽阔的浅谷中奔流。两岸夹峙着低矮的受到流水冲蚀的丘陵，河水流向远方与太空融成一色。这条运河一直向前奔流，经过一座座死城，这些死城好象是一个干瘪的头盖骨里的甲虫，只要是摇晃一下，就会格格作响。一、二百个这样的死城正在酷热的夏日和凉爽的夏夜里酣睡。

这一家人飞越了几百万英里来旅行——来钓鱼。飞船上还配备了一尊火炮。这是度假吗？那么为什么把足够他们吃好些年的食品全都藏在飞船附近的一个地方呢？真的是度假吗？在度假这块面纱后面，并不是一副轻松的笑脸，而是艰难困苦，甚至也许是一场使人恐怖的恶梦吧！蒂莫西对这个“谜”，真是百思不解。另外两个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八岁，还只懂得新奇好玩呢？

“还没看见火星，真糟糕。”罗伯特用手托着他的尖下巴，瞪圆眼睛，朝着运河的前方瞭望着。

爸爸带来了一只原子收音机，戴在手腕上，它是根据过时的原理驱动的；只要把它贴近耳朵边，就可以听到唱歌或是说话的声音。爸爸现在正在听。他的脸就和火星上的一座死城一样坍了下去，干瘪得几乎象一副死人的面孔。

过了一会儿，他把收音机交给了妈妈，她一听，吓得目瞪口呆。

“你听见什……”蒂莫西刚要提出问题，但是根本没有说完他所要说的话。

因为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了两声惊心动魄的爆炸声，接

着又是五六声小的余响。

爸爸突然抬起头，立刻加快了船速。汽船猛地跳了起来，流星似地向前疾驶。这样突如其来，罗伯特可吓坏了，迈克尔虽然也有些害怕，但却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他紧紧抱住妈妈的腿，看着一连串溅到他鼻子上的水花。

爸爸突然调转船头，减缓速度，把汽船迅速开到小河岔附近的一个古老破旧的石头码头。这个码头散发出一阵阵螃蟹肉的气味。船着力地猛撞在码头上，船上的人都往前扑了一下，幸好没有伤着人。这时爸爸正以惊慌的神情查看运河里的波浪是否会涌到他们停船的地方。细浪冲了过来，拍打着岩石，又溅了回去，两股水汇合在一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绚丽多彩。溅过来的水又都流到河里去了。

爸爸在屏息细听。别人也都在听。

爸爸喘气的声音，好象拳头打在码头上冰冷潮湿的石头上发出的回声。妈妈站在背荫处，她那灵活的眼睛注视着爸爸，想从他的表情上猜出下一步要干什么。

爸爸不那么紧张了，他喘了一口气，忽然自己笑了起来。

“当然是那艘飞船了。我是有点神经过敏了。是飞船。”

迈克尔问：“什么事，爸爸，出了什么事？”

“噢，我们刚才把自己的飞船炸掉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蒂莫西硬装做很了解情况地说，“我从前听说过飞船爆炸的声音。刚才是我们的飞船爆炸了。”

“为什么要炸掉我们的飞船呢？”迈克尔又问，“啊，爸爸？”

“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呀，傻瓜！”蒂莫西说。

“游戏！”迈克尔和罗伯特都很欣赏这个字眼。

“这是爸爸预先安排让它爆炸的，这样万一他们要找我们

的下落的话，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在哪里降落，也不会知道我们上哪儿去了！明白了吗？”

“好家伙，这可是秘密呀！”

“叫我们自己的飞船给吓坏了，”爸爸向妈妈坦白了这一点，“刚才我有点神经紧张。我太蠢了，哪里还会有别的飞船呢？要是爱德华兹夫妇的飞船不出问题，倒还有可能有一艘飞船到这里来的。”

他又把他的微型收音机放在耳边。两分钟后，他把手猛然耷拉下来，就好象扔掉一块破布一样。

“全完了，”他向妈妈说，“收音机里的原子波束刚刚消失。其他世界的电台也全都完了。近几年来，这些地方的电台已经减少到两、三个了。现在太空已经全然是一片寂静了。这种情况可能要继续下去。”

“到什么时候为止呀？”罗伯特问。

“也许——也许你的重孙子才会再听得到。”爸爸回答说。这时，他就在那里坐着，孩子们看见他那种惊恐畏惧、经受挫折、委屈求全、逆来顺受的表情都吓呆了。

后来他又把船开到运河里去了。他们朝着原来的航向继续行驶。

天色越来越晚了。太阳已经下山了，一座座渺无人烟的死城接连出现在他们的前面。爸爸非常安详，温柔地和三个儿子谈着话。过去，他总是让人觉得比较冷漠，不大与孩子们接近，但是现在，他却在拍着他们的脑袋，说上一两句话，这一点孩子们也察觉出来了。

“迈克，你挑选一座城吧。”

“爸爸，你说什么？”“儿子，挑一座城。从我们经过的城里面挑一座。”

“好啊，”迈克尔说，“我怎么挑啊？”

“挑一个你最喜欢的。你们俩，罗伯特、蒂姆，也都挑一座，挑你们最喜欢的。”

“我要挑一座有火星人的。”迈克尔说。

“我保证你一定如愿。”爸爸说。他的话是对孩子们说的，可是眼睛却盯着妈妈。

他们在二十分钟里经过了六座城。爸爸再也没谈起爆炸的事；好象他最感兴趣的事就是跟儿子们开玩笑，让他们高兴。

迈克尔喜欢他们经过的第一座城，但是却被否决了，因为别人都认为，只看了这么一眼就马作出决定，是不太可靠的。大家都不喜欢第二座城。那座城是地球人开拓的居住地，是用木头构筑的，都已经朽坏了。蒂莫西喜欢第三座，因为它挺大。第四、第五座都太小。第六座博得了全家人的喝采，连妈妈也在内，大家一起乱喊乱哄起来：“好呀！”“啊呀！”“快来看呀！”

那座城里还矗立着五、六十所巨大建筑物，街上有许多灰尘，但却铺得很平整。广场里还有一两个古老的人造喷泉在喷水。这是唯一有生气的东西——喷泉水在夕阳的余晖下上下跳跃。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城。”每个人都这么说。

爸爸把船驶近码头，跳了上去。

“我们到地方了。这就是我们的城。从现在起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

“从现在起？”迈克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站了起来，朝四面看了看，然后朝着原来停放飞船的方向眨着眼望着，说：“我们的飞船怎么样了？明尼苏达州呢？”

“听听这个。”爸爸说。



爸爸掀起迈克尔蓬松的金发把那个小收音机放在他耳边。
“听听吧！”

迈克尔听了一会儿。

“什么也听不见啊。”他说。

“是啊。什么也听不见。什么都没有了。再也没有明尼阿波利斯市了，再也不会会有飞船了，连地球也不存在了。”

迈克尔想到地球已经毁灭，就开始抽噎起来了。

“别哭，”爸爸马上说，“迈克，作为交换，我给你的东西可得多得多呢！”

“什么？”迈克尔把眼泪憋了回去，他非常想知道：作为交换，爸爸究竟会给他些什么。要是爸爸说的话还跟原来一样会让他害怕的话，他可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作出接着哭下去的架势。

“迈克，我准备把这座城给你。这座城归你了。”

“归我？”

“你、罗伯特，还有蒂莫西，归你们三个人啦！”

蒂莫西下了船，跳到岸上。喊道：“喂，小伙子们，都归我们了！一切都是我们的啦！”他跟爸爸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待一会儿等这件事过去，等事情都安排好了以后，他准备自己跑到一个地方去哭它十分钟。但是现在是在作游戏，是一次全家的旅行，必须让另外两个孩子接着玩下去。

迈克尔和罗伯特也跳上岸来了。接着，他们把妈妈也搀了上来。

“照顾好你们的妹妹。”爸爸说着，可谁也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一直到后来才明白。

他们急急忙忙走进了这座宏伟的粉红色石头建筑的城廓。这时大家都小声说着话，因为这些渺无人烟的死城有那样一种

气氛，使人们不由得放低声音说话，不由得望着那落日余晖。

爸爸轻声说：“大约再过五天，我要先上我们降落飞船的地点去，把藏在废墟里的食品运到这里来；我还要在那儿搜寻一下伯特·爱德华兹和他妻子、女儿们的下落。”

“女儿们？”蒂莫西问，“几个呀？”

“四个。”

“我看，以后准会出麻烦的。”妈妈慢吞吞地点了点头说。

“女孩子们。”迈克尔做了个鬼脸，活象古代火星人的石像，又重说了一次：“女孩子们。”

“他们也乘飞船上这儿来的吗？”

“是的，要是他们能办到的话。私人飞船是用作登月旅行的。不是为了上火星的。我们能到这里来算是走运。”

“这飞船你是从那里搞来的啊？”蒂莫西小声地问，这时另外两个孩子正在往前跑。

“我成心保存下来备用的。我已经保存二十年了，蒂姆。我把它藏了起来，本来希望永远没有必要使用它。我还想过，是不是我应当把它献给政府用于战争？可是，我一直在惦记着火星……”

“也惦记去野餐吧？”

“是啊。这话可就是咱俩知道。我一看，地球的一切都要完了，我等到最后时刻来临之前，就叫咱全家都上了飞船。伯特·爱德华兹也藏起来一艘飞船，我们考虑到万一有人要想把我们击落，因此决定分别起飞，这样会更安全些。”

“爸爸，为什么你要把飞船炸掉呢？”

“这样，我们就永远回不去了。还有，如果有任何坏人来到火星的话，他们就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



“这就是你一直在担心的缘故吧？”

“是的，真是多余。再也不会有人追踪我们啦。他们没有进行追踪的工具。我真是有点小心过分了，好啦。”

迈克尔跑了回来。“爸爸，这座城真的是我们的吗？”

“这整个行星都是我们的，孩子们，整个行星！”

他们是山中之王，高原的主人，无际河山的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君主和总统。他们站在那里，想弄清楚拥有一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想了解这个世界究竟有多么广阔。

夜幕迅速地降临到这个稀薄的大气层中，他们都在广场的喷泉近旁。这时，爸爸离开他们到船上去了。等到回来的时候，他两只大手抱着一箩纸。

他把这些文件胡乱地扔在一座古老的庭院里，然后点起一把火。为了暖和一点，大家都蹲在熊熊燃烧的火焰旁边，笑着。当文件被火舌吞没时，蒂莫西看到上面的一些小字就象受惊的野兽似的跳动起来。文件象老人的皮肤一样起着波绉；纸灰四周都是些密密麻麻的字：

政府公债；一九九九年商业图表；论宗教偏见；军事后勤科学；泛美统一问题；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的证券行情；战争文摘……

爸爸坚持把这些文件带来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坐在那里，一页一页地把文件投到火里，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并且开始告诉孩子们，他烧掉这些文件的含意。

“现在应当告诉你们几件事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好些事都瞒着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但是我还是要讲给你们听，即使你们只能弄清楚一部分也好。”

他又把一页一页文件扔在火里。

“我正在烧掉一种生活方式，就象在地球上现在正把这种

生活方式烧得一千二净一样。假如我说话的口气象一个政治家的口吻的话，希望你们原谅我。我毕竟是一个前任的州长，正因为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们才恨我。地球上的人向来没有存心做过任何好事。科学发展得太快了，使我们无法驾驭。人们在众多的机器面前不知所措，这正象孩子们喜欢好看的玩意一样，喜欢小装置啊，直升飞机啊，火箭啊；人们过度重视错误的项目，重视机器，却不重视用机器去干什么。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就把地球毁灭了。收音机不出声了，正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逃出来的。

“我们是幸运儿。现在已经没有飞船了。现在你们应当知道，我们这次出来根本不是什么钓鱼旅行。我一直迟迟地没有告诉你们，地球已经不存在了。若干世纪之内不会再有星际航行，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了。那种生活方式证明，它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它是用自己的手把它自己掐死的。你们都很年轻。我每天都要向你们重复这几句话，直到你们真正理解它为止。”

他停了下来，又往火堆里投进去几张文件。“现在这里只有我们几个人。我们，还有几天以后要在这里降落的其他几个人。我们这几个人足足可以从头干起来。完全能够一反过去地球上的一切情况，我们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熊熊的火焰跃跃上窜，好象使他的话加重了分量。接着，他把剩下的文件都扔到火堆里了，只留下了一张。地球上的全部法律和信仰都烧成了一片片的热纸灰，这些纸灰待一会都会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爸爸把最后一张纸也扔到火里。蒂莫西的眼睛盯着这张纸。这是一张世界地图。它立刻烧着了，变成了灰烬——它太容易烧着了——，并且象一个带着热气的黑蝴蝶飞走了。蒂莫西把身子背了过去。

“现在我要把火星指给你们看了，”爸爸说，“你们都来。往这边走，艾丽斯。”他拉着妈妈的手。

迈克尔哇哇地哭着，爸爸把他举起来抱在怀里。然后他们穿过了废墟，向运河的方向走去。

运河。明天或者后天，他们未来的妻子就要乘船从河里来啦！那几个笑盈盈的小女孩，就要和她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啦！

他们被笼罩在夜幕中，天上繁星闪烁。但是蒂莫西没有找到地球。地球已经消失了。这件事发人深省啊。

他们往前走的时候，听见一只夜莺在废墟的上空啾啾地叫着。爸爸说：“你妈妈和我一定会尽力教导你们的。我们也许教不好。我希望不会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了、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在许多年前，在你们生下来以前，就筹划了这次旅行。我想，即使没有发生战争，我们也会到火星上来的。在火星上生活，我们要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生活准则。可能要再过一个世纪，火星才真正会受到地球文明的毒害。现在，当然……”

他走到了运河岸边。那漫长的、笔直的、清凉的河水在夜空下映射出闪闪的星光。

“我一直想要看一看火星，”迈克尔说，“爸爸，他们在哪儿呢？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他们就在那儿。”爸爸说着，于是把迈克尔举了起来，让他坐在自己的肩膀上，往下面指着。

火星人就在那里。蒂莫西打起哆嗦来了。

火星人就在那里——在运河里——是河水映照出来的火星。有蒂莫西、迈克尔、罗伯特，还有妈妈和爸爸。

这几个火星人在细浪涟漪的流水中静静地与他们相互凝视了许久，许久……

星球大战

另外一个星系，另外一个时间。一个古老的共和国正处在物极必反的转折关头。它曾一度十分兴旺发达，然而当财富和权力膨胀到令人生畏时，奸邪之徒就会应运而生。共和国总统改制称帝，下面的总督和官吏纷纷着手在星系内被暴力慑服的星球中建立起恐怖统治。但也有少数星球不畏强横，反抗新暴政，开始了复兴古老共和国的战斗。

载有莉阿参议员的星际飞船自离开阿尔德兰星球起就遭到帝国战斗飞船的跟踪追击。它左躲右闪地飞行着，一道道能量射束在它的身边构成一场毁灭性的彩色暴风雨，犹如一群五彩缤纷的鲫鱼在追逐一个大目标。突然，一道能量射束击中了飞船的主太阳能翼板，宝石般的金属和塑料碎片向空间飞去。帝国飞船在它受伤的猎获物旁停靠下来。身披黑斗篷，脸上永远遮着一个黑色金属呼吸面罩的“黑勋爵”瓦德，在反叛的飞船上，开始了最残酷的审讯。他急于想得到飞船上有关反叛同盟的情报，结果一无所获。这时一个军官前来报告：战斗中飞船上有一个救生舱失灵被弹出，但当时已证实舱上无任何生命存在。想到那些重要情报可能会藏在救生舱里，瓦德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救生舱。

弹出的救生舱降落在塔图因星球上。两个机器人斯锐匹欧和阿图走出船舱。两人站在沙漠里正不知该朝哪里去，突然从巨石后面冲出三个似人非人的怪物用射束将他俩击倒。原来他们是这里专门倒卖旧机器人的加哇。一个加哇从腰里取出个圆

盘，将它贴在阿图的胸前，然后把他拖到一辆巨型履带车跟前，只听见一声短促的呻吟，车上的吸管“呼”地一下把小个子机器人吸进了车内，就像用麦杆吸豌豆那么干脆利落。巨车把机器人拉到了欧文先生的农场。

欧文用他的全部积蓄买下了两个机器人，此刻农场的一片庄稼正需要人手。欧文的侄儿卢克神情沮丧地领着机器人去车库清洗。他脑子里想着许多事情，但没有一件与农活有关。卢克的理想是进专科学院当一名星际航班驾驶员，只是为了帮助叔叔保护这些田地，才不得已留在农场里。他刚刚才送走了朋友比格斯，从专科学院毕业的比格斯已决定去投奔反叛同盟，但他却不能与朋友一起远走高飞，似乎永远也跳不出这个好像害了枯萎病的倒霉沙窝。

卢克在两个机器人身上发现了许多奇怪的焦痕，那是经历过战斗的痕迹。在卢克的追问下，斯锐匹欧不得不承认他们卷入了那场叛乱，不过他们对叛乱的情况一无所知。卢克失望地继续清理阿图。当他无意中撬开阿图身上的一块金属碎片时，阿图装置的正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美丽俊俏的少女，“欧比—旺·克诺比，救救我！”那少女用沙哑的声音哀求着。卢克惊呆了。他问阿图是怎么回事，机器人向后退缩着发出一种恐惧的嘟嘟声。斯锐匹欧翻译道：阿图说他是克诺比的财产，这个人就住在附近，刚才图像的片断就是传给此人的一份密信的一部分。卢克听后，猛然想起住在西海边的老贝恩·克诺比，他是本地的一个怪人，偶尔到农场来换东西，但叔叔经常赶他走，那老头从没说过自己有什么机器人。卢克的视线不可抗拒地又被吸引到全息图像上，那姑娘一定遇到了不幸，这件密信肯定很重要。想到这儿，卢克又想伸手去摆弄阿图的内部控制器，小机器人再次往后退，连珠炮似地说个不停。斯锐匹欧告诉卢

克，阿图说拿掉他的防逃器，全部信息也许会重放一次。卢克从暴露的线路里迅速取下防逃螺栓，结果图像反而不见了。

晚饭时，卢克向叔父问起欧比—旺·克诺比。出乎意料，欧文叔叔露出惊慌不安的神色，“一个已经过时，只能给人惹乱子的名字。”他说道。卢克不顾这些含蓄的警告，继续追问那人是不是老贝恩的亲戚，叔叔火了，他要卢克千万别和那个古怪的老头打交道，谁沾上他就得倒霉。卢克的心里充满疑惑。

夜里，阿图逃走了。卢克气得直跺脚，他恨自己怎么这么傻，上了机器人的当，这下子怎么向欧文叔叔交待！夜里，周围尽是可怕的沙民，那东西比加哇还凶狠十倍。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卢克和斯锐匹欧驾驶着强功率陆上飞车启程寻找阿图。

当那个小小的有三条腿的形影映入卢克眼帘时，他兴奋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阿图终于找到了！正当这时，可怕的沙民好像是从沙里突然冒了出来。一条裹着绷带的粗腿出现在卢克眼前，接着一把笨重的双刃利斧砍了过来。卢克本能地将枪向上一挡，枪管霎时被震得粉碎。卢克急忙向后爬，沙民慢慢走过去，把武器高高举起，发出一阵可怕的笑声，恐惧使卢克全身瘫软，昏厥过去。

沙民们争先恐后地瓜分陆上飞车里的东西，这时从远处传来一阵嚎叫声。沙民们迟疑了片刻，突然惊恐地逃离那辆飞车。颤抖的嚎叫越来越近，沙民们吓得没命地狂奔。几分钟后陆上飞车的周围一片寂静，一个怪物出现在沙丘上。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他走到卢克身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前额。卢克奇迹般地清醒过来，“贝恩！”卢克认出了眼前的老人。他迫不急待地问起了“欧比—旺”，老人眉头紧锁，半天没有说话。“我叔叔说他已经死了。”卢克想帮助他回忆。“他没有死！”老贝恩脱口而出。“那么你认识他？”卢克激动

地爬到他脚下。老人长满胡须的皱脸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微笑，“欧比—旺就是我。不过，从你未出生起，我就一直没有再用这个名字。”

为了防备沙民卷土重来，克诺比要卢克带着机器人一起乘陆上飞车去他住的山洞。临行时，老人把双手捂在嘴上，深深吸了口气，随即发出一声神秘可怖的嚎叫，卢克吓得跳起来，这是克赖伊特毒龙的叫声。“这可以使任何懒散的东西再跑上一阵子。”老头得意地说。

阿图装置上的全息图像再次出现了，原来那少女是莉阿参议员，她奉父亲奥加纳——阿尔德兰总督之命，前来请求克诺比，这位曾为老共和国建立过奇功的将军，再度帮助起义同盟。她请求克诺比带领阿图前往阿尔德兰与他父亲会合，有关情报全都存储在阿图的电脑中。

老人敏锐的目光落在卢克身上，“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太老了，无法胜任这重要的使命。”老人的语调悲伤而又坚定。卢克心里乱极了，他不能撇下叔叔和地里的庄稼，但他还是答应应用陆上飞车把老人一行送到镇上。

飞车在沙漠上疾驶。突然，一辆巨车横卧在沙地上。那巨车千疮百孔，周围的加哇、机器人一个个都烧得面孔全非。克诺比仔细看了看车上的弹痕，枪弹射得非常准，整个塔图因也没有人有这么好的枪法，只有帝国部队才会以这种冷酷的准确度袭击一辆沙漠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呢？卢克在那些尸体中认出了那个把机器人卖给叔叔的加哇，他猛地紧张起来，如果帝国部队是为追寻机器人而找到加哇，他们一定会逼问加哇将机器人卖给了谁。卢克发疯似地奔向飞车，他将加速器开到最高档，把克诺比和两个机器人扔在尸体旁。

当卢克赶到家里，等待他的是两具冒着黑烟的躯体，卢克

哭着扑倒在沙地上。这儿再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了，他要把克诺比送到莫斯艾斯利的宇宙港，跟着他去阿尔德兰。

莫斯艾斯利戒备森严，帝国部队正在侦缉出逃的机器人。克诺比找到了走私飞船“千年隼”号的船长索罗和他的副手，一个叫乔巴卡的浑身长满长毛的类人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谈妥付 17000 元送他们到阿尔德兰，克诺比先支付 2000，其余的由阿尔德兰政府负担。他们刚刚钻进走私船，船坞入口的士兵就冲了过来。索罗敏捷地扳动开关，“千年隼”号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直穿蓝天。

凄厉的警报声在整个莫斯艾斯利的上空回荡。帝国部队的五只战舰腾空而起，它们想抢在“千年隼”号跃入超光速飞行之前把它围困起来。索罗在紧张地计算着，乔巴卡以最大的努力作规避动作，飞船的四周频频闪耀出爆炸的火光。“千年隼”号终于摆脱了帝国飞船的追逐，以 0200 的超光速进入阿尔德兰轨道。索罗高兴得直笑，现在他真有点后悔，要是早知道他的乘客这么招人喜爱，他的要价一定会高得多。

在飞船里，克诺比正抓紧时间，将他的一种超人的禀赋“力”传授给卢克，这是一种能创造奇迹的能量场，能在瞬间对各种攻击做出反应。卢克一次次地失败，老人叫他停止任何思考，让自己全部放松。这时老人将一个银珠向卢克背后打来，卢克觉得在迷迷糊糊中，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转身用剑将银球发出的红色光束拨到一边，当他惊醒过来时，银球已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声无息地躺在甲板上。他成功了。接着克诺比又把一顶钢盔扣在他头上，小伙子一下子变成了瞎子。“用‘力’来战斗！”老人喊道。银球被垂直抛起，卢克挥剑一击，但速度稍慢一点，深红色的光针击中了他的屁股，卢克痛得大叫一声。“放松！不要想用你的眼睛和耳朵，用你脑子

的其他部分！”老人在提醒他。银球又一次改变方向，向他猛冲过来。就在同一瞬间，卢克手中的剑猛地转向，笨拙然而准确地把袭来的光束挡在一边。这一次，银球没有静静地落在甲板上，而是向后退了三米，在那里打旋儿。

正在这时，飞船发生一阵剧烈的颤抖。乔巴卡报告，飞船碰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可怕的星暴。只见巨大的发光的石头群倾盆而泻。索罗惊慌地调整速度，他看看指示器，飞船的位置正确，只是阿尔德兰星球不见了。他根据眼前狂暴的能量级和固体碎片的数量得出判断，阿尔德兰很可能被彻底摧毁了。“是帝国干的。”克诺比肯定地说道。索罗和卢克被老人所揭示的这种滔天罪行惊呆了。一个人类机构怎么能消灭一座行星、一个民族？再说这需要多少亿吨炸药？

索罗惊奇地发现，繁星中有颗星体变得越来越亮，渐渐变得像个小月亮。“月亮”上的景观越来越清楚，上面有垂直的山峰、笔直的峡谷。突然，平素冷静沉着的克诺比大叫：“快把飞船调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千年隼”号被一种无形的巨大引力吸了过去。

原来这个“小月亮”是帝国最新研制的战斗基地，它首次使用便炸毁了阿尔德兰。现在它又把“千年隼”号吸进了一个钢制船坞。巨型金属门随即将船坞入口关闭，运货飞船消失在里面，似乎压根儿就没存在过一样。

帝国士兵搜查了“千年隼”的每一个角落，飞船上空无一人。搜查刚过，索罗带着大家从藏走私品的密室钻了出来。现在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如何逃脱那股引力束。克诺比说这事交给他办，索罗觉得这个十足的傻老头在痴人说梦话，但他还是决定先试试再说。索罗带着乔巴卡和卢克接连打倒几个帝国士兵，然后穿上士兵的铠甲，闯进敌人安置在飞船上的计算机控

制台。克诺比熟练地操纵着计算机。屏幕亮了，显示出战斗基地的区分地图。老人把阿图的接受臂插进插孔，整个基地通信网的信息源源进入阿图的体内，引力源找到了！克诺比说这事他得单独去做，便闪身消失在过道中。

阿图接受的图像上突然出现了那个美丽的少女，是莉阿公主，她被关在拘留所的第五层，“黑勋爵”瓦德已决定把她慢慢折磨死。卢克要救出莉阿，索罗却面带难色，他实在不想去送死，他所干的活早已远远超出原来商定的范围。卢克极力调动起索罗的低级本能，他要使索罗相信，如救出莉阿参议员，他一定会得到一笔巨大到无法想象的报酬。索罗终于动心了。

身穿帝国士兵铠甲的卢克和索罗押着神情沮丧的乔巴卡向拘留所进发。到处都是神情警觉的卫兵。电梯将他们送到监牢区。索罗刚解开乔巴卡的手铐，乔巴卡立刻夺走索罗手中的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索罗和卢克迅速向乔巴卡猛烈射击，可他们的瞄准糟透了，没有一枪打中乔巴卡，击中的却是自动摄像机、能量门控制开关和三个目瞪口呆的卫兵。监牢区响起了警报，索罗一行带着公主冲出牢门。

增援的士兵赶到了。卢克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公主带他们钻进一个垃圾槽。突然，两侧的墙壁向中间挤压过去。卢克慌忙拿出通信机，向两个机器人呼救。墙壁继续在移动，卢克他们已经同垃圾挤在一起。正在这时，墙壁开始反向移动，顶部的舱盖打开了。“阿图，干得好！”卢克兴奋地大叫道。

索罗等冲破重重封锁，终于回到飞船附近，当莉阿把惊奇的目光从飞船移到索罗身上时，她忍不住说道：“你们是乘这种破烂来的！你们比我想象的要勇敢得多。”同时受到赞扬和侮辱，索罗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最后还是决定瞪她一眼。

索罗和乔巴卡一阵猛冲猛打，把守在飞船附近的卫兵杀得

抱头鼠窜。索罗一行朝船坞入口冲去。这时只见不远处发出一道道耀眼的火花和闪电。是克诺比和黑勋爵瓦德在厮杀。两个巨大的能量场互相碰撞着，过载的电源装置发出低沉的嗡鸣。克诺比一边厮杀，一边朝船坞退却。守卫飞船的士兵全都纷乱地向决斗者跑去，准备助黑勋爵一臂之力。索罗他们乘机向飞船奔去。

克诺比陷入重围。他鄙夷地望着瓦德，沉着而坚定地说道：“这是一次你不能取胜的战斗，如果我的光刀刺中目标，你将会不复存在，可是，如果你砍倒了我，只不过让我变得更强大而已。”瓦德不顾一切地砍了过去。光刀砍中了目标，克诺比的斗篷被一劈两半。但里面空空如也，克诺比消失了。

“贝恩！”卢克悲痛地叫了一声，掉头向士兵冲去。已快跑进飞船入口的索罗诅咒着，但还是转身开火支援卢克。卢克在发狂地射击，突然他的脑际响起老贝恩的声音：“卢克……听！”卢克迷惑不解。这时莉阿正在飞船入口处向他招手，“快来，没时间了！”卢克打倒了几个士兵，飞快地撤到了飞船中。

“千年隼”号腾空而起。四架帝国飞机穷追不舍。索罗和卢克打掉了三架，余下的一架逃之夭夭。

走私船在耶文星的四号卫星上安全着陆。这里是起义军同盟的根据地。莉阿一下飞船就立即着手与起义同盟的司令官制定攻击帝国战斗基地的计划。因为敌人只派出四架飞机追击“千年隼”号，使它轻而易举地得以脱逃，这足以证明帝国战斗基地已经跟踪上了飞船。现在如不马上作出反击，四号卫星就会同阿尔德兰星球一样被摧毁。

将军们带领着技术人员很快从阿图带回的有关战斗基地的情报数据中，发现了它的弱点。战斗基地的防御系统是为抵挡大规模的主力飞船而设计的，一架小巧的单人或双人飞机有可

能潜越它的防御网。而它的薄弱环节是它的废热排气口，飞行员必须用特技飞行垂直进入管道，在壕沟里平飞，用质子雷击中反应堆系统，以此引起连锁反应，从而摧毁整个基地。

一架架飞机从地下升到主机库。已报名参加蓝色飞行队的卢克，在奔忙的人群中发现了索罗和乔巴卡。他俩正在搬运一小堆保险箱。卢克多么希望索罗能留下来和他一起参加战斗，可索罗却忙着要回家了，他说去攻击那个战斗基地不是勇敢而是去送死，他要好好享受他得到的巨额酬金。莉阿参议员来了，她踮起脚，迅速而又窘迫地吻了卢克一下，便转身离去。

巨大的屏幕上显示出帝国战斗基地正向4号卫星逼近。红蓝绿三个突袭队风驰电掣般地飞向帝国战斗基地。帝国基地的司令官万万没料到会遭到几十架轻型战斗机先发制人的进攻。士兵们争先恐后地跑进庞大的防空炮位就位。倾刻之间，能量光束、电气闪击和爆炸药剂向着进逼的叛机猛烈倾泻。义军的战斗机在基地上空灵活地飞来飞去，向一切看来像样的目标开火。能量闪击和亮如太阳的光束在基地上空构成色彩斑斓的迷宫。下面的一个动力站被击中，基地内部爆发出闪电般的电弧。接着便是连锁爆炸，士兵、机器人和设备炸得血肉横飞。这时基地的战斗机在黑勋爵瓦德的率领下出动了。

强大的帝国机群向义军的战斗机发起猛烈攻击。担任正面进攻的红队全部被摧毁。蓝队队长率机冲入基地的壕堑，然而瓦德早已抢占好有利位置。一架架战斗机被击中，撞在壕壁上。蓝队投下鱼雷，但偏离了目标。蓝队队长也被瓦德击中。

卢克召集余下的两架战斗机向基地俯冲。卢克两次发出鱼雷，但都远远偏离了小小的排热口。两架战斗机又被摧毁。瓦德带领两架帝国战斗机在攻击着几乎丧失战斗力的卢克。正在这时，索罗的走私船从天而降。它不顾一切地向瓦德的僚机扑


去，在即将碰撞的一刹那它猛地向上飞去。而这架僚机却因规避动作做得太大，与另一架僚机撞在一起。瓦德的战斗机失去了控制，绝望地旋转起来，最后转出了壕堑，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

“小伙子，你的前方畅通无阻，立即干掉这家伙，我们都好回家！”索罗朝卢克喊道，他驾驶飞船向卢克靠近，以掩护他向基地进攻。这时卢克的耳边又响起克诺比那熟悉的声音：“卢克……相信我，”卢克不由自主地把瞄准镜推到一边，凭着感觉在几个控制开关上摸索。他在不知不觉中射出了全部鱼雷，然后飞向广阔的宇宙。这时，远处的基地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黑夜变成了白昼。顿时，宇宙间充满了亿万片金属碎屑。它们被一个人造太阳所释放的能量推动着，从正在撤离的飞机、飞船旁飞过。


四号卫星的机场上一片欢腾，卢克、索罗和乔巴卡构成了狂欢的中心。“我知道你会来的，”卢克兴奋地朝索罗叫道。索罗仍然是那副沾沾自喜的自负模样，“喔，我让一个农村少年驾着飞机单独去跟死星作战，实在不放心呀！再说，我也不甘心让你有机会赢得所有的荣誉，取得全部奖赏。”这时，莉阿以一种和参议员身份很不相称的姿态奔到卢克面前，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接着她又同索罗拥抱，不过，索罗可不像卢克那样窘迫。

卢克突然听到了一种微弱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老贝恩发出的一种满意的叹息。卢克朝着他心目中所看到的人微笑。

千万年来，卫星上宽敞的殿堂第一次宾客满堂。身穿白袍的公主将沉甸甸、金灿灿的勋章挂在索罗、乔巴卡和卢克的脖子上。卢克伫立着，淹没在人群欢呼的声浪中，但他发现自己的思绪既不在与同盟共事的可能前程上，也不在和索罗作冒险



星 球 大 战



旅行的机遇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容光焕发的莉阿所吸引。她注意到了他大胆的凝视，但这次她只是嫣然一笑。

银河帝国的兴亡

遥远的未来，人类的发祥地——地球的存在，将作为久远的过去而被遗忘掉，人类已遍布于银河系整个领域，其版图包括二千五百万个行星和一千的六次方的人口，达到庞大的规模。人类世界再度被“帝国”统一起来，并享有高度文明带来的繁荣。但是在为有一万三千年历史而引以自豪的银河帝国，现在已开始出现衰落趋势，经历数世纪的崩溃预兆已经逐渐趋于表面化了。

最先认识到这种悲惨结局的是一位学者。他的名字叫做哈里·塞尔登，是精神历史学的最高权威。精神历史学是利用统计数字和集体心理学的一门科学。虽然不能预测个人的行动，但对于了解大集团的趋势，是可以发挥巨大威力的。塞尔登预言：只要再过五百年，帝国就将崩溃，以后紧接着到来的是长达三万年的文明黑暗时代。挽救帝国的灭亡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却有一种将黑暗时代缩短到一千年的方法。那就是设立“基地”。把防止文明后退和阻止无政府状态长期化的基地设置在银河的两端。从而为不久即将到来的第二帝国时代奠定了基础。

设置有“第一基地”的提尔米纳斯行星是在银河的最外部边缘处。而且帝国衰亡的最初征兆就是从这个星域开始的。在基地设立后的第五十个年头，其边缘部的四个星系各自宣布独立，自称“王国”，王国立即要求提尔米纳斯从属于其领导。

提尔米纳斯连同他们对抗的军备都没有。但是市长哈登看到外缘地方已经丧失了原子文明。若能激化四王国的对立，便

可以很好地保证基地的独立。在“遗物馆”里显示的塞尔坦录像告知说：此后即将到来的危机，不久即将开辟第二帝国诞生的道路。

三十年后，在四个王国微妙的均衡中存在的提尔米纳斯再度面临危难。四王国之一的阿诺库林，依仗其军事力量想一举吞并它。但二十年来给王国的技术援助，实际已经在这个王国中建立了巧妙的宗教组织。只要一说进攻基地这样一句对神的冒渎的话，就会使阿诺库林的所有社会机能陷于瘫痪。打算仅利用科学文明的四王国，反而被宗教化的科学所统治了。基地作为宗教的圣地，又延续了几十年的繁荣。

基地的盛衰

以后又过七十五年，因为周围国家对宗教的戒备，至使宗教统治达到了极限。苛莱尔共和国要求进行摆脱宗教的贸易。先是贸易商人以后任市长的马劳看到宗教统治的时代已经告终，遂同意这个要求。但是苛莱尔独裁者则想要占有基地本身。而且，虽然苛莱尔正趋于灭亡，但却有从帝国直辖领地提供的武器援助。仅以一只破坏一个行星的战舰作先头部队，苛莱尔军和基地开始了战争。马劳回避卷入战争。不久，苛莱尔虽然没有遭到任何攻击，但工厂停工，发电厂发生事故。这是因为苛莱尔所需要的全部高级技术，全都依赖于同提尔米纳斯的贸易。马劳是将贸易作为武器来进行战争的，仅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苛莱尔便投降了。

在基地设立后的第二百个年头，它已经是银河边缘最强大的国家了。

然而，帝国的亡灵却挡住了它前进的道路。帝国最后的将

军叫作贝尔·利奥兹。他以自己好战的性格指挥帝国舰队，一意孤行地去外缘地方远征。在占有绝对优势的舰队面前，基地无计可施。但是，对于帝国来说，英雄只是过去的美称。将军的活跃，引起了皇帝的怀疑。最后，贝尔·利奥兹被解除了职务。帝国的衰落不仅表现在外面，内部的空虚更厉害。这次事件以后，帝国在内乱中灭亡。

牟坦特帝国的出现

基地建立后的第三百个年头，塞尔登没有预料到的危机出现了。这场危机就是突然变异体牟尔的出现。心理历史学还不能推测个人行动。牟尔完全是预料以外的势力。仅用两年的时间，不知名的牟尔征服了具有头等实力的加尔干。实行独裁专政，而变得毫无生气的基地由于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在牟尔的压力下，迅速地崩溃了。牟尔有自由控制他人感情的能力。能够使敌人顺从自己，这样，敌方的军队就逐渐丧失了战斗意志。

最盛期的牟尔“行星联邦”是由旧帝国领土的十分之一和人口的十五分之一构成的。他自称“第一市民”，在虚弱的肉体中蕴藏有特殊的热情。他在一步一步地扩展着自己的版图。

旧帝国瓦解以后，已经创建起新“帝国”雏形的牟尔，在征服战斗中只担心一件事，即“第二基地”的存在。这个哈利·塞尔坦设立的另一个世界——肯定是在银河系的某处存在的。“第一基地”保存了物理科学。而且通过不断地扩大和发展这门科学，使得自己保存了下来。而另一方面，“第二基地”是保存心理科学的世界。不具备物理学力量的他们，是通过将他们的存在隐蔽起来，而偷偷地生存在某个地方。牟尔探知到它侵犯联邦的一种心理上的威慑。

第二基地在何处呢？拚命搜查的结果，结论得到了，是一个叫塔真提的王国。牟尔率领舰队，目标是一举毁灭塔真提。他以为使全部行星化作焦土总可以达到目的！于是与第二基地的代表——“首席发言人”相会。但是，塔真提并不是第二基地。他是中了圈套。在他的远征中，受军情控制的联邦军，被第二基地解放了。

——几年以后牟尔病歿，第一基地始得复活。

在“星球的终极”

但是，第一基地已经知道他们的分支，第二基地所具有的精神支配能力。当然，也想要否定其支配地位。二个基地之间的对立有使塞尔登计划落空的危险。

在第一基地进行搜查的途中，处于战略要冲的加尔干公开宣战，虽然是败给了牟尔，但战争仍以基础一方的胜利而结束。而且终于查明了目标的位置。也就是说第二基地是在提尔米纳斯上，存在于第一基地的本身之中。这是因为，目的如果是在于心理控制，则最适当的场所就只有这里。其结果是应用搅乱波的装置，可以进行精神控制的第二基地的人们陆续被逮捕了。

——但是，这是第二基地的作战策略。由于牟尔的出现，而受到重大冲击的塞尔登计划，经过加尔干的叛乱和提尔米纳斯的伪装基地的发现，渐渐地趋于正常。而真正的第二基地是在“星际的终极”。

宇宙飞船历险记

八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从纽约来奶奶家度假的小埃迪在看星星。一颗流星划过，仿佛节日的焰火。流星消失了，埃迪可睡不着，那又大又亮的流星像落到奶奶的苹果园子里了。

埃迪拿着手电筒，跨出窗口，沿排水管滑到楼下。山路很幽静，月光透过枝桠和树叶把影子投到地面上，一些小动物从眼前一闪而过。夜色里，处处透露着极神秘的气氛。他来到一棵最大的苹果树下，猛一抬头，看见树杈上有一个倒立的小矮人，真让人毛骨悚然。

小矮人从树上跳下来，很友好地拉着埃迪的手，说他是从马蒂尼星球来的实习科学考察者，准备考察整个美国。他把小埃迪领到苹果园后面一道山埂上，那里新划出一道深沟里有一艘宇宙飞船，埃迪惊讶不已。天很黑了，小埃迪邀请小矮人到奶奶家中去。小矮人说，他叫马蒂，愿意和埃迪做好朋友。说着，扭了一下鞋上的按钮，两人飞了起来，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奶奶家。奶奶还在睡觉，埃迪没打搅她，把马蒂藏在一个小箱子里，然后自己上床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阳光洒满了房间。奶奶醒来，喋喋不休地说做了好多好多奇怪的梦：“做梦真好玩，闭着眼睛比睁着眼睛遇到的怪事还多……”埃迪被嚷醒了，担心马蒂被奶奶发现，偷偷打开箱子，不禁吃了一惊：马蒂不见了。他顾不上奶奶喊叫，汗流满面地跑向苹果园。马蒂从地里钻了出来，抓住他的胳膊，一下子飞到隐藏的洞口里，顺着梯子爬下去，来到

宇宙飞船里面。真奇妙的飞船，它不靠原子能做动力，而是用一种秘密动力Z线圈。它装在黑色的匣子里，产生强大爆发力，输送给宇宙飞船。马蒂自豪地说：“马蒂尼星球上，早不用原子能了！”

中午时，埃迪又请马蒂回奶奶家吃午饭。马蒂恳请他保密，不要跟任何人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埃迪点点头。奶奶见埃迪领来了新朋友，十分高兴，亲手为他俩做了好吃的油煎玉米饼和苹果馅饼。饭桌上奶奶问马蒂的来历，被小埃迪敷衍过去了。

马蒂穿上埃迪的蓝裤子，神气极了，像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少年。在杂货铺里，他们买了奶奶需要的所有东西，足足装满了一个大口袋。回来的路上，马蒂发现盛着秘密动力Z线圈的盒子不见了，红润的脸立刻变得惨白。他赶回杂货铺，店主钓鱼去了。马蒂用指头猛一叩，门锁一下子打开了。冲进店门，找遍了所有的角落，也没见到秘密动力Z线圈的影子。他俩又像旋风一样赶回家中，在牲畜棚里，发现了Z线圈的碎片。一只大白鹅摇摇摆摆走过来，嘴上闪着蓝光，正是秘密动力Z线圈发出的光。他俩拼命去捕鹅，大公鹅急了，扇动着翅膀，把两个小家伙打倒在地。山羊站在墙边，胡子上也留有Z线圈留下的蓝光。“一定是它俩把线圈吞到肚子里了。”马蒂取出X光显微镜，发现它们肚子里只有Z线圈的微末。那么整个线圈哪去了呢？他俩一连几天跟踪着大公鹅和老山羊，却一无所获。一天傍晚，埃迪和马蒂坐在河边，马蒂急得直哭。埃迪用一根树枝在水中搅动，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树枝上挑着一团闪亮的东西，正是那丢失的秘密动力Z线圈。马蒂小心翼翼把线圈取下来，拭擦干净，再把Z线圈一端插在一件仪器上，仪器的指针一动也不动。马蒂痛苦地说：“动力都跑光了，地球潮气把线圈的动力都消掉了，该死的山羊和鹅！”

宇宙飞船没有了动力，只好滞留在苹果园里。埃迪带着闷闷不乐的马蒂参加当地童子军比赛活动。在竞赛中，一大群男孩子都跑在马蒂的前面。马蒂悄悄地拿出无线电力微型直升机，一眨眼功夫超过了所有的孩子，飞到了终点。场上喝彩声响成一片，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跑得这样快。两人三腿比赛，马蒂和埃迪是一组，埃迪提醒马蒂，不要巧用心机，使用机器，马蒂点了点头。谁知途中，埃迪不小心碰到了马蒂鞋上的按钮，结果又飞了起来，把别的孩子远远抛在后面。这样的胜利使他们很不安心，发奖时，他们把奖品扔回发奖人手中回家了。

一天，突然刮起了一股怪风，那乌云又像蘑菇，又像雨伞。云来得快，停得也快，奶奶惊奇地张大了嘴巴。这样的怪风谁也没见过。晚上，马蒂来找埃迪，他收到了马蒂尼星球发来的电报，将给他的秘密动力Z线圈输送雷达——星际超动力防磁辐射线。埃迪这时才明白，刚才的乌云和怪风是马蒂尼星球给宇宙飞船补充特殊动力所引起的。马蒂用动力Z线圈做成一枚童子军徽章和一顶戒指分别送给了埃迪和奶奶。晚上，时钟刚敲九点，苹果园里升起一道很长很长的亮光，马蒂乘宇宙飞船回马蒂尼星球去了。

埃迪又放暑假了。近日来，奶奶家里不断发生怪事，好多电器都烧坏了。埃迪费了好大劲修好了这些电器，奶奶的手一接触，就又烧坏了。原来是奶奶手上的戒指捣的鬼。这戒指是马蒂送给奶奶的礼物，大概是马蒂尼星球上输送的动力使戒指具有强大的能量。埃迪打开自己的箱子，里面闪烁着蓝光。电键声响了，他自制的电报机跳动起来。马蒂从太空中拍来电报：“明天，九时，苹果园。”埃迪高兴极了。

马蒂这次乘坐的是超感光星际宇宙飞船，这种飞船金属完

全透明，不戴上特别透镜只能看到一辆小汽车。马蒂准备用四天时间考察美国。早饭后，他俩打算上华盛顿，谁知忙乱中，竟飞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在停车场上，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正在争吵，原来宇宙飞船停放的地方挡住了卡车的去路。那两个人气得发狂，想把车搬开，结果一次次被撞倒，他们看不见宇宙飞船透明的外壳，连声喊叫遇见了鬼。马蒂和埃迪在波士顿停留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回宇宙飞船那里。马蒂一按高速上升开关，宇宙飞船一下子上升5万英尺，地面上的胖子和瘦子见小汽车突然失踪，都莫名其妙。

第二天一早，马蒂和埃迪准备继续到华盛顿去，奶奶非要看看他们如何起程，用她的话说，“乘马蒂的小绿车去考察。”埃迪急中生智，从衬衣上揪下一个扣子，让奶奶去取针线。奶奶一转身，马蒂连忙按动电钮起飞了。等奶奶出来时，早已不见了他们的踪影。

埃迪用望远镜观看了一个印第安人村庄，他让马蒂把飞船落下来。酋长汤米·朗鲍老人热情接待了他们。酋长说他认识好几位美国总统，他们竞选时都曾来过这里。他非常称赞两位少年的勇气，亲手把有羽毛装饰的战帽送给了马蒂和埃迪，并授予他俩“查克阿瓦加部落”荣誉酋长的称号。

酋长送的战帽太大，不住地往下滑，遮住了马蒂的眼睛。他按错了自动同步驾驶仪的方位，宇宙飞船又飞到了新奥尔良。这一天他们飞错了好几次，只好在新奥尔良、芝加哥、费城等地胡乱逛了逛才回家。

奶奶告诉他俩，村子里准备在一块叫华盛顿岩石的地方隆重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日。在那里将有乡村乐队演出，有讲演，还有五彩缤纷的焰火。今年，村里准备用焰火组成华盛顿、林肯两位总统的肖像，还悬挂美国国旗。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

帮忙。他俩立刻跑到村里，跟村民们一道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了，村民们正在吃晚饭，突然传来急促的报警声——起火了！全村人都忙着救火，小溪的水都抽干了，火却越烧越旺，向山崖边蔓延过来。村民们绝望了，心想庆祝活动将化为泡影。这时马蒂飞跑出来，从衣袋里掏出一件圆筒形小东西，不慌不忙地对准了熊熊烈火，火一下子熄灭了。

人们惊犹未定，一个孩子又发现华盛顿岩石上火药桶漏出的药粉被飞溅的火星引燃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向华盛顿岩石奔去。山路狭窄，路被堵死了。马蒂避开人群，在烟幕遮掩下，沉着地按了一下腿上开关，一眨眼飞到华盛顿岩石前，用那个神秘的小圆筒把火熄灭了。

村民们如梦初醒。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西尔斯村长更是感激不已，因为这次火灾是他掉下的烟头引起的。他代表全村授予马蒂为本村荣誉村民，并把斯凯勒村的钥匙交给了他。

埃迪决定留在村里参加盼望已久的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日活动，他依依不舍地与马蒂告别。马蒂继续他对华盛顿的考察。

美国独立纪念日很热闹，五彩缤纷的焰火很壮观，由火箭中飞出的绿色小碟子在空中盘旋，然后徐徐降落。人们发现，有一只飞得最高的绿碟子没有掉下来，它在华盛顿岩石上盘旋很久很久，人们点燃华盛顿，林肯肖像和美国国旗图案的焰火时，它还在上空，直到所有的焰火熄灭，才依依不舍地钻进天鹅绒般的夜空里。

埃迪和奶奶回到家中，发现桌子上留有两件礼物，一枚真正的金戒指，一座华盛顿石膏模型，这是马蒂送来的礼物。

又一年的六月里，奶奶来纽约看望亲人，同时准备把埃迪拉回奥尔巴尼的农庄。埃迪和奶奶来到飞机场，发现有一个矮个的男孩子，穿着皱条纹衣服，戴着一顶大牛仔帽，一副宽大

的玫瑰色眼镜几乎把脸遮去一半。是马蒂！埃迪高兴得跳起来。开往奥尔巴尼的飞机出了点故障，暂不能起飞，奶奶坐在机场上的椅子上打哈欠。趁这功夫，马蒂把埃迪领了出来。他悄悄告诉埃迪，这次他乘隐型宇宙飞船，已经考察了美国许多城市。埃迪很想见见隐型宇宙飞船是什么样子，马蒂把他领到机场栅栏旁，掀掉一块棕色帆布，只见下面仅有一辆极普通的绿色小汽车，埃迪很失望。马蒂让他戴上玫瑰色太阳镜，绿色小汽车立刻变成了一艘漂亮的、银光闪闪的雪茄型宇宙飞船。它有三个座位，每小时能行驶 30 多万英里，用的是新动力——秘密动力 ZZZ 加 1，发射时的推动力相当于 2 万吨炸药的爆炸力。这是一艘超级宇宙飞船，埃迪瞪大了眼睛看着它。这时奶奶来了，看见两个孩子站在小汽车面前，便抓住拉手，钻了进去。驾驶室的空气很清新，奶奶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马蒂和埃迪亲热地谈着，两个警察满面怒容地跑来，指责他们乱停汽车，违反了美国联邦法，要没收驾驶执照。马蒂拿出一角银币大小的圆盘在他们头上只一晃，两名警察就紧闭双眼，面露微笑，倒地酣睡起来。“必顺赶快行动，催眠机效用很短，他们很快就会醒来。”马蒂按动宇宙飞船的按钮，只见巨大而无声的蓝光一闪，宇宙飞船已经升上天空。“我们要乘飞机上奥尔尼奶奶家里。”埃迪叫着，可是一眨眼功夫，宇宙飞船已经飞到伦敦上空。“不要慌，一切都来得及。”马蒂安慰着埃迪。奶奶从睡梦中醒来，她望着布满星星的天空，以为自己还在梦中：“我一定睡着了，这是多么有趣的梦境，真好，还有你们俩在梦中给我做伴。”宇宙飞船在浓雾中降落在英国皇家白金汉宫院内，这使禁卫军们大吃一惊，不知道这辆绿色小汽车是怎样越过戒备森严的守卫进来的。他们立刻包围了绿

色小汽车，卫队长命令禁卫军把车搬出白金汉宫门外。奶奶见这情景喜出望外，她对外面的士兵喊：“我的梦真愉快，感谢你们也在我梦中。”

伦敦的雾很大，四周看不清东西。马蒂揪到手中银色钢笔的红按钮，并在头顶上划了一个大圈。顿时迷雾消失，耀眼的蓝光闪动，天气变得晴朗无比，阳光四射，碧空如洗。这景象更使奶奶深信自己在做梦。路过一个池塘，马蒂见天鹅在水中嬉游，他一时兴起，又拿出那只银色钢笔，轻轻一按，一塘碧水变得无影无踪。大天鹅也惶恐地嘎嘎叫起来，拍打着翅膀，睁大眼睛，刚才还是碧波荡漾的池水，怎么一下子就没了？警察跑了过来，问奶奶是怎么回事，奶奶笑了，“我睡得很香，这种情景在梦中根本不算什么。”

在市场上，奶奶看中了一顶上面饰有“勿忘我”鲜花的黑色女帽，一个卖鳗鱼的女人跟奶奶开着玩笑：“你能让你的孩子向上跳二英尺，我替你付帽钱……”话音未落，马蒂触动手腕上的按钮，结果奶奶拿着新帽子和两个孩子一起快速地升到半空中，整个市场的人都惊呆了。一股强风吹来，马蒂他们一起落到著名的伦敦塔的前面。这里是历史博物馆，里面摆满了各种盔甲、巨剑、长枪、长矛和其它古老兵器。房间中央，有两套完整的盔甲，摆在两匹披甲的木马上面。解说员介绍说，这两套盔甲是亨利八世殿下制造的，共有 119 磅，没有什么人能戴得起它。参观的人都惊叹亨利国王的勇敢和威武。马蒂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把巨大的盔甲戴在头顶上了，参观的人全都瞠目结舌，不明白这么点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伦敦塔的守卫人员十分气愤，像激怒的犀牛一样向马蒂扑去。马蒂从木马背上滑下来，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塔里顿时乱成一团，奶奶大声喊叫：“不要抓他，如果把我惊醒，所有的人，还有

伦敦塔、盔甲都会消失的！”守卫人员一时愣住了，以为奶奶身上藏有炸弹。马蒂趁人们慌乱之际，抓起埃迪和奶奶就往外跑。

纽约开往奥尔巴尼的飞机离起飞时间越来越近。这时奶奶还以为自己是在睡梦中，非要去看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还要看上议院、下议院和大笨钟。马蒂心神不安地看着手腕上的计时器，以最快的速度带着埃迪和奶奶参观了这些地方。在教堂的诗人区里，看见了狄更斯的墓碑，又来到埋葬伊丽莎白女王的小教堂。奶奶对这里的一切都十分感兴趣，不断抱怨走得太快：“多么希望好好看看这些东西，梦里的人走的真是太快了！”两个警察迎面走来，自称是伦敦警察厅的，他们一直注意着马蒂的奇特行为，并记录了私闯白金汉宫、池塘神秘干涸、市场失踪和伦敦塔奇遇等一系列事实，要把他们三人带到警察厅。快到警察厅时，马蒂碰了一下自己胳膊上的按钮，三人迅速升上半空。奶奶的帽子掉了，她只抓住了上面的两朵“勿忘我”花。几秒钟内，他们来到停放隐形宇宙飞船的白金汉宫人行道上。奶奶钻进汽车，抱怨说：“这长长的梦太累人了。”

又是一眨眼时间，宇宙飞船飞回纽约机场。奶奶和埃迪上了飞机。当埃迪回头看停放隐形宇宙飞船的地方，只见那里飘着浅蓝色的烟雾。在飞机上，奶奶喋喋不休地说着梦。回到家里，当她看见提包里的两朵“勿忘我”花，不禁发起愣来。仰望繁星密布的天空，心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末日

他们总是白天睡觉。黎明前，家家户户就从里面关好门，等太阳升到层层盐丘的上空时，连窗户上的隔热板都关得紧紧的了，然后房子里边就无声无息了。村里的人多半都年事已高，他们很快就入睡了。然而，爱思考问题、只剩下一个肺的格兰杰常常是午后醒来便睡不着了。他躺在那里，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兀自翻阅那些往昔的航天日志（这是霍利德从坠毁的轨道空间站的残骸中给他找来的），这时房间的金属外壁嗡嗡叫了起来，还不时发出铿锵的声音。

晚上六点钟，热浪开始越过长满昆布的平原向南方退去，于是各家卧室中的空气调节器都一个个地自动关闭了。村里渐渐地恢复了生气，人们打开窗户，让傍晚的凉爽空气吹进室内。格兰杰象往常一样，前往“海王星”酒吧间去吃早点，一路上他的头忽而向左转一下，忽而向右转一下，彬彬有礼地摘下墨镜来，向一对对高龄老人打招呼，老人们都坐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在沉沉暮霭中隔街相望。

霍利德住在北边，离此五英里远的一家空落落的旅馆中；平时他总要在床上多磨蹭个把小时，以便谛听远处闪闪发光的珊瑚塔发出的啸声，直到声音渐渐消失。他看见二十里以外有一座与此对称的山，那是百慕大群岛中离这里最近的哈米尔顿，它那陡峭的山峰从干涸的大洋直插云霄，在夕阳的余晖下仍可以看见它四周有一圈白沙，似乎是海水退去时留下的一层泡沫。

霍利德一向不太喜欢到村里去，今天尤其不想去。这倒不

只是因为格兰杰照例要在“海王星”酒吧间的常设办公室里对他讲一通幽默和教训的话（实际上他已是霍利德唯一能够交往的人，可是对年长者的依赖却使他不快），而且还因为今天要同移民局的官员进行最后一次会谈，并且要作出一项影响他一生前途的决定。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前途已经定了，移民官员布伦一个月以前到这儿来的时候就明白了。霍利德没有什么能在新世界里用得上的才能和特点，因此布伦并没努力去说服他。不过布伦还是提请他注意一个虽不太大却很重要的事实，使得他认真思考了整整一个月。

上次在郡长家后屋里会谈即将结束时，布伦提醒他说：“霍利德，不要忘记，你们村里的居民平均年龄已超过六十岁。完全有可能，十来年以后，这里除了你和格兰杰之外，就没有人了，如果格兰杰的肺再出问题，那就剩下你一个人。”

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让霍利德好好想想，然后又小声补充说：“年轻人，玛里厄泽家的两个男孩和汤姆·朱兰达，搭下一班宇宙飞船走（霍利德心里想道：糊涂孩子，请便吧，反正我不羡慕你，火星），你就是这里唯一不满五十岁的人了，你明白吗？”

“凯蒂·萨斯也留下。”霍利德急忙分辩说；他眼前忽然浮现出白色蝉翼纱的连衣裙和金黄色的长发，这个形象给他增添了勇气。

移民官员瞟了一眼移民申请名单，勉强地点了点头。

“这是事实，不过，她是为了侍候生病的祖母呀。祖母一去，凯蒂就会一去不复返。这里还有什么使她留恋的呢？”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霍利德机械地表示同意了。

是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很久以来他都把这个问题想错

了；他总觉得也许还有可留恋的东西。凯蒂跟他同岁，都是二十二；除了格兰杰之外，只有凯蒂一个人能了解他留在这被人遗弃的地球上坚守岗位的决心。可是移民官员走后的第三天，凯蒂的祖母就死了，于是凯蒂也开始收拾行装了。大概是霍利德一时糊涂，才会以为凯蒂要留下；现在，一想到他对自己的想法也许同样靠不住，心里就感到惶恐不安。

他跳下吊床，走到旅馆的平屋顶上，观看伸向远方的低矮山岭，山间有许多种一起沉淀的物质，发出闪闪的磷光。他住在旅馆的十层大楼顶上一个增建的小屋里，这是整个楼房里唯一能防热的房间，但是旅馆大楼不断向海底下沉，墙壁上出现了许多宽宽的裂缝，很快就要裂到屋顶了。一楼已经完全沉入海底，他必须在二楼沉下以前（最多再过六个月）离开艾德尔夫区这个老疗养区，就是说，要搬到格兰杰那里，跟他一起住。

忽然一英里外的地方传来隆隆的马达声。在黑暗中霍利德看见移民局官员的直升飞机，不停地转动螺旋桨，正朝着旅馆——当地唯一的标志——飞来。后来，当布伦弄清自己的方位时，他就改变了飞机的方向，朝着村庄飞去，因为那里有着陆的地方。

“已经八点钟了。”霍利德自言自语地说。会谈约定在早晨八点三十分开始。布伦在郡长那里过夜，他先处理世界法官和民事登记员的分内事务，然后，同霍利德会谈之后，再向前进发。未来十二小时内，霍利德还有空闲，还能考虑最后的决定（或者确切地说，不作什么决定），等这十二个小时一过，就大局已定，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是移民局官员最后一次来，这最后一次巡视荒凉村落的旅行，是从圣赫勒娜岛出发，经亚速尔群岛，到百慕大，再到加那利群岛——那里有原大西洋最大的宇宙飞船发射场。过去发射的大型宇宙飞船，如今仍在轨

道上运行并能遥控的只剩下两艘了；其他的（几百艘）都坠落了，从天空坠落了，等这两艘也脱离轨道坠落时，就可以认为人类永远离开地球。到那时，地球上能遇到人就只有几个通讯员了。

在去村子的路上，霍利德有两次不得不放下吉普车前轮上的防盐板，推开午后积聚在路上的盐层。昆布象巨大仙人掌似地矗立在路的两旁（磷的放射性同位素加快了生态的改造过程）；灰暗色的盐丘上好象出现了白色的月宫。但是，地球上这种荒凉的景象反而使霍利德留下的愿望更加强烈。夜晚，如果他不在“海王星”同格兰杰争论，他多半要乘车去漫游海底，有时爬上坠落的宇宙空间站，或者同凯蒂一起在昆布林中闲步。有时霍利德也劝格兰杰同去，因为他希望年龄稍长、见多识广的格兰杰（过去是海洋生物学家）能够帮助他更好地研究海底植物；谁知如今真正的海底全被盐丘覆盖了，如同埋在撒哈拉大沙漠下一样。

他走进“海王星”。这是一个屋顶低矮的酒吧间，里面的墙壁什物大都刷成乳黄色，到处闪着镀铬金属的光泽。这个建筑物座落在飞机跑道的起点处，从前，当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南半球涌向加那利群岛时，酒吧间曾是过境旅客的候机室。霍利德一走进来，格兰杰便喊了他一声，并且用木棒敲了敲窗户，窗外五十码以外，飞机库前的水泥广场上，赫然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的黑影。

“我知道。”霍利德端着杯子，在他面前坐下来，用嗔怪的口吻说：“别卖弄了，他的飞机我也看见了。”

格兰杰裂着嘴笑了。一绺不顺从的淡褐色头发落在霍利德充满决心的脸上，他总是有一种绝对的责任感，这些都使格兰杰觉得开心。

“你自己也别卖弄。”他一边说着，一边从缺少肺的这一边（三十年前他因为潜水时没戴面具而损坏了一个肺）正了正夏威夷衬衫的垫肩。“要知道，下星期飞往火星的可不是我。”

霍利德两眼看着杯子说：

“也不是我。”

他两眼离开杯子，望了望格兰杰郁郁不乐的脸孔，然后冷冷一笑，说：

“好象你不知道似的。”

格兰杰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又用木棒敲起窗户来，好象现在是给直升飞机发起飞信号。

“你当真不走了？下定决心了吗？”

“现在还两说着。还没定下来，可是我也不飞走。你能发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完全能发现，肖彭豪尔博士。”

格兰杰又微笑了，然后他猛然一下把杯子推开。

“你知道吗，霍利德，你的弱点是对自己太严肃认真。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可笑。”

“我可笑？为什么？”霍利德冲他喊道。

“你下没下决心，这有什么关系？现在要紧的是鼓起勇气，到加那利群岛去，飞向蔚蓝色的辽阔大地！请问，你为什么要留下呢？地球毁灭了，被埋葬了。它已经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和未来。难道你就不觉得应该对自己的生物学的命运负些责任吗？”

“噢，我避之惟恐不远！”

霍利德从衬衫口袋掏出工业品配给卡来，隔着桌子递给负责发放配给品的格兰杰。

“我需要一家用电冰箱的压缩机，三十瓦的，还有吗？”



格兰杰象演戏似地叹了口气，然后愤愤地哼了一声，拿起了卡片。

“天哪，你同鲁滨逊正相反，老是弄这些破烂，想用它作点什么东西。海岸上最后一个人：所有的人都远走高飞了，可是他要留下！就算你真是诗人和幻想家，你也应该明白这两种动物已经灭绝了。”

霍利德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水泥广场上的直飞机，望着村里的灯火，村子已经被盐丘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这些盐丘每日向前移动一点，如今每星期动员大家向后推一次盐丘已经很困难了。再过十年他的处境真可能与鲁滨逊相同了。幸好，巨大贮存罐里的水和汽油还够用五十年的。如果没有这些贮存罐，他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别缠着我了，”他对格兰杰说，“你想拿我垫背，因为你自已得留下。也许我属于灭绝之列，但与其完全灭亡，不如坚持在这里活下去。我好象觉得，人们总有一天还会回来。应该有人留下，有人仍然觉得在地球上生活是有意义的。地球不是没有用的外壳——把瓢儿吃完了，就把皮扔了。我们是在地球上生的。我们真正记得的只有地球。”

格兰杰若有所思地慢慢地点头。看样子，他好象要说什么，可是突然窗外的黑暗被一条耀眼的白弧光划破。弧光与大地相交的那一点却看不见，因为被贮存器挡住了。

霍利德站了起来，把头伸出窗外。

“大概是宇宙空间站。好象还很大。”

在寂静的夜晚，传来一阵长时间的强烈的爆炸声，引起珊瑚塔的回响。闪了几下之后，又是几声爆炸，但已经比较微弱，接着整个西北上空都布满了白烟。

“大西洋湖！”格兰杰解释道：“走，我们看看去，说不定



空间站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呢？”

半小时后，他们把格兰杰的一套装有动植物标本的旧试管、滑板以及作标本用的工具放在吉普车的后座位上，便直向离此十里远的大西洋湖南端驶去。

霍利德就是在那里发现了鱼。

大西洋湖位于百慕大群岛以北，是一个长十英里、宽一英里的狭长海域，是原大西洋——不，可说是曾经占地球面积三分之二的海洋——留下的一点水。由于人们一味疯狂地、不顾后果地从海水里提取氧气（为了在新开发的星球周围建立人为的环境），全世界的海洋很快就不可挽回地毁灭了，而海洋的毁灭又引起气候等方面的地理变化，结果使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不可避免地遭到毁灭。人类用电解法从海水里提取的氧，经过液化后，用火箭运出地球，而分解后剩下的氢则直接排入大气层。最后只剩下一层一英里左右的空气层可供呼吸，因此留在地球上的人不得不离开这些已被污染、变成高原的陆地，而搬到大洋底。

霍利德在艾德尔区旅馆里，花了难以计算的时间阅读他所搜集的讲述地球上原来城市的书刊。格兰杰也经常给他讲述自己的童年，那时海洋只枯干了一半，他在迈阿密大学里研究海洋生物；那里佛罗里达海岸正在不停地延伸，变成一个——在他看来——童话般的实验室。

“海洋是我们大家的集体记忆。”格兰杰经常对霍利德这样说。“如果把海洋弄干，就会抹掉我们每个人的过去，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毁掉我们对每个人经历的认识。这又是一条证明你应该走的理由。如果没有海洋，生活就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只能成为往事的可怜幻影，浑浑噩噩，无家可归，象盲人骑瞎马一样东奔西走。”

他们费了好大劲才穿过曾是海洋的沼泽地带，驶了半个小时才来到大西洋湖畔。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可以看见灰色的盐丘；盐丘之间凹地上的裂痕，把盐切成一块块的六角形薄板。浓厚的蒸气遮住了水面。两个人在浅滩上停了车，抬起头来端详一个巨大的盘状物——宇宙空间站的外壳。这个空间站很大，直径约有三百码，翻倒在浅滩上，壁板烧坏了，整个躯体都坑坑洼洼，原来安装反应器的地方现在都成了一个个大洞，因为反应器从槽座里震了出去，在湖对岸爆炸了。

格兰杰和霍利德在五六百米开外，透过浓浓的水汽勉强看出了螺旋桨；螺旋桨的轴一头朝天。

他们沿着湖岸向前走（湖在他们右侧），吃力地辨认着飞船外缘上镶着的一个个字母，走到它的外壳跟前。硕大无朋的飞船把湖南岸原来的一串小小塘截成若干巨大的壕沟，格兰杰一边趟着温暖的湖水，一边寻找小生物。到处都是由于患癌症而卷缩变形的矮小的银莲花和海星。有些细如蜘蛛网的水草粘在他的胶靴上，水草的胚珠核在昏暗中象宝石一样闪闪发光。霍利德和格兰杰走到一个最大的，直径三百英尺的圆形水塘旁便停了下来；水塘里的水越来越少，因为都流到岸边新形成的深沟里去了。格兰杰小心翼翼地顺着斜坡往下走，同时用叉子采集标本，然后把它们装到支架上的试管里；霍利德站在水塘和湖之间的一条狭窄地峡上，仰着头观看宇宙空间站的船舷，那船舷在黑暗中却象船尾似地高悬在他的头顶上。

他正仔细地察看着供飞行员乘坐的圆顶舱的破舱门，忽然看见朝下的那一面有个东西一闪。起初他以为是个幸免于难的旅客，过一会才明白，那不过是他背后水塘里浅起的水花在铝板上的反光。

他回转身来，看见格兰杰正在离他十英尺的地方，站在齐

膝深的水中，聚精会神地寻找什么东西。

“你往水里扔东西来着？”格兰杰问道。

霍利德摇了摇头：

“没有。”

接着他又不加思索地补充了一句：

“大概是鱼跃吧。”

“什么？鱼？整个地球上一条鱼也没有了。鱼类早在十年前就绝种了。是啊，真奇怪。”

这时那条鱼又跳跃了一下。

他们在昏暗中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望着那个银白色的细小身躯不顾死活地跃出温暖的浅水，在空中画出一个好看的弧形，又钻进水塘里。

“海狗鱼，”格兰杰喃喃地说，“属鲨鱼类，适应能力很强。我想，不说也明白，十之八九这是地球上最后的一条鱼了。”

霍利德一步一陷地走到底下去。

“难道水还不够咸吗？”

格兰杰弯下身子，捧了一捧水，小心谨慎地尝了尝。

“是咸的，但还不太厉害。”

他回头望望背后的湖水。

“可能是由于湖面上的水不断蒸发，然后又凝结成水落下来。一种特殊的蒸馏器，自然界真是变化莫测。”

他拍了拍霍利德的肩膀说：

“多有趣呀，霍利德！”

海狗鱼又发狂似地冲他们跳过来，在空中扭动着它那两英尺长的身躯。水底下赶出越来越多的浅滩，水塘当中的水不过一英尺多深。

霍利德指着五十码以外一处撞毁的湖岸，向格兰杰做了个

叫他跟上来的手势，就向那里跑去。

五分钟后，岸上的豁口倒塌了。这时，霍利德连忙回来，跳上吉普车，提心吊胆地在水塘之间曲曲弯弯的地峡上穿行。他把车子开到那个有鱼的水塘旁边。放下装在车轮上的推挡板，然后又上了车，绕着水塘开起来，往水里推粘土。两三个小时后，水塘的直径缩小了一倍，但是水位升高了两英尺多。现在海狗鱼不再跳跃，而是安详地在水面上游着，用闪电般的动作吞食无数细小的水草，那是吉普车往水塘里推土时带进去的。银白色的瘦长鱼身上没有一点伤痕，它的鳍又有弹性，又有力量。

格兰杰坐在吉普车的机盖上，靠着挡风玻璃，用赞赏的目光看着霍利德的行动。

“毫无疑问，你的潜力还很大。”他惊奇地说。“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

霍利德在水里洗了洗手，迈过水塘周围的松土带往回走。海狗鱼在他背后几码远的水里嬉戏着。

“我希望它能活。”霍利德冷冷地说。“你只要想想就会明白，格兰杰；二亿年以前，当第一批两栖动物从海里爬上陆地时，鱼却留在海里，就象我们现在留在地球上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鱼类就同你我一样，只不过是反映在海洋这面镜子里罢了。”

霍利德无力地蹬上吉普车的踏板。他的衣服已经湿透，混身上下都是盐迹；他叫潮湿的空气憋得很难受。西方的海底上高高地耸起佛罗里达的山峰，散发着致命酷热的阳光已经照射在它的顶端上。

“把它这样放到晚上，不要紧吧？”

格兰杰爬上了司机坐位。



“没有问题。走吧，你该休息休息了。”

他指了指悬在水塘上方的宇宙空间站的船舷。

“它能够遮几小时的阳光，使温底低一些。”

他们驶进村子，格兰杰不时地减慢车速，向老人们招招手，他们一个个正在离开台阶，去关闭金属房子的窗板。

“你还同布伦商谈吗？”他关切地问霍利德：“他一定还等着你呢。”

“商谈离开地球的事？有了这一夜的经历之后？不可能了。”

格兰杰把车停在“海王星”门前。他摇了摇头。

“你把一只海狗鱼的价值估计得未免太高了吧？从前海狗鱼数以百万计，简直充斥了所有的海洋。”

“你忽略了主要的一点，”霍利德动了动身体，坐得舒服点，一边擦着脸上的盐，“这条鱼说明地球上还有事可做。看来，地球还没彻底枯竭，还没灭亡。我们还可以培育新的生命，创立崭新的生物层。”

格兰杰走进酒吧间去取一箱啤酒，霍利德仍旧坐在方向盘旁，两眼望着只有他的内心才能看得见的东西。格兰杰从酒吧间出来时已经不是一个人，同他在一起还有移民局的官员。

布伦一只脚踩着吉普车的踏板，往车里张望了一下。

“喂，霍利德，到底怎么样啊？我不想再在此地耽搁了。如果你对移居不感兴趣的话，我就继续赶路了。各个星球上的生活都将开出灿烂的花朵，而且这只是开始，是飞向其他星球的第一步。汤姆·朱兰和玛里厄泽兄弟下星期就要飞走了。你不想同他们搭伴吗？”

“对不起，我不想。”霍利德回答得很干脆。他把啤酒箱放在车里，一踩油门，吉普车便扬起一片尘烟，沿着空旷的街道飞驰而去。

半小时以后，霍利德洗过淋浴，已经不感觉那么热了。他走上埃德恩旅馆的屋顶，目送头顶上的直升飞机越过长满昆布的平原，急速地转动着螺旋桨，飞向空间站。

“我们快些走吧！出什么事了？”

“你要冷静。”格兰杰说。“你已经不能自持。这样可就太走极端了，你虽是好心，却也可能把那个可诅咒的东西折磨死。你那里面是什么？”

他指了指霍利德放在仪器板下箱子里的罐头盒。

“面包渣。”

格兰杰叹了口气，轻轻地关上车门。

“我看你这个人真怪。真的。如果你也这样关心我就好了！我也感到窒息呀。”

离湖还有五英里的时候，坐在方向盘后的霍利德向前探过身子，指着前面横穿道路的软绵绵的盐摊上两道新压的车辙说：

“那边已经有人了。”

格兰杰耸了耸肩：

“有人又怎么样？大概是想看看空间站吧。”他小声咕嘟了一句。“你准是想同什么人分享你的新天堂吧？也许只有你和你的生物顾问才有这份福气。”

霍利德透过挡风玻璃向外望去。

“这些空间站真气人，”他说，“全都扔在地球上了，好象地球是垃圾场。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没有这个坠落的空间站的话，我还碰不到鱼呢。”

他们驶到湖畔，向那个有鱼的水塘开去；前面还有一辆汽车的车辙，忽而隐在水坑里，忽而又现出来。那辆汽车停在离空间站二百码处，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是玛里厄泽家的汽车。”他们围着涂着黄条、褪了色

的大“比尤克”走了一圈之后，霍利德说：“大概，两个孩子都来了。”

格兰杰指了指旁边：

“你看，有一个已经跑到空间站上去了。”

两人中的弟弟站在空间站的紧边上，在模仿着谁作着怪样子：他哥哥和汤姆·朱兰达（高个子，宽肩膀，身穿宇宙航行学校的制服上衣）正在霍利德放鱼的那个水塘旁胡作非为。他们手里拿着石头和大盐块，往水塘里乱扔。

霍利德丢下格兰杰，拚命向池塘跑去，嘴里狂喊着。那两个孩子正专心致志地玩，没听见他的喊声，所以仍旧往池塘里扔他们一时高兴做出来的手榴弹；上边的玛里厄泽弟弟乐得直叫，对他们的行动表示赞助。这时汤姆·朱兰达在岸边跑了几步，一面往水里扔着盐块，一面用脚破坏霍利德在池塘四周堆起的土堤，然后又往池塘里扔石头。

“滚开！朱兰达！”霍德利怒吼道：“别扔石头！”

那孩子抬起手来，正要往池塘里扔一个砖头大小的盐块，霍利德一把抓住他的肩膀，狠狠一转，盐块便碎成细雨一样的颗粒，纷纷洒在地上；然后霍利德又向哥哥猛扑过去，一脚把他踢开。

水塘已经干了。边上裂开一道深沟，水都经过深沟流入邻近的水塘和洼地了。在水塘当中，石头和盐块中间只剩下一英寸深的水，遍体鳞伤的海狗鱼在里边挣扎着。伤口里流着血，把盐染成了黑紫色。

霍利德朱兰达扑了过去，怒不可遏地摇晃他的肩膀。

“朱兰达！你知道你干的是什么事吗，你……”

霍利德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力气了，于是放开了手，蹒跚地撞到水塘中间，用脚踢开几块石头，站在那里看着脚下的鱼急

剧抽搐。

“对不起，霍利德，”大玛里厄泽在他背后怯生生说，“我们不知道这是你的鱼。”

霍利德冲着那个孩子挥了一下手，然后双手象鞭子一样无力地垂了下来。他气糊涂了，简直不知该如何发泄愤怒和委屈。

汤姆·朱兰达笑了起来，嘴里喊了一些揶揄的话。对于孩子们来说，气氛缓和下来了，他们便转过身去，越过盐丘，朝自己的汽车跑去，同时扯着嗓子狂叫，互相追逐，并且模仿霍利德生气的样子。

格兰杰等他们从身旁过去后，走到水塘中间的坑前；当他看到里边已经没有水时，他的脸抽搐得十分难看。

“霍利德！”他叫了一声：“我们走吧。”

霍利德目不转睛的看着遍体鳞伤的鱼，摇了摇头。

格兰杰走下坡来，同他并肩站在一起。远处传来喇叭声，接着是渐远渐弱的马达声：“比尤克”开走了。

“这些可恶的孩子！”他轻轻地攥住霍利德的胳膊小声说：“原谅他们吧。但这不是世界的末日。”

霍利德弯下腰，伸手去拿鱼，鱼现在已经不动了；周围的泥土也染上了血迹。他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会儿，然后颓然落下来。

“难道在这里什么事也做不成吗？”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格兰杰把鱼仔细地查看了一遍。除了侧面有一处大伤口，头部被打坏以外，整个身子还是完好的。

“把它作成标本不好吗？”格兰杰若有所思地说。

霍利德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两眼盯着格兰杰，脸也抽搐起来。沉默持续了几秒种。然后他怒气冲天地喊起来：

“作标本？你疯了？也许我也得把头填满稻草，去当标本

吧？”

他转过身去，肩膀碰了一下格兰杰，好象没有看见他，便从坑底跳了上来。

地心游记

一 破译羊皮纸

我真的后悔把那答案告诉叔父，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叔父在未知道答案前恐怕还要饿我们几天，在左思右想后还是将那我无意中发现的秘密说了出来，我心存希望地想叔父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去真的做的，可不想……唉！

我的叔父黎登布洛克教授是汉堡约翰学院的教授，讲授矿石学。他是个脾气急躁的人，除非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奇迹，不然他这辈子总是个怪僻的人。他讲课的时候总要发一两次脾气，说老实话，他并不理会他的学生是否按时上课，是否用心听讲，是否学有所成，他讲课完全是凭“主观”，是为了他自己。

不过，叔父倒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虽然他有时动作有点粗鲁而把一些标本搞坏，他却有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石学家的敏锐观察力，用起他的锤子、钻子、磁石、吹管和盐酸瓶子来，他是很在行的。从某一种矿石的裂痕、外壳、硬度、可熔性、响声、臭气和味道，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判定出它在现代科学所发现的 600 种物质中属于哪一类。

他是一个高个子的人，瘦瘦的，非常健康，外表很年轻，50 岁的人看上去只有 40 岁。他的大眼睛不停地在他的大眼镜后面转动，他的鼻子长而且尖，像一把尖刀，顽皮的学生们常说那是一块磁石，可以吸起铁屑。它确是可以吸鼻烟，而且数量很大，这一点不假。

我是个孤儿，由于对地质学非常爱好，又是他的侄子，所以我成了他科学实验的助手。

那天是 1863 年 5 月 24 日，叔父不知从哪弄到一本书，他坐在他那“乌特烈绒”的大靠椅上，津津有味地读了好半天了。

当我知道那书是一个叫斯诺尔·图勒写的，他是 12 世纪著名的冰岛作家，写的是统治冰岛的挪威族诸王的编年史等等，以及书是手抄本，是被叔父称为“奇妙的语言”的冰岛文的原本时，我并没有对此产生出多大的兴趣，稍稍吸引我的倒是那书中突然掉出的一张有些脏的羊皮纸，上面排列着一些看不懂的像咒语似的字体。

“这里一定有个秘密，我一定要把它发现出来！”

不用说，叔父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了，以至从这时起到解开谜底前，他完全忘掉了吃饭是怎么回事儿。

接着，他很快在书第二页的背面发现了看起来好像是一块墨水痕迹的污点。在他那大显微镜的帮助下，他念出了一个名字：

“阿恩·萨克奴姗！”他用胜利的口气喊道，“这是 16 世纪的一位学者，一位著名的炼金术士呢！”

叔父稍作分析后就断定羊皮纸上的字是拉丁文，只是顺序被打乱了，是怎样的规律呢？在横排不对竖排不对断行断句都无法组成完整的意思后，性急的又是急于知道秘密的叔父显然是再也坐不住了，他像一颗子弹似地穿过书房，像雪崩似地下了楼梯，一直冲到街上去，大门在他身后咣咣作响。

女佣说大门被锁上了，她不能上街买菜了。这下可糟了，没有了行动自由，连饭也吃不上了，除非解开那个天晓得的谜底。

我试着去做这道难作的题，因为我想我抵抗不了饥饿的折

磨，当我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排列出几个毫无关联的单词后，就再也没有进展了，132个字母在我的眼前飞舞着，仿佛四周的空中都是些闪耀的银珠。我喘不过气来，我需要空气！我机械地拿起羊皮纸扇了扇风——这样，我发现了解开谜底的钥匙！

震惊，除了震惊再也没有词能描写我当时的心情了。“不能告诉叔父，不然他肯定会去照着做的。”我暗自决定。

叔父回来了，他根本连看也不看我，就坐到他的书桌上去。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动也未动地试图将那些字母的所有组合法都重新做一遍。

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不知疲倦的人还在工作。他的眼睛通红，脸色苍白，头发被焦急的手抓得很乱，颧骨发紫。

真的，我开始可怜他了，我渐渐被怜惜心战胜了，可一转念，我觉得还是不能冒险，虽然我已饿得顶不住了，但我更不想因我把他引上了死亡的道路而后悔。

下午了，叔父戴上了帽子，看样子又要出去。我害怕了。“黎登布洛克叔叔！”我高声叫出来。“如果你从头念，是念不出什么意思来的，不过如果你从后面念起——”

那些拉丁文的意思是这样的：

从斯奈弗·姚可的陷口下去，七月以前斯加丹利斯的影子会落在这个陷口上，勇敢的勘探者，你可以由此抵达地心。我已经到过了。阿恩·萨克奴姗。”

念完以后，叔父突然跳了起来，仿佛触电一般。他两手抱着脑袋，来回移动着椅子，把书都堆积起来，乱扔着宝贵的水晶体。他在这里打一拳，那里拍一下。终于，他的神经安静下来，仿佛一个精疲力竭的人那样倒在椅子上。

“什么时候了，阿克赛？”安静了几分钟，他问道。



“ 三点钟。”

“ 是吗？我饿了。我们吃饭去。然后—— ”

“ 怎么？ ”

“ 然后你给我打行李。”

“ 给你打行李！”我叫道。

“ 也给你自己打。”

到地球中心去？真是疯了！

在佣人准备饭以及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我都在力图维护自己的权力，极力说明想去地心的想法是荒谬的，不现实的，我想我不应该眼睁睁看着叔父冒这个不必要的险。

“ 什么姚可、斯奈弗和斯加丹利斯，我连听也没听说过！”回到书房了，我还在继续我的努力。

“ 你把图书第一室第四个书架上 Z 字部的第三本地图拿给我。”叔父的书实在太多了，现在他叫我拿的是冰岛的一幅地图。

“ 你看这些火山，”叔父用手指着说，“注意它们都叫姚可，意思是冰河。”

“ 看这儿，”叔父继续说，“在纬度 65° 下面一点儿的地方你看见了什么？”

“ 有一个好像一根瘦瘦的骨头似的半岛，尽头像一根巨大的膝盖骨的形状，上面有一座好像伸到海里去的山。”

“ 对，这是斯奈弗，高约 5000 英尺，是岛上最有名的山之一。”

“ 可是陷口里一定充满了燃烧着的熔岩啊！”

“ 如果它是死火山呢？而且聪明的萨克奴姗已谨慎地把严正的教训告诉了我们！斯奈弗有好几个陷口，为了指出通向地心的是哪一个，他说在将近七月——即是六月底的时候，这座

山的一个山峰斯加丹利斯的影子正好是落在那个陷口上。”

“好吧，可只要下去 30 英里，那里的温度已超过 1300 ° 了！”

“你是不是怕被熔化了？”叔父笑道，“只有到了才能知道，在傅利叶之前，人们不是一直相信星球之间空间的温度是在不断地减低吗？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宇宙最冷地区的温度没有超过零下 40 ° 或 50 °。”

“不错，是可能的。”我差不多被说服了。

“当然可能！”叔父越发有信心和兴趣了，“可是不许声张，对于每一点都不许声张，别让任何人比我们先到达地心！”

二 出 发

我也说不清是不是真的被叔叔说服了，可我知道想违背他是不可能的。夜里我梦见许多深渊，我感觉似乎被教授的粗手拖到洼洞和流砂里面，我从无限高的峭壁上跌了下来，仿佛无止境地一直在往下掉……

五点半钟的时候，外面传来车轮转动的声音，一辆大马车将把我和叔父送到火车站。

火车停在海的尽端，在那里我们换乘汽船。又换乘火车后，我们到达哥本哈根。在预付了双倍的船费后，我们被告知星期二早晨七点钟时，我们将随船去想去的冰岛。

这期间，在叔父的“逼迫”下，本来登高头晕的我 5 次登上了哥本哈根西南角的阿马克岛上的一所有 150 个台级的教堂尖顶。

“往下看，你应该学学往下看深陷的地方！”叔父说。

到冰岛的旅途还顺利，只是叔父一直受晕船的折磨。不过

临上岸时，北方一座重迭的尖峰上盖满了积雪的高山使他极其兴奋，“斯奈弗！斯奈弗！”他喊道。

因为有叔父的朋友的介绍，我们到冰岛后受到了市长的热情接待；最关键的，我们遇到了一位十分讨人喜欢和最有帮助的弗立特利克孙先生，他是教自然科学的老师。他不但请我们住在他的家里，而且解答了叔父想知道的问题。

“你们的图书馆啊，”叔父说，“那些差不多空空的书架上只有几本古怪的书！”

“哦，”自然科学老师答，“我们有 8000 卷书，其中有许多是贵重而稀罕的。”

“我不知道你能用什么来证明你这句话。”叔父有片刻的犹豫，因为他的问题牵扯到他的计划，但他还是说了：“你那些书里面，有没有阿恩·萨克奴姗的著作？”

“你指的是那位 16 世纪的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炼金术士和旅行家，是冰岛文学和科学的光荣之一？”

“对，就是他！”

“没有，冰岛或别的地方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阿恩·萨克奴姗当时被当作异教徒处死刑了，他的作品都在哥本哈根被绞刑吏烧光了。”

“那——太好了！”叔父喊起来，把冰岛的教授吓了一跳。

冰岛教授真是太好了，从他那里，叔父不但知道还没有人试过从斯奈弗的陷口进到地心，而且知道那山已有 500 年没喷发了，令叔父大感意外收获的是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位非常合适的向导。

我们的向导叫汉思斯·布杰克，是个非常熟练的猎手。他高高的个子，给人的印象就是体力出众。红色的长发披在他坚

实的肩膀上，举止温柔而沉着，他有一种哲学，那就是不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使他惊奇或忧虑。他将先带我们到斯奈弗半岛的南部、大山山脚的斯丹毕村庄，这大概要七八天的时间，然后继续帮我们搞研究工作，每星期的酬劳是三块钱（约13先令）。

出发前的大部分时间，我不得不为了怎样将那么多的东西放得更合理些而伤脑筋。我们的东西分四组：

仪器包括——

1、一根高达150°的摄氏温度计，这个温度在我看来既太高又太低。如果空气的温度升到150°，我们都死亡了，假若用它去测量高热的水或者熔化的物质，这个限度还嫌不够。

2、一个压缩空气的压力计，用以测量比海面上的大气压力更高的压力，因为我们到地底下的时候，越下去气压就越增加。

3、一个在汉堡的经线上检验过的时辰表。

4、两个罗盘，一个测量倾角，一个测量偏角。

5、一具晚上用的望远镜。

6、两支用路姆考夫线圈制成的电灯。

武器方面——

两支来福枪、两只左轮手枪和相当数量的不怕潮的火棉。叔父对于他的武器和仪器似乎同样重视，尤其对于那些不怕潮的火棉更为小心，因为它的爆炸力要比普通的炸药强得多。

工具方面——

两把十字锹、两把镐、一副400英尺长的丝绳梯子、三块包铁的侧板、一把斧子、一把铁锤、几把螺旋、一些螺钉和几根编得很长的绳索。

干粮的包裹并不大，压缩的猪肉和饼干够吃六个月，唯一

的液体就是杜松子酒——没有水，虽然有水瓶。我向叔父表示即使我们能找到水，其质量和温度恐怕也有问题，但我的忧虑完全被忽视了。

还需要补充的是我们有一只旅行用的药箱，内有几把钝剪刀、护骨板、丝带、绷带、膏药、盛血器（真可怕）、几瓶糊精、纯酒精、铅醋酸盐、乙醚、醋、阿摩尼亚，各种在危险状况下用的药品以及制造路姆考夫线圈的必要化学用品。

叔父还仔细记住要带烟草、火药、火绒和一条系在腰间的皮带，里面有相当多的金子、银子和钞票，还有拿橡皮和柏油做的不透水的皮鞋。

第二天早六点钟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弗立特利克孙先生来送行，并重复着一句话：命运叫我们走哪一条路，我们就走哪一条。

这天多云，正是旅行的好天气。汉恩斯走在前面，步伐迅速、均匀且不会感到疲乏。两匹运行李的小马跟随着他，接下来是叔父和我。

“好马！”叔父赞道，“你看，阿克赛，再没有一种动物比冰岛的马更聪明的了：大雪、风暴，无法通行的路、岩壁、冰河——没有一样可以制止它，它勇敢、镇静而坚毅，从来不会跌跤，也不会忽然来一阵抽筋；如果有河流或峡湾横在面前必须经过，它就毫不踌躇地下水，像个两栖动物似地游泳而过。我们不必为它操心，让它去吧，一天准走 30 英里。”

然而马怎么也不肯过一个只有半英里宽的峡岩，那水很急。我们只好乘汽船。到岸上后我们住在一家有 19 个孩子的农民家里。

6 月 19 日，出现在我们脚下的熔岩几乎长达一英里，熔岩表面的皱纹好像锚链，有时伸展出来，有时蜷缩起来；山谷

间有巨大的瀑布；到处上升着水蒸汽显示了地下的热流。斯奈弗的白色双峰已在云端里出现。

又过了一天，我们到达了山脚下的村庄斯丹毕。这是个由大约 30 间茅屋组成的村庄，建立在熔岩上，经常可以享受到从火山上反射过来的阳光。我们住在牧师家里。临走，牧师和他的那位身材高大的泼妇和我们道别的方式是递上一张什么也不可能漏掉的庞大的帐单。

向导雇了三个冰岛人代替马往山上搬我们的东西，当然那三人只到陷口的底部就回家了。他还准备了一只装水的皮袋，加上我们的水瓶，足够我们喝一个星期的。

爬山是很辛苦的。人站在山中很容易产生错觉，看似近在咫尺的雪峰，其实还离着“十万八千里”。山上的小石子既不跟泥土也不跟野草附在一起，而是在我们脚下不断地掉下去，以山上雪崩的速度冲落到下面的草原上。

叔父一直尽量靠近我，从来不让我跑到他的视线以外，他的手臂好几次给了我有力的支持。至于他自己，显然有一种平衡的天赋，因为他从来没有摔倒过。

在晚上 11 点最暗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斯奈弗的山顶。虽然是 5000 英尺的高度，但我睡得特别熟，甚至没有做梦。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们几乎被那凛冽的风吹僵了。可一看到只有在这样的大山峰上才能看到的美丽景色，又使我心醉神迷：四处相连的深邃的山谷、峭壁就像刚刚掘出来的井，湖像池塘、小河宛似溪流，那无穷无尽的、起伏的山峦以及东一点西一点像泡沫似的雪，使我想起波涛汹涌的海面。

汉恩斯告诉我们冰岛人管这个山峰叫斯加丹利斯。叔父胜利地看了我一眼，说：

“到陷口去！”



斯奈弗的陷口是个倒着的空圆锥，开口处的直径长约一英尺半。我偶然想起大口径的短枪，这种想法使我毛骨悚然。“走进枪的口径，”我想，“如果它正好装着子弹，那么稍微一碰，我们就会被打出来，这简直是疯子的行为！”

总算没有遭到意外，全程只掉了一捆绳子。在中午时我们到达了陷口的底部。三条小道出现在我们面前。叔父喘着气，从一条小道到另一条小道，口里自言自语。

突然，“阿克赛，过来，过来！”叔父叫道。

我跑过去，顺着他指的方向，发现了一块花岗石上的木板上写着那倒霉的名字——

阿恩·萨克奴姗！

现在，叔父等的是阳光的影子。

可是一直是阴天。我不想描述教授那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他一句话也不说，视线永远对着天空。如果等不到阳光的影子，那我们的计划要推延到下一年了。

老天他往往把大乐和大悲交集在一起。6月28日，大量的阳光照耀着陷口的每一个小丘陵、每一块岩石、每一块石头，所有的东西都分享着和蔼的阳光，而且立刻把影子投射在大地上，当影子最短的时候，它柔和地照耀的是中间的小道。

“那儿！通向地球中心的路！”叔父嚷着。

这时正是下午一点十三分。

三 真正的旅程

现在我仍然可以决定到底是参加这次旅行还是拒绝这次尝试。然而在向导面前退回去，我会是很惭愧的。汉恩斯能这样镇静、这样毫不在乎、这样不顾危险地接受这项冒险的旅行，

当想起我不如他勇敢时，我的脸也红了。

这个喷烟口的口径有 100 英尺，圆周有 300 英尺长。真是无底洞！不过几乎笔直的岩壁上也有许多突出的部分，可以当作立足点；如果说不需要梯子，那扶手是无论如何要找的。叔父解决了这个困难。他解开那捆大拇指粗的 400 英尺长的绳子，先放下一半，在一块坚硬而突出的熔岩上绕了一圈，然后再放下另外一半。我们下降 200 英尺后收绳子，如此反复。

叔父将易碎的东西分成三包，一人一包，汉恩斯是工具和部分粮食，我是一部分粮食和枪，叔父自己是剩下的粮食和精密仪器。衣服、绳索、梯子被汉恩斯捆在一起，干脆地向着无底洞掷了下去。

绳子被重复运用着，半小时我们可以下降 200 英尺。

我不知道我这位如此热爱地质学的叔父在下降的时候是否还想研究一下周围土地的性质。反正我管它是新地层、古地层，铅质的、沙质的……一概不感兴趣。教授显然在观察，因为稍事休息时他对我说：

“我越向前走越有信心了。我们是在最原始的地层上，这里发生过燃烧的金属和空气、水接触而产生的化学变化。我完全不同意关于地心热的说法。”

到达那个垂直的喷烟口底面时，我们下降了 2800 英尺，用时十个半小时。

当时还有一点光亮。我们打开粮食口袋吃了点东西，吃完以后就在石头和熔岩块组成的床上睡下。

我仰面睡着，往上一看，只见这长达近 3000 英尺的仿佛是个巨大的望远镜的管子的末端，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那是一颗星。

早晨八点钟醒来，只见一道阳光被上面熔岩壁上的成千个

小平面反射下来。借着这亮光，我们找到了昨天扔下的包裹。我们吃了一部分饼干、肉，喝了几口含有少许杜松子酒的水。

叔父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做了这样一个记录：

星期一 6 月 29 日

时辰表：早晨 8 点 17 分

气压计：73.9 厘米

温度计：六度

方向：东南偏东

“现在，阿克赛，我们的旅行真正开始了！”叔父兴奋地说。

说完，他一手拿起挂在脖子上的路姆考夫电线，另一只手把它接在灯丝上，一道很亮的光划破了坑道的黑暗。

汉恩斯拿起了另一根路姆考夫电线。这个巧妙的玩意儿使我们能长久地在人造的光亮中行走，即使周围是些最不能发光的气体。

我们的全部困难就在于不能在大约 45° 的斜坡上很快地滑下来，幸亏有些凹凸不平的岩石可以让我们当作台阶，我们不得不继续把行李挂在一根长绳子的上面滑下去。

形成我们脚下的台阶的东西就是熔岩壁上的钟乳石，有些多孔的熔岩形成了又小又圆的气泡，不透明的石英结晶夹杂着一些比较小而透明的石英结晶悬挂在顶上，仿佛很多灯架，我们走过的时候，这些结晶体似乎也在发光。可以说，这里的妖怪为了迎接来自地面上的客人，正在照亮他们的皇宫。

“太好了！”我不由得喊道，“多好看啊，叔父！看这些从红棕色慢慢地变成浅黄色的熔岩，以及像透明的圆珠似的水晶石，多美啊！”

“啊，阿克赛！”叔父回答，“你说这好看，我希望我们将

能见到更好看的東西。往前走！往前走！”

走了两个小时，温度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只增加了 4° 。这使我感到我们与其说是在往下走，还不如说是在往前走。

有一件事使我很担忧：我们的水差不多用了一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地下泉源。

“没有泉源就使你怕了吗？别着急，我们会找到水的，比我们想要的更多。泉流怎么能从现在的岩壁里飞出来呢？”叔父说。

“可是看样子熔岩还长着呢，我们还没下降多深啊！”我还是担心。

“你知道我们下降了多少了？”

“如果按 120 英尺上升一度算，我们温度计现在增加了 9° ，那么我们该下降了 1125 英尺。”

“而按照我的仪器，”叔父毫不怀疑自己仪器上的数据，“我们已经到达了海面以下 10000 英尺的地方。”

按理，此时温度应该是 81° ，而温度计上只有 15° ，这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6月 30 日早上 6 点钟，我们又开始下降。仍然随着熔岩的坑道下去。一直到 12 点 17 分，我和叔父才追上了已经停住的汉恩斯。

我们已经到了坑道的尽头了！

面前是两条路，都是既暗又窄，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你决定该选择哪一条，完全是碰运气。

我们按叔父指的一条走进去。

这条新坑道的倾斜率很小，它的各部分都很不同，有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连串拱门，仿佛哥特式教堂的走廊，中世纪的建筑师可能在这里研究过各种形式的尖顶式建筑。再往前一

英里，我们不得不在一个罗马式低圆顶下面低着头前进。

当时的温度还不是令人不能忍耐。我不由得想象这些熔岩沿着目前很静的路从斯奈弗喷出来时的景象；我也想象这股汹涌的熔岩流在坑道的四角爆发出来的情景；还有在这狭窄的空间内高热蒸汽的压力！

“如果现在这座古老的火山，”我想，“在经过这么长时期的静止状态之后，再开一次玩笑，那会怎么样呢？”

我不会把这些空想告诉黎登布洛克叔父——他是不会理解的。他唯一的念头就是继续走下去、滑下去，在那光滑的路上翻着滚着前进，脑子里充满一种任何人都不得不钦佩的信念。

我们睡的条件很简单：每个人裹着旅行毯，蜷起身子。我们用不着怕冷或者干扰。非洲荒地或新世界森林中的旅行者在夜间一定要轮流值班，这里却是绝对清静安全——用不着怕野兽或野蛮人。

早晨醒来，觉得精神清爽，也很舒服，我们重新开始旅行，还是像以前那样，随着熔岩坑道下去。不过这次并不是往下，完全是沿着地平面前进，在我看来我们还稍微上升了一些。

由于往上走越来越使人感到疲乏，我就想着这条路重新把我带回地面多好。

中午以后，熔岩壁的性质改变了。我注意到它们不再明亮地反射出我们的灯光。它不再有一层熔岩，岩石也渐渐倾斜，而且岩床也经常是直立的。目前我们正处于过渡时期——志留利亚时期。

当我快走满 100 码的时候，终于得到了不容置疑的证明——在志留利亚时代，河水中包含 1500 种以上的植物和动物。我的两只已经习惯于硬熔岩的脚，现在扬起了一阵由遗留下来的植物和兽皮组成的灰土。我在岩壁上清楚地看到海带和石松

的痕迹；教授一定认识它们的，可是我相信他闭上了眼睛，不去看它们——无论如何他正迈着均匀的步伐前进着。

他未免太固执了一些，我再也不能忍耐。我拾起一块保持得很完善的、和目前土鳖相仿的兽皮，然后转向叔父说道：“你看！”

“好吧，”他冷冷地说，“这是古代节足动物中一种已经灭绝了的甲壳动物的皮，不过如此而已。”

“可是你不能推想一下——”

“你推想到什么？我也推想过。我们已经离开了花岗石和熔岩流。我可能已经错了，可是等我们到达这条坑道尽头的时候，我会明白的。”

“对，叔父，如果我们没有受到一直在增加的危险的威胁，我一定很同意。”

“什么危险！”

“缺水。”

“那么，我们要实行配给了，阿克赛。”

四 渴！

的确我们需要实行配给了。我们的存水只够三天饮用，而且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希望在这志留利亚的河底找到泉源。

星期五，由于口渴而感到困苦，挨过了一夜以后，我们这一伙人又赶紧进发。十小时以后，我观察到岩壁上的反射已经大大减少。大理石、片麻岩、石灰石和沙石都被一种暗淡无光的东西所代替。

在坑道很狭窄的某一块地方，我身靠着岩壁，我见到我的手已经变得很黑。我更仔细地环顾了一周，我的周围全是煤！

“这是煤矿！”我嚷着。

“我知道，”叔父简短地说，“我肯定煤矿中这条坑道不是人们开出来的。可是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吃晚饭吧。”

汉恩斯准备了一些食物。我吃的极少，喝了配给我的少量的水。向导的水瓶中只剩下一半水了。

晚饭以后，他们两个把自己裹在毯子里，以睡眠来恢复疲乏。我可睡不着，数着钟点直到天亮。

星期六早晨6点钟，我们又出发了。我们一直在煤层上穿行，直到傍晚，由于一路地面上的障碍，叔父变得越来越焦急。这时候周围越来越黑暗，没有办法估计坑道的长度。我开始在想这条坑道可能没有底。忽然在下午6点钟，出人意料地一垛岩壁出现在我们面前，左右上下都没有开口。我们已经到达了一条死胡同的尽头。

“那更好！”叔父喊道，“我知道现在我是在哪里了。我们并不是在萨克奴姗的路上，只好回去。我们休息一夜，三天以内回到上次那两条路分岔的地方。”

“好吧，只要我们有力气！”我说。

“为什么没有？”

“因为明天就没有水了。”

“难道连我们的勇气也没有了吗？”叔父严厉地问道。

只好回去，我不愿拿我们退回去时的苦楚来烦扰你们。叔父以一个犯了错误的人的愤怒来对待这些苦楚；汉恩斯镇静地顺从着；我自己呢，应该承认我一直埋怨和失望，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压制我的心情。

真的没有水了，我们只剩下杜松子酒，这种烈性的液体可以烧人的喉咙，因此我连看也不想看它。我觉得热气使人窒息，简直累得要倒下来了。我不止一次地真正地失去了知觉。

于是，叔父和那位冰岛人停下来，尽量安慰我，给我打气。可是我注意到叔父也真正受到了疲乏和口渴的煎熬。

在7月7日，我用手和膝盖匍匐而行，终于半死不活地到达了坑道分岔的地方。我像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向前跌倒在熔岩地上。

汉恩斯和叔父背靠着岩壁，一点一点地咬着吃一些饼干。我那肿胀的嘴唇发出不断的呻吟，已经不省人事。

一会儿以后，叔父来到我身边，用双臂把我抱了起来，带着真正怜悯的语气说：“可怜的孩子！”然后出人意料地拿起挂在水壶旁边的水壶，“喝吧。”他重复地说，举起水壶，把里面最后一口水倒进我的嘴里。

哦！无比的愉快！一口水就解除了我那燃烧着的干渴，一口水就足以把我的生命从鬼门关拉回来。我捏紧了手，谢谢叔父。

“亲爱的孩子，我知道你到达交岔口的时候就要倒下来，所以把最后一口水留下来救你。”

“好吧，”我说，“现在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回去。”

叔父低着头不看我，尽量避免和我的眼光接触。

“必须回去，回到斯奈弗去。愿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回到火山口！”我大声说。

“我刚刚看到成功的可能，决不回去！”这是叔父的声音。

“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找死？”

“阿克赛，不！你回去吧，我不愿意让你死。你和汉恩斯一同回去，我还要走下去。”

叔父说话时十分激动，他的声音刚开始是温柔的，可现在又恢复了严厉。他是在对一件不可能的事发蛮劲！我不忍把他丢弃在这个深渊里，虽然我的自我保存之心占着上风。

“我们唯一的困难就是缺少水。我正在观察坑道的来龙去脉，不久我们会到花岗岩的内部，在那儿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泉源。哥伦布要求他的随从再坚持三天，他们都答应了，虽然他们有病而且感到害怕——最后他发现了新世界。我是这些地下区域的哥伦布，而我只要你们再忍耐一天。如果一天以后还是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水，我向你起誓一定回到地面上去。”

我被叔父的诺言感动了。“好吧，”我喊道，“希望上帝能报答你这个超人以力量。咱们出发吧！”

我们又开始下降了——这次是从新的坑道下去。

当地球逐渐冷却的时候，它的体积缩小，因而地壳产生了裂缝和凹地。我们现在行走着的这条坑道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条原始坑道的千百个转折形成了一座困人的迷宫。矿物学家从来没有如此幸运地在这里研究自然，奇妙的地质勘探器所无法带到地面上来的东西，我们却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那一片片美丽的、绿色的片麻岩，横夹着曲曲折折的一条条发光的金属——铜、镁、白金或金子。不管人类如何贪婪，也休想找到埋藏在地球内部的这些财富。这宝库，由于地球在古代所发生的变动而被埋得这么深，无论是锄头或是镐，都没法把它们挖出来。

我们追随着一层一层的片麻岩向前走去，这些片麻岩几乎像水成岩，岩床上整齐而平行；接着是夹在片麻岩里的平平的薄片云母在闪闪发光。灯光被大批岩石的小平面反射出来，彼此向各个方向折射，直到最后仿佛只看见一个人在中空的金刚钻里面前进着。

快到傍晚 6 点钟的时候，这个“光”的亮度显然已经减弱，岩壁虽然还是水晶的，却已经黯淡无光了。长石以及石英和云母在一起出现，表示我们已经到达了岩石中最老最硬的岩石层，

这种岩石承受着其他岩石的重量，我们简直是被禁闭在花岗石的大监狱里面。

现在已是8点钟了，还是没有水。我实在痛苦极了。叔父走在前面不肯停下，一心想听到溪流的潺潺声——但他没有听到。

我的四肢已经无法支持了。为了不耽搁叔父，我只好忍受着苦楚。可是终于，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只喊出“救命！”就倒了下来。

叔父转回身。他交叉着双臂，一面注视着我，一面咕哝着说：“这就完了！”他作了一个可怕的愤怒的手势，然后我的眼睛闭上了。

当我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我的两个同伴一动不动地裹在被窝里。我难过极了，刚才叔父说的“这就完了！”又在我耳边响起，真的，一切都完了，我这种样子，要想回到地面上去恐怕是不可能了。

地壳有四英里半厚！这一大块东西就好像压在我身上似的，我感到沉重极了，透不过气来，费了好大劲，我才在石床上翻了一个身。

几小时过去了，尽管静得可怕，我还是不能入睡。就在我朦胧欲睡时，我好像听见一点儿声音。地洞里一片漆黑，我使劲看，隐隐约约看见那位冰岛人拿着一盏灯，走掉了。

他把我们丢下了吗？叔父睡着了。我想喊出来：“汉恩斯丢下我们了！汉恩斯！汉恩斯！”可是发不出声音来。我无声地叫喊着，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听得见。

然而当第一阵恐惧过去以后，我感到有点惭愧，我不应该怀疑这位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的人。他并没有往坑道上面爬，而是在向下走。如果他有什么坏企图的话，他应该往

上走的。这个想法消除了我的疑惧，然后我开始想这位镇静而顺从的汉恩斯为什么要从他的安睡中爬起来：他是不是即将有所发现？在这安静的夜里，他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我所没有听到的细微的声音？

五 得 救

大约有一小时，我一直在精神错乱地想象着这位沉默寡言的向导的一切可能的动机。最后听到下面发出来的一阵脚步声——汉恩斯又上来了。他那摇曳不定的灯光先照在岩壁上，然后从走廊的出口处射出来。汉恩斯走到叔父身边，轻轻地摇醒他。叔父坐了起来。

“水！”向导说。

那里？就在下面！我明白了，我捏紧了向导的手，他也静静地注视着我。

我来了精神，立即和他们起身出发。一小时后，我们横越了 6000 英尺，下降了 2000 英尺。

我清楚地听到一种声音，像远处隆隆的雷声，可走了半个小时了，还是不见泉水。我又开始悲观了。这时，叔父说明了声音的来源：

“汉恩斯没搞错，这是洪流的声音。毫无疑问，我们附近就有地下河流。”

我们赶紧往前跑。刚才还在头上的洪流，现在已经是在左面岩壁的后面咆哮奔腾。我不断地用手摸着岩石，希望碰到一些水气，可是碰不到。

过了一会，汉恩斯凭着直觉，停在了看来是洪流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我靠着岩壁，听到大约两英尺外，泉水急流着，

可是被一垛花岗岩壁隔开了！汉恩斯看着我的时候，仿佛他的嘴角有一丝微笑。

当我看见他举起镐来刨岩石的时候，我完全明白并喝起彩来：

“好样的，汉恩斯！得救了！”

“好小子，我们是想不出这种主意的！”叔父说得很直率。这种举动其实很危险，它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岩崩，或是洪流从岩石里突然冲击出来把我们卷走。可是我们目前的处境，岩崩和洪流并不是最可怕的。我们实在太渴了，我们需要水！

向导镇静而缓慢地不断地用镐对准岩石凿着，若是叔父或我，准会一下子劈开这岩壁的。一条大约六英寸阔的小缝出现了，洪流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幻想着嘴唇上已沾满了滋润的泉水。

一小时后，当叔父情不自禁地拿起镐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嘶嘶的声音。接着，裂口里猛地喷出一股水，射到对面的岩壁上。

汉恩斯几乎被射中，他叫了一声。当我把手伸进喷水口的时候，我才明白——我也大叫一声——水是滚烫的！

“100°的水！”我嚷道。

“嗯，它会冷下来的。”叔父回答。

不久我们喝上了第一口水。多幸福啊！什么水？从哪来？不管它，反正是水。它将我们即将消失的生命又救了回来。我不停地喝着，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其实水里有铁，叔父说对我们很有利。他还建议给泉水起个名字，“汉恩斯小溪”，我脱口而出。汉恩斯并不推辞，他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呆在角落里。

我们在装满了水壶和所有的水瓶后，想把泉水堵住，但水

是烫的，压力也大，后来又发现一个更有利于我们的办法：就让水流，除了供给我们，还可以引导我们下面所走的路。

又一天早晨，我吃完早饭，又喝了很可口的含有铁质的水，觉得很愉快，想走得更远些。有我叔父这样充满信心的人，又有一个像汉恩斯那样机灵的向导以及像我这样“坚定”的侄子，怎么会不成功呢？这个美好的想法钻进了我的脑子。如果有人建议回到斯奈弗的山顶上去，那我一定会生气的。

曲折的花岗石走廊里有着各种出人意料的角落，但它总的方面一直是向着东南。叔父一直没有忘记观察罗盘，注意着我们行程的方向。

这条坑道几乎完全是平行的，每六英尺只有二英寸的倾斜率。泉水静静地流着；我把泉水当作熟悉的神仙，引导着我们穿过地球的迷宫。我伸手摸摸又柔和又温暖的泉水，一面倾听着它那陪伴着我们步伐的歌声。

叔父一直在咒骂斜坡的倾斜率过于微小，并且等待着笔直的坑道。然而我们不能选择，如果我们正在接近地心，不管怎么慢，总是好的。

7月10日星期五晚上，据我计算，我们是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东南90英里的地方，是在地下七英里半。这时我们脚下出现了一个形状可怕的坑道，其陡峭的程度使叔父拍手称快。

“现在继续下降，岩石突出的地方可以当作很规则的梯子！”叔父喊道。

7月6日和7日，我们随着断层的螺旋形前进，穿入地壳6英里。这时我们可能是在海拔下面15英里。然而在8日，断层的倾斜率又和缓得多，向东南以45°角斜去。

15日，我们已在地下21英里，同时又是在斯奈弗下面150

英里。虽然有些累，我们的身体却很好，药箱没有动过。

星期日早晨醒来，我不像往常那样必须准备马上出发了。即使在这么深的地方，放假一天还是很愉快的。此外，我已习惯于穴居生活，简直不再想起太阳、星斗、月亮、树木、房子、小镇和我们从前生活中认为必要的奢侈品。过着这种古老原始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关心那些不必要的了不起的东西了。

早饭以后，教授花了几小时忙着整理日记。

“首先，”他说，“我要计算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回来的时候，我要为我们的旅行画一张地图，这是一张世界纵断面的地图，同时把我们的行程也注在上面。”

“这一定非常有趣，叔叔，不过您的观察能不能达到一个相当准确的程度呢？”

“能。所有的角度和坡度我都仔细地记下来了。我有把握不会算错的。先看看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把罗盘拿来，看看是什么方向。”

我仔细看了一下，回答：“东南偏东。”

“好吧！”教授一面说，一面记下这个方向，立刻很快地计算了一下，“我们出发后已经走了 255 英里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大西洋的下面旅行？”

“一点儿不错。”

“也许这时大西洋里正发生着一场暴风雨，我们的头顶正有船只在风浪中摇晃。”我遐想着。

“我们继续算吧。我们现在大概在地下 48 英里。”

“48 英里？地壳的限度！”我叫起来。

“我敢说这是可能的。”

“按照温度上升的规律，这里一定已有 1500 ！”

“是的，我的孩子！”

“那所有的花岗石应是熔化的。”

“不过你看花岗石并没有熔化，事实推翻了理论。”

“我不得不同意，不过我确实很惊讶。”

“看看温度表是多少度？”

“27度6。”

“所以科学家算错了1472度4！那种越下去温度越上升的说法是错误的。”

我没再说什么，不过我仍旧相信有地心热，尽管我还没有感觉到。我想是不是这座死火山的喷道被一层不能熔化的岩质包围着，所以热度传不到这里来？

“叔叔，我同意您的计算是正确的，不过请允许我作出一项推论。”

“快作吧，我的孩子。”

“在冰岛的纬度上，地球的半径大约是4749英里，对不对？”

“4750英里。”

“给它一个整数，就算4800英里。我们已经走了48英里，也就是1/100？”

“正如你所说的。”

“跑了20天？”

“正好20天。”

“这样我们需要2000天也就是说五年半才能到达地心？！”
教授没有说话。

“此外，如果我们每往前走250英里同时也就下降40英里，我们还是需要好久才能到达地心！”

“你这计算真讨厌！”叔父生气地说，“情况会改变的。别人已经做了，如果他能成功，我也能成功。”

“我希望如此，可是到底我能被允许——”

“你能被允许不开口，不说无聊话，阿克赛。”他挥了挥手，接着问：“现在液体压力计上指着哪里？”

“压力相当大。”

“好吧，你看我们已经慢慢到达这个地步，但并不觉得不方便。”

“我的耳朵觉得有些痛。”

“就会好的。迅速地深呼吸，使你肺里的压力和外界的压力相等。”

“是的，那当然。你有没有注意到听得很清楚？”

“是的，这样可以使聋子也能听到。”

“这密度一定会越来越大吧？”

“是的，根据一条还不十分肯定的规律，它会越来越大的。我们越往下，重量会越来越小，你知道，物体在地球表面的时候，它的重量最大，到了地球中心，就没有重量了。”

“这我知道。可是由于压力增加了，最后空气的密度会和水的密度相等？”

“当然，只要在710个大气压力下，它就会跟水的密度一样了。”

“那么我们怎么下去呢？我们要浮起来了！”

“我们可以把石子放在口袋里。”

我不敢再假设下去了，因为我一定会再碰到一些使教授生气的问题。

不过很明显，空气在几千个大气压力下时候，一定会变成固体，那时候即使我们的身体能吃得消，也无法再往前走而只能停住了。这时候世界上一切推理都谈不上了。

不过我没有把这一点说出来，叔父一定又会把他的那位不

朽的萨克奴姗提出来反驳我的。其实他举出这位前人是毫无意义的，用一件很简单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位冰岛学者的旅行根本不是事实：16 世纪时，还没有发明气压计，也没有发明压力计，萨克奴姗怎么能断定他到达了地球中心呢？

六 剩我一个人

应该承认一切事情还算顺利，我实在不应该再抱怨了。如果我们不再遇到更大的困难，那么我们会达到目的的。那时候将会得到多大的荣誉啊！我的看法开始和黎登布洛克教授一致了。真的，这个变化是不是跟我所处的奇怪的环境有关？也许是。

有好几天，陡峭的斜坡有时直得可怕。在这些可怕的下降过程中，汉恩斯的技巧和他一直动脑筋想出来的绝妙的办法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的确，如果没有他，我们绝不会走过这些斜坡。

然而他一天天地变得更加沉默了。我甚至觉得我们也被感染了。外界的事物对我们的头脑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有一堵墙把我们和外界隔绝了的话，人慢慢就会变得没有思想，也不会讲话了。有很多囚犯由于长久不运用思想，即使没变成疯子，也成了傻子。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

8 月 7 日，我们不停地下降后，终于来到了地下 90 英里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我们头顶上，有着 90 英里高的岩石、海洋、大陆和城市。我们离开冰岛已经有 600 英里了。

这一天，下面的斜坡相当缓和。我走在前面。叔父提着一盏路姆考夫灯，我也提了一盏。我检查着花岗石的性质。等我

转身的时候，忽然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想一定是我走得太快了，或者是叔父和汉恩斯在什么地方停了下来。我开始往回走，走了一刻钟，看看没有人，我大声地喊，没人回答，我的声音在山洞的回声中消失了。

我开始感到着急，浑身一阵战栗。

“我一定要镇静，”我大声对自己说，“我一定能找到他们——只有一条路，而且我是在前面。我还得回去。”

又走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的声音。是不是他们跑到我的前面去了？这样想着，我又折回来向前跑。

“在这个迷宫里，我有一位向导，它就是一根不会断的线——汉恩斯小溪，只要顺着它走，一定能找到我的伙伴。”我提醒着自己。我又决定向回走，顺着泉水走。回去前，我想洗一下脸。于是我蹲下身来……

我看见的只有干的沙土，小溪不见了！你能够想象出我那时的恐惧吗？

我无法描写出我的失望，人类的语言中简直没有一个字可以形容。我被活埋了，即将受着饥渴的煎熬死去。

我是怎样离开“汉恩斯小溪”的呢？他们在哪里呢？我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我绞尽了脑汁想找出一条出路来，但我的处境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我走失了。

是的，走失了。在这深不可测的地底下走失了。这 90 英里厚的地层沉重地压在我的肩膀上，我觉得快被压死了。

我企图回想一些地面上的事，我费了很大劲才做到这一点：汉堡、叔父的房子和我青梅竹马的女孩格劳班……我的面前也出现了一幅幅旅行中的经历：渡海、冰岛、弗立特利克孙先生、斯奈弗！我心想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还存着一线希望，那我准是疯了，一个神智清楚的人应该感到绝望！

“啊！叔叔！”我绝望地喊着。

我说不出责备他的话，因为我知道这个不幸的老人一定也在寻找我，他一定感到非常难过。

当我看到我不可能得到任何人为的帮助，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时候，我想到了上帝。我回忆起我的童年和我的母亲。我开始祈祷，我那么晚才想到求助于上帝，他可能要怪我。然而我还是虔诚地祈求着。从祈祷中，我的情绪变得比较镇静，比较能够聪明地回想一下我的处境：

我还有够三天的粮食，水壶是满的。

我不能一个人在这儿呆下去，但是我应该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呢？

当然应该折回去往上走！永远往上走！这样我可以回到注定我命运的十字路口，那里有泉水的引导，我也许可以重新回到斯奈弗的山顶。对，最重要的是寻找“汉恩斯小溪”。

我站起身来，倚仗着我那根包铁的棍子，开始抱着希望并且毫不犹豫地往回走，我也知道没有别的什么路可以选择。前半小时并没有什么障碍，我想从坑道的形状、某些突出的岩石和地面的凹凸来认路。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记号。相反地，我很快看出了这条路不能带我回到原路：这是一条死路，我的前面出现了一道无法越过的岩壁。我跌倒在石头上了。

就在这个痛苦的时刻，我的灯摔坏了！我没有修理的工具，眼见着那亮度越来越小，直到最后我被孤伶伶地扔在黑暗的地球里。

在地面上，即使是最黑的夜里，也不是一点点光亮也没有的，人的眼睛还是能感觉到。但是这儿却一点点光都没有，我是完全变成绝望的瞎子了。

我要逃出去。我加紧了脚步，在这困人的迷宫里一直往下

走，好像一个穴居人似的，我奔跑起来，叫着，喊着，吼着，被尖硬的岩石撞伤，摔倒又爬起来，流着血，直想把头撞在某些障碍物上死去！

我这样发疯似地跑着，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几小时以后，我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就像死人似地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当我恢复了知觉，发现我的脸上被泪水沾湿了。我说不出我昏迷了多久——我没有办法知道。世界上没有像我这样孤独寂寞的！

我流了很多血，浑身都是血。我不愿再想了，我把一切念头都驱逐出我的脑海。疼痛使我难以忍受，我滚到了对面的岩壁旁边。我觉得好像又昏过去了——这一次大概没有苏醒——此时一个很响的声音在我耳边掠过，仿佛是一阵闷雷。它的声波慢慢地在这深渊的远处消失了。

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地底下发生了什么变化，是某种气体的爆炸或者某一部分地层坍塌了。

我仍旧倾听着，想听听刚才的声音会不会再响起来。一刻钟过去了，没有再听到什么声音。

我把耳朵贴近我靠着的岩石，我好像听到几个字的声音——模糊、不清、遥远。我浑身颤抖了一下，想道：“这是幻觉！”然而不——仔细听，我的确听到喃喃的声音。但是我的神经太衰弱了，听不清说的什么话。

我忽然又担心这是不是我自己说话的回声。也许刚才我叫喊过而我自己不知道？

我又把耳朵贴到岩壁上边仔细听，我听到低低的几个字，其中一个字就是“迷失了”，说话的语调很哀伤。

是叔父和汉恩斯吗？“救命啊！”我使尽了一切力气喊着，

“救命啊！”

我倾听着，在黑暗中等待着一句回答，一声呼喊或一声叹息，然而什么也没有听见。

我不甘心，继续听，找到了能听到最响的声音的地方。“迷失了”又传到我的耳朵。我发现声音并不是通过岩壁传过来的，而是从坑道传过来的——通过某种特别的传音效果。

当我清楚地听到我的名字，我确信是叔父在叫我无疑了。我也明白了要沿着坑道说话，它会像铁丝传电那样把我的声音传过去。然而我一点儿也不能浪费时间，如果他们离开了那块特别的地方，那就不能传音了。

“黎登布洛克叔叔！”我大声喊着，焦急地等回音。不断增加着的空气密度不能加快声音的速度，只能增加它的强度。几秒钟的时间对于我来说犹如几世纪，终于——

“阿克赛，阿克赛，是你吗？”……

“是的，是的。”……

“可怜的孩子，你在哪儿呀？”……

“就在这极黑的地方！”……

“你的灯呢？”……

“灭了。”……

“泉水呢？”……

“不见了。”……

“阿克赛，我可怜的、亲爱的孩子，别灰心！振作起来！我为你掉了不少眼泪，我的孩子。我还开枪作为信号。可别失望，阿克赛。”……

一线希望又回到我的心里。

“叔叔，我们距离多远？”……

后来我们是用表计算说话的传递时间来推算距离的，一秒



钟传 1020 英尺，我们算出相距四英里。

“可是我要不要上去或下去？”……我问。

“下去。我们中间有很多走廊，你现在呆着的那一条肯定能把你带到我们这里。站起来走，不要因为你要走到最后才找到我们而害怕。走吧，孩子，走！”……

叔叔的话给了我力量。下降的坑道很陡峭，我拖着脚走，或者滑下去，最后我发现自己以可怕的速度前进着，我已经没办法缓和我的速度，我再也没力气了。忽然我脚下的地裂开了，我感到自己从笔直的坑道里跌下去，头撞在尖硬的岩石上，失去了知觉。

当我苏醒的时候，发现周围半明半暗，我正躺在厚毯子上。叔父注视着我的脸，捏着我的手。

“亲爱的孩子，你得救了！”他叫道，用手臂抱紧了我。他说话的语气以及表示的关怀使我深深感动，一定要有这样的情况才能引起他真正的体贴。汉恩斯在一旁满意地看着我。

“我们是在哪？”

“明天再说，阿克赛，你太虚弱了，你的头上包上了绷带，不要动它，好好睡吧，孩子，明天你会知道一切的。”

“至少我能知道是几点了，几号了？”

“晚上 11 点，8 月 9 日，星期日，10 号前你不要提问题了。”

我的身体的确非常虚弱，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去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向四周看看。我那用旅行毯子铺成的床就设在可爱的山洞里，山洞装饰着钟乳石，洞底平铺着一层细砂。虽然这里没有灯没有火把，但仍然是半明半暗；几道奇特的光亮看来似乎是从上面穿过狭隘的洞口射进山洞的，我

还听到萧萧的风声和浪涛的撞击声。

我们是不是回到了地面？叔父是不是放弃了这次的远行，或是已经完成了全部行程后回去了？我怀疑自己究竟真醒了，还是在继续作梦——可能是我头部的创伤使我特别会瞎想。

“早，阿克赛！”叔叔进来了，高兴地说，“我准备为了你是否好了些而打赌呢！”

“我觉得已经好了。你要是不信，我可以大吃一顿向您证明。”我说。

“你可以吃东西。汉恩斯给你涂了些冰岛药，你的伤很快就会好的，现在烧已退了，他真是个好受的家伙。”

叔父一再警告我，可我还是把东西吃得狼吞虎咽。我急于知道现在的情况。

“你能活下来真是怪事！愿上帝保佑，让我们别再分开了。”叔父说我是同好多石子一起滚落的，我流了好多血。

“让我们别再分开？我们的旅行没有结束？我们还没回到地面？”我一口气地问。

“当然没有。”

“那么我一定是真的疯了，因为我好像见到了阳光，听到了风声和波浪澎湃的声音！”

“我不能解释，这无法解释。可是你一定会明白的，你也会同意地质科学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让我出去看看！”我叫着，一下子站起来。

“不行，你不能吹风！”

“风？”

“是的，风相当大。你不能这样出去。”

“可是我真的完全好了。”

“再忍耐一下，如果病复发就浪费时间了，因为要渡过去

是个很长的过程。”

“渡过去？”

“是的。今天完全休息，明天我们就要坐船了。”

“坐船？太好了！这是一条河还是一个湖？或者是一个海？还有船？”

我的好奇心很强，叔父感到阻止我的好奇心比放纵它更坏，所以他让我穿上衣服。我又裹了毯子，离开洞穴。

起先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的眼睛由于不习惯于光亮，自动地闭上了。当我又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又惊又喜地喊道：“海！”

七 “地中海”航行

这一大片被叔父称为“黎登布洛克海”的水正是大湖或大海的起点，它一望无际。起伏曲折的海岸把优美的、金黄色的沙滩送给了澎湃的波浪，沙滩上全是原始生物的小贝壳。波浪的互相撞击发出了四周都被围住的空间所特有的奇特而响亮的声音，和风经常把轻轻的泡沫吹到我的脸上。在这个距离波浪6000英尺的微斜的海滩上，竖立着巨大的岩壁的壁脚，岩壁向上耸入眼睛所看不见的高处。有些壁脚延伸到海内，形成了被碎浪的牙齿啮嚼着的岬和海角。

由于一道奇特的光亮，我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切景况。这不是日光的照射，也不是月亮发出的灰淡的光线。不——这光亮的穿射性，它那震颤的发散、纯净而干燥的白色，它那股凉气，以及比月光还强的照耀力，显然指出了——一个电源。它好像是一道永远不灭的北极光，照遍了这足以容纳一个海的大山洞。

这幅不可想象的景象，使我的脸颊上重新泛起了健康的颜

色；这种浓密的空气把大量氧气带进肺部，很能使人振作起来。

当我跟着叔父绕着陡峭的海角走的时候，我们在前面 500 米的地方看见一个高而密的森林。远处，树呈现着规则的阳伞形，并且带着尖削的几何形的轮廓；大风似乎已经不能影响它们顶部的叶丛，它们仍然像坚硬如石的杉木那样地屹立着。

我们见到了高达三四十英尺的白蘑菇、达 100 英尺的石松植物、巨大的封印木、和北方松树一样高的桫欏以及有圆形并呈叉状的茎和枝、枝端又有长叶、到处都是粗毛的鳞木。这些是世界上第二时期即过渡期的植物，叔父说一个植物学家从没有像他这么有眼福。

我们还见到了古代动物的骨头，证明这里的地层属于沉积地层。我们是这个地下世界里唯一活着的动物。风停的时候，比沙漠上更厉害的寂静笼罩着干燥的岩石，并且悬挂在海洋面上，我想：这个海是怎样的？它通向哪里？

我们的航海工具是木筏。忠实的朋友汉恩斯的巧手将受海水侵蚀已经含有矿质的松树、铁杉、白桦和各种北方的树木当成原料，制成了十英尺长、五英尺阔，横梁由坚实的绳索连在一起的很牢固的“船”，它一下水，就平稳地浮在黎登布洛克海的水面。

8 月 13 日，我们开始了第一天的航行。粮食、行李、仪器、武器和大量新鲜的水都放在木筏上，用两块桶板连在一起做的桅杆、另外一块桶板做的帆架、毯子权充的帆，这是我们的装备，汉恩斯还做了一个舵。

风从东北方吹来，给我们的木筏增加了相当大的动力，仿佛一把有力的扇子一样，推动着帆，使船前进。不久，所有的陆地都在视线中消失了，一样固定的东西也看不见。

中午时分，大团大团的海草浮在海面，生长在海底的

12000 英尺以下有 400 大气压力的深处，它们聚合成团，绵延伸展，有时几个小时也看不到它们的尽头。

从被我命名为格劳班港的港口出发，叔父叫我写“海上日记”，把观察到的一切细小事物和有趣的现象以及风向、速度、经过的路程等等全记下来，我照办了，下面便是我的日记。

8 月 14 日 星期五 刮着稳定的东北风。木筏航行得快而直。海岸大约已在 90 英里以外。地平线上一无所见。光的强度不变。天气很好，云淡而轻，到处都是像融化了的银子那样的白而发光的大气。温度表上是 32°。

中午，汉恩斯用一块肉作鱼饵，竟钓到一条小鲟鱼。它经叔父研究被认为是属于灭绝了很久的族类，而且它没有眼睛——这可是人们想不到的，接下来钓别的鱼如双鳍鱼也是这样。

8 月 15 日 星期六 海仍旧是那么单调，毫无变化，没有一点陆地的影子，水望不到边。

叔父显得着急起来。他曾经估计这个海的长度约 90 英里，我们已航行了三个 90 英里，可南方的海岸还是看不见。“我走了这么远的路，并不是到这个池塘里和大家一同划船的！”他说。

8 月 16 日 星期日 一切如旧。天气和昨天一样，只是风稍微有点凉意。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光线怎么样。我一直担心天会变暗变黑，它还是那样，船影清楚地映在水面上。

这个海的大小一定等于地中海或者大西洋。叔父用 1200 英尺长的绳子系住一把沉重的镐放进水里测水深，但碰不到底。拉镐时有困难，拉上来时发现上面有牙印！是不是往昔的巨兽？这想法使我整天很紧张。

8 月 17 日 星期一 我正在设法回忆侏罗纪动物的特点，大地在侏罗纪似乎整个属于爬虫类。它们的结构和体力是多么

巨大啊！目前最大和最可怕的蜥蜴、短鼻鳄鱼和鳄鱼已经大大地变小了，成为它们早期祖先的缩影。

我害怕地看着海，怕从海里窜出一条蜥蜴来。“测量水深真不是个好主意，如果惊动了海兽——”我自言自语。

看看我们的枪，它们还好，可以用。叔父也明白了我的想法，因为他也仔细地扫视着海的动静。

8月18日 星期二 夜色正在来临，这也正是我感到睡意来临的时候。这个海洋上是没有夜晚的，强烈的光亮使眼睛感到困倦，就像离开北极的夏天一样。汉恩斯把着舵，他守卫的时候，我睡着了。

两小时以后，我被一种巨大的震动惊醒了。木筏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力量从水面上顶了起来，给推到100多英尺以外。

“大海豚！”我叫道。400米以外的海面上有一大块黑色的东西不断地上升和下降着。“还有一条鳄鱼，看看它那巨大的颞骨和几排平齿！哦，它又不见了！”

海面上掀起两长排海水。我们被这大得异乎寻常的海兽吓昏了。汉恩斯想转个方向，以便逃出危险地点，但是还有可怕的敌人：一条40英尺宽的大鳌鱼和一条30英尺长的蛇，蛇的巨大的脑袋伸出在水面上。

船被团团围住了。我拿起了枪，可是很明显一颗子弹只能在这些兽的鳞皮上打出个小伤痕罢了。

“两个。”汉恩斯说。

是的，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只有两条巨兽，一条有海豚的鼻子、蜥蜴的脑袋、鳄鱼的牙齿，它是古代爬虫类中最可怕的鱼龙；另一条是鱼龙的死敌，是长着鳌鱼壳的蛇颈龙。两只巨兽在离我们大约300英尺的地方经过，正在彼此搏斗，完全没有注意我们。

它们互相攻击着，掀起的像山一样的波浪打到我们木筏上，好几次几乎将我们淹没。我们听到响亮的嘶嘶声。接着它们又缠在一起无法辨认。

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战斗还在进行，时而接近木筏，时而离去。我们一动不动，准备开枪。

忽然两条海兽都不见了，水面上形成了一道真正的涡流。一个巨大的脑袋向上仰着，这是蛇颈龙。它受了重伤。看不到它的大壳，可它的长颈仍然抬起、落下、蜷曲、绕圈，像条巨大的皮鞭子那样打着波浪，像受了伤的蠕虫那样拧扭着。海水溅起来打到我们，连眼睛也睁不开。然而死亡的痛苦不久结束了，长蛇在平稳的波浪上面不动了。

8月19日 星期三 我们的航行又变得跟前几天同样单调乏味，但是与其像昨天那样经历那么大的危险，我情愿保持目前的样子。

8月20日 星期四 风向东北偏北，有时也变。温度很高。我们的速度是每小时十英里。中午时分，听到远处有一种声音——一种不断的低吼声。

大约四点钟，汉恩斯爬到桅杆上面四周环顾了一下，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某一点上。“那边！”他说。

叔父拿起望远镜，仔细看了足有一分钟。

“波浪上升起一条巨大的喷口。”他说。

“又是一只海兽？”

“可能。”

“那么我们往西吧，我们已经尝够了这些古代巨兽的滋味！”我建议。

“不，一直往前。”叔父答。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我们离这个喷口只有五英里了。这个

黑暗而巨大的东西仿佛一个岛似地伸展在海里面。这是不是幻想或者恐惧——在我看来，它高达一英里多！它一动不动，看来已经睡着。它并不是挺出在海面上，而是耸起一排高达 500 英尺的海水。我害怕得几乎想割断帆索，因为我不愿一直飘流到这个怪物的近旁。

“岛！”叔父大声笑着喊道，“无疑是喷泉，就像冰岛上的喷泉一样。”

走近以后就更清楚了。岛很像一条巨大的鲸鱼，“头”伸出在波浪上面 60 英尺高的地方。这个喷泉的广角相当可观，在岛的一端升起。某些时候可以听到响亮的爆炸，巨大的喷口碰到比较猛烈的暴风，摇撼了一下它那羽毛状的水蒸汽，然后一直喷到在下层的云。喷口只有这一个，附近既没有喷气坑，又没有热的泉水，火山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喷泉。天上的光和水里的闪光相互辉映，每一滴水珠都发出不同的光彩。

汉恩斯熟练地把我们送到岛的一端。我和叔父跳到岛上去。

我们走在夹杂着矽质凝灰岩的花岗石上，大地仿佛是充满了高热的蒸汽的锅边，在我们的脚下抖动着——热得像火烧一样。我们看到中央一块小的盆地，喷泉就从这块盆地上升起。把温度计伸进沸腾的水里：163 °！

在我看来，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显然处在温度对我们有利的条件下，无疑不久我们就要到达热度超过一般限度的地区。

“我们就会明白的。”叔父说的只有这些。他以我的名字命名火山岛。我继续看着喷泉，注意到它的体积在不断变化，忽然增大，忽然缩小，我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下面积聚着的水蒸汽压力的变化。

从格劳班港航行了 810 英里，离开冰岛已有 1860 0 英里，我们是在英国下面。

8月21日 星期五 今天，那壮丽的喷泉已经看不见了。风力已经加强，很快地把我们送出阿克赛岛，隆隆的声音也慢慢听不见了。

天气——如果我能这样称它——似乎将要变化。大气里充满了带电的水蒸汽，云很低并呈橄榄色，电光简直不能穿过显然正在上演暴风雨剧的剧场的幕布。

当时我就像一个即将遇到暴风雨的人一样。南方的积云显出不吉利和冷酷的样子。空气很沉重，海很平静。

远处的云好像大包的棉花，它们慢慢胀大，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大；它们似乎重得升不起来，最后又混合在一起，形成吓人的一大团。

大气里面显然充满了电。我的头发好像被电机过了电一样立了起来，我似乎感觉到我的伙伴们如果碰到我，他们就会跳起来。早晨十点钟，这种景象仍然比较明显，任何人都会说，风正在柔和下来，想缓一口气，云层仿佛是个大洞，暴风雨就在里面孕育着。

我设法不想这些吓人的事，但还是不得不说：“看来好像天气很坏。”

教授没有回答。由于看到这个无边无际的海洋伸展在我们面前，叔父觉得大为烦恼。他只耸耸肩。

一片静寂。风变小了——大自然显得死气沉沉，已经停止了呼吸。帆沿着桅杆下垂着，木筏在这沉重而没有波浪的海面上一动不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面，为什么还把帆挂在上面，这样一碰到暴风雨，我们就会完蛋。

“我们把它放低些，”我说，“把桅杆放下，这样比较安全。”

“不，不，见鬼！”叔父喊道，“就让暴风雨袭击我们，就

此把我们带走。只要暴风雨能把我们带到岸边，我不管是否把我们的木筏打得粉碎！”

这几句话刚刚离口，南方的地平面上突然发生了变化，积在一起的水蒸汽凝结成冰，从云层最远的尽头吹起来的风狂舞着，黑暗不断增加，直到最后我连最简略的日记也记不成了。

木筏被掀了起来，向前跳去。叔父倒了下来，我赶紧爬到他旁边。他紧握着锚索，似乎在欣赏这个景象。

大雨形成一道咆哮着的大瀑布，遮蔽了我们正在拚命的往那儿逃去的地平线。然而我们到达瀑布的时候，桅杆被雷电劈开了，响亮的雷声里夹杂着刹那的闪光。水蒸汽已经变得白热化，雹子打在我们的工具和枪上，发出耀眼的光亮，澎湃的浪头仿佛闪着火光。

强烈的亮光使我目眩，我的耳朵震聋了，我不得不紧靠着芦苇般弯下了的桅杆。

.....

8月23日 星期日 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驱使着，飞速前进。这一夜真可怕，不得安宁——不断的爆炸声。我们的耳朵在流血，不能交谈一句话。

闪电继续着，我看见弯弯曲曲的小道先是往下、然后向上通到花岗石顶。如果它坍下来，那可怎么办？云端里仍旧不断地闪射出电光。无数的水柱冲到空中，然后又轰然倒下，溅起一片水珠。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叔父直挺挺地躺在船艙。

天越来越热了，我看看温度计，可是水银柱的数字看不清了。

8月24日 星期一 这个海是不是就没有尽头了呢？气压为什么那么低？再不会恢复原状了吗？我们除了汉恩斯外，都

被疲乏征服了。我们对着东南方向行驶，从马克赛岛算起已经旅行了 600 多英里了。

中午时候，暴风雨更激烈了。我们把一切东西都绑在木筏上，包括我们自己，并且让波浪在我们头上溅过。

叔叔走近我，说了几个字。他好像是说“我们完了”，但我不大肯定。

我写字告诉他：“我们把帆拿掉。”叔父同意。

忽然在木筏附近出现了一个火红的球，同时桅杆和帆被卷到很高的地方，看起来就好像古代奇特的鸟——翼龙一样。

我们给吓得瘫痪了：这个半蓝半白、直径大约有十英寸的火球，以极快的速度在暴风雨的冲击下滚动着。它到处飘荡：落在木筏的一块木板上，在粮食口袋上跳动着，又轻轻地跳下，然后再弹起来碰着弹药筒。可怕，它要爆炸了！不，这明亮的东西离去了——在汉恩斯身边飞翔着，然后又到叔父和我的身边徘徊。它在我的脚旁转动，我想走开，可是不可能。氮气的味道弥漫在大气里，使我们感到窒息。

我为什么不能拔脚后退呢？啊，我明白了，这个带电的球已经吸住了所有的铁器：仪器、工具和枪都摇撼着并且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我鞋底的钉子牢牢地吸住了绑在木头上的铁板。

最后，正当这只火球要来抓我的脚时，我用力把脚移开了

啊，多强的光啊！这个球已经忽然变成无数道喷向天空的火光！现在一切都完了，我看到叔父四肢摊开地躺在木筏上，汉恩斯仍然拿着舵，可是由于他浑身都是电，一直在吐火。

我们在往哪儿去？我们在往哪儿去？

.....

8月25日 星期一 我头晕了好久，刚刚恢复过来，暴风

雨继续着——闪闪的光亮好像一条一条的蛇。

我们还在海上吗？是的，我们以一种无法计算的速度前进着。我们已经过了英国、英吉利海峡、法国，也许已经过了整个欧洲！

.....

又是一种新的声音——什么东西在冲击着岩石！
我们触礁了！

八 最后的旅程

木筏虽然失事了，但我的航海日记没丢，而且其他东西也都在，有些是汉恩斯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回来的。

终于见到陆地了。叔父的心情极好。他的两个观点让我有些吃惊更有些失望。他说：

“这个看来无边无际的海结束了，现在我们又能够下降而往地心进发了；我相信我们不会从原路回地面去的。”

食品还够四个月的，石洼里的雨水可以用来作饮料，水的问题也不用担心。但是我还是怀疑叔父是不是疯了。我真想让暴风雨把我带回德国去，让我和格劳班立刻举行婚礼。

叔父需要知道现在的方位。他拿出罗盘，把它放平了，然后观察着指针。它先摇动了几下，接着由于磁力的影响便就位了。他凝视了一番，擦擦眼睛，再仔细看。

“怎么回事？”他转身对我说。

我走过去，情不自禁地惊叫了一声，因为我们的对面是海，但指针一直指着的是陆地！

“我不能忽略任何东西，”叔父说，“因为命运把我驱逐到这块海岸上来，如果我没有对它勘探一番，我不愿离开。”

这句话只要被解释为如果我们回到了北面的海岸，那也不是我们刚才出发的地方，那么它的意思就可以理解了。我们认为格劳班港一定在西面的地方。所以彻底地检查一下这块新的环境，倒是个聪明的想法。

我想海曾经淹没过它现在不能达到的这块地方。而这个地面下 120 英里的海洋的成因，我设想从前一定有过一条罅隙，海水就从那里流下来，后来罅隙又被堵塞了，否则这个大洞里面一定全部都充满着海水，或者是这些水遇到地下的热。因而已经大大蒸发，这就造成了我们头上的云和我们尝受过的带电的暴风雨。

波浪和山脚间的距离很宽，我们的脚底踏碎了无数个各种式样各种大小的贝壳——史前动物的遗迹。教授仔细地观察每一条石缝，每发现一个裂口，他就要郑重其事地测量一下它的深度。

我们困难地在夹杂着火石、石英、冲积物的花岗漂砾上前进，忽然见到一块满是骨头的田地（平原）。它令人感到这是块宽大的墓地，里面有二千年来人类的遗体，而且一直伸展到地平面。这块只有三英里见方的土地上写着一篇古代动物史。

“阿克赛！阿克赛！”突然传来叔父颤抖的声音，“一个人头！”

看来第四纪人的化石的真实性看来是无可怀疑的了。这证明了在第四纪的时候，就有人类存在的说法。作为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到这时候，叔父的惊奇和愉快就可以理解了，尤其当他再往前走 20 步后，他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标本，而且接下去每走一步差不多就可以碰到一个。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这些人和动物是死了以后才由于地震而陷到这黎登布洛克海的海岸上来的呢，

还是他们根本就是生活在这里的？在这荒凉的地洞中会不会有活的穴居呢？

走了一英里后，我们见到一片大森林的边缘。叔父冒险走了进去。我也跟随着，心里害怕：既然大自然在这里有一大片可吃的植物，难道这里就遇不到什么巨大的哺乳动物吗？

我先是看到上千种好像牛、骆驼这样的反刍兽所珍爱的小树，接着是在地球上分布在各个不同地区的树——芭蕉树、澳洲的加利树、挪威的松树、北方的枫树以及新西兰的香树。

忽然，我想我看到——不，我的确看见树下有庞然大物在移动！那是一群乳齿象，不再是化石，是活的！这些大象的鼻子在树下蜷曲着，好像大批蟒蛇一样。我听到它们的牙撕裂这些古树的树皮发出的声音。树枝折断了，大批树叶被撕下并且消失在巨兽的大喉咙里。

叔父也看见了。他用胳膊抓住我喊道：“来，向前！向前！”

“不，”我回答，“不！我们没带武器，怎么能抵抗这些巨大的四足兽呢？没有一个人敢大胆地向它们挑战！”

“没有人敢吗？”叔父压低了声音说，“你错了，阿克赛！看，那儿，我看到了一个活的——像我们一样活的——人！”

果然，不到 1/4 英里外，一个人靠着一棵高大的贝壳杉，看守着大群的乳齿象！

看守野兽的人本身比野兽更大！他身高 20 多英尺，那和水牛头一样大的脑袋，一半藏在他那蓬乱的头发里——名副其实的鬃毛和古代大象的鬃毛一样。他手里挥舞着一根巨大的树枝，他是能指挥这些巨兽的巨人。

我们呆住了。可是没多久我们意识到必须立刻跑掉。“来，来！”这次叔父倒是跟着我跑起来，在极度的惊惶中终于出了这片明亮而死寂的树林。

虽然我很清楚这是一片我们从没到过的土地，但我常常看见一堆堆和格劳班港那边形状相似的岩石。泉水和瀑布从某些突出的岩石上流下来，又使我似乎看见了我们的“汉恩斯小溪”以及我昏迷后苏醒过来的洞穴。

“你有没有搞错，阿克赛？”叔父问。

“很难肯定，这些岩石都那么相像。”我也搞不清。

“那是什么？”叔父指着沙滩上发光的一个东西。

我跳过去，拾起的是一把匕首。

“不是我们的，”叔父仔细地看，“这是16世纪的东西，来自西班牙。”

“你是说——”

“刀口上的锈不是一天、一年而是几世纪的！看刀的凹口，准是一个人先来过，他用这匕首刻下名字，还想指出通向地心的路。”

我知道叔父的意思，他是在指一个人说的。我们抱着极大的兴趣查看起来。

不久我们来到海岸变得狭窄的地方，海一直向上延伸到作钮状突出的扶壁脚下，中间大约只有六英尺。在这块突出的岩石中间，有一个进口通到黑暗的坑道。

那里，在一块花岗石板上有两个神秘的字母，被磨蚀了一半的字母就是勇敢而异想天开的旅行者姓名的两个首字母“A.S.”。

“阿思·萨克奴姗！”叔父喊道。

我惊讶得几乎发呆了。岩石上不但明明刻着这位有学问的炼金术者的签名，而且我手里还拿着那曾经用来签这个名字的笔。除非我多疑得没有道理，我不能再怀疑这位旅行者的存在和他远征的真实性了。

“了不起的天才！”叔父一直沉迷在对阿恩·萨克奴姗的赞赏中。“我也要把我的名字刻在这花岗石的一页上面。然而无论如何，你在你发现的这个海里所遇到的这个海角，要让后人永远知道它名叫萨克奴姗海角！”

当我已经向着那黑暗的坑道跑去时，教授止住了我，一向容易冲动的他，这次保持着忍耐和镇静，他说道：“我们先回到汉恩斯港，把木筏带来。”

“叔叔，我们真是一直得天独厚，即使暴风雨也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对，阿克赛，我们本来向南航行，可是我们却转了方向，向北来到这里，这是命中注定的，这已经不是惊奇不惊奇的问题了，我也无法解释。”

出发前的一切都已安排好。我们登上了木筏，挂起了帆，汉恩斯掌着舵，沿着海岸向萨克奴姗海角进发。

不到三小时，也就是大约下午六点钟时，我们到达可以上岸的地方。我们决定先看看那个新出现的坑道。

坑道的开口几乎是圆圆的，直径大约五英尺，大约走了六步以后，我的脚被一块巨大的石块挡住了。左右并没有一条出路。

“这石头上有一些年代不久的裂纹，好像是一只巨人的手划出来的，这是被大石块撞出来的，它一定是由于震动力太大才掉下来把这条道路堵住的。这个意外的障碍，萨克奴姗没遇到。如果我们不能把石头移开，就到不了地心！”叔父说。

用炸药，把石头炸掉，我们一致同意这个方案。

冰岛人取来一把镐，用镐凿一个小洞放炸药，关键还要凿出一个大得能够放 50 磅火棉的洞眼，火棉的爆炸力要比火药大四倍。我忙着帮助叔父用放在亚麻布做成的细管里面的湿火

药作成一条很长的引火线。

半夜的时候，一切就绪。我得等六小时。

第二天，8月27日，星期四，是这次地下旅行的伟大日子。现在想起，我的心还不得不由于恐惧而跳动起来。从那时候起，我们的理智、判断力和机敏都不能发挥作用，我们仅仅成为地球威力的玩物了。

六点我们起身。我要求得到点燃炸药的荣誉，叔父和向导先上木筏。“去吧，我的孩子，然后马上回到我们这儿来。”

导火索燃烧十分钟，我有足够的时间，点火后我听到噼噼叭叭的声音，我跑回到海岸上。我们把木筏推到海里去。离开海滩大概50英尺。

“四分、三分……”叔父注视着时辰表的针。我的脉搏每半秒跳动一下。

“两分、一分……”

发生了什么？我想我并没有听到爆炸声。然而岩石像一道幕幔似地打开了，我看到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海洋由于一阵震撼，海面上产生了巨大的波浪，木筏就在浪头上垂直地立了起来。

我们全都被掀倒了。不到一秒钟，漆黑代替了光亮。这时候我感到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支持我们，这支持不是对我们的脚而言，而是对我们的木筏而言。我想对叔父讲话，可是海水的吼声使我不可能说出来。

我明白发生了什么——爆炸使得有很多罅缝的岩石发生了一次地震，通向无底洞的路已经打开，海水像洪流一样注下，把我们一齐带走。

一小时，可能是两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的胳膊相联，捏紧着彼此的手，以免被冲出木筏以外；每当木筏撞在岩壁上

的时候，我们就受到猛烈的震动，幸好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由此我们肯定过道变宽了。

这显然是萨克奴姗通往地心之路。然而由于我们的轻率，把海水也一齐带着往下走。

当我忽然看到我附近有一道光亮相亮了汉恩斯镇静的面容时，我感到惊奇：汉恩斯点亮了灯，虽然火焰颤动得几乎要熄灭，它仍然在一片可怕的漆黑里放出一些微光。我估计我们的时速可以达到 90 英里。

几小时过去了，情况没有改变。但是行李大都丢失了，仪器只剩了罗盘和时辰表，还有绕在剩下的桅杆上的一些绳子。一把镐也没有了。最糟的是粮食袋没有了，每条缝和每个角落都找遍了，也没有，我们的全部食物只是一块干肉和几片饼干。

死的可能性太多了。何必担心挨饿呢？也许来不及挨饿就已经死了！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我从吹在我脸上的风觉察到我们前进的速度又加大了一倍，现在几乎是垂直地下坠。叔父和汉恩斯都用手紧拉着我。过了一会，我感到一下震动，木筏并没有碰到什么硬东西，可是下坠停止了。一大股水往上升起，侵占了木筏的表面，我觉得自己被淹溺——不能呼吸。

我想是晚上十点钟。我感觉到安静已经代替了长久地充满在我耳朵边的海水的吼声。“我们在上升！”叔父说。“我们是在直径不过 20 英尺的狭窄的井里。水冲到洞底后，重新上升了。”

“到哪儿去？”

“不知道。上升的速度大概每分钟 600 英尺，一小时十公里半。照这样，我们可以很快升到地面。”

我们把剩下的东西分吃了，听任上升，上升。当时温度也

不断上升，只有钢铁厂熔炉中的温度才能跟它相比。水是沸腾的。

我注意到脚下发生了奇特的震动，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爆炸，阿克赛。”叔父说。

“爆炸！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活火山的喷口？”

“我想是的，这是我们所能遇到的最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回到地面的唯一机会！”

又上升了整整一夜后，显然我们被爆炸性的震动掀了起来，木筏下面是沸腾的水，水的下面是一片包括岩石的熔岩，那些岩石从陷口里喷出来的时候，向各个方向飞进。然而这不是死火山斯奈弗，而是一座正在大力活动的火山。

我搞清楚了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往上推的：是积聚在地底下的蒸汽。

“我们要窒息的。”我喊道。

“不会窒息，阿克赛，喷道越来越宽了，而且只有一种粘性的岩流在把我们带到陷口的口上去。”

接下去，木筏忽走忽停，叔父说这是一个间歇火山，而且我们所在的并不是主要的喷火口，只是在它的旁边。

火烫的空气使每个人喘不过气来，我希望是在零下 30° 的北极。

汉恩斯的面孔最后一次在火光中出现，我这才理解到一个罪犯，当他被绑在炮口，而且一开炮就可以把他的肢体在空中打得四分五散时的心情。

……

我不想相信我的眼睛，可是我周身的曝晒却不允许我再怀疑：我已经半裸着身体从陷口里走了出来，过去我们渴望了两个月但是没有得到的光亮，现在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回到了地面！

什么样的旅行，多么了不起的旅行啊！我们从一个火山口进去，又从另一个火山口出来，而两者相距四千英里，后者是在西西里北部地中海的里面。

叔父成了伟大的人物。他在大会上作报告，告诉人们我们远征的经过，只省略了罗盘的事。而且他对客观环境万分艰险，使他不能到达真正地心深感遗憾。他得到了终生的荣誉。

让叔父真正遗憾的是得了思乡病的汉恩斯执意要回到家乡。

格劳班成了我的妻子，我们过着幸福的日子。

半年后，我偶然看到那罗盘，发现它指的是南——好了。

“显然是颠倒了两极，怎么回事呢？”叔父问。

“黎登布洛克海上发生风暴的时候，那团火球磁化了木筏上的铁，同样也捉弄了我们的罗盘！”我笑着说。

“啊，原来是电玩弄的鬼把戏！”叔父大笑起来。从此，他成了最快乐的科学家。

太阳系历险记

第一部

1 上尉的恋情

是的，当你堕入情网的时候
你应当真诚地爱着那心上的人儿
山盟海誓固然需要
发自内心的爱则更为要紧
.....

这几句诗看上去确实平平淡淡，俗气非常，想以此来赢得恋人的欢心，博得情人的爱恋，确实很困难。可是仅仅这句非常蹩脚的诗句，却让塞尔达克上尉熬了将近两个通宵，冥思苦想，绞尽脑汁才挤出这么四句来。这四句在上尉的眼里是字字情真，句句意切。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终于让久久地埋藏在心底的情感吐了出来，跃然纸上。他自叹道：

“要不是玛丽雅夫人如此楚楚动人，我的诗句是写不出来的。要不是我对她的感情如此深厚，这样的诗句也是写不出来的。”

塞尔瓦达克现年 30 岁，现任上尉参谋。他自幼父母双亡，现今尚未婚娶。身高 1.85 米，体重 75 公斤，身材魁梧，步履

骄健，面容刚毅。满头乌发根根有力的卷曲。浑身上下透着一派军人的特有的气质。他生性好斗，骁勇异常，血气方刚，行侠仗义，有干一番大事业的气魄。但是，他刚中带柔，天性善良，极富同情心。他是许多妙龄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是，塞尔瓦达克上尉在这些女孩子面前总是十分高傲，唯独钟情于玛丽雅夫人。他愿意在玛丽雅夫人的石榴裙下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塞尔瓦达克上尉只是在一次宴会上见到玛丽雅夫人。当时四方宾客、高朋满座。玛丽雅夫人的出现，吸引了众多有头面的人物。她头顶着高高的发髻，身着洁白的晚礼服，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那长长的裙裾更显出她的高雅华贵；端庄得体的举止言谈，更增添了她的迷人的气质。她的出现犹如一阵拂面春风，让人心旷神怡，令上尉如痴如醉。从此，上尉就经常在宴会寻找玛丽雅的身影，有意同她接触。上尉深深地堕入了情网。他发誓一定要娶她为妻。他决定先写一首诗给她表现自己爱情，再向她求婚。可是光这四句还不足以表达对玛丽雅夫人的爱，还得继续写下去。

后来，上尉被派出外去测绘地形图。和他的勤务兵本一佐夫一起住在河滨的一座茅草屋里。对上级交给的任务，他丝毫不敢怠慢，测量、绘制，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甚至工作到深夜。

但是，对玛丽雅夫人的相思之情，还时时折磨着他，煎熬着他。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念：

“是的，要爱就一定要真心诚意地去爱，决不能三心二意。一定要娶她为妻，白头偕老……”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吟诵已写出的四句诗，想再续上几句。

本一佐夫显得不耐烦了，“上尉，我还记得一首爱情诗，把它背出来，供你参考，或许有用，你听着：

进来吧！这里有无比的幸福，
你会成为爱神的俘虏！
你会看到心爱的人儿，
她也会对你情思缠绵！”

“啊，不行，这算什么爱情诗，太蹩脚了。”

“哎，那你就自己想去吧。”

本一佐夫对上尉，一直就忠心耿耿，跟着上尉一直很好。只要上尉需要，赴汤蹈火，他也在所不辞。他勇于献身，胆略过人。他性格开朗，胸襟开阔，整天乐呵呵，无忧无虑。

12月13日，晚饭后。塞尔瓦达克上尉点上一支烟，独自一人到山崖上溜达上去了。夜幕降临，北边的天空出现一片淡红色的光，把高空云层映得很亮。这种光既不是光束，也不是光波，更不是北极光。不知从何而来，从未见过，奇特异常。上尉刚才还在想玛丽雅夫人，现在却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住了。除了北边是一片红色的光亮，三面天空都被低沉厚重的乌云覆盖着。好象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塞尔瓦达克上尉对天文学毫无兴趣，无心观察，就回茅屋里了。这时才晚上8点。本一佐夫躺在床上，已进入了梦乡，上尉坐在桌前，又摊开了他的诗稿。

这时，远处传来了不可名状的声音，既象海啸，又象松涛。而且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淡，越来越亮。突然，大地猛烈震动，伴随着山崩地裂的爆响，震耳欲聋。眼前是一片刺眼的白光，让人头晕目眩。还没等上尉站起身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2 奇异现象

大约过去2小时后，塞尔瓦达克上尉醒来了。他是在一堆

柴草下面醒来的，“奇怪，发生了什么事？我这是在哪儿？”

他用力扒开柴草，探出头来，“不好，茅屋倒了，我的勤务兵呢？”

“本一佐夫？”

“嗯，到！”话音刚落，本一佐夫也从柴草下面钻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本一佐夫。”

“我也不知道，好象是昨夜刮了一场龙卷风。”

“现在应该是什么时候了？”

“哦，你看太阳已经挂上树梢了，应该是早上8点。”本一佐夫伸了个懒腰，“昨夜睡得真好。”

“怎么我的表才两点？我的表可是一直走得很好啊。”塞尔瓦达克上尉疑惑地说道。

“难道太阳不是走得很好吗？你看太阳又升高了，它并没停下来。”本一佐夫说，“上尉，恕我直言，你的表该退休了。”

“本一佐夫，你再好好看看，现在太阳是在西边！真他妈的活见鬼了。太阳怎么会从西边升起？”

是的，没错。这儿的四周环境，山水树木的方位，上尉太熟悉了，东西南北他是非常清楚的。太阳现在正从西边的那座山顶上慢慢升起，上尉不会弄错，本一佐夫也惊叹不已。这本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竟然千真万确地出现在他俩的面前，两人便首先以为自己还梦中，本一佐夫又是掐指又是拍脑袋，弄得自己疼痛难忍，还弄不清自己是否在做梦。

上尉还记得昨晚的情景，转而已想到宇宙可能发生了某些变化。于是，他要带领本一佐夫到周围去看看，探个究竟。

昨晚天空奇异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低沉厚重的乌云已经全部散尽。现在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阳光下的万物仍然是生机勃勃，一切正常。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变化。空气清新湿

润，明显地感到空气很稀薄，让人呼吸困难，两人都感到呼吸急促，气喘吁吁。如同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峰上登山。两人彼此的说话声音也比较微弱，听起来较为吃力。但是他们明显地感到身体很轻巧，身轻如燕，疾步如飞，跋山涉水，轻而易举，稍一用力，一步就能跨出10多米远。两人都觉得自己真是神了。

没走多远，他俩在路上碰见了一条豺狗，这狗见到了两个陌生人，显得神色不安，欲躲欲逃。本一佐夫乘势向它挥动了一下手臂，吓得那狗拔腿就跑，没跑几步，就一纵身跳到了一块有10多米高的岩石顶上。本一佐夫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块，想赶走它。可是那块大石块在本一佐夫手中却轻如海绵。

“石块怎么也变得这么轻呢？”

本一佐夫疑惑不解。他还是用力掷向岩石上的豺狗。狗没被打中，被吓跑了。石块却从本一佐夫手中飞出了200多米远才落下地来。

上尉和本一佐夫都惊叹不已。上尉认为现在地面上的所有东西都可能变轻了，这是地球变化了，让人无法理解的变化。

他们很快来到了谢利夫河的岸边，更让人吃惊的变化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原来的谢利夫河不复存在了，只留下左岸，如今变成了海岸。面前是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大海。原先的潺潺的流水和绿草如茵的平原已荡然无存。

“水是咸的。看来，阿尔及利亚的西部已被大海吞没了。”上尉尝了尝海水，不无忧伤的下结论。

“我的朋友们和同事们如今却都无影无踪了，这是一场举世罕见的大灾难，我们必须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沿海岸边走边看。海面空空荡荡的，平常地中海上大小船只来来往往，穿梭不停。而现在连只船影也没有。更让人吃惊的是，虽然没有一点风，大海海面都很不平静，汹涌翻滚

的波涛仿佛一锅煮沸的开水，然而涛声不象那样震耳欲聋。上尉登上悬崖岩顶，极目所望水天一色，海平面略呈弧形，所见地平线本应在 40 公里以外的地方，但现在却只有 10 公里左右，好象地球的体积大大地缩小了。

“这太也奇怪了，难道地球真的会变小了？”上尉不敢相信亲眼看到的一切。

太阳落山了，是在东方降落的。上尉看了看怀表才八点。

“难道一天的时间只有 6 小时？地球的体积真的变小了？”

一个又一个奇异的现象不断呈现在塞尔瓦达克上尉的面前，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太阳从西方出来，在东方落下，这难道是地球自转颠倒过来了？地球上的物体却变轻了，难道是地球吸力突然减少？一天从日出到日落只有 6 小时，一天的时间缩短了一半。难道又是地球的体积变小或者是地球自转加速了？阿尔及利亚是被海水吞没了，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空气为什么变得这么稀薄？……

甚至还有更多更可怕的现象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上尉是个不甘屈服的人，多年来的戎马生涯练就了他临危不惧、钢强不屈的性格。对于那些接二连三的奇异现象，他没被吓倒，镇定自若，泰然处之，他的人生哲学是：

“如果你被一颗子弹打中，只要你能弄明白这颗子弹按照什么规律运动，沿着什么样的弹道打进你的胸膛，你就应该感到死而无憾。”

太阳落入地平线，只留下一抹余晖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夜幕降临，渐渐笼罩了天空，山川、海洋。也给上尉的心灵抹上一缕浓郁的阴影。

“只要明天太阳能继续升起，什么也不怕。”上尉自言自语道。

3 不期而遇

夜晚，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天幕上挂着无数的星星，象一张巨大的天象图，清晰可见。天文学家过去用天文望远镜才能看清的一些星星，现在也历历在目。北极星仍然挂在天幕上，但是它的位置已向地平线方向降低了许多。

太阳依然是很固执地从西方升起，从东方落地。日出到日落时间是 6 小时，日落到日出时间也是 6 小时，每天只是 12 小时了。

塞尔瓦达克上尉白天寻找自然界万物的变化，晚上就观察星辰的变化。最近，他突然变成天文迷了。他边观察边记录，并不停思考一些奇异的变化。自灾难发生以后，他同本一佐夫一起住在一座石屋里。石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也不比那间茅草屋差，而且还有保温效果。气温越来越高，太阳火一样的炽热，直烤得土石烫手，植物枯萎。天空总是万里无云，热浪滚滚。上尉推测，地球可能改变了它原来的运行轨道。正在向太阳靠近。因为自始至终太阳的照射角度并没改变，而温度越来越高。所以上尉担心这条轨道的近日点在何位置，温度会高到什么程度。

这种奇热的天气给岛上的植物生长产生很大影响，几天之间，果树的叶芽绽开了，很快就开花结果。其它庄稼也一样加快了生长速度并提前成熟。大片大片的牧草、庄稼、水果等都相继成熟。上尉和本一佐夫感到为难了，光凭他俩怎么也收不了这么多谷物。

本一佐夫始终在盼望海外会有船只来搭救他们。他不顾上尉的劝阻，终日汗如雨下，顶着烈日站在山岩上守望海中的动静，盼望海面有船的出现。

1月27日上午9点左右，本一佐夫激动万分地跑进石屋，向上尉报告：

“上尉！”

“什么事！”

“来了一艘船！”

上尉和本一佐夫一起向海边跑过去。

果然，海面上飘来一艘大船，这显然是一艘双桅纵帆船。船的全部身影清晰可见，船上扯着风帆，顺风驶来。两人的心却随着那船的靠近而加速狂跳起来。

这里有一个很小的港湾，完全可以供这艘船的停泊。海湾外面点缀一些大礁石，礁石之间有一条狭长的水道，即使遇到大风大浪，港湾里也一定很平静，很安全。

这艘双桅船离海岸只有四五百米远了，这时船上的人站出来向岸上挥手招呼。上尉看清船上几名俄国人，并非是他们所盼望的法国同胞，不免让上尉和本一佐夫都有些扫兴。但是，对于第一次来到岛上的客人，他俩还是十分高兴和热情的。毕竟这是本一佐夫盼望已久才出现的第一批客人。

塞尔瓦达克上尉在岸边打手势让船开进小港湾。几分钟后，船在港湾里抛了锚。第一个上岸的俄国人很热情地握住塞尔瓦达克的手用很浓厚的俄国腔调自我介绍：

“我是铁马什夫伯爵，很荣幸能在这儿见到你们，这是我的多布里纳号。”

塞尔瓦达克上尉接着也作了自我介绍。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尉急着提出问题。

“我正要向你们请教哩，上尉。”伯爵倒显得不那么急躁。

塞尔瓦达克上尉和铁马什夫的伯爵都向对方提出同样的问题：

12月31日夜到1月1日凌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东西方完全颠倒了？

为什么一天只有12小时？

为什么地球的引力大大减少？

地球是不是改变了轨道？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地球上？

这海是不是地中海？

这次灾难的面积有多大？

其它地方怎样？

伯爵回忆说：“去年12月31日夜，乘船往回赶。不想海上忽然波涛汹涌，我的多布里纳号在波峰浪谷中剧烈地颠簸。我们被这奇怪的现象弄得不知所措。谁也说不清究竟出了什么事，后来机器出了故障，又是接连几天的狂风暴雨，整个地中海都被浓云罩住，天昏地暗，我只好随风漂流。后来虽然天气好转，我们已经不知身置何处了。四处寻找，不见大海的踪影，只有你们这块小岛才是我们见到的第一块陆地。”

“伯爵先生，这样说来，我们应回到海上去探个究竟，看一看这次灾难的面积到底有多大？正好可以用你的多布里纳号。”上尉提议，伯爵欣然同意，“太好了，我也有这个想法。”

由于种种原因，上尉决定让本一佐夫留在岛上，因为有可能还会有人到岛上来，岛上还有许多牛羊等牲畜需要看护，许多庄稼水果也需要收割管理，这些都是他们以后生存的必需品。

1月31日，本一佐夫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与上尉告别，他站在岩石上目送着多布里纳号离开小港湾，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

4 海洋探秘

多布里纳号外形美观，结构坚固，载重量为 200 吨，完全可作环球航行，船上备有数月的粮食。如果情况需要，足可以绕地中海一周而不必中途补充食品。船上的指挥由普罗科普二副掌管。他今年 30 岁，他的父亲原为伯爵的农奴，不过早已获得自由。二副同伯爵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对伯爵忠心耿耿。他学习过航海知识，有丰富的航海经验，是伯爵的得力助手。普罗科普二副对天文学知识也掌握很多。所以他很受伯爵的赏识和重用。多布里纳号也不能没有二副。

多布里纳在海上乘风破浪向东驶去。虽然海面上的风很小，但是由于地球引力的减小，浪尖上的水花重量已大大减轻，浪峰也就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浪尖高达 20 米是常事。所以多布里纳号往往也被抛到离海面 20 多米的高度。幸亏船上许多水手都乘风破浪几十载，练就了一身本领。普罗科普二副沉着指挥，虽然船只颠簸摇摆得厉害，但是船上的人都沉着冷静。

多布里纳号已经在海上行驶了五六天了，已经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原来位置，可是连一点陆地影子也没有见过。放眼望去仍然是浩瀚的海面。

幸好指南针的方向并未出现任何混乱，大体上还能估算出所到的位置和辨清东西南北。

非洲大陆哪儿去了呢？

阿尔及利亚在哪儿呢？

沿途应该经过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大城市，如：特内斯，舍尔舍勒，科勤阿赫等等，但是现在它们连个影子也没有了，似乎都陷入了海底。就是陷入海底了，海面也应该看到一些残存的东西。如漂浮的大树或木板等。塞尔瓦达克上尉和铁马什夫

伯爵又想到能不能从海底寻找到答案。于是下令用探测器对海底进行探测。

探测的结果更是叫人莫名其妙：海底十分平坦，水深只有四至五寻，也没有发现海底有哪座城市的任何遗迹。

另外，广阔的海底竟找不到一点岩石、淤泥、沙子和贝壳等。探测器收集到的只是一些五彩缤纷的金属粉末，其性质难以断定。但是，可以肯定，地中海海底是绝对没有这种物质的。

多布里纳号继续向南航行。根据测算，沿途本应经过一些城市和穆扎亚山脉。但是现在都荡然无存，穆扎亚山脉的最高峰海拔是 1600 米，这么高的山峰应该在海面露出其顶峰吧，但眼前是水天一色。

2 月 11 日，多布里纳号上的人们终于发出了欢呼声：

“找到陆地了！”

可是按理说，这里本不应该有陆地的，看来是，陆地变成了大海，大海变成了陆地。不管怎么样，发现陆地是件振奋人心的事。

这块陆地，起伏不平，由西向东绵延不绝。多布里纳号沿着岸边向东航行。沿岸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停靠。大海深处奔腾而来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海岸。海岸上耸立着由 100 多米高的陡峭悬崖组成的石壁，石壁的表面光滑异常，没有一处可以立脚，悬岩顶部尖如竹笋，直插云霄，形成一片巨大的石林。

两个星期以来，气温逐渐降低到 15°C 至 20°C 左右，其原因大概是沿着新轨道运行的地球正在远离太阳。这不仅仅从气温的下降看出来，从太阳的外形变化也可以看出来。

多布里纳号沿着海岸大约走了 400 公里后，海岸突然向北折转，船只只好向北航行。一路上，海岸都是悬崖绝壁，乱石穿空，光秃秃的岩石上面什么植物也没有，整个是飞鸟绝迹，死

气沉沉的世界。

2月16日，海面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风暴。狂风肆虐，海浪滔天。多布里纳号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普罗科普二副下令降下风帆，放倒了桅杆，开足了马力同风浪相搏击。汹涌澎湃的波涛把船忽而高高托起，忽而跌入低谷。多布里纳号已经无法抵挡风浪的袭击，只能任其摆布。

这时，多布里纳号被狂风挟带着迅速向岸边冲去。船上的人们没有任何办法阻止。眼前是一望无边的悬崖峭壁，宛如一堵厚厚的石墙，面向多希里纳号迎面扑来，眼看多布里纳号将粉身碎骨。

“永别了，伯爵。”塞尔瓦达克上尉握住伯爵的手说道。

“上帝在向我们招手了，上尉。”铁马什夫伯爵说。

一个巨浪拍打过来，又把船高高托起，好象要把船打成碎片，埋葬在海底里。

“快看！伙计们，有救了！”

这是普罗科普二副在惊喜地大叫。

原来，就在这生死关头，千钧一发之际，前面出现了一条10多米宽的缝隙水道。普罗科普二副指挥水手们赶快把大三角帆和船首的之角帆升起来。他亲自掌舵，调准了航行方向，朝狭窄的水道驶去。水道只有10多米宽，恰能挤进一条船，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两边是高耸入云的石壁。多布里纳号在普罗科普的指挥下，借助风力，迅速驶进这条救命水道……

5 遇见英国人

这次大裂变，在这片大海中又增添了一个小岛。岛上住着13个英国人，其中有两名是军官：奥利方少校和莫尔菲准将。

命运使他们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消磨时光。这两位军官都是 40 岁左右，棕色的头发，满脸的络腮胡子，长到耳根，很有魅力。他们长期穿着军装，性格十分沉稳，他们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无比自豪，对自己的国家非常崇拜。因此，无论走到哪里，即使到了远离祖国几千公里的地方，他们也总是目中无人。他们还随时准备把一切地方都变成英国的殖民地。大裂变之前他们驻守在一座大山上，后来山峰变成了一个孤岛，四面被大海围困，幸存下来的就是两名军官带着几名士兵。后来，他们一度想离开小岛，但是不可能，他们只好耐心等待英国派船来救他们，他们相信他们的祖国不会不管他们的。

幸亏小岛上储备许多粮食，足够他们吃上 10 年。所以这些英国人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自然界发生的许多奇异的变化，他们也觉察到，但他们对此熟视无睹，毫不在意。那两名军官整天围着棋盘消磨时光。

多布里纳号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终于从上帝的手中争得一条生路。虽然多布里纳号现在已经驶过狭长的水道，安然无恙。但是回想刚才的那一幕，仍不免叫人心惊胆颤。

多布里纳号继续它的船行与探索……

几天后，多布里纳号发现了一座小岛，船上的人们又一次欢呼了。很远处就可辨认出岛上插着英国国旗，标明岛上有英国人占据。

这就是英国人奥利方少校和莫尔菲准将带领几个士兵占据的那个小岛。

多布里纳号向小岛靠近。岛的南面有个小海湾，足可停泊四艘渔船，只要不刮强劲的南风 and 西风，多布里纳号停在这里是万无一失的。多布里纳号徐徐开进港湾，抛下锚，放下小艇，伯爵和上尉一同上了小艇驶向岸边。

莫尔菲准将和奥利方少校远远就看见一艘俄国船向小岛靠近。他俩早就带着一幅傲慢不逊的神情，直挺挺地立在岸边，等着船上的人上岸。

一上岸上尉就激动地大声嚷道：

“先生们，谢天谢地，你们也和我们一样避免了一场灾难！见到你们实在太高兴了！你们好吗？”

两位英国军官纹丝不动站在那里，也不答腔，连手也懒得伸过来。

“你们有欧洲的消息吗？你们同本国联系上了吗？”塞尔瓦达克上尉仍然不减热情，主动询问。

“我们还不知道阁下的尊姓大名呢？”准将的身子挺得更直了，脸上表情冷漠。

塞尔瓦达克上尉无奈地耸了耸肩，作了自我介绍，并简单说明了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和了解到的情况。

两位高傲的英国军官却对此一无所知，连塞尔瓦达克上尉介绍的裂变情况他们也是将信将疑。

当他们听到上尉说英国也已沉入海底时，这两位军官勃然大怒，腾地站起来，冲着上尉嚷道：“要是英国不存在了，那么法国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不管怎么说，英国只是一个岛屿，而且是支离破碎的岛屿，很容易陷入海底。而我们法国人不一样了，它是在欧洲大陆上，要牢固得多。”塞尔瓦达克上尉据理力争。

“英国不会消失，祖国人民一定会来解救我们！”两个英国人咄咄逼人，摆出一副要角斗的架势。

这时，铁马什夫伯爵不得不站出来，极力解劝，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咱们后会有期！先生们。”塞尔瓦达克上尉临走时愤愤

地说。

“随你们的便！”那位准将回了一句。

多布里纳号立即起锚开航。英国人占据的小岛便消失在暮霭中了。

6 皮套里的秘密

从多布里纳号离开英国人占据的那个小岛以后，伯爵、上尉和二副便在一起讨论。他们从英国人那里知道，那个小岛并不是科学岛，而是直布罗陀的一部分。他们在思考怎么会到达直布罗陀的。他们还不可能一下子把问题全部弄清楚，但是至少已经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现在的事实是，多布里纳号是从古尔比岛出发，沿着同样纬度再回到古尔比岛，整整绕一圈，一共可以走大约 29 个经度。这是他们根据记录测算的，比较准确。

按照每个经度 80 公里计算，全部行程应为 2320 公里。

上尉提出自己的看法：“多布里纳号并没有改变航向，但最后却回到了原来的出发地。这样说来，我们这个地球的周长只有 2320 公里了。”

“对！”二副很赞同上尉的看法，“我们现在是在地球残存的一部分上，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部分是因为大裂变从地球上分离出来的，进入新的轨道。”

“它是带着大气，带着我们这些幸存者的生命作新的旅程。”上尉补充道。

“因此，我们迄今所见到的奇奇怪怪的各种现象都有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伯爵也显得有些兴奋了，他向人们解释道，“比如，重力的大大减少，是由于球体的缩小造成的；一昼夜

的时间缩短一半，是因为地球自转速度的加快而形成；太阳从西边出来而从东边落下，是由于地球改变了自转方向；从气温的变化和太阳轮廓的变化上可以看出地球运行轨道是呈椭圆形的。”

对于伯爵刚才的解释，大家都认可，接下去，大家不得不往深层考虑。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从地球上分离出来的这部分究竟会到哪里去呢？

它的椭圆形轨道的偏心率究竟有多大呢？

它离太阳的最近距离是多少？最远距离又是多少？

它绕太阳一圈需要多少时间？

这一部分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地球上去呢？要是有可能需多长时间？

一连串的许多问题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而且迫切需要找到准确的答案。

“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我们至今还无法解释清楚，那就是海边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新的、构造奇特的大陆？还有那些我们无法弄清楚的金属凝结物。”

塞尔瓦达克上尉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确实不应该忽视。既然这颗小行星是从地球上分离出来的，它的表面应该保持着原有的花岗岩和石灰岩的成分，为什么会出现那些成分奇特的悬崖峭壁呢？海底为什么又是那样的平坦，而且也是一些成分不明的金属粉末？

多布里纳号载着这群远离家园的人们在这片不知名的大海上日夜兼程的航行着。

塞尔瓦达克上尉、铁马什夫伯爵和普罗科普二副三人热烈地讨论，痛苦的思索。

2月21日上午，一位站在船首的水手忽然叫道：

“你们看，海里有酒瓶！”

大家都聚到船头上来，希望从这个神秘的东西里能获得些什么。

打捞上来后，才发现这不是一个酒瓶，而是一个存放一般望远镜用的皮套。封口处涂了火漆。要是在海水里浸泡时间不长的话，恐怕海水还没有渗进去，里面显然藏着什么东西。

上尉打开皮套，从里面取出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普通印格纸，上面歪歪斜斜的写了几句话，字体很粗，并打了许多问号和惊叹号：

加利亚？？？

Ab sole，2月15日为：236000000 公里！

1月至2月共走路程：328000000 公里！

Vabeme！ All right Parfait !!!

“简直是一张天书！”

“我也看不懂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但可以肯定，写这条子的人至2月15日还活着，因为这条子肯定是2月15日以后写的。”

“这会不会是什么人搞的迷魂阵？比如那几个英国家伙。”

“不会的。这张条子上的数字肯定与这次发生的大变动有关。”

“那么，很可能是一位学者，孤身一人被困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在海边。他要把观察到的结果告诉别人。所以就用了皮套子。”

上尉、伯爵、二副三人就着这个神秘的皮套各抒己见，竭尽全力探究其中的奥秘。

伯爵接着说：“这样说，写条子的这位学者是把我们现在

的这个星球命名为‘加利亚’了。”

“而且，可以看出，这是个法国学者。因为这张条子上有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和法文，其中法文最多。”上尉补充了他的看法。

普罗科普提出他的见解：

“上面的数字无疑是指加利亚星球在新的轨道上所运行的情况。

“236000000 公里是 2 月 15 日加利亚离太阳的距离。

“328000000 公里是加利亚 1 月至 2 月共走的路程。”

伯爵赞同二副的见解，他说：“如果加利亚果真是一颗小行星，那么这些推论都是无疑的。它同其它一切天体一样，也要受力学定律的制约。正象其它行星一样，它的运转要受到太阳的制约。他一离开地球，就处于太阳的无形引力的控制之下，同时它的轨道就永远确定下来了。”

“说不定加利亚在运转过程中会改变它的轨道。”上尉不无担心的说。

“不会的。”普罗科普说。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没有仪器来进行观测，无法计算出这颗小行星的轨道参数。”伯爵说。

“纸条上的最后一行字，表明这位学者对自己观测到的结果非常满意。”上尉说，“不知现在这位学者在哪里，处境怎样。”

普罗科普二副肯定的说：“他不会在船上。如果在船上，他会把这纸条放到酒瓶里的，因为瓶子更能经受海水的浸泡。看来他是被困在某个小岛上。一个我们没有发现的小岛。”

“我们应该赶快设法找到这个学者，因为他会知道这次裂变的情况，并且知道这颗小行星的运行情况。”上尉说。

7 寻找学者

多布里纳号开始了寻找那位神秘的学者的航行。船上的谈论话题自然就集中到那张纸条上来了。人们夜以继日地谈论这件奇怪而又神秘的事情。“加利亚”在他们的谈话中频频出现，而且不知不觉地在他们的头脑中就形成了一个地理名词，即正带着他们在太阳系里遨游的小行星的名称了。

多布里纳号沿着海岸北上航行。穿过一个大海岬，不远处应该是伊比利亚海岸的巴塞罗那所在地。但这个海滨城市及其附近的海岸都已杳无踪影，被海水完全吞没了。海浪拍打着新形成的海岸，海岸上从未见过的怪石林立，面目全非。

克雷乌斯角如今也是无影无踪。

再往前航行就是法国境内了。而眼前的截然不同的景象却呈现在塞尔瓦达克上尉的面前。海岸上峭壁陡崖、层峦叠嶂，无法看到海岸那边的天地。这些悬崖峭壁高达 300 米，上面寸草不生，光滑如镜，无一处可以攀登，同他们在其它海岸所见到的一模一样。法国南部原有的美丽景色和宜人的海滩如今都被这些参天的巨石代替了。上尉心情沉重，惘然若失。这种心情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或许本一佐夫在场时会有同感，可惜他不在身边。

多布里纳号沿着海岸继续前进。所到之处无不骇人。

湖光山色十分迷人的奥德省整个地消失了。青山秀水，风光迷人的东比利牛斯省失踪了。克劳和卡马格的千里沃野良田被海水吞没了。普罗旺斯省那些令人流连忘返的海滨风景都不见一点影子。

上尉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凄凉。

“难道除了阿尔及利亚留下的古尔比岛外，整个法国没有

一点地方幸存下来？”

沿途海岸到处是奇峰怪石，毫无船只停靠之地，看来整个地中海沿岸，到处都是这种千篇一律的悬崖峭壁。

于是，多布里纳号开足马力，向东驶去。

天气已经转凉，大气中的水汽已明显减少。天空总是万里无云，阳光却明显减弱，物体的阴影已显得不那么分明了。

夜间，天幕上挂着闪烁的星星，但有些行星已逐渐远去，其亮度也微弱多了。巨大的木星和美丽的土星，却变得越来越亮了，这是因为加利亚正在靠向它们。天王星过去不用望远镜是无法看到的，现在用肉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由此可见，加利亚正在远离太阳而去。

2月24日，多布里纳号航行到此处，一直绵延不断的沿岸石壁在这里忽然出现一条缝隙，这意外的发现使大家喜出望外，缝隙的底部分有一块很小的海滩，但足可以让小艇停靠上岸。

“好极了，总算找到了上岸的地方了！”上尉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叫道。

伯爵和二副也都是同样的心情，焦急地期待着能上岸去看。

这个缝隙远远看去象是一条山涧的河床。如果沿着两岸的斜坡爬上去，可以到达山岩的顶峰。从那里向北眺望，就可以看清那边究竟是个怎样的世界。

上午7点，伯爵、上尉和二副乘着艇来到了那块沙滩上。

沙滩由石灰岩凝结而成，呈淡黄色。这还是他们首次发现旧海岸的遗迹。不过这小小的沙滩只有几平方米，不能久留。于是他们立即向那山涧走去。

山涧里没有一点水，而且看起来也从未有过奔腾不息的激

流。河床里以及两岸斜坡的岩石同他们地中海沿岸见到过的毫无两样，似乎没受过风吹雨打。可惜他们不懂地质学，要不然就能弄清楚这些岩石的地质年代和特性。

河两岸的斜坡上，不时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积雪。越往上，积雪越多、越厚。看来山顶上和山那边的广大地区一定是个白皑皑的冰雪世界。

“很好，这大片的积雪，可是储量丰富的淡水啊！”

“除古尔比岛外，这是我们在加利亚发现的第一个表面有淡水的地方。”伯爵说。

“是的，在高纬度地带，随着气温的进一步下降，不仅会降雪，而且会结冰。要知道，加利亚是一个近似球体的星球，我们现在到达其北极附近，阳光是斜射到这里来的。不过当加利亚离太阳太远时，这里可能会非常寒冷的。”普罗科普利用他的地理知识解释这里的现象。

“那么加利亚的气温会不会降到人们不能忍受的程度？”伯爵担心地问。

“不会的。”普罗科普非常肯定，他说，“无论加利亚离太阳多远，这里的气温都不会下降到太空气温的极限以下。”

“这个极限是多少度？”

“根据物理学家的理论，大概是在零下 60 左右。英国航海家到北冰洋探险时，曾经受住了这种奇寒的考验。”

越往上登，空气越稀薄，大家都感到喘息越发困难，气喘嘘嘘。经过一个小时的攀登，他们终于爬上了顶峰。

从这里登高远望，俯视四方，南面是水天一色的大海，北面却是个意想不到的世界。

参天的巨石鳞次栉比，一眼望不到头。其顶峰全都被皑皑的白雪覆盖，到处是奇形怪状的、不明成分的岩石，巨石磷岩，

层峦叠嶂。

这里寸草不生，鸟兽绝迹。

这是一个满目荒凉，毫无生机的世界。

其时，塞尔瓦达克上尉想起了流传法国的一句名言“即使地球分裂成无数碎块，我们也不应该失去希望。”

多布里纳号看来只有返航了，回到古尔比岛去。未来只有这个小小的天地，是这个新的星球上的人们唯一能够生存的地方。

这段时间以来，多布里纳号的人们历经了千辛万苦，也应回到一个安定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于是人们都开始讨论是否立即返回古尔比岛去这个问题。

“这些天来我们发现了许多新的地方，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大家不要忘了，就是要找到那位写纸条的学者。”上尉说。

普罗科罗也提出他的见解：

“上尉说得对。我和大家一样的心情，想到古尔比岛去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地中海周围的情况我们还没有全部弄清，我们需要许多答案。而且，现在的气温不断的下降，严冬会很快到来。到时候海面一封冻，就不能航行了，那时我们的多布里纳号就寸步难行了。”

2月15日多布里纳号离开了临时停靠的那个小港湾，沿着北部海岸全速航行。

天刮着凛冽的寒风，气温已经下降到-2左右。

夜空十分美丽，虽然没有月亮，但小小的流星不可胜数。天空好象下了流星雨，令人眼花缭乱。由于气温暖和，水气更加减少，云彩也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加利亚眼下正穿过一条同地球保持同心运动，位于地球轨

道外侧的光环。光环中那些成千上万、个体很小的流星可能是从英仙座的大陵五星上分离出来的。它们的速度很快，一进入加利亚的大气层，与空气摩擦就燃烧起来，发出强烈的光。那一束束强烈的光映照到海岸光洁如镜的岩石上，真是五彩缤纷，灿烂夺目。而当这些大大小小的火球一个个相继落入大海时，其场面更是蔚然壮观，动人心魄。

8 尼娜和羔羊

2月27日，在多布里纳号东面几海里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小岛。从小岛所在的位置看，如果它不是新形成的，那就一定是撒丁岛最北端的残存部分。

多布里纳号迅速驶近小岛。上尉、伯爵、二副都相继登上了小岛。

小岛的面积很小，大概只有一公顷大。岛上树木苍翠，杂草丛生。三四株古老的油橄榄树，直插云霄。橄榄树下处长着一簇簇香桃木和乳香黄连木。岛上悄无声息，一片恬静，真是世外桃源。

忽然听到一声羊叫，接着看到一头小山羊在山岩间跳跃着跑了过来。可以看出，这可怜的小家伙见到陌生人既高兴又胆怯的样子。

上尉凑上前去，摸了摸小山羊的头。这是一头母山羊，还很幼小，身上的皮毛雪一样的白，头上的角没有长大。

上尉站起来说：“岛上绝不会只有一只羊，咱们可以跟它走一走看。”

于是，他们跟着小山羊没走多远，就来到了一个小洞口，洞口长着一簇乳香黄连木。

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坐在洞口，怯生生地看着三位陌生的来客。很显然，她对陌生人的到来既惊喜又害怕。她的表情有些忧郁，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头上披着金色的长发。她确实是个美丽无比的小天使。

“你们不会是坏人吧！”小姑娘终于操着一口意大利语怯生生地开口了，声音十分柔和动听。

“不用怕，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会对你很好的。”伯爵用意大利语同她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小朋友。”

“我叫尼娜。”

“尼娜，这儿就只有你一个人吗？”

“不，还有我的小羔羊，它叫‘安妮’。”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儿是马达连纳。”

“你是大变动前就在这里，然后就同别人失去了联系。一直同你的小安妮生活在这里。是这样的吗？”

“没错。不过，我们在这里一直很好。”

马达连纳原来是撒丁岛的北部的一个小岛。小姑娘是这个岛上的唯一居民。大变动之前，她是个孤儿，给主人家放羊。灾难来临时，周围的大地都被海水吞沿了，只有这片小岛幸存了下来，她和她的唯一伙伴“安妮”幸免于难。她当时非常害怕，不久一切恢复正常，她渐渐放下心来。所幸岛上有许多味道很好的果实供她生存，而且她的身边也有一些粮食，便相安无事。虽然有小羔羊陪伴，但还是很孤独，天天盼望海上轮船来搭救她。

尼娜和她的羔羊安妮被安排到多布里纳号上。大家见到美丽的小天使的到来，都热烈地欢迎她。他们都认为同这个小姑

娘萍水相逢，是一个吉祥之兆。几位俄国水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更是真心实意地把她看成是上帝派来的小天使。有的人还真的去看一看她身上是否长了翅膀。从这天起，大家都叫她“小圣母”。

3月3日多布里纳号在原摩洛哥附近发现一个海岬，正与北面的古尔比岛隔海相望。靠近海岬，看见海岬上有一座约1000米高的山，顶上正冒着滚滚的浓烟，这分明是一座活火山。加利亚星球也有火山活动，这还是第一次发现。

“这样看来，加利亚地下也有炽热的岩浆。”塞尔瓦达克上尉说。

“为什么没有呢？既然加利亚是从地球上分离出来的一部分，那么它就会带来一部分炽热的岩浆。”普罗科普解释道。

气温在急剧下降，大海很快就要结冰了。此外，船上的存煤，经过这些天的消耗，很快即将告罄。如果再不降低行驶速度以节省燃料，眼看就有燃眉之急。普罗科普已把这两个紧急情况告诉大家，经过讨论，大家决定这次环游加利亚的航行只能到此为止了。

3月5日，多布里纳号调转航头，向北边30公里外的古尔比岛驶去。

“我可怜的本一佐夫不知怎么样了？”上尉说。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他一直都很惦记他的忠诚的勤务兵。“但愿他万事如意。”

在返回古尔比岛的途中，他们又遇到了一件怪事。

那天太阳升起后，有人发现海面上有一个漂浮物。打捞上来一看，这次漂浮物不是皮套，而是一个罐头盒，封口涂有火漆，并刻着两个与上次相同的缩写字母。

罐头盒打开后，里面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加利亚（9）

Ab sole，到3月1日为312000000公里！

从2月至3月共走：236000000公里！

Va bemr！ All right！ Nil desperandum！

好极了！

纸条上没有地址，也没有署名。

“这玩意儿看来有许多个。”伯爵说，“说不定是什么人在海里放了许多这样的皮套和罐头盒。”

“不见得。现在关键是要了解这上面的内容是什么意思。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必须找到这个神秘的人物。”上尉说。

谁也解不开这张纸条上的谜。写这纸条的人很可能住在一个至今尚未发现的孤岛上。

普罗科普向人们分析他自己的看法：

“如果纸条上的数字可信的话，前后比较起来，可以发现两点情况：

“一是，加利亚的运行速度明显变慢。它在1月至2月走了3.28亿公里，而在2月至3月才走了2.36亿公里。

“二是，加利亚和太阳的距离已经从2月15日的2.36亿公里，增加到3.12亿公里。随着它远离太阳，它的运行速度就会降低，这是符合天体力学规律的。另外，气温的下降也证明了加利亚正在远离太阳。”

普罗科普的分析，大家都比较满意。

几小时以后，古尔比岛就在望了。

9 回到古尔比岛

经过35天的海上航行，多布里纳号终于回到了古尔比岛，

上尉的心情尤为激动，这不仅是因为古尔比岛是祖国的一部分，更主要是因为岛上留下了他的本一佐夫。看到小岛依然如故，上尉不禁松了口气。不过奇怪的是，从远处他就看到小岛的上方空有一块浓云在缓缓移动，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后来发现，那不是云，而是一大群密密麻麻的飞鸟，震耳欲聋的鸟鸣声，与多布里纳号抵达后鸣放的礼炮遥相呼应。

多布里纳号渐渐靠近小岛。

这时只见一个人手中握着枪，奔跑过来跳上岸边的悬岩上。这是本一佐夫。

他毕恭毕敬地站在岩石上，向多布里纳号行注目礼。上尉一上岸，他立即就抢上前去，热烈地吻着他的手。

本一佐夫满头大汗，还在气喘吁吁。

上尉不解的问：“你这是怎么了？在干什么？”

“啊！这些可恶的混蛋和强盗！上尉你总算回来了。”本一佐夫的骂声把上尉弄得莫名其妙。

“我骂的是这些可恶的鸟雀，一个月来，我天天用枪打，越打越多。要是不管它们，我们的庄稼很快就会被它们吃得精光。”

的确是这样。这些鸟雀是加利亚从地球上带来的，它们到古尔比岛来寻找栖息之地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它们更需要寻觅食物。因为这里有田野、牧场和淡水。这也表明加利亚这个小行星上的其它地方大都是寸草不生、满目荒凉。

“对了，上尉，你们都找到了哪些地方？”本一佐夫急切地问。

“我们到过一些不知名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找到非洲，没有找到欧洲，这些地方都消失了。”

“蒙马特呢？”本一佐夫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家乡蒙马特的

情况。

“整个法国都不见了，蒙马特当然也难逃厄运。”上尉说。

“你在胡说，上尉，这不可能。”

本一佐夫虽然难以相信，但是上尉的话语是认真的严肃的。他的情绪低到了极点。

塞尔瓦达克上尉向本一佐夫介绍了小姑娘尼娜，并把他们领进小石屋。

自从上尉走后，石屋被本一佐夫收拾得干干净净。尼娜和本一佐夫见面后都很热情，本一佐夫的情绪有所好转。

大家稍待休息后，又聚在一起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

当前的紧迫任务是解决住房问题，顺利地度过冬天。随着加利亚离太阳越来越远，严冬即将来临。加利亚上的冬天有多长，难以预料。说不定要几年的时光才能转暖。岛上的燃料并不富裕，煤已经没有了，只有少量的树木。怎么办？如何度过一个难关？这是必须赶快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问题。

至于大家的吃喝，当前还没有多大的困难。饮水也不成问题。大片的庄稼已经黄熟待收，成群的牛羊也是一个丰富的食物来源。平原上有几条小溪，蓄水池里也蓄满了水。

加利亚星球上迄今发现的居民，除了直布罗陀上的13个英国人外，有8个俄国人，2个法国人和一个意大利小女孩。整个古尔比岛现有11个居民。

“我们的岛上现有22个居民。”本一佐夫更正道。

“还有什么人？”上尉问。

“上尉，自你走后，岛上又来了一些人。他们都是西班牙人，我叫他们收割庄稼去了。”

本一佐夫说完就领着上尉去见他们。

“啊！这些混蛋、懒虫！总是偷懒！”本一佐夫又骂了起来。

林中传来悦耳的歌声，并伴有吉他和响板伴奏声。一群人边唱边跳，毫无顾忌。

他们跳的是西班牙民间舞蹈——凡丹戈舞。场面十分滑稽可笑。由于体重的减轻，一跳就是10多米高，相互戏弄，嬉闹，放荡不羁。

“还我的钱！你们这些无赖！这些恶棍！看在亚伯罕，看在耶稣、也看在穆罕默德的份上，请你们把欠我的钱还给我！”

咒骂和叫嚷的是一个正在被几个西班牙人戏弄的犹太人，50多岁。

“见鬼，怎么还有个犹太人！”

“对，是一个贪财如命的犹太人。”本一佐夫说。

老人看上去象是60开外的人了。他身材矮小，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生就一副狡黠伪善的面孔。他的胡子呈淡黄色，头发乱如茅草，脚大手长。为了赚钱，他可以不择手段，视钱如命。

为生意，他长年在外奔波。他的店铺就是一条载重200吨的单桅船。常在地中海沿岸兜揽生意。船的百货不下千余种，是个地地道道的水上杂货铺。这个杂货铺名叫“汉沙”。

杂货铺的主人虽然可恶，但是“汉沙号”对大家是非常有用的。船上装的货物齐全，面包、咖啡、罐头和其他的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要用这些东西，是要费一番口舌的。不过，为了大家的生存，征用他的货物也无不当之处。

然而，犹太人伊萨克还一直在盘算着这一船货可以狠赚一大笔，因为此时他是独家经营，机会难得啊！

回到古尔比岛以后，加利亚人一直在考虑并谈论这几个问

题：第一，加利亚是不是在沿着一条椭圆形轨道运行，使他们总有一天能够离太阳近一点？

第二：如果确是一条椭圆形轨道，那么这条轨道的偏心率是多少？也就是说，加利亚在什么时候才能经过远日点，走到太阳那边去？

第三，岛上的资源能用多久？无论如何现在必须节约使用。

塞尔瓦达克上尉说：“我是不是应当把情况如实地告诉那些西班牙人？”

“大可不必，上尉。”本一佐夫竭力反对，“这些人懒得要命，一旦知道真实情况，他们更是心灰意冷的。你会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普罗科普也说：“这些人非常无知，你把那些关于宇宙的变化告诉他们，还不是对牛弹琴。”

当大家在谈论这些情况的时候，伊萨克远远地跟在后面，似懂非懂的听着他们的谈话。他弯着腰，唉声叹气地走着，口中默默地祈祷上帝。但是，他的两只小眼睛不时地发出凶狠的目光，两片嘴唇时开时合，作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对于天地间的变化，伊萨克也感到了，并多次询问过本一佐夫，但本一佐夫一味捉弄他。他根本就看不起这个亚伯拉罕的不肖子孙，从不正经地回答他的问题。比如，本一佐夫对他说，这次变化以后的世界对他有无穷的好处，他至少可以活200岁，而以色列人一般只能活到100岁。随着体重的减轻，即使他到了垂暮之年，也会身轻如燕的。他还说，月亮确实不知哪里去了，但对他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月亮上总不会有人欠他的钱。太阳之所以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可能是因为迷了路。总之，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塞尔瓦达克上尉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把真实情况告诉了西

班牙人。但是，不知那些西班牙人是否听懂，他们并没有什么反应。

至于伊萨克，他听懂了塞尔瓦达克的话后，一声未吭。只见他紧紧咬了一下嘴唇，似乎是怕自己笑出声来。

伊萨克自言自语地说：“这些话都不是真的，是上尉大人用来同大家开开玩笑罢了。”

伊萨克用法语对上尉说：“你这些绘声绘色的故事，只能用来骗骗西班牙人，我是不会上当的。”上尉并未理睬他。

说完，他又走到小姑娘尼娜身旁，用意大利语对她说：“小姑娘，你说说看，这些话是真的吗？”

“是真的！”小姑娘很诚恳的说。

10 寻找栖身地

严冬很快就来临了。汉沙号停泊在光秃秃的海岸外，没有任何东西作屏障，万一刮起西风，很可能把这条单桅船刮到岸边来撞得粉碎。所以这里不是停泊之地，必须尽快把它开到谢利夫河水去同多布里纳号停在一起。因为现在的汉沙号已经不是伊萨克个人的了，而是加利亚人民的。

3月8日，塞尔瓦达克上尉，不管伊萨克信不信他的话，都必须下令把汉沙号开到谢利夫港。伊萨克对此倒也没说什么，因为这样做无疑对他有好处。他知道汉沙号必须找个安全的港湾，他一直希望能暗地收买两三名俄国水手帮他把船开到阿尔及尔或沿岸的其它港口去。这样他要花一笔钱。

严冬来临，气温急剧下降。无论是船还是石屋，都只是临时性住所。由于燃料缺乏，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安全可靠，能够保持较高温度的地方，让大家寄居在里面，抵御那砭骨的严寒

酷冷。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地下挖一些较深的洞穴，才能保持较高的温度。当加利亚的大地被白皑皑的冰雪覆盖时，这些洞穴深处或可保持人所能忍受的温度。这样做似乎又回到了穴居时代了，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但是他们现在的条件总算比在地球两极探险和捕鲸的人要好得多。那些人在茫茫的冰原上往往找不到落脚之处，也无法在地下挖一个可以御寒的场所。他们或是呆在船上，或是用木板和冰块在冰面上盖一间简易的房屋用来御寒，作为栖身之地，可想而知条件是极差的了。

然而现在的加利亚人可以在这个岛上挖上很深的洞穴，然后住在里面，任凭地面上的气温如何下降，他们都可以安然无恙了，这样的洞穴肯定冬暖夏凉，实在太妙了。

于是，在本一佐夫的带领下，挖洞工作就开始了。工具有的是，什么铁锹、镐头、鹤嘴锄，等等，样样俱全。那些西班牙人和几个俄国水手都干得十分卖力。

可是，事实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开挖不久，麻烦就来了。

开始时，挖得还比较容易，进展十分顺利。虽然冻土很坚硬，毕竟还可以挖动。但是挖到三四米深的地方，地质变得无比坚硬，无论用什么工具，用多大的力气也无济于事，仍然是铁板一块。

上尉、伯爵和普罗科普都赶到了施工现场，察看情况。他们确认这种地层构造同加利亚海岸和海底的构造完全一样。这种不明性质的物质比花岗石还要坚硬，连炸药也难以炸开，铁锹、镐头之类是无法动得了它的。很显然，整个加利亚星球都是由这种物质构成的。

靠挖地洞栖身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

气温还在无情地下降，很快就会降到 - 60 以下。没有一个适当的住所，他们就别想活命。连那些鸟兽牲畜都将变成一块块冰肉。

现在的气温才刚刚降到 - 60 左右，石屋里的温度就难以保持了。虽然生了火炉，也不见得暖和多少。看来，指望靠生火取暖是不可能的了，况且燃料有限。必须想个万全之策来度过那漫长的严冬。可想而知，不久之后，连气温表里的水银柱或酒精也会凝结的。那时人的血液恐怕也会凝结了。

又一个严峻的考验，要加利亚人们去经受了。面对现状，大家愁眉不展。要是塞尔瓦达克和铁马什夫伯爵意志薄弱的话，这时是很容易倒下的。

太阳的轮廓变得越来越小，阳光十分微弱。正午，当太阳从天空经过时，直射下来的阳光照在人身上，还有一点暖意。这微弱的阳光对加利亚人是多么珍贵啊！但是一到夜晚，就寒气袭人了。

上尉和伯爵跨上两匹骏马，想在岛上尽可能找到一个可以避寒的栖身之所。但是毫无结果。然而他们并没罢休，一边寻找，一边苦苦地思考着。

一天，上尉被远方的什么吸引住了，他揉了揉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远处。

“不！绝没有看错！”他自言自语道，“那边有一堆火光。”

“火光？”

“对，就在那边。”

“是有火光。”伯爵看了看说。

事实不容置疑，南边的天际确有一个十分明亮的火光，这火光在茫茫的暮色中已显得越来越亮了。

“会不会是一艘船？”上尉问。

“不会的，它距离我们这样远，如果是舷灯的话，我们是看不到的。”

“这火光好象动也不动，而且似乎有较强的光轮。”

他们俩又聚精会神地朝那边望了一会儿，上尉好象猛然想起了什么，叫道：

“嗨！那是火山！就是我们那天乘船回来时看到的火山！你还记得吧。”

“对，没错！”伯爵回忆起来。

“妙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没想到大自然已为我们准备好一个绝妙的御冬场所，它正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这永无止境地喷发出来的炽热的火焰，难道我们不可以利用来御寒吗？啊！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苍天不负苦心人啊！”

“明天，我们就去看看。”

第二天，3月11日，他们没有动用多布里纳号，乘着游艇朝火山方向驶去。

30公里的路程，他们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到了。海岬的顶端火光冲天，熔岩大量地从火山口喷发出来。这熊熊的大火是不是加利亚从地球上带来的氧气同这些喷射物混合后形成的？或者这座火山象月亮上的火山一样，本身就有氧气来源？

游艇终于找到了一个小海湾可以停靠登陆，海湾为群山环抱，是一个理想的避风港，将来多布里纳号和汉沙号也可以在这里停靠。

他们一上岸，就感到这里的气温明显高于别处。来这里御寒过冬是没问题的。只要能在附近找到一个较大的岩洞，让大

家住进去，就不愁度过这漫长的严冬了。

他们在山脚下、山坡上到处寻找，从一个山岩跳到另一个山岩，脚下的岩石，都是六面棱柱形的，毫无例外，似乎整个加利亚都是由这种岩石形成的。

终于，在一座顶端象塔尖一样直冲云霄的大山岩后面，山腰上忽然出现了一个洞口。洞口海拔约 20 米左右。洞内似乎有一条回折的地道往下延伸，他们立即钻了进去。

洞内黑黝黝的，他们只能沿着石壁，摸索着前进。熔岩喷发时发出的轰鸣声，这里听得十分清晰，可见这条地道离火山口不远。

地道里的温度至少有 15℃，他们把手放在石壁上，感到石壁相当烫手。这种石壁似乎可以传热。

他们继续往前走，不久，前方明亮起来，接着出现一个很大的洞穴。洞内的温度很高但人完全可以呆得住。

奇怪，这么深的地洞里，哪里来的亮光和这样高的温度呢？这是因为在岩流倾泻而下、面向大海的山坡上，有一个洞口，地洞里的光和热便是从这洞口传进来的。人站在这里，简直象站在凡昂洞口观看尼亚加拉瀑布一样。不同的是，从这个洞口看到的瀑布不是一条水流，而是一条火流。

这是上帝为加利亚人准备的极为理想的越冬寓所。

上尉、伯爵等人激动地欢呼起来。

11 安居火山洞

上尉、伯爵、普罗科普二副经过商量决定马上搬迁到这个火山洞来居住，安全过冬的事已不成问题了。

这个岩洞不但光线充足，而且温暖如春，确实是一个理想

的住所。所有的加利亚居民都可以在这里安顿下来。除人而外，上尉的两匹马和一定数量的牲畜也可以在这里安全过冬。但愿那漫长的冬天会有结束的时候。

经过进一步的察探，在这个大岩洞的四周，有 20 几条密如蛛网的地道，这些地道一直伸展很远，而且都很温暖，好象山中有许多“毛细血管”把热量传向四面八方。只要火山不停止活动，无论外面的气温怎么下降，加利亚人住在这山洞里，是可以高枕无忧、逍遥自在的过日子的。除这个火山外，并未发现其它火山。要是加利亚内部的热量只通过这唯一的火山口向外排放，那么这座火山的活动将延续几个世纪而不会停息。

住所选定了。现在的任务是必须抓紧时间搬迁，一分一秒也不能放松。因为气温急剧下降，海面很快就会封冻。趁着多布里纳号尚能航行之际，赶紧回到古尔比岛，把岛上的居民和牲畜迁移到这儿来，把粮食和饲料也搬过来，以便在这个“温暖之乡”——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它再恰当不过了——长期定居下来。

此后的 3 天，多布里纳号在古尔比岛和“温暖之乡”之间来回跑了 3 趟。

首先，把刚刚收割下来的饲料和粮食运了过去。这些饲料和粮食就存在地道的尽头储藏起来。

3 月 15 日，他们又把 50 来头牛、羊、猪运了过去，以便将来用于繁殖。剩下的牲畜，不久就会冻死，也没必要再养下去，就都宰杀了，这样的天气，大自然就是极好的冷库，能够长期的储存。这些储备，足可保证他们度过很长岁月，至少对目前这 22 个居民来说，短期内是不会闹饥荒的。

至于饮水问题，也很好解决。淡水永远也不会缺乏。古尔比岛上溪流纵横，还有蓄水池，夏天当然不愁没有水，即使是

冬天也不成问题。海水一结冰，更是取之不尽了。

新居的整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大家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地道。这个山洞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蜂巢，周围的“蜂房”密密麻麻。辛勤的蜜蜂——那些终日奔忙的加利亚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宽敞的住房，享受舒适的环境。大家给这些密如蛛网的地道起了个名字，叫做“尼娜蜂巢”。

他们又考虑如何把熔岩中的热量利用在日常生活上的问题。他们把细小的岩流引到指定的地方，把多布里纳号上的炊具拿来，利用熔岩的热量做饭。这样，烹调师便可在这别具一格的炉灶上大显身手了。

这种生活真是美妙无比，只有加利亚人才有此福。

“嗨！”本一佐夫风趣地说，“要是旧大陆上的家家户户都能用上这种不花分文的玩意儿来做饭，那该是多大的节省啊！”

塞尔瓦达克上尉把那个大岩洞作为公工场所，按照他的指示把里面布置一番。里面放进了从多布里纳号和古尔比岛小茅屋里搬来的家俱。把多布里纳号上的小图书馆也搬了来，那里有不少法文图书和俄文图书。把它们在大厅里摆放整齐。石壁上还挂张航海地图。这个厅俨然是个会议厅。

塞尔瓦达克上尉和铁马什夫伯爵一起住在大厅左边的一个石洞里。这里比较宽敞，比较安静，暂时作加利亚的“白宫”。

普罗科普二副和本一佐夫住在右边的一个岩洞里，这里离“白宫”较近，以便保持联系。

他们还给尼娜专门准备一间绣房，是大厅后边的一个岩洞。岩洞小巧玲珑。大家给它装修一番，尼娜非常高兴。

经过几天的辛苦忙碌，终于安顿下来了。大家便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加利亚的穴居生活了。任凭气温下降到何种程度，他们也可以无忧无虑，安然无恙地住在“温暖之乡”里。

加利亚的居民都在“温暖之乡”里安居下来了，怎么唯独不见伊萨克呢？

原来，这个守财奴还在守着他的汉沙号寸步不离。

大家把天地间的所有种种症状都指给他，告诉他无比寒冷的严冬即将来临。无论大家怎么苦口婆心的劝他，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一直呆在汉沙号上死守着那船货物不肯离开。他总希望海面上出现船只来把他带走。但哪里会有船的影子呢？

不过他不到新居来，大家也难得安静。伊萨克曾不正式宣称，谁要想买他的东西，一定要用现钱。上尉严令大家不但不拿他的东西，而且也不许买他的东西。他倒要看看这冥顽不化的守财奴会不会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低头服输。

很显然，这个顽固不化的伊萨克，根本就不相信别人说的。他以为这些人不知怀有什么不良之心，眼睛整天都盯着他的那船货，打着什么主意。于是他就越加小心，越不敢靠近大家，更不敢离开汉沙号一步，他还是认为他没有离开地球，只不过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灾难而已。所以他始终坚信，迟早会离开这个鬼地方，而到地中海沿岸去做他的生意。他不但听不进人们善意的劝告，而且一直认为人们在对他玩弄阴谋，妄图占有他的货物。他根本就不相信关于从地球上分离出来的一块碎片在太空遨游的说法。他整天守着汉沙号，举着望远镜，盼望海上有船只来搭救他。

过了一些日子。气温下降了很多，伊萨克呆在汉沙号有点受不了了。他看到其他人常常跑到“温暖之乡”外面来活动，显得很高兴很自在的样子，他的决心开始动摇了，他也常常走下船来，试图接近俄国人和西班牙人，但他们对他报以冷嘲热讽，令他受不了。于是他又拿了几包香烟去拉拢本一佐夫，本一佐夫毫不客气地回绝了。

“老财迷，”本一佐夫对着他骂道，“你别来这一套！上面有令，你的那些东西，还是自己留着吃，留着喝，留着用吧！”

伊萨克在本一佐夫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他下决心要去找上尉塞尔瓦达克问个明白，他心想一个法国军官总可以相信的，不会骗这个可怜的老头的。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上尉气愤地说，他已经让这个老头弄得心烦意乱了。“你现在已经不在地球上了，要想回到地中海沿岸去不可能，盼着有船来搭救你，那是痴心妄想！”

“他妈的，我的货全完了！”

“你要是不愿去岩洞同大家一起住，那你就呆在这儿。可是，这汉沙号我们要开走，我们不能眼看你毁掉它！”

“把汉沙号开走？这不是抢吗？那你就把我毁了！”

伊萨克回到汉沙号上，呼天喊地，痛不欲生，对那些“贪得无厌的小人”骂声不绝。

上尉果断决定，不顾伊萨克的极力反对，要把汉沙号开到“温暖之乡”去安身。如果让汉沙号停在那里不动，海面一封冻，船就毁了。但只要开到“温暖之乡”的海湾去，就安全多了。万一发生不测，船上的货物还可以抢救出来。

汉沙号载着它的主人伊萨克被强行开进了海湾。一路上那个老头儿在船上吵闹不休，骂声不绝，哭天喊地。可谁也不理睬他。等到了海湾后，他看到这里确实很安全，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但是他极力掩饰，仍唠唠叨叨，骂骂咧咧没完。

“啊！这些蠢货，白痴！他们给我开船一个子儿也没要！”当别人走开，独自留下他时，他得意地笑了。

为了庆祝这次乔迁之喜，大家会聚在大厅里，举行一次丰盛的晚餐。丰盛的饭菜端上桌子，啤酒、葡萄酒打开了，上尉、伯爵分别举杯向大家表示感谢和祝贺。于是，大家开怀畅

饮，兴致很浓。

酒宴上的气氛十分猛烈。能歌善舞的西班牙人可以乘机大显身手了。只见他们弹起吉他，打起响板，唱起了一首首令人心荡神驰的歌谣。本一佐夫也到了发挥特长的时候了，他唱了一首阿夫兵团的著名歌曲，这首歌在法国军队中极为盛行。但只有看象本一佐夫这样的名手表演的人，才能领略其中的妙处。

大家的兴致越来越高，离开座位，跳起舞来。这恐怕是加利亚星球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舞会，除非有外星球人来过加利亚。几个西班牙人跳起了探戈舞，十分精彩，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欢呼。俄国水手们也跳起家乡舞蹈。本一佐夫也跳了一曲家乡闻名的舞蹈，舞姿优美，动作强烈，透着一股阳刚之美，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温暖之乡”的热烈气氛，激动的欢闹声传出了洞口，飘荡在加利亚的夜空中。

12 来了一只信鸽

整个的加利亚海都封冻上了！

气温已经下降到 - 12℃，晴空万里，空气十分干燥。

安居“温暖之乡”之后的欢腾慢慢地静下来。加利亚的几位首领又在考虑加利亚星球的有关问题。

加利亚现在距离太阳究竟有多远了？自海上发现第二张纸条标明的日期以来，它又走了多少路？这些问题都无从知道。遗憾的是，那位隐姓埋名的学者至今没有再提供新的情况。

塞尔瓦达克认为，“这位神秘的学者说不定还在继续用皮套或罐头盒为我们送消息，很可惜这些东西没有漂到我们这儿来。现在大海已经结冰了，我们再也无法收到他的情况了。”

加利亚海结冰的时候，因为天气一直很好，风平浪静，所以结冰后冰面非常平整，简直同湖泊和滑冰场的冰面一样光滑，匀称、平坦。极目远望，海面光洁如镜，天衣无缝。

这同地球两极的情况是多么地不同！两极冰面上布满了巨大的冰山，而且冰山的样子十分奇特，底部相当脆弱，其高度往往超过捕鲸船的桅杆。但由于各部重量不等，常常会失去平衡，导致冰板的破裂。其实冰板也不过是许多大冰块杂乱无章地凝结在一起而成的。

所以地球两极的冰面不会长期保持固定不变的状态，只要一刮风，或是气温下降，就会有明显的变化。那种景象就如万花筒一样瞬息万变。可加利亚海的情况就不同了。冰面不但平整而且凝结得非常牢固。同时随着气温的下降，冰层也在逐渐加厚。非到春暖花开，冰雪消融的时候，是不会减弱其硬度的。

加利亚平展的冰面给“温暖之乡”的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看惯北国冰雪风光的俄国人，对此也兴趣盎然，他们首先满怀激情地在这浩渺的冰场上滑冰。上帝创造了这个天然大冰场，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俄国人的带领和技术指导下，许多西班牙人也都跌跌撞撞的奔上冰面。小尼娜的演技颇为出色，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滑冰成了大家的主要体育活动，这对于长期居住在山洞里的人来说，不仅锻炼了身体，而且消除郁闷的心情。

天气一直很好，这给人们出外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到了4月上旬，天空布满了乌云，刮起了猛剧的风暴，但其既没雨，也无雪。风暴从那个“瀑布”口吹入洞内。但是不必担心火流会因此而熄灭，相反，风暴象一个巨大的鼓风机一样，吹进了许多氧气，使熔岩烧得更旺了。有时候风暴是那样

猛烈，常使“瀑布”出现短暂的断流，冷风随即刮进洞内，把洞内的污秽空气一扫而光，使人们感到格外的清新。

由于天气的寒冷，整个小岛已是一片冰雪世界。各种鸟已无处安身，也无处觅食。所以它们都聚集到岩洞口来，它们也不怕人了，时时跟在人的后面，抢食人们扔出去的面包渣子。大家都习惯了这些鸟的争来抢去，让给它们一席栖身之地。

有一天，小尼娜忽然发现跟前飞来一只鸽子，站到小尼娜脚边，眨着一对可怜的眼睛，显得很乖巧的样子。小尼娜十分爱怜地双手捧起它，这是一只很漂亮的信鸽。

“瞧，它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纸袋。”小尼娜很好奇发现。她把鸽子交到上尉手里，上尉打开纸袋，很快断定，“这又是那个学者给我们送信了，因为海面结冰，他便改用信鸽送信了。”

送来的是一张简短的字条：

加利亚

3月1日至4月1日所走路程：158800000公里！

距离太阳：440000000公里！

粮食即将告罄！

“快瞧，这儿有个印章！”小尼娜叫道。

原来鸽子的左翼上盖了一方印章，只有一个字“弗芒特拉”。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字。

弗芒特拉是地中海上巴利阿里群岛上的一个小岛，莫非这个小岛也脱离了地球，落到加利亚星球上来了？那么，那位神秘的学者肯定就在这个小岛上。

从信鸽带来的纸条上看，直到4月1日，学者仍坚持在岗位上。但是不难看出他现在的处境很危急，他向外发出了呼救“粮食将尽”。

塞尔瓦达克果断地说：“朋友们，我要去救他。”

“我同你一起去！”铁马什夫伯爵说。

“我们应该去救他，不过这并非是容易的一件事。我们应该周密地计划一下才行。”普罗科普想了想说。

13 救援学者

据普罗科普二副的估计，弗芒特拉离“温暖之乡”大约有480公里。现在大海已结冰，乘船去是不可能的了，采取什么办法去救那位学者是个关键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滑冰去。”上尉迫不及待地提议。

“上尉，不是我不赞成这种办法。可以大约的计算一下，就算你一天能走80公里，那也要6天才能到达，并要日夜兼程。况且，现在的气温是-22，你们还得带上点粮食供路上吃，还得为岛上的人准备。”普罗科普分析得很客观。

“我想，这个困难不算大，我们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救人要紧。”上尉说。

普罗科普二副又接着说：“可以看出，岛上的学者由于挨冻受饿，很可能已经奄奄一息，你们怎样才能把他带回来？还得考虑到，冰海无边无际，万一遇上暴风雪，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就连自己都难保生命，别说保护奄奄一息的学者了。”普罗科普的考虑是很细致的，很实际的。

“那我们就见死不救了？而且我们现在非常需要那位学者。”上尉急得额头渗汗。

“要是能弄一个雪橇就好了！”本一佐夫突然插话说。

“弄个雪橇还不容易？”铁马什夫伯爵说，“但是，到哪去找几只狗呢？”

“我们不是有两匹马吗？用马拉雪橇是完全可以的。”本一佐夫说。

“天气太冷，马受得了吗！”伯爵说。

“没事！”塞尔瓦达克上尉说，“我们不能再犹豫了。那就赶快动手做雪橇吧！”

“雪橇有现成的，多布里纳号上就有。”普罗科普二副说。

“好极了，那就把马牵来套上吧！”

“不用着急，上尉，我们有比马拉更可靠，更迅速的办法——借助风力。”普罗科普说。

借助风力确实是很好的办法。现在，正刮着强劲的南风。雪橇上挂起帆来，每小时可以走 60 至 80 公里的路程。因此，经过一天一夜的时间，就能到达目的地。

说干就干，几个机械师立即行动起来。多布里纳号有的是材料。风帆很快做好了。他们在那艘小艇上装了两根铁条，铁条靠船首部分微微向上弯曲。还搭了一间简易的木篷，木篷的两旁用两根象橹一样的铁板支撑着，这样就不被风刮倒。又在雪橇里放了些食物、用具和被褥等必需品。

一切准备就绪了。经过最后商定，铁马什夫伯爵留下，由塞尔瓦达克上尉和普罗科普二副一起前往。

4 月 16 日，塞尔瓦达克上尉和普罗科普二副就要启程了，气温已经下降到 - 25℃，见他们俩就要到茫茫冰原上同严寒搏斗，大家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次不同往常，这次仅此两人，而且环境恶劣，任务重大，后果如何，难以预料。

本一佐夫哽咽难语。俄国水手和西班牙人争着和他俩握手告别。伯爵紧紧拥抱两人，不忍离去。小尼娜上去亲了亲他们的脸，她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珠，她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登上了小艇，扯起风帆。只见小艇象张开了两只巨大的翅膀，

几分钟后，便消失在白茫茫的天际间。

雪橇上挂 3 张后桅帆和一张三角帆。三角帆是横挂的，这样，后面来的风就产生更大的推力。雪橇的滑行速度很大，每小时至少有 48 公里。木篷后面开了个小窗，普罗科普二副可以从窗口探出头来，根据指南针的方向，拨正雪橇的航向。

冰面上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空空荡荡，寂然无声。举眼望去，满目荒凉，但是，这景象却有一种诗情画意，在塞尔瓦达克上尉和普罗科普二副的心头引起不同的感想。

太阳已经升起了很高，他们估计已经走了 400 多公里。这时他们放慢了速度，以便仔细寻找小岛的踪影。普罗科普二副调整了一下雪橇的方向，使它正对着北方。塞尔瓦达克上尉顶着刺骨的寒风，站在雪橇上，全神贯注地观察附近的海面。他并没去注意什么地方有炊烟，因为那位不幸的学者不仅没有了粮食，也会缺少燃料的，他所注意的是，海面是否有岩礁的出现。

突然，他两腿前伸，指着远方的一个小点叫道：“在那儿！在那儿！”

天边，在苍穹和冰原交接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座塔架似的建筑物。

普罗科普用望远镜看了看说：“是的，是那儿，那是一座用于测量的标志。”

两人都十分激动，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扯起风帆，全速前进。

十几分钟后，小岛就在他们的前面了。

塔架上空，一块蓝色的平纹布在风中抖动——一面残缺不全的法兰西国旗！

塔架下面有一间小木屋，百叶窗开着。

上尉和二副都来到小屋前，上尉一推门，门是闷着的。他俩一起用力，那扇相当破旧的门便开了。

屋内漆黑一片，寂然无声。

炉膛里冰凉，只剩下一些灰烬。

角落里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死一般的躺着。

塞尔瓦达克轻轻走上前去，慢慢俯下身去仔细地端详了一下。

“他还活着。”

他赶快打开一个小瓶，在病人的唇上涂了一点强心剂。

半晌，病人微微呻吟了一声。

又过了一会，病人张了张嘴，轻微地说出声来：

“加利亚？”

“对！……对！……加利亚！”上尉答道。

“这是我的彗星。”

病人又昏了过去。

塞尔瓦达克上尉和普罗科普二副决定马上把她带走，刻不容缓。他俩很快把这位学者抬上雪橇，并把一些实验、观测器材，衣服、纸张、书籍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全搬上了雪橇。

幸好，风向现已由南转东北，他们扯起风帆全速前进，转眼间，这个小岛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4月19日，这位昏迷不醒的学者被抬进了“温暖之乡”的大厅里。

第二部

1 我的彗星

加利亚星球上唯一的一位学者终于被救到了“温暖之乡”，

但是他的状况很差，生死未卜。他一直处于昏迷状况中。有时醒来一会儿，就说着唯一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这是我的彗星。”

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地球同彗星相撞了？并产生了现在的现象？

那么“加利亚”是不是相撞后被抛到太空中的地球碎块，即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星球？

这些疑问其他人无法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看来只能等着这位不知生死的学者来解开这个迷了。

现在，必须全力抢救这位学者，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幸亏多布里纳号上药品齐全，此时正好发挥作用。

“上尉，我可以给他按摩。”本一佐夫说道，他确实有这一技之长。

这样，一面让他服了些药，一面由本一佐夫替他按摩。

这位还不知姓名的天文学家，身材矮小，瘦骨嶙峋，脑袋光秃秃的，下颚长着几根稀疏的胡须，长而枯黄，看来好几个星期没有刮了。他长着很长的鹰钩鼻子，鼻梁上架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无疑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

本一佐夫把他的衣服解开，发现他的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表明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但必须抓紧时间全力抢救。本一佐夫用力在他那干瘪的身子上推拿按摩，简直象是在搓磨一些干枯的树枝，时间一长，真叫人担心这些枯树枝会燃烧起来。本一佐夫做得非常认真，象是在磨他的战刀去参加检阅。

经过 20 多分钟的按摩，天文学家的喉间终于有了一些响动。接着发生几声痛苦的呻吟。紧闭的嘴唇张开了，眼皮也动了几下象要极力睁开。

又过十几分钟，他张开嘴嘟哝了几句，谁也没听懂，他举

起左手，摸了摸前额，好象在寻找着什么东西。他的面部肌肉突然痉挛起来，满脸怒气的样子，大声地叫道：

“我的眼镜！我的眼镜哪去了！”

本一佐夫赶紧为他寻找，不久便找到了。这副眼镜的镜片似乎不是用一般的玻璃，而是用地地道道的制造望远镜的材料制成的。眼镜本来是牢牢地戴着的，本一佐夫按摩时，不慎给弄掉了。本一佐夫把眼镜端端正正地为他戴上，他又呻吟了一声。

天文学家瞪大了眼睛，两道疑惑的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射到本一佐夫的脸上。

很快，那双看似疲惫的眼镜又闭上了。看来他十分虚弱，需要静静地睡上一会儿才行。

“上尉，你尽管放心吧，他不会死的。”本一佐夫如释重负的说，“身体虚弱的人，大都脾气比较暴躁。我见过一些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人都是这样。”

“你在哪儿见过？”

“在埃及金字塔的陵墓里。”

“那是木乃伊，傻瓜。他们也会发脾气？”

天文学家睡得很好。

大家都在屋外焦急地等待天文学家的醒来。

“我们收到的那几张纸条一定是出自他的手笔吗？”铁马什夫问道。

“如果不是他，那又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我们尚未发现的天文学家？”

“根本不可能。”普罗科普说，“‘加利亚’这个词儿只在那几张纸条上出现过，并且他苏醒过来后第一句话就是说的‘加利亚’。”

并且，他们在解救他的时候，把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都带来了，门板上还有一些用粉笔写的数字公式未被擦去。草稿主要是一些纸片，上面画满了一些几何图形。其中有两条弧线呈无限张开的双曲线，还有形状特别扁长的椭圆形曲线。

很显然，这些草图是天文学所研究的彗星的轨道。但是要想知道研究的结果如何，还得等他醒来才能明白。

2 揭开谜团

天文学家还在熟睡当中，看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休息才能恢复健康。本一佐夫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他的床前，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他。这两天本一佐夫十分辛苦，十分认真，尽职尽责，对病人的照料真是无微不至，连病人的呻吟和梦呓他也非常留意。

第二天一大早，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谁？”本一佐夫没好气地大声问道。”

“我！”一个很柔和的声音答道。

“你是谁？”

“伊萨克。”

“天这样早，你有什么事？守财奴。”

“请你开开门吧，本一佐夫先生。”

“你来这儿干什么？是来兜售货物的吧！”

“这不能怪我，大家不愿付钱嘛！”

“见你的鬼去吧！”

“我有要紧的事找上尉！”

“他在睡觉，你在外边等着吧！”

“什么事？本一佐夫？”上尉被吵醒，走了过来。

“还能有什么事，还不是为了钱！”

“把门打开，让他进来。”

本一佐夫只得打开门，让伊萨克进来。

“上尉先生，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伊萨克一脸的阿谀奉承。

“你就是来打听消息的？”

“是的，先生。希望你能告诉我。”

“我没有什么消息好告诉你的。”

“可是昨天这儿来了一个人。”

“来了一个人怎么了，你认识？”

“不是，我是希望……”

“希望什么？”

“我希望能跟他谈一谈。他可能来自……”

“什么地方？”

“地中海，我想他一定带来了……”

“带来了什么？”

“有关欧洲的消息。”

这个守财奴实在顽固透顶，他已在加利亚上生活了3个半月了，依然固我。要想让他相信他早已离开地球，实在太困难了。他认为眼前的大海仍是地中海。非洲的一部分虽然在灾难中消失了，但是欧洲还存在，而且就在北边几百公里远的地方。那里的一切一定还保持原样。非洲海岸既然已不存在，那么他还可以到欧洲去继续做生意，说不定能赚更多的钱。所以“温暖之乡”来了个陌生人，他便不顾一切地跑来打听，看自己的想法是否属实。

塞尔瓦达克上尉非常讨厌这家伙，连一句话也不愿答理他。本一佐夫走了过来，同他搭讪起来。

“他还活着吗？”

“但愿他不会死。”

“本一佐夫先生，你能告诉我他是从欧洲什么地方来的吗？”

“从巴利阿里群岛来的。”

“巴利阿里？”伊萨克两眼放光。“那可是地中海做生意的好地方。我去过那里，岛上的人都很熟悉我的‘汉沙号’。”

“这位客人一定带来了欧洲的消息。”

“是的，守财奴。他会把情况告诉你，让你高兴的。”

“真的吗，本一佐夫先生。”

“为什么不是真的呢？”

“如果你能让我跟他谈一谈，我是不会把钱看得太重的，虽然我很穷。”

“见你的鬼去吧！守财奴！”本一佐夫愤怒了。

天文学家被外面的叫嚷声吵醒了，他叫道：“约瑟夫！快来，约瑟夫！”

约瑟夫是他的仆人，一定是留在地球上了。

本一佐夫赶快应声来到了他的面前。天文学家睁开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本一佐夫。

“你是约瑟夫？”

“愿意为您效劳，先生。”

“那好，约瑟夫，快把我的咖啡拿来。”

本一佐夫端来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喝完咖啡，天文学家显得精神多了。他首先向大家发问道：

“怎么样？先生们，你们觉得加利亚怎样？”

“先生，我们正等着您的解释。”上尉说。

“先生们，你们认为现在在哪儿？”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新的星球上。”

“这个新的星球究竟是什么呢？”

“是从地球上分离出来的一个碎块。”

“它是怎么分离出来的呢？”

“可能是地球同彗星相撞造成的。你已经把它叫作‘加利亚’了。不知你是怎么来到加利亚的。”

“你们还知道一点。不过实际情况比这要好。”

接着，天文学家讲述了他来到加利亚的前前后后。

这位天文学家名叫帕米兰·罗塞特，法国天文学教授。法国政府决定核实一下巴黎所在位置的子午线，于是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帕米兰·罗塞特由于为人孤僻，未被录用。他无比气愤，决心自己单独干。阿拉戈和比约曾经仔细测量过从巴黎到西班牙海岸、再到弗芒特拉岛这个三角地带的经度。罗塞特认为他们的测量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决定对这个三角地带重新测量一下。

他于是离开巴黎，来来巴利阿里群岛。他在弗芒特拉的最高处建了观测站，带着他的仆人约瑟夫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呆了下来，他带来了一些书本，一架天文望远镜和足够维持两个月的食物。

对于这项测量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他每天晚上都要观测很久。

一天，他正在观测中，突然发现双子星座上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光点，而这个光点从未在天象图中标明过。这显然是一颗彗星。

于是，他废寝忘食，继续观测。经过精心的研究测算，得出结论，这颗彗星要同地球相撞。这是非常可怕的结论。他把该彗星命名为“加利亚”。彗星将于12月31日到1月1日夜间与地球相接。

如果换个人，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惊恐万状，立即离开弗芒特拉岛了。但是罗塞特没有，他仍坚守在岗位上。同时，他也没有把自己发现的情况向外界透露。报纸上说欧洲和非洲上空乌云密布，无法对太空进行观测，他由此断定，由于巴利阿里上空晴朗，只有他一个人发现了这颗彗星。

随着大地的剧烈震动，罗塞特突然同他的仆人约瑟夫分开了。他昏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呆在一个小岛上。

这就是他到加利亚上来的全过程。

“如今你们也来到了我的彗星上，还带来了你们的国土。我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

罗塞特教授神采飞扬。

3 归去有望

过去发生的事情如今已全部弄明白了。眼前的情况大家都十分清楚了，可是将来呢？将来的结局会怎么样？大家更关心的是加利亚彗星的未来。它现在是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轨道在太空运行？环绕太阳一周需要多少时间？

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教授回答道：

“我对这颗星的运行轨道，在这次碰撞之前就已经算出来了。但是，碰撞之后还要重新测算。”

“因为，地球的轨道虽如故，但是加利亚的轨道则已经变了。”

“加利亚的轨道已经因碰撞而改变了？”

“是的，我原来的测定是非常精确的，后来又不得不重新测算了一下。”

“那么你已经弄清了新的轨道？”普罗科普急切地问。

“是的。”教授毫不犹豫地答道。

“那么，你一定知道……”

“先生，我所知道的是：加利亚于今年1月1日凌晨2点47分 $35\frac{3}{5}$ 秒在其升交点与地球相撞；1月10日穿过金星轨道，1月15日到达近日点，随后又再度穿过金星轨道；2月1日越过降交点，2月13日穿过火星轨道，3月10日进入小行星区域……”

教授的话题却丝毫没有涉及加利亚的未来。他似乎有意地回避这一问题。但是，大家却知道这位脾气古怪的老头一触即发，不能急于追问，塞尔瓦达克于是就改换了话题：

“教授，你能否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发生这样大的碰撞，我们却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震动？”

“这太简单了。”

“这次地球和彗星碰撞，除了个别地方被彗星带走以外，并未受到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地球的自转并未受到任何影响，我的理由是：

地球当时速度是每小时115200公里，彗星则是每小时228000公里。这简直象一列火车以每小时344000公里的速度撞在一个障碍物上。碰撞的结果大家是完全可以相象出来的。并且，这颗彗星有着无比坚硬的彗核，它撞在地球上正如从近处向一块玻璃发射一颗子弹一样，彗星从地球上穿过去却未使地球遭到任何破坏。”

“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上尉说。

“应当说，一定是这样的。”教授断然纠正上尉的说法。“因为加利亚是斜着从地球的表层穿过去的。相反，如果它直接撞上去，很可能会撞得很深，其后果便不堪设想了。”

“那么，加利亚现在的轨道怎样？”

“它现在的轨道是不是抛物线？因为，如果是抛物线的话，加利亚就会运行到极其遥远的太空中去，我们就永远没有返回地球的希望了。”

“不会的，不是抛物线。”教授说。

“那么加利亚现在走的是椭圆轨道吗？”

“对。”

“其轨道平面仍同地球轨道平面重叠在一起吗？”

“是的。”

“那么两年以后，它又会在原来的地点同地球相会了？”

“是这样的，先生。不过这倒是叫人大为扫兴的事。”

“为什么？”

“先生们，这里不是很好吗？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都永远住在加利亚上不要回去。”

大家的心愿同罗塞特教授的心愿是完全两样的，现在终于有了返回地球的希望了，不过大家还是担心他的计算是否十分准确？大家有点半信半疑，这是可以理解的。

罗塞特教授在继续他的研究。

大家也十分关心教授的研究。

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气温已降到 -30° 。加利亚的气温不是象地球上那样，起伏很大，瞬息万变，而是逐渐地、慢慢地下降，一直要降到太空气温的极限，然后才随着加利亚慢慢接近太阳而逐渐回升。

加利亚气温起伏不大的重要原因是没有风。加利亚的开发者们所处的气候条件是非常特殊的：空气绝对静止、丝毫不动。此外，彗星表面的流水已全部凝结，所以没有连绵的细雨，也没有急风暴雨，终日晴空万里，连一丝云彩也没有。地球两极上空整天飘浮的那种湿润的或干燥的雾团在这儿是见不到的。

天空永远是那样的宁静，白天阳光明媚，夜晚星光灿烂，但阳光照在人的身上并不感到怎么暖和。

但是，这种奇寒，即使在户外，也不是不能忍受的。在地球两极过冬的人最害怕的，莫过于刺骨的寒风，令人窒息的寒雾和可怕的暴风雪了。许多在极地探险的航海家们，往往因此而死于非命。但是，如果没有风，即使在北纬 81° 以北的地方，无论天气多么冷，只要人们多穿点衣服，还是可以忍受的。

住“温暖之乡”的这些开发者们所处的条件的确还是不错的。他们完全可以抵御太空的严寒。好在多布里纳号上有许多皮裘，他们可穿上皮衣到户外去活动。

塞尔瓦达克上尉出于关心大家身体健康的需要，规定了一些有益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活动必须人人参加，不得以任何借口逃避，就连小尼娜也不例外。这样，一是锻炼了人们的身体，二是消除了长期压抑的郁闷心情，保证人们的心身健康。

4 继续研究加利亚

目前加利亚人的最大忧虑仍然是能不能平安地回到地球上？罗塞特教授的计算是否准确？特别是加利亚同地球相撞后所走的新轨道及其公转周期是不是测定得十分准确？

尤其是塞尔达克上尉、铁马什夫伯爵和普罗科普二副更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整日忧心忡忡，为什么他们不去同罗塞特教授探讨这些问题呢？因为罗塞特教授整天埋头于他的测算，对谁也没在意。况且他的脾气十分古怪和暴躁，谁也没敢去打扰他。

转眼已到了7月。这个月，加利亚只在某轨道上走了8800公里的路程，距离太阳是6.88亿公里。这个距离比地球同太阳

的距离大 3.5 倍。而它们的速度现在基本上差不多。

按照加利亚的时间，这是 4 月 62 日，一大早，罗塞特教授就给上尉送来一张便条，告诉他，教授打算今天在大厅里计算加利亚的质量、密度和表面重力，请他们届时出席。

不管他的计算准确与否，计算的结果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塞尔瓦达克上尉，铁马什夫伯爵和普罗科普二副是不会错过这次机会的。

在地球上，所谓重力，就是地心对一个物体的吸引力。在加利亚星球上，这种引力已大大减少，但究竟减少到怎样的程度，这是需要弄明白的。

至于质量，它取决于一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由该物体的重量表现出来。

而密度则是指在一定体积内一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

等人都到齐了，罗塞特教授首先发言：

“先生们，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地球上的一公斤物体在加利亚星球上有多重。由于加利亚的质量较小，引力也较小，因此一切物体都比地球上轻得多。但究竟是多少？我们要弄明白。”

教授环顾了一下大家，发现人们都把目光聚集他的脸上，聚精会神地听他的讲解，他显出得满意的样子继续讲下去：

“先生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靠天平是不行的，因为天平两头都同时受到加利亚的引力作用，这个问题很简单，大家会明白的。”

罗塞特教授接着向大家问道：

“你们能否给找来一把弹簧秤和现存的一公斤的东西，我只要把地球上重一公斤的东西放在这种秤上称一称，所得重量就是该物体在加利亚表面的重量。因此，就可看出地球引力和加利亚引力的差别。”

“只有汉沙号上有弹簧秤。”本一佐夫说。

“你快去借来用一下。”上尉说。

“你还得给我找个人在山崖上打一块一立方分米的石块来。”罗塞特教授提出一个新要求。

“不过，我们也没尺子。”本一佐夫说。

只有到汉沙号去借这些东西了，大家知道伊萨克这个吝啬鬼的东西不是开口就能借来的。所以他们都一起向汉沙号奔来。

海边寒风刺骨，气温已经降到 - 35℃，穿着厚厚的冬衣的塞尔瓦达克等人嘴里呼出的热气瞬间便在胡须上、眉毛上结成了冰霜。不但如此，每个人的脸上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罗塞特教授也不例外。他的个儿矮小，简直象一头小熊，这样一来，他的那副脸也就显得更加凶狠了。

他们翻越了几座山岩，转了好几圈，到了山坡下，来到停泊多布里纳号和汉沙号的小海湾。

一缕青色的炊烟在冰雪覆盖的船上，沿着一根铜制的烟囱冒出来。毋庸置疑，守财奴生火取暖，一定是非常节省燃料的。但他这里恐怕并不太冷。船上既被厚厚的冰雪覆盖，而冰雪又是不传热的，舱内的温度一定勉强可以对付。

“喂，守财奴！”本一佐夫叫道。

后舱门很快打开，伊萨克从门内探出半个身子来。

“谁来了？”他大声问道，“找我有什么事？这儿可没有什么便宜可以捞到。”

“好啊，伊萨克！”塞尔瓦达克毫不客气地说：“你把我们都当作贼了。”

“啊，是你呀，上尉先生！”伊萨克仍堵在门口，笑容可掬地说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有件事要同你谈谈，伊萨克。”上尉上前去说，“天气这

样冷，你总不能把我们关在门外边挨冻吧。”

“什么？”你们要进来？伊萨克慌张起来。

“是的，我们要进去谈。”上尉一面说，一面迈开脚步，向甲板上走去，其他人也跟着上来。

“我可没什么能给你们们的。”伊萨克哭丧着脸说。“我不过是一个穷光蛋。”

“收起你那一套，吝啬鬼！快把门打开。”本一佐夫说着，便一个箭步冲上去按住伊萨克的脖子，毫不客气地把他推到一边，把门打开。

塞尔瓦达克对伊萨克说：“听着，伊萨克。我们到这儿来不是要抱你的货物。不过，我还得跟你申明：等我们大家都需要你的货物时，为了大家的利益，我会毫不犹豫地对这些货物实行征用。当然，我们会按照欧洲的价钱付给你的。”

“按照欧洲的价钱？”伊萨克咬牙切齿地说，“不行！得按加利亚的价格，也就是按照我定的价格。”

本一佐夫进入船舱后，待伊萨克将门关好，先在炉膛内投放了几块煤，因为舱内的温度实在太低了。但这几块煤却让伊萨克心疼得叫了起来，他是宁愿让自己冻成冰棍，也不愿多烧一块煤的。他唠唠叨叨，骂声不绝，但谁也没有去管他。大家在舱内随便找了个地方，将就着坐下来。

伊萨克一动不动地呆在一边，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恰如一个等待最后判决的死囚。

“伊萨克先生，我们到这里来是请你帮个忙。”塞尔瓦达克上尉郑重其事地说。

“帮忙？”

“是的，为了大家的事。”

“我同大家毫无关系！……”

“你给我听着，我们不是来向你敲竹杠的。”

“可是我这个可怜的老头能帮什么忙？”

“我们现在需要一把秤，能否把你的秤借给我们用一下？”

“借？”伊萨克叫道，“上尉先生，你说向我借……？”

“只借一天。”罗塞特教授说。“绝对不会不还你的。”

“可是，那玩意儿是那样的娇嫩，天气又是这样的冷，一不小心就会弄坏的。”伊萨克说。

“啊，这爱财如命的畜生！”教授气愤地骂道。

“而且，你们可能要用它称很重的东西！”

“你大概是认为我们要用它称一座大山吧！”本一佐夫说。

“岂只是称一座山，我们要用它称一称加利亚。”罗塞特教授说。

“天呀！”伊萨克痛不欲生地嚷起来。他这样装腔作势，目的是很明显的。

塞尔瓦达克上尉只好出来把问题说清楚。

“伊萨克，我至多只用来称一公斤重的东西。”

“一公斤，那就大不一样了。”

“而且，由于加利亚的重力减少，这一公斤重的东西重量已明显减少。所以你不必担心会把你的秤弄坏的。”

“这是一定的，不过要说借嘛……”

“既然你不愿借，那就卖给我们吧。”

“决不卖。我只有这一把小秤，我还要靠它做生意。”

“那你能不能租给我们”

伊萨克的两眼忽然变得明亮起来。

“你们得先交给我一笔保证金才行。”

“行。”

“你们能交多少月？”

“这把秤只值 20 法郎，可是我们愿意交给你 100 法郎作保证金，这个总够了吧。”

“马马虎虎。要知道，这可是加利亚上唯一的一把秤。不过，这 100 法郎该用金币交付。”

“行，就用金币。”

“我们可讲好了，只租用一天。”

“就一天。”

“那租金呢？”

“20 法郎总够了吧。”

“你们人多势众，算我倒霉，就依你们吧！”伊萨克极力显出很痛苦的样子。

交易谈妥，伊萨克暗暗高兴，租金 20 法郎，保证金 100 法郎，全部用法国金币或俄国金币支付。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

过了一会儿，伊萨克就找来了一把秤。

这是一把弹簧秤。把要称的东西挂在秤钩上，指针便会在刻度盘上标出其重量来。正如罗塞特教授所说，这种秤不会受重力作用的影响。由于它是从地球上带来的。一公斤重的东西在地球上用它来称是一公斤，但是在加利亚星球上用它来称会有多重呢？这个谜看来很快就要解开了。

120 法郎的金币已如数交给伊萨克，伊萨克立即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钱放进了衣袋里。本一佐夫拿起秤，大家起身离去。

这时，罗塞特教授突然想起来还需要两样东西，说道：

“不行，单有秤还不行。还要借给我们……”

伊萨克还没听完就吓得浑身发抖。

“还要借给我们一把尺子，和一公斤重的东西。”

“先生，我实在无能为力了。”伊萨克差点儿哭起来。

不过，这次他说的倒是实话。汉沙号上确实没有尺子和一公斤重的东西。

罗塞特教授用手搔着头，气恼无比，心情焦躁。

忽然，教授恍然大悟起来。对伊萨克说：

“好极了！伊萨克，你有银币，是吗？”

“是的……不是……”伊萨克不知所措。

罗塞特教授上前一步打开抽屉，所有银币都暴露在人们的眼下。

“我需要这些银币！”

“不可能！就是把我杀了，也不行！”伊萨克狂叫起来。

教授对伊萨克丝毫不加理睬，继续说道：

“我需要 40 枚 5 法郎一块的，10 枚 2 法郎一块的，20 枚 50 生丁的银币。”

“天啦，一共是 230 法郎。”伊萨克几乎要昏过去。“你们都是强盗！”

“这样吧，伊萨克，我们不会白用你的钱。”上尉出来说话，“这些钱我们只借用一天，给你 10 法郎的利息。”

“这样倒还可以。”这个守财奴对放高利贷是非常熟悉的。

于是按照教授的要求，230 法郎的银币如数拿到手里，教授高兴地对大家说：

“先生们，有了这 230 法郎的银币，关于尺子和一公斤重的东西的问题就解决了。”

大家对教授的话疑惑不解。回到大厅里等着教授的解答。

其实，这些银币都有法定的尺寸。教授经过计算，把 40 枚银币一个挨一个地平放在一起，使其中心点保持在一条直线上，便可得出地球上一米的长度来。那么，一米的尺子就有了。

因为这些银币都有其法定的重量。一枚 5 法郎的标准重量

是 25 克。那么，把 40 枚 5 法郎的银币放在一起便是一公斤重的东西了。% 现在这些工具都齐全了，就等着教授测算。

罗塞特教授经过反复的仔细的计算，终于获得了准确的结果。

加利亚的体积是 2.1143346 亿立方公里。

加利亚的密度是 10。

那么体积乘以密度就是加利亚的质量。

5 与木星相会

罗塞特教授对加利亚进行了一番研究测算之后，找到了有关问题的答案。但是，他并没有一刻停止他的科学活动。他终日守在他的天文望远镜下，对太空进行不厌其烦的观察。除罗塞特教授以外，还没有一位科学家能看到如此美妙的世界。加利亚的夜空是那么美丽。没有一点风，也没有一丝云彩。满天繁星全都展现在你的眼前，任你自由观测。

罗塞特教授已经看到加利亚星球正在靠近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木星的活动天地。彗星自从与地球相撞以后，经过 7 个月的运行，美丽的木星将要同它相会。到 8 月 1 日，加利亚与木星的距离只有 2.44 亿公里了。

当大家得到这个消息时，便不免忧心忡忡。加利亚靠近木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木星的质量那么大，它的引力会不会对加利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罗塞特教授的计算会不会出现偏差？他的彗星会不会比他想象的要慢得多？木星这个捕捉彗星的能手会不会对加利亚也……？

一连串非常可怕的问题弄得大家坐卧不安。如果灾难难免，很可能会出现下列情况：

- 一、加利亚被木星吸引过去，撞得粉碎。
- 二、被木星捕捉，成为木星的卫星，或者卫星的卫星。
- 三、受木星引力的影响而离开自己的轨道。
- 四、受木星的引力影响而放慢速度，不能准时同地球相会。

如果，以上的情况出现任何一种，加利亚就永远不能同地球相会。加利亚人们就永远不能回到地球上去。大家心焦如焚，亟盼回归地球，他们日夜思念地球上的亲人和朋友，本一佐夫思念他的故乡蒙马特高地，塞尔瓦达克上尉思念他的意中人玛丽雅夫人。

但是，罗塞特教授就不同了。他既无家小，也无朋友，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生儿育女，也没有时间广交朋友。何况他是一个性格暴戾的人，要建立一个家庭，交上一批朋友，谈何容易？因此他愿意永远留在加利亚上，无忧无虑地在太空遨游。

现在罗塞特教授最担心的只是一种情况：加利亚成为木星的卫星或者卫星的卫星。因为这样一来，他的探险理想便无从实现了。

又过去了一个月。9月1日，加利亚离木星只有1.52亿公里——这正是地球同太阳的距离。到9月15日，这个距离将减少到1.04亿公里。天幕上看到的木星已变得越来越大。加利亚似乎正被它的强大的引力所吸引。

木星确实是颗硕大无比的行星，对加利亚来说，这天疑是个十分可怕的拦路虎。天体间引力同其质量成正比，同其距离成反比。而现在，木星的质量就比加利亚大得多，同时，加利亚又在不停地靠近木星。

这颗硕大的行星的直径为14.316公里，等于地球直径的11倍。其周长为44.976万公里。体积是地球的1414倍。木星

的质量是地球的 338 倍。

木星有四颗卫星，它们时而相聚，时而分开。它们柔和的光线把木星的夜空装点得十分美丽。

9 月上半个月，对于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观测太空的罗塞特教授来说，木星可真是一颗无比灿烂夺目的明星。照在木星上的阳光，有一部分反射到加利亚彗星上，使得彗星表观的物体显得更加明亮，色彩更为迷人。罗塞特教授成天呆在他的房间里，把他的望远镜对准木星这个美丽的天体。他似乎要揭开它的全部奥秘，从地球上看到这颗星，距离至少是 6 公里，而现在罗塞特距离它只有 0.52 亿公里。

在加利亚和木星达到最近距离的前几天，木星的卫星连肉眼也看得十分清晰了。大家知道，在地球上，肉眼是根本看不到这些卫星的，只有天文学家使用高倍望远镜才能看到它们，现在，加利亚上的每一个人，不用望远镜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卫星。其中，第一颗发出较强的白光，第二颗呈淡蓝色，第三颗白如冰雪，第四颗则时而是桔黄色，时而是淡红色。并且，在如此近的距离上，木星已完全不是从前那种隐隐约约、闪烁不定的样子了。

到 10 月 1 日，加利亚和木星的距离只有 0.72 亿公里了。但仍比月亮同地球的最大距离大 180 倍，如果木星同加利亚的距离缩小到月亮同地球那样，那么加利亚人所看到的木星就会比地球上人看到的月亮大 1200 倍，那简直是庞大无比了。

到 10 月的第二个星期时，人们就更加惶惶不安了。加利亚如今已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但是塞尔瓦达克上尉和铁马什夫伯爵都克制住自己的心情。他感到自己被带到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中，接受了一种含义广泛的理论。这种理论排除了人只能生活在某一空间的狭隘观念，认为整个宇宙都是可以生活的。

如果不出现意外，10月15日这天。两星将要达到最近的距离0.52亿公里。那将是最关键的时刻。

终于，加利亚顺利地木星的身旁走过去了，安然无恙。

加利亚人的心又一次安放下来，大家胜利地欢呼！

可是，大家看到罗塞特教授的脸上却是阴云密布，怒气冲冲。

6 美丽的土星

一场灾难终于避免了。加利亚默默地从木星的身边走过，安然无恙。它仍然在自己的轨道上环绕太阳运行。

一场虚惊之后，加利亚居民们的心情又安静下来。他们更加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他们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他们坚信一定能冲破重重困难，离开彗星，回到地球上去。同亲人们团聚。

塞尔瓦达克上尉对大家说：

“归根结蒂，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并没有遇到什么灾难。我们只不过是太阳系作一次为期两年的旅行罢了。这样的旅行，其他人没有这个福份，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有幸来到这颗星上，作一次奇妙的旅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任何解决不了的麻烦，看来今后会一帆风顺的，再过一年零三个月，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故乡——地球上去了。

12月15日，加利亚距离太阳8.64亿公里，加利亚又进入一块新的天地，同美丽的土星靠近。

罗塞特教授观察过木星之后，现在又开始全神贯注地观察土星。

加利亚上次离木星只有0.52公里，而这次离奇特的土星却有6.92公里。因此，现在不必担心土星的引力对加利亚产

生多大影响，更不会有什么危险。

土星有 8 个“月亮”环绕其运行。在神话传说中，这些卫星各有自己的名称，分别叫“米达”、“安塞拉德”、“特梯”、“迪奥纳”、“雷阿”、“梯棠”、“伊帕里翁”和“雅帕”。这些卫星距离土星的距离各不相同，它们的周期也完全不一样。虽然太阳光线传到这里十分微弱，但因为在这 8 颗卫星的存在，土星的夜空一定是非常迷人的。

使得土星的夜空更为美丽的，无疑还是环绕着它的那条光环。土星象是镶嵌在一个闪闪发光的柜架上。你若站在这个距离土星表面 20660 公里的光环下，翘望中天，看到的是一条很窄的光带，其宽度大约为 40 公里，所以看上去不过象是一束射向太空的明亮的光。但若你往南北移动若干公里，便可看到这条光带渐渐分为三条光环。里边的那条呈昏暗的云雾状，宽度为 12504 公里，中间的那条最为明亮——比土星本身还要亮——宽度为 2955 公里，外边的那条呈浅灰色，宽度为 14712 公里。

光环围绕土星转一周是 10 小时 32 分。那么如此美妙的光环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呢？谁也说不出来。只有造物主清楚其中的奥妙。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个光环和土星原先同属于一个星云，后来星云的大部分逐渐凝结成为土星，而其外围的一部分依然保持原状，留在空中，就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光环。

如果你能站在土星的赤道和南北纬 45° 之间的广大地区，可以看到这三条光环呈现出无比瑰丽的景色。它们时而象一条巨大的彩虹划破长空，时而在天空形成一个巨大的桥拱，拱顶被土星自身的暗影遮住并且出现一块很大的空缺。它们不时地将阳光遮住。太阳准时地在其缝隙间出没，形成白天黑夜的交

替美景。此外，土星的地平线上有 8 个“月亮”此起彼落，她们有的是圆如银盘的满月，有的是弦月，有的是一弯新月。因此，在土星上观赏夜空，大有置身于童话世界的感觉。

天王星距离加利亚更为遥远。其体积虽然是地球的 82 倍，但看上去也不过是一颗六等星。只有在它非常接近地球的时候，肉眼才能看得见它。至于它的 8 颗卫星，那就更难看到了。

至于海王星，加利亚人就更是别想看到了。罗塞特教授整天用他的天文望远镜对着太空搜索，想必他能看见那神秘的海王星，但是他不会向任何人说的。

上帝创造的奇妙世界，需要人类慢慢去认识、了解。这样看来，富有冒险精神，对科学执着追求的罗塞特教授不顾一切地想到银河系中去漫游是对的。那里有许多奥妙需要理解，也有许多无比迷人的美景令人眼花缭乱。那里是未知的世界，一定是个神话的世界。

但是，罗塞特教授的梦想难以实现。加利亚绝不会离开太阳系，绝不会抛弃地球。它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地运行着。虽然它走完一圈的旅程有 2.43 亿公里，但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这不过是一次很微不足道的旅行。

7 欢度新年

加利亚离太阳越来越远，天气也越来越寒冷。气温降到 -42 的时候，水银气温表里的水银就凝结了。大家只好把原先放在多布里纳号上的酒精气温表拿来使用，表内的酒精柱此时已降到 -53 。

多布里纳号和汉沙号仍停泊在海湾里巍然不动，承受着奇寒和刺骨的寒风。船体下的冰层越结越厚，逐渐把两船高高托

起，使之高出海平面十六七米。多布里纳号由于船身较轻，比汉沙号抬高许多。

普罗科普担心他的双桅船会出现危险。船上的东西早已搬进山洞里。万一大家将来遇到什么意外，这艘船仍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但是到了解冻的时候，这艘船随时都会有倾覆的危险，那么，倘若大家为情势所迫必须离开“温暖之乡”时，这艘船就被抛弃了。

汉沙号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冰层和船体之间凝结得很不牢固，汉沙号已经发生倾斜。人继续呆在船上是很危险的。可是伊萨克固执己见，仍不愿离开他日夜死守着的那些货物。

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瓦达克上尉只好采取果断的措施，强迫伊萨克接受。他本人的安危对于大家来说虽然无关紧要，但他的货物是无价之宝。因此，必须在灾难降临之前把这些货物全部抢救出来。但是，无论好说歹说，伊萨克就是无动于衷，死活不愿搬出。塞尔瓦达克迫于无奈，只好对他说：

“你自己下不下船，随你的便。但是这货物由不得你了，必须赶紧搬到山洞去。”

伊萨克故伎重演，又哭又闹，但谁也不理。

经过几天的努力，船上的货物全都搬进山洞，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伊萨克也不得不跟进山洞。他倒也安然自得，终日与他的货物为伴，同大家互不相扰。

再过几天就是旧历1月1日了。自从大裂变以来，大家来到这个小小的星球上，转眼就是一年了。这一年中，大家都生活得很好，没有一个人发生意外。虽然气温越来越低，但变化并不激烈，而且没有风，不用担心感冒。因此，彗星上的气候非常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所有一切都表明，只要罗塞特教授的计算准确，加利亚就能顺利同地球相会，大家都能平安回

到地球上。

旧历 1 月 1 日虽然不是加利亚的新年，而是地球上的元旦。但是塞尔瓦达克上尉仍决定隆重庆祝一下这个节日。他说：

“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地球，不该把那里的风俗习惯忘得一干二净。我们总有一天要回到地球上去。即使回不去，我们也不该忘记自己的故乡。过几天，地球上的人们就要庆祝新年了，我们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欢度地球上的新年，不是更有意义吗？”

大家都纷纷表示赞同。

圣诞节首先来到。大家怀着虔诚的心情隆重纪念这个耶稣的诞辰。

最近几天，本一佐夫忙得不可开交，他必须赶紧为大家安排一个最好的节目单。大家决定新年那天上午在山洞里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宴会之后，便到海上滑冰，一直滑到古尔比岛附近，之后乘着夜色，带着火把，再滑回来。

除夕很快到了。晚上，一切准备就绪。从伊萨克那儿买来冷菜，有各种肉罐头，野猪肉糜、肉冻等已摆在大厅的长桌子上。热菜的各种配料都准备齐全，等明天上午临时做好就行。

第二天，太阳升起，法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小女孩尼娜，迈着庄重的步伐，满怀喜悦的心情来到大厅，在长桌前坐下。人人都为能参加加利亚星球有史以来的这场盛大的宴会而感到分外高兴，本一佐夫和多布里纳号上的那名厨师的手艺真是名不虚传。样样菜都做得很好，令人赞不绝口。酒有法国酒、西班牙酒及俄国的茴香酒。都是上乘好酒，香味醇厚，令人倾倒。

整个筵席气氛活跃，人人都开怀畅饮。大家首先为新年干杯，互祝新年快乐。然后，为能平安回归地球干杯。欢笑声、

碰杯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散席之后，太阳正在中天，大家的兴致正浓。他们穿上厚厚的皮衣，到海上滑冰。一路上兴高采烈，聊天、唱歌。到海边后，人们换上冰鞋，走上冰场，结伴而行，向古尔比岛方向滑去。不久，“温暖之乡”的悬崖峭壁、覆盖着积雪的山峦和烟雾缭绕的火山口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们到达古尔比岛附近时，太阳迅速地朝地平线下沉。在加利亚星球上，地球上那种迷人的晚霞是见不到的。夜幕突然降临，天空闪烁着点点寒星，大家点上火把，齐集在塞尔瓦达克周围，踏上归途。

一小时后，“温暖之乡”的高大山岩出现在夜色朦胧的地平线上。火山口喷出的炽热熔岩，映红整个冰面。火光照在他们身上，在冰面上留下长长的身影。

8 火山熄灭

加利亚的人们尽情地在海面上滑行，为在加利亚上欢度的新年增添了无穷的乐趣。玩够了，大家向“温暖之乡”滑回，就在接近“温暖之乡”的时候，大家被突发的情况惊呆了。

火山突然熄灭！

夜空一片黑暗！

多少天来，不断向外喷发的熔岩倾刻间断流，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这对加利亚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火山停止活动，他们将如何抵御那刺骨的严寒？

大家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跌跌撞撞爬上山岩，钻进山洞……

山洞里一片黑暗，温度已显著下降。熔岩“瀑布”已停止流动，岩浆已凝结了。

欢乐的新年在惨淡的气氛中结束。

他们的心情惶惶不安，手足无措。室内的气温急剧下降。塞尔瓦达克上尉和铁马什夫伯爵都心急如焚。

塞尔瓦达克上尉等人不得不到更深的地道去寻找栖身之地。

熔岩断流后，外面的冷空气沿着“瀑布”下面的洞口在大厅里长驱直入，四周岩石上的水汽已凝结成冰霜。即使将洞口用东西堵住，人在这里也无法再呆下去。

地道深处，依旧保持一定的余温。气温没有完全降下，但这只是时间的早晚。大家感到洞外的冷气在一步一步向洞内逼进。整个山洞象一个刚断气的人，心脏既已停止跳动，四肢也很快会变凉。

第二天天一亮，塞尔瓦达克上尉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他说：

“朋友们，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危险是什么？寒冷。我们的粮食储备在回到地球之前，是足够我们食用的，我们还有许多罐头，不必生火做饭。可是我们如何度过眼下几个月的严冬呢？天无绝人之路，在加利亚的地层深处，火山洞里，温度可能会高一些，我们应当到那里去寻找栖身之所。”

塞尔瓦达克上尉的几句话把大家的劲头又重新鼓了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下到火山洞里。从火山口下去当然不行。随着气温急剧下降，熔岩已经凝结，洞内的坡度非常陡峭，根本无法立足。因此，只有从大厅附近的地道里寻找可以接近火山洞的路径，而且要快。因为即使在最深的地道里现在也恐怕冷彻骨髓了。

普罗科普过去曾对大厅四周的各条地道的走向作过一番仔细的调查，他发现其中的一条有可能与火山洞接近。因熔岩喷发时，这里的石壁非常灼手。显然火山洞距离这里不远，可能至多只有七八米。只要将这条地道挖通，也许就能从这边下到

火山洞里。

在普罗科普二副的指挥下，大家立即动手干起来。岩石坚硬似铁，十字镐根本挖不动。他们想了个办法，在岩石上钻眼，然后用炸药炸开它。整个工作进展很快，两天内地道便基本上打通了。

普罗科普同上尉等人进一步分析，大家一致认为，熔岩停止喷发很可能是暂时现象，也许在别的地方会出现一个新的火山口。火山口的这种变迁是有许多原因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层深处的熔岩一定会继续同氧气起化学作用。当然，在火山口变更的情况下，要找到原先那样得天独厚的御寒场所，似乎不大可能。

通向火山洞的地道 1 月 4 日打通。口子打通之前，人们已隐约听见碎石在火山洞里滚落的声音。普罗科普二副认为，既然这些碎石不是垂直落下，那这火山洞的四壁一定有斜坡，人也许可以沿着这种斜坡往山洞的深处走去。

普罗科普二副的看法是正确的。

他们举着火把，小心翼翼地向下走进。洞壁的坡度约 45 度倾斜。向南走了 200 多米。洞的四壁有一些大的孔洞，但他们原先住过的那种密如蛛网的地道。

住在这里，虽然没有上面的地洞舒适，但加利亚人别无选择。越往里走，温度越高，在离地面大约 200 米深的地方，温度为 6 。

他们又继续往下走了 100 米。现在离加利亚海平面已经是 300 米。这里的温度是 12 ，只要不发生任何不测，这样的温度就完全可以了。

再往下走，侧耳细听，就可以听到低沉的隆隆声。熔岩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翻滚着。

这里的一切都不错。熔岩往外挤压时形成一个类似孔洞的洞穴。洞穴很大，足可以容纳他们的全班人马。但要想把它整治好一点，相当困难。洞穴的上方和下方，也有一些小洞，但面积很小，只能存放东西，要作卧房是不行的。

首先，他们得动手把洞内的碎石和火山灰之类的脏物清除干净。简单地整理一番。

然后，就动员大家一起搬迁。没几天，整个搬迁都结束了，他们在洞内通道安装了几盏路灯，景象十分迷人，如同《一千零一夜》里的童话世界。安静下来之后，大家觉得还挺舒适的。

这时，外面的气温已经下降到 - 60 。

1 月 15 日，加利亚达到其远日点。它这时离太阳 8.8 亿公里。%

9 穴居难耐%

在地下 300 多米的山洞里御寒是不成问题的。躲在那里冷风吹不着，严寒冻不着。可谓是加利亚人的安乐之所。但是长期的穴居生活，不免越来越感到单调乏味。人们成天面壁而坐，无所事事，百无聊耐。精神显得萎靡不振。于是塞尔达克上尉和铁马什夫伯爵想法设法改变大家的精神状态。他们让大家坐在长桌旁聊天、讲故事。有的给大家朗读一些游记和科普读物。俄国水手和西班牙人都全神贯注地听，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将来回到地球时他们的知识就会比同胞的增长很多。

此时，伊萨克在干什么呢？他的心思当然不在于此。他并不感到什么寂寞不寂寞。他的全部身心都被金钱左右着。他已经赚了很大一笔钱，整天在那里把这些钱数来数去。现在他的手头上至少有 150000 法郎，其中一半是欧洲各国的金币。这

些响当当的，沉甸甸的东西，一回到地球就能换成大钱。遗憾的是，这些钱放在他手上已经多日，如果货出去，大笔钱也许早就赚到手了。

这些日子中，罗塞特教授又在干什么呢？他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只要活一时，他就要工作一时。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是他的工作态度。只有和那些数字在一起，他才感到无穷的乐趣。

有关加利亚的各方面资料，他早已了如指掌。他觉得加利亚彗星既然归他所有，这颗彗星也就是他的。将这颗彗星弄清楚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说实在的，人们住在 300 米深的地下洞里，如同冬眠的动物一般。生活恰如一潭死水。没有坚强的毅力是无法坚持下来的。有时，他们当中往往一连好几天没一个人到地面上来。不是为了搬运冰块，或许谁也不会到上面去。

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一连过了几个月。许多人的头脑都感到昏昏沉沉。最初那种听别人讲故事的兴致已烟消云散，好象再动听的故事也打动不了他们。人们三三两两，嘀嘀咕咕。尤其西班牙人十分颓丧，终日躺在床上，好象永远起不来的样子。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肯起床。俄国人的情绪要好一些。造成大家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体育锻炼。

塞尔瓦达克上尉和铁马什夫伯爵看到大家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但也束手无策。何况他们自己也感到浑身瘫软无力。整天嗜睡，茶饭不香。

但也不尽如此，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小尼娜的情绪始终饱满。她那银铃般的笑声给这死气沉沉的世界带来了生机。她象一只美丽的小鸟在洞穴里飞来飞去，给大家端茶送饭，还唱悦耳动听的意大利歌曲。她那旺盛的生命力深深地感染了大家，使他

们逐渐从迷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到了6月初，这种情况稍有好转。这大概是加利亚在向太阳靠近的结果。但加利亚现在离太阳非常遥远。当加利亚在其轨道上作前半圈运行时，普罗科普二副就将教授告诉他的有关数字和加利亚的位置作了详细记录。并根据这些记录绘制了加利亚的星历表。据此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报加利亚的行踪，而不必问罗塞特教授。

6月底，大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恢复了常态，人们开始走出山洞，到外面走走，有的人到海边转转。天气依然很冷，天空没有云彩，也没风。以前人们在海边留下的足迹现在依然原样不动。

海边的景致只有一处稍有不同。过去几个月中，那小海湾里的冰层一直上升。多布里纳号和汉沙号现在离海面足在50米了，要想上去简直不可能。可以想象，等将来冰雪消融时，这两艘船从这样的高度坠落下来，会摔成什么样子。但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局面。

转眼间，7月和8月都过去了。加利亚如今离太阳是6.5亿公里。夜晚依旧很冷。白天，由于“温暖之乡”位于赤道地带。直射下来的阳光使人感到一点暖意。气温已升高20多度。加利亚人于是天天到洞外去晒太阳。洞内过冬的鸟雀也是如此，早出晚归。

盎然的春意使大家精神振奋，人们心中又燃起了返回地球的希望和信心。白天，挂在空中的日轮已明显增加。夜晚，夹杂在满天繁星中的地球也变得明亮多了。地球离加利亚还十分遥远，但在天幕上已能清楚地看到了。那小小的闪光点却给加利亚人带来无限的希望。

10 迷团揭开

几个月的穴居生活，虽然使加利亚人能够安全无恙地越冬，但是昏暗狭窄的山洞确实令他们精神不振，疲惫不堪，为了战胜严寒，为了胜利地返回地球，他们只能这样，继续斗争下去。

到了10月，洞外的气温有所回升。即使在夜晚，天气也不那么寒冷了。这时，加利亚和太阳间的距离不到地球和太阳距离的三倍。加利亚上的气温是 -30°C — -35°C 。大家到山洞上面活动的次数也逐渐频繁起来。有的人又到海面上的冰场上滑起冰来了。能够离开那黑暗的百无聊耐的洞穴，大家高兴得眉飞色舞。

这段时间，罗塞特教授也一反常态，经常走出他的工作室，来到洞外，次数甚至比别人还多。也是因为气温回升的原故吗？

可是大家发现，教授总愁眉不展，在山洞里上上下下，唠唠叨叨，骂声不停。教授的心情同大家截然相反，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难道他发现自己观测的结果同计算不相符合？难道加利亚离开了预定轨道，无法按原先测定的时间和地点同地球相会了？

一个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一起涌上心头。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罗塞特教授的身上，看到他如此烦躁不安，人们心中不由得也慌乱起来。

可是大家只观察着教授的表情变化，就象观察天气一样。谁也不敢上前问他一句。

教授近来确实烦躁不安，苦不堪言，其主要原因还是计算结果与观测不符。这是他感到无比的恼怒和恐惧。

他象着了魔了似的，自言自语：

“活见鬼！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牛顿定律错了不成？或是它迷了路了？怎么会不符合天体运行规律呢？不，不！不可能！我不会错！我的观测和计算都准确无误。啊！真是怪事！”

罗塞特教授双手托着腮，陷入了沉思，仍旧弄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反复运算、反复观测，但是所得结果总是令他万分恼火。

“难道天体运行规律给打乱了？”

“不会的，不可能！那一定是我错了。然而……”

教授百思不得其解，原本十分瘦削的身子，又瘦削了一圈。

终于有一天，罗塞特教授在大厅里突然大叫一声：

“找到了！问题找到了！”他发疯似的大叫，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

“没错，就这么回事！啊，这个恶棍！我可要对他不客气。……他会承认吗？当然不会。我一定掐死他。等着瞧吧！”

教授的话，真叫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从这天起罗塞特教授对伊萨克的态度突然大为改变，同以前判若两人。一见到伊萨克，教授就笑容满面，十分客气，教授还常常来到伊萨克的洞穴里。问他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生意好不好？每天能赚多少等等。把伊萨克弄得心神不定。

伊萨克这条老狐狸毕竟阅历深广。回答总是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十分小心谨慎。他以为教授是要向他借钱。

对于前来借钱的人，伊萨克原则上是来者不拒，放高利贷是他发财的一个极好的办法。不过，他只愿借给家底比较厚实的人，比如富有的俄国贵族铁马什夫伯爵。至于塞尔瓦达克上尉，徒有虚名，不过是个穷光蛋。还有罗塞特。谁会把钱借给他们呢。伊萨克十分诡计多端。

另外，伊萨克还必须留点钱用来买点东西。他的货物中所有食品已全部被塞尔瓦达克等人买去。自己没有留一点备用。他觉得储藏室里的东西，每人都可以享用。他当然也不例外。他下决心去找本一佐夫领取一些咖啡。

“你要咖啡？一斤咖啡？”

“是的，本一佐夫先生。”

“这可是件大事！”

“难道咖啡没有了吗？”

“啊！有的是。还有 100 多公斤。”

“那么，可以给我一点吗？”

“这我可不知道。”本一佐夫摇着头。

“请你给一点吧。本一佐夫先生。我将会因此感到非常高兴。”伊萨克说。

“你高兴不高兴与我无关！”

“可是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你是不会拒绝的，对吗？”

“问题是你和别人不同！”

“你真的不给吗？”

“这件事得由上尉来决定，我觉得他会满足你的要求。”

说完本一佐夫去向塞尔瓦达克上尉报告此事。伊萨克在此等候。

很奇怪，对于伊萨克同本一佐夫的谈话，罗塞特很感兴趣，一直在旁边听着。这时，他走近伊萨克，同他攀谈起来。

“啊，伊萨克先生，你想要点咖啡？”

“是对，教授先生。”

“你的咖啡完全卖了？”

“是呀，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咖啡可以提神，这可真的不可缺少。”

“是的，我一刻也离不开它。”

“你放心，他们会给你的。你需要很多吗？”

“我只要一斤，我喝得很省，一斤足够我喝一段时间的。”

“那么你用什么东西来称呢？”

“用我的弹簧秤。”伊萨克低声地叹道。

“对，这儿没有别的秤，只有用你的那把弹簧秤了。”

“不！……”伊萨克慌乱地答道，似乎为自己的叹息而感到后悔。

“瞧你，伊萨克先生，用秤称对你大有好处，一听咖啡，大家会给你7斤。”

“那倒是，7斤！……”

教授目不转睛地看着伊萨克。他想向他提个问题，以便将自己多日来所苦恼的问题弄清楚。但又怕他不说出真情。

正当这时，本一佐夫回来了。

“怎么样？”伊萨克急忙问道。

“上尉不同意。”本一佐夫说。

“不同意给我一点咖啡！”伊萨克叫道。

“他认为可以卖给你。”

“上帝，卖给我！”

“对。这样做非常公平，大家的钱都到你的腰包里去了。”

“大家可以领，我却要买……”

“我对你说过，你同大家不一样。你买不买，快说！”

“天呀！……我买吧。”

“这就好了，本来就该爽快一点。”

“什么价钱？”伊萨克问。

“按你卖出的价格，我们不会敲你的竹杠。”

伊萨克把手伸进衣袋里，钱在手心里搓来搓去。

罗塞特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伊萨克的一言一语。注意着他的表情变化。

“一公斤咖啡，我要付多少钱？”伊萨克。

“10 法郎。”本一佐夫说。

“上帝啊！一公斤咖啡，竟要我 10 法郎。”

说着伊萨克从衣袋里取出一枚金币，对着灯光看了很久，然后用嘴亲了两下。

“用我的弹簧秤称吗？他问道。声音有点颤抖。似乎他对自己的秤不太相信。

“不用你的秤用什么秤？”本一佐夫说。

他把伊萨克的秤拿过来。把咖啡一点一点放入盘内。直到指针在刻度板上指着 1 公斤为止——但实际上是 7 公斤。

伊萨克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好了！”本一佐夫说。

“本一佐夫，请让指针再过一点。”

“为什么？”

“因为……因为……”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的秤可能……不很准。”

话未说完，罗塞特便跳上去按住他的脖子使劲地把他往墙上推，教授想把他掐死。

“你这个混蛋。”他骂道。

“救命呀！救命呀！”伊萨克拼命叫喊。

本一佐夫却呆在一旁大笑不止，他不但不加劝阻，反而为他们加油。在本一佐夫的眼里，这两个人是半斤对八两。没有一个是好的。

塞尔瓦达克上尉和铁马什夫伯爵等人都闻声赶来了，很快把两人分开。

“怎么回事？”上尉问。

“他在秤上捣鬼，用小秤卖东西给人家。”

“是真的吗？伊萨克。”

“上尉先生，……是的，不是……是的……”伊萨克一时难以出口。

“他用假秤骗人。我也上了他的当。我用他的秤称了我的星球，并以此为据进行新的运算，算得的结果与观测不符。至使我不得不认为它已经离开了原有的轨道。”

塞尔瓦达克上尉气得青筋暴突，怒不可遏。指着伊萨克痛斥：

“伊萨克，你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是关系到加利亚、加利亚人民的性命的大事。你这个可恶的家伙，钱迷心窍。上帝决不会宽恕你的！”

11 无可奈何

再过两个半月，加利亚人盼望已久的，与地球相会的日子就要来到了。10月7日，加利亚回到了小行星区域。11月1日，加利亚顺利地越过了小行星的一半。它在这个月将要走1.6亿公里。月底距离太阳3.12亿公里。

气温显著上升，现已到-10——-20了。但尚无任何解冻迹象。海里的冰层依然冻得坚硬似铁。多布里纳号和汉沙号也依然高高地耸立在冰面上。

很快就要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地球。这时，大家想起了住在直布罗陀岛的英国人。

上尉说。上次访问直布罗陀时，英国人确实怠慢过他们，但不能把他们扔在加利亚上不管。加利亚将要再一次与地球相

撞。后果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必须将这些情况告诉他们。以便同舟共济克服困难。

大家觉得塞尔瓦达克上尉言之有理，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决不能漠然视之。

可是怎么能到直布罗陀岛去呢？

等冰雪消融，乘船去是不可能的。多布里纳号和汉沙号如今岌岌可危，根本不能指望。小汽艇虽然可以用，但必然会把他们为古尔比岛将来而储存的仅有一点煤全部耗掉。

当然，他们可以用上次救罗塞特教授用的雪橇去，既迅速，又安全。可现在一点风也没有，雪橇在冰面上就无法行驶了。

看来，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滑冰前往。但是路途很长，约有 4000 公里。这样远的路程，靠两条腿平安到达，困难是很大的。

塞尔瓦达克首先自告奋勇，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他认为象他这样的滑冰技术熟练的人，每天滑 100 至 120 公里不成问题。如路途顺利的话，8 天之内就可赶回“温暖之乡”。路上带一个指南针，一些冻肉和一个煮咖啡用的小酒精炉就行了。

铁马什夫伯爵和普罗科普也都坚持要去。但都被上尉劝阻了。他说他们留下来，“温暖之乡”好有个照顾。

最后，都同意了上尉的决定。上尉要带上他的忠心耿耿的勤务兵本一佐夫同往。本一佐夫满心欢喜。

此次塞尔瓦达克上尉出使直布罗陀的目的主要是想替英国人做点好事。尽一点人道主义的义务。不过他的脑海中还萌发了另一个念头，他没对任何人讲。包括铁马什夫伯爵。

本一佐夫很快看出上尉必定还有别的什么打算，因为上尉曾对他说：

“本一佐夫，你到储藏室去一下，看能不能找点材料做一

面三色旗。”

“决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这面国旗一做好你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背包里。随身带上。”

“是，上尉。”

本一佐夫没再追问什么，立即按照上尉的意思去做了。

塞尔瓦达克上尉究竟怀有什么念头呢？

其实，上尉的这种想法同他那异想天开的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些英国人一直以英国政府名义占据着直布罗陀，在塞尔瓦达克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对的，这地方一旦完整无缺地回到地球。英国在这里的占领就无可非议。

直布罗陀的对面有个休达岛。加利亚与地球碰撞之前，休达岛归西班牙所有，是海峡南岸的重要港口。现在那里空无一人，谁去占领，就归谁所有。所以，在塞尔瓦达克看来，把法国国旗插上休达岛，以法国名义占领，是理所当然的。他想：

“假如休达岛能安然回归地球，并在地中海占据重要位置，那么插着法国国旗的这个小岛便成为法国的领土。”

所以塞尔瓦达克对此守口如瓶也就不足为奇。

本一佐夫对上尉的想法完全心领神会。

11月2日，塞尔瓦达克上尉和本一佐夫一同出发，前往休达岛。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背着行囊，穿着冰鞋。

途中一切顺利，天已不太冷。11月5日，他就顺利地到达休达岛附近。目光锐利的本一佐夫一眼就看出岛上好象有人在活动。他告诉了上尉。

“糟了，我们来迟了。”

“那人好象在发动一台发报机。”本一佐夫看得更清楚了。

“上帝！”上尉叹道，他抬头向北边望了望，发现直布罗

陀的山顶上也放着一架发报机。

“英国人已占领休达！”塞尔瓦达克说，“他们正在把我们的到来报告给对面的直布罗陀。”

“怎么办，上尉？”

“看来我只有另作打算了。”

“要是守卫这里的人不多呢？”

“不，不行！”上尉说，“他们已发现我们的到来。除非能说服他们把这地方让给我们，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说着话，两人已来到小岛。一位哨兵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

“法国人。”

这时小岛的岩上出现了四个人。基中一人向他们问：

“来干什么？”

“我要见你们的上司。”上尉说。

“休达要塞司令？”

“就算是吧。”

不大工夫，一个衣冠楚楚的英国人走了过来。

“您就是休达要塞司令。”上尉问。

“是的。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上尉塞尔瓦达克。”

“很好，欢迎你们。”

“先生，”塞尔瓦达克说。“请恕我直言，你在这块原属于西班牙的土地上当了司令，真叫我不胜惊讶。”

“是吗？……”

“只是不知你们根据什么占领了这块地方？”

“根据先来后到的原则。”

“好极了。但您想到没有，那些西班牙人现在都在‘温暖

之乡’，他们完全有权要求收回 这个小岛。”

“我不认为他们现在还享有这种权利。”

“为什么？”

“他们已将这些小岛让给我们英国了。”

“有字据吗？”

“当然有，而且是正式协议。”

“真的吗？”

“为什么不是真的？他们已拿了我们的钱。”

“啊！我明白了，为什么西班牙人会有那么多钱！”

塞尔瓦达克上尉本想据理力争，现在这一线希望已成泡影。他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能让英国人有任何察觉。

塞尔瓦达克很快转变话题：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吧，我们现在都呆在一颗彗星上在太阳系里漫游。”

“一颗彗星？真有意思，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神话吧。”少校显出满脸狐疑的神色。

塞尔瓦达克上尉仍然告诉他们天地间一切奇怪现象所生的原因，并说明一切迹象都表明大家很快就能回到地球上去。为了避免两星相撞所产生的危险，全体加利亚人应当团结起来。共度难关。

最后，上尉向英国人发出邀请：

“少校，你们是否愿意到‘温暖之乡’去？”

“非常感谢您的盛情，上尉。”少校沉沉地说。“我们不能擅离职守。”

“为什么？”

“我们尚未收到政府的命令。”

“你们别再做梦了，这不是在地球上，这是在彗星上。而

且再过两个月，两星就要相撞。”

“不要大惊小怪，上尉。英国政府会想办法把这彗星弄回去的。”

显然，英国人一直把他的的话当作耳边风。塞尔瓦达克上尉又气又恼，无可奈何。他和本一佐夫踏上了归途。很顺利。11月9日，他们回到“温暖之乡”。

12 计划逃生

塞尔瓦达克上尉和本一佐夫返回“温暖之乡”后，把情况同铁马什夫伯爵和普罗科普二副作了介绍。大家都非常气愤，觉得英国人总是固执己见，狂妄自大。既然他们愿意死守那两个小岛，等他们的政府去安排，那就随他们便吧。一切与大家无关，反正对他们已仁致义尽，问心无愧。

下面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应付彗星与地球相碰撞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前次碰撞，地球被带走几小块土地，并把上面的人都安全地带到彗星上，这真是万幸。不知下次碰撞能否还会这样安全？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首先大家分析，两星球迎面飞行，速度高达每小时36万公里。它们很可能是斜着相撞；或者直接相撞。如果是斜着相撞，彗星可能象上次一样，从地球表面一擦而过，并从地球上带走一些东西，然后继续在太空遨游。但是碰撞后，它的轨道可能会改变，我们即使侥幸活下来，也甭想回到地球上同我们的亲人团聚了。

如果是直接碰撞。根据加利亚地球接触部分的不同，其结果也不同，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们所在的加利亚的赤道地区，或这个地区的对应点。很明显，碰在我们所在的这一面，加利亚上的所有人将全被撞死。如果撞在那对应的一面，我们肯定会窒息而死。因为那时加利亚将会在地球表面形成一座其高无比的山峰，加利亚表面的大气层逐渐下降，同地球表面的大气层混合为一起。这样山峰的空气就变得异常稀薄而令人窒息而死。

另一种是撞在加利亚两极中的一极。其结果，我们一定会被抛向空中然后坠下摔死；要么就被活活烧死。因为，加利亚的速度一旦消失，立即会转化为热能，温度高达几千度。整个加利亚将变成一片火海。

大家也考虑到加利亚如果掉到海里会怎样？

因为大西洋和太平洋最深不过一万多米，海水是无法抵消这次碰撞的。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仍会照样发生。

看来，等待加利亚人的将是被撞死，摔死烧死或窒息而死。

“难道我们就只能等死了？”塞尔瓦达克问。

“既然如此，我看只有一条出路。”本一佐夫说。

“哪条路？”上尉忙问。

“碰撞之前，离开加利亚。”

“怎样离开？”

“这我就说不上来了。”

一陈沉默之后，普罗科普二副抬起头来说：

“我有一个想法，这想法很大胆，但也只有这样做。”

“什么想法？”

“离开加利亚有办法。”

“什么办法？”

“搞一气球。”

“气球？”大家都惊叹起来，纷纷议论。这种办法都老掉

牙了，管用吗？塞尔瓦达克和铁马什夫伯爵都疑惑地看着普罗科普二副。

“请听我说完，先生们。”普罗科普说。“只要能准确地知道碰撞发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提前一小时乘气球升入空中。加利亚的大气一定会带我们以原有的速度向地球靠近，并在碰撞之前和地球上的大气层混在一起。这样，我们的气球将能顺利进入地球大气层，在碰撞发生时躲在空中不动。”

“很好，可以采纳。”铁马什夫伯爵说。

“不过只有百分之一的把握。”普罗科普说。

“行，就这么办！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把握我们也要试一试。”塞尔瓦达克上尉说。

“我们没有氢气可充，我们可用热空气，只要能使气球保持一小时以上就行。”

“那么用什么做气球外壳呢？”

“可以用多布里纳号上的帆布做。既轻柔又结实。”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既然没有别的路可走，也只有孤注一掷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万无一失，必须对碰撞的时间了解得十分准确，最好精确到几分几秒。

为了使脱险有更多的可能性。普罗科普想了许多办法延长气球在空气中的飘浮时间。碰撞之后，很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寻找着陆点，因此气球内的热气是不可缺少的。普罗科普决定多放些麦秸和干草在气球中，以便供加热气球内的空气。

大家把帆布拿出来，剪成一条条很长的布条，为防漏气，还涂上漆。普罗科普二副特意做了个模型。照这个模型大家将那些布条缝在一起。这项工作包括小尼娜，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干这种活，俄国水手十分熟练，他们手把手地教西班牙人怎样缝制。

12月14日，气球已经做好，由于缝制精细，并涂了漆，整个气球十分牢固。挂吊篮的绳索是用多布里纳号上质地轻柔的缆绳制成的。吊篮的边筐则是用汉沙号货舱做隔板的柳条编织而成的。足可容纳2-3人。“温暖之乡”的居民都装上是不成问题的。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两星球相撞的时间。塞尔瓦达克上尉一直没有机会询问罗塞特教授。只有耐心等待了。

近来的气温回升很快，海面冰板随之破裂解体。

多布里纳号和汉沙号难逃厄运。如同北冰洋的冰山一样，开始下沉倾斜。最后，两船都倒在岸边的岩石上。转眼间摔得粉碎。

13 巧作吊篮

塞尔瓦达克等人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终于从罗塞特教授那里弄清了关心已久的重要问题：加利亚彗星同地球在明年1月1日凌晨2时47分 $35\frac{3}{5}$ 秒相会！就是说，他们在加利亚星球上停留的时间只剩半个月了。

于是出发的准备工作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普罗科普提出的乘气球离开加利亚，以避开两星球碰撞所造成的冲击，看来是比较理想的办法。从加利亚的大气层进入地球的大气层，看来是非常容易的。可是这里都有许多前人所未遇到的巨大的危险。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普罗科普反复强调，除非遇见奇迹，气球在高度运动中突然停下来，很可能会立即变成熊熊大火而化为灰烬。塞尔瓦达克上尉强作镇静，故意显出乐观的样子。本一佐夫早想乘气球转一圈。现在终于如愿以

偿了。

现在只有铁马什夫伯爵和塞尔瓦达克上尉的态度十分冷静，他们准备应付一切危险事态。加利亚海已冰消雪融，可以通航了。

塞尔瓦达克上尉和普罗科普二副带了几名俄国水手，用剩下的一点煤作燃料，去了古尔比岛几次。

漫长的严冬之后。岛上的茅屋和石头房子依然如故。田野上河流纵横，流水潺潺。到“温暖之乡”过冬的岛雀如今又回到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寒冬之后，炎夏接踵而至。因日照充足，田野已是一片碧绿。

大家一起动手，到岛上收集一些干草，准备作气球供热的原料。

又一个新年到来。12月25日。加利亚人照样热热闹闹地过这个圣诞节。这是在加利亚上的最后一个节日。有特殊意义。所以大家要作隆重的纪念，分别赠递礼物。

很快就要结束这次神话般的太空漫游，回到地球上去，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铁马什夫伯爵和普罗科普二副十分怀念故土，希望早日回去。西班牙人对加利亚上的生活十分满意，即使老死在这里，也毫无怨言。但现在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当然也很乐意。活泼可爱的小尼娜当然愿意跟大家一起回去。只要能和大家在一起，到哪儿她也乐意。至于罗塞特教授，他依旧怒气冲天，发誓决不乘吊篮同大家一起回去。不！他决不离开他的彗星。

到了最后两天，大家的心情分外激动，普罗科普二副对行前的准备又作了一次检查。多布里纳号上的两根折断的桅杆埋在海岸上，用以固定气球。气球尚未充气，已套上网绳。吊篮就放在那里，足可容纳现有的全班人马。吊篮上挂了只羊皮袋，

以使吊篮能飘向海岸。当然，气球如果堕落在距海岸很远的大洋里，人员肯定都葬身鱼腹。除非附近有船搭救。

12月31日，在加利亚上停留的时间只剩下最后24小时。24小时后，气球里一充满气，就将飘向空中。当然，加利亚大气的浮力要比地球大气小得多。但应看到，加利亚的引力比地球更小，气球本身的重量已大为减轻。

加利亚现在离地球距离只有800万公里。两星球正以每小时34.8万公里的速度互相接近。

1月1日凌晨两点，两星球将在47分钟后相撞，大家准备出发了。由于自转，加利亚现在是白天，它所触及的地球的那一面也是白天。

气球已充满了气。一切正常。吊篮挂在套住气球的网绳上，单等大家坐上去。

加利亚同地球的距离是30万公里。

伊萨克第一个走进吊篮里坐下，这一次他倒是一点没客气。

塞尔瓦达克上尉发现他的腰上系着一条鼓鼓囊囊的东西。

“那是什么？伊萨克先生，”他问道。

“上尉，”伊萨克吱吱唔唔地说，“这是我仅有的一点钱，我想把这它带回去。”

“这些钱有多重？”

“只有30公斤重。”

“30公斤！开玩笑！气球刚能把我们这些人带到空中。你必须把钱扔掉。”

“上帝！我这点钱是多么来之不易啊！”行行好吧！我就这么点钱啦！”

“伊萨克，你听着！你要么下去，要么扔掉那些钱。两条路你自己挑。”本一佐夫插话说。

伊萨克只得解下腰带，扔在吊篮外。

至于罗塞特教授，他声称决不离开加利亚，因为这颗星是他自己的。气球顶什么用？两个星球的大气一接触，它立刻就化为灰烬。留在彗星上倒是安全得多。万一加利亚从地球表面一擦而过，他仍可继续跟它在太空遨游。塞尔瓦达克见他如此顽固，最后只好让两位身强力壮的俄国水手把他捆起来送到吊篮里了事。

小尼娜那只可爱的小山羊无论如何也带不走了。小尼娜心头十分沉重，只得丢下小山羊依依不舍地登上吊篮。挥挥小手同小山羊告别。那只信鸽倒停在吊篮里占有一席之地。天晓得到地球后，是否需要它去传递信息呢？

铁马什夫伯爵和普罗科普二副在上尉的催促下也走进了吊篮。现在在加利亚土地上只剩下塞尔瓦达克上尉和本一佐夫。

“本一佐夫，轮到你上去了。”塞尔瓦达克说。

“不，上尉，请你先上。”

“不。我们现在的情况危在旦夕，我必须最后离开。”

“那好，我只得从命。”

本一佐夫上去后，塞尔瓦达克最后踏上吊篮。

塞尔瓦达克挥动利斧，砍断了固定气球的绳索。气球载着 23 位加利亚居民冉冉升入空中……

14 死里逃生

满载加利亚 23 位居民的热气球已升到 2500 米的高空。普罗科普决定暂且就维持在这一高度。气球下有一个用铁丝做成的炉子，里面准备了足够用的柴草。随时可以点着，保持气球在一定的高度，不致下降。

大家从未在这样的高空中呆过。感觉是乘坐宇宙飞船。下面是一片湛蓝的加利亚海，海面十分平静。海呈凹型盆地。古尔比岛、火山岛、直布罗陀岛等陆地都尽收眼底。就连直布罗陀岛上英国人筑起的工事和他们的国旗都看得十分清楚。

没过多久，在吊篮的斜上方，人们就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地球轮廓。它似乎在向加利亚冲来。遮挡了加利亚的大半个天空。

圆轮廓光彩夺目，令人目不暇接。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连两极都不能同时看到。地球上的斑点已清晰可见，陆地，十分明亮；海洋，则相当昏暗，那是因为海水没能反射阳光。地球的上空，已可看到一条条白色的带子。并还能看到带下的阴影，这是地球的大气中飘浮的云朵。

地球的外貌已全部展现在大家的眼底了。不但宽阔的海岸线已清晰可辨，山脉和平原也一清二楚。吊篮里的人看到这一幅幅奇异的美景。那情景仿佛是伏在一张山峦起伏的地形图上。

2 时 27 分，加利亚离地球不到 7.2 万公里。两星球正飞速接近。到 2 时 37 分时，只剩下 6 万公里。

“欧洲！”

“俄国！”

“法国！”

吊篮里欢呼起来。他们确实没有看错。地球向着加利亚的一面正是欧洲大陆。由于是中午时分，各国的地形都清晰可辨。

他们个个瞪大眼睛，如痴如醉地看着地球。心想赶快着陆，早已把着陆的危险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如今就要回到已阔别两年，本以为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到的人类社会中去了。

是的。他们现在所看到的的确是欧洲。这块大陆上的各国国界线走向十分奇特。有的是自然形成的。有的是由国际协定划成的。

英国象一个贵妇人，穿着满是绉褶的衣裙，头上点缀着若干小岛，正向东边走来。

瑞典和挪威宛如一头雄狮转向亚洲，一只脚踏着土耳其，一只脚踏着高加索的北极熊。

奥地利象只匍匐在地，正在做着恶梦的猫。

西班牙象欧洲这艘轮船船头挂的一面旗帜；葡萄牙则象这艘大船旁的一艘游艇。

土耳其象只公鸡，正用一只利爪抓住亚洲大陆；另一只抓住希腊。

意大利象一只漂亮而精致的长统靴，在将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踢着玩。

普鲁士象一把深深砍入德意志帝国的利斧，斧口刚好碰到法国。

法国则象一个挺起的胸膛，巴黎是它的心脏。

总之，一切都那样明晰，那样了然。

此时，大家的心情分外激动。普罗科普二副拿着马表，一分一秒地数着。他不时下令让人在那个火炉里加些干草，以使气球在空中保持稳定的位置。

吊篮里的人很少说话。塞尔瓦达克上尉和铁马什夫伯爵一直在贪婪地看着地球。气球始终处在加利亚偏后方的位置上，这样也好，彗星首先同地球相撞，可以使得气球向地球的大气过度时不至过分突然。

但是气球会坠落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

如果落在荒无人烟的陆地上，能不能和别人很快取得联系？

如果掉在大海里，附近会不会有船来搭救他们？

总之，气球随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大家的性命可以说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现在是 2 点 42 分。”一片寂静中普罗科普大声叫道。

再过 5 分钟，两星球相撞，惊心动魄的时刻将到来。两星现在的距离是 3.2 万公里。

这时，可以发现，两星球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二者之间略有一点偏斜。不过彗星的运行速度仍可能突然中止，而不是象上次那样，只从地球表面一擦而过。加利亚眼下虽不会直撞在地球上，但是它也可能会狠狠地碰一下的。

另外，两星球的大气突然碰在一起，很可能会产生一股强大的气流，这样处在这股强大气流中的气球很可能会爆裂，使得吊篮瞬间一落千丈。摔在地球上。吊篮里人将无一幸存。那么，这两年的天外生涯和太阳系的遨游也将永远不为人知。

塞尔瓦达克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把这颗彗星的名字，以及彗星从地球上带来的几块土地和每一个人的姓名都一一写在纸上。

然后，他转向小尼娜，叫她把怀中的信鸽给他。塞尔瓦达克把纸条小心翼翼地系在信鸽的脖子上，随后把鸽子扔出了吊篮。

两分钟过后，两星球的距离只有 1.28 万公里。

不用说，吊篮里的人对这飞速运行是根本感觉不到的，他们的气球和吊篮似乎在加利亚的大气中一动不动。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中。

“现在是 2 点 46 分。”普罗科普又大声说道。

两星球距离是 6800 公里。这时，地球象一巨大的洞穴等待加利亚钻进去。

“2 点 47 分！”

还剩最后 36.6 秒，现在的速度是每秒钟 1080 公里。

天空传来一种呼啸声，这是地球吸引加利亚的大气造成的。

气球已变得非常扁长，看样子几乎要破裂。

人们个个吓得面如土色，死死抢住吊篮缘。

这时，两星球的大气终于混合在一起了。吊篮钻到了云海里。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昏暗。人们被四周的呼啸声包围着，不知身处何处，是否还在吊篮里也不知道了。一瞬间，人人都失去知觉。任凭上帝怎样处置。

其实，此时，他们已经在地球的土地上了。

他们莫名其妙地离开地球，如今又莫名其妙地回到地球。

是这颗名为加利亚的彗星同他们开了个玩笑，同地球开了个玩笑。它把地球人带到太阳系中转了一周，又溜回来，悄悄交给地球。

加利亚这次也是只从地球身旁轻擦一下。悄悄丢下这些地球人。然后一溜烟地消失在东方了。

15 尾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些大难不死的人们开始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们竟然无一人伤亡，象从一场漫长的梦中醒来。

本一佐夫醒来后就情不自禁地叫道：

“阿尔及利亚！上尉！”

是的，他们确在阿尔及利亚的莫斯塔加内姆。这些地方塞尔瓦达克和本一佐夫太熟悉了。他们在这一带生活过好几年。所以本一佐夫醒来后，一眼就认出这个地方。

他们在太阳系里周游了两年后，如今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天下居然有这样的巧合。加利亚和地球相撞，两次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实在太妙了。

他们要进入城区，塞尔瓦达克上尉要设法找个地方，让这

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从天外归来的游客安顿下来。

早晨 8 点左右，太阳从东方升起很高。城内的气氛很平静，并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马路上的人们来来往往，照常忙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好象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似的。

塞尔瓦达克上尉在城内遇上了迎面而来的第二步兵团和第八炮兵连连长。

“啊，是你！塞尔瓦达克。”步兵团团长说。

“是我，早上好！”

“我可怜的朋友，你这一时期怎么失踪了，现在从哪儿来？”

“哎，怎么说呢。就算是一场恶梦吧。”

接着他们又寒暄了一阵。不过，塞尔瓦达克始终没有提及加利亚的事。

最后，塞尔瓦达克请团长帮助，把他们这些朋友先安顿下来，让他们休息几天，再返回家园。

“朋友，你可知道玛丽雅夫人近来怎样？”

塞尔瓦达克终于提出了久压在心底的问题。

“哎呀，我的老兄，你还记得她呀。大家都以为你把她忘了，又不知到哪去另觅芳草了。可怜那美人儿一直在等着你。到处寻找你……谁知道你跑到哪个星球上去了。”

塞尔瓦达克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万分，当即要求步兵团长带他去找玛丽雅夫人。

第二天莫斯塔内姆城内传来两条激动人心的消息。

一是，他们的好友塞尔瓦达克上尉和他的勤务兵本一佐夫回来了。

二是，塞尔瓦达克上尉同玛丽雅夫人决定结婚。

他们奔走相告，人人都向塞尔瓦达克上尉表示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两人的婚礼是在奥斯玛教堂举行的。这天从加利亚星球上回来的所有人都参加了，包括罗塞特教授、伊萨克在内。

婚礼完毕后，塞尔瓦达克上尉和本一佐夫分别同铁马什夫伯爵、普罗科普二副、罗塞特教授、西班牙人以及伊萨克一一握手道别，依依不舍。

只有小尼娜没有离开，是塞尔瓦达克上尉没让她走。他把她留下来，收为养女，视如亲生女儿。小尼娜也赢得了玛丽雅夫人的喜爱。

从此，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海底两万里

第一章

大海怪——独角鲸——神秘的海麒麟

1866年7月20日，希金逊总督号的巴克船长说，在澳大利亚海岸边9公里处见到一游动的巨物，喷出两道45米高的水柱；

15天后，在8000公里远的大西洋海面上，两艘船同时在北纬42度15分、西经60度30分处遇到这个“大怪物”。两船同时观察的结果为，这怪物至少长106米，比这两条船长度相加还要多6米。当时人们见过的世界上最大鲸鱼的体长也不过60米，这难道是新发现的特大鲸鱼？

这立刻成了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各报刊竞相刊登新闻，或评论或嘲讽；学术界为此事形成两派，各执己见，争论达半年之久。

1867年初，一系列新的发现，使学术争论再次升级。人们怀疑过是否存在的“大海怪”、“特大鲸鱼”成为变幻莫测的小岛、暗礁。

3月5日，库拉维安号夜间行驶到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海面时，撞上一座没有在任何海图上标明的暗礁。当时船身只感到轻微震动，直到船靠岸后到船坞检查时才发现船底龙骨折断了一部分。

4月13日，英国最大船主苟纳尔的最好的邮船斯各脱亚

号航行到北纬 45 度 37 分、西经 15 度 12 分海面时，船左后方被撞了一下，有船员上来喊：

“不好了，船进水了，船要沉！”

乘客们顿时慌乱起来。船长安德森稳住乘客，下去检查了船底，发现确实已部分漏水，但因有防水隔板，水并未浸到轮机；潜水员下水检查时发现船底左侧被撞开一个两米多长的大三角口无法堵住。斯各脱亚号减慢速度缓缓航行，到达克利亚岬时船期误了 3 天。苟纳尔先生拥有 12 艘世界上头等宽大的快船，几十年来从未误过任何航次！这件怪事使利物浦人们都为此惶惶不安。

在船坞架起船身，发现吃水线以下 2 米处被撞开一个十分整齐的等边三角形的裂口，显然，这怪物能迅速地以惊人的力量撞坏 4 厘米厚的钢板，还能迅速后退逃走。

此事又一次大大轰动了舆论界。关注世界航海业的人们都很焦虑，认为五大洲之间的航海事业出了问题，海上交通发生了危机。由于发现了这大海怪或特大鲸鱼而使海上航行变得越来越危险。

当时，每年因海上事故而损失船只约 3000 艘，其中因下落不明而失踪船只约 200 艘。人们断定这都是由于出现了大海怪而造成的。于是航海界一致坚决要求联合起来，不惜一切代价清除这条海上可怕的大鲸鱼或其它什么怪物。

这时，我身为法国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副教授，由政府派往美国内布拉斯加洲进行了半年的科学考察，满载珍贵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回到纽约，准备短期逗留一个月后回巴黎。

我曾在法国出版过两册《海底的神秘》著作。该书倍受世界学术界赏识，所以我刚到纽约，就有很多人来约我对最近的一系列海上发现发表高见。《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新闻说“已

约请巴黎著名的教授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对此问题发表权威性意见”。我无法沉默。为保全教授的面子，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资料丰富的文章来论证这“大怪物”是可能存在的。我认为这是一只长着钢铁般坚硬的巨大冲角的大海怪或是独角鲸；是一只具有战舰般重量和巨大动力的海麒麟。

我此番言论使一向随便的美国人觉得十分可爱。但争论的结果是一致的——齐心协力清除这个海上怪物。

第二章

林肯号——远征队——冒险行动

受世界航海界委托，北美合众国在纽约制造了一艘装有钢铁冲角的大马力二级战舰，命名为林肯号，并任命海军司令法拉古为该舰舰长。此舰随时待发，只等有什么船只报告在什么地方发现大海怪。

7月2日，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开往中国上海的唐比葛号报告说，在太平洋北部的海面上，他们三周前曾遇到过这“大怪物”。

于是，林肯号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升火解缆了。

此时，我收到美国海军部长赫伯逊的信函，郑重邀请我代表法国参加林肯号远征队。我立刻忘掉了半年多的劳累，准备舍弃一切参加林肯号远征。我真希望亲自捉住这大海怪，取下它长达半米的牙戟作为战利品充实我的自然博物馆。

“康塞尔！”我边读信，边大叫。

康塞尔是我的仆人，出生于佛兰蒙，30岁。此人是个热心人，循规蹈矩，心灵手巧。“康塞尔”意为“劝告”，但他对我忠心耿耿，一贯顺从。十几年来，他伴随我去过刚果、中国

.....去世界各地进行科学考察；他对生物学分类极为精通，能从门、类、纲、亚纲、目、科属、亚属、种、变种一直数到最后一个类别。他身体健康、肌肉结实，从不生病也不神精质，处事十分冷静。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过分讲礼貌，甚至对我讲话也都是用第三人称“先生”。

“康塞尔！”我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又叫他，“赶快准备，把所有旅行用具都带齐，我们两小时后出发！”

“随先生的便！”他安静地回答，“只是，先生的标本怎么带？那些奇形怪状的动物、植物、大马、大蛇和其它的骨骼也带吗？还有那头活野猪.....”

“这些都不带，”我说，“暂时把它们寄放在旅馆里。留下些钱，托人喂养那野猎，再找人把标本带回巴黎。我们准备出发吧。”

“先生不是回巴黎？”

“当然.....回的，”我含糊地回答，“不过绕个弯吧。我们搭林肯号，不过是为了那怪物，应当把它除掉。当然这次旅行.....也是很危险的任务。我不想瞒你。也许这是有去无回的最后一次旅行？”

“只要先生觉得合适。先生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康塞尔安然地回答，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一刻钟后，我们已经准备好一切。

在接信后三个小时，我们乘马车从纽约第五号路旅馆赶到林肯号停泊的布洛克林码头。立刻有人将我们的行李搬上船。我在船尾见到了法拉古司令。他领我到军官餐厅对面给我预备的舱房。

码头上挤满了好奇的人群，他们挥动着手帕和帽子欢呼，向林肯号致意。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法拉古舰长庄严地发

布了开船的命令。

当航出赫纳德森河口时，新泽西海岸炮台鸣礼炮向林肯号致意，护送林肯号的渡轮和汽艇直到有两道灯光标明纽约航路出口的灯船附近才离去。下午3点，林肯号沿长岛低低的黄色海岸行驶，到晚上8点，舰船驶入大西洋，在黑沉沉的夜色中，迎着滚滚波涛飞速航行。

法拉古舰长是林肯号的灵魂，他坚信海上有这怪物并发誓要消灭它。林肯号装有高压蒸汽机，可以使航速达每小时18.3海里。船上配备各种打巨大鲸鱼的装备。从手投鱼叉、鸟枪开花弹到用炮发射的铁箭，各类武器应有尽有。前甲板装有一架后膛炮。这种炮炮身重，炮口窄，可发射重4公斤的锥形炮弹，射程达16公里之远。但种种武器之上，最棒的还是船长专门请来的鱼叉手之王尼德·兰。

尼德·兰是加拿大最优秀的著名鱼叉手。他生于魁北克，年约40岁，与我年龄相仿。他身材魁伟、体格健壮、神气庄严，少言寡语、脾气暴躁，一双炯炯有神的睛眼使人想起猎鹰。由于他生于法语区，对我这个法国人特有好感，常常用法语向我谈及他的故乡，谈到他在北极海中的冒险、谈到他打鱼的故事。尼德·兰大胆机智、本领高强，没有什么鲸鱼能逃过他的鱼叉。但他却绝不相信海里有什么海麒麟或独角鲸，他也从来不谈这件事。

法拉古船长宣布，无论谁先发现并报告海怪消息，都可得到2000美元奖金。这一来，海员们个个争着到桅顶横木上去值班了望；全体船员甚至包括我在内，每天天一亮就挤在船桅边瞪大双眼仔细观察船四周的海面，直到头昏眼花，黑夜降临。林肯号简直可称之为“多眼号”了。

6月30日，我们航行至马露因海面上遇到美国捕鲸船孟

禄号，他们说没有看见什么大海怪，只发现了鲸鱼。听说鱼叉手之王在我们船上，孟禄号船长赶忙请尼德·兰到捕鲸船上去显显身手。经法拉古舰长同意，尼德·兰去到捕鲸船上。片刻功夫，他连投两叉，鱼叉直刺鲸鱼心脏，连捕到两条鲸鱼。这可使我们的朋友尼德·兰大出风头。

林肯号快速沿美洲南海岸行驶。7月3日到麦哲伦峡口，7月6日绕过合恩角朝西北驶去。明天，战舰将驶入太平洋。

大家坚持仔细观察海面，有好几次鲸鱼在水面露出背脊，都令我们激动不已。大家心跳不止，直看得两眼昏花。林肯号一次次冲向目标，才发现不过是条很平常的大头鲸或长须鲸，又在人们咒骂声中消失了。如此反复折腾，搞得人人精疲力尽。

7月20日，南回归线正交在105度。27日，我们穿过西经110度线上的赤道线，战舰穿过帕摩图群岛、马贵斯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在东经132度越过北回归线，驶向中国海。

现在快接近这怪物曾出现的区域了。这使全体船员个个精神紧张，甚至有些神经质。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这样，林肯号继续航行了三个月。它不惜一切跑遍了太平洋北部所有海面，但一无所获。什么巨大的独角鲸、潜在水中的无名岛、沉没的破船、飞驶而去的暗礁等等，任何神秘之物也没有发现！

人们由激动、紧张到失望而恼怒。因为过度劳累，大家都想美餐一顿，好好睡上几天；水手们开始想家，纷纷要求法拉古舰长返航。

11月2日，法拉古舰长宣布，最后再搜寻三天。如果三天之内再没有发现这怪物，林肯号就返航。这一来又激起船员们的热情。大家都想在这最后三天里再看看海洋，以此作为这次徒劳远征的纪念。当然还很希望能碰到这只独角鲸并杀掉它。

11月4日，船航行至北纬31度15分、东经136度42分离日本海岸370公里处。我和康塞尔站在船右舷围板旁，看船员们爬在缆索绳梯上细心观察渐渐沉黑的天边。上弦新月在片片云朵中时隐时现，海浪在船后静静地舒展。

“喂，康塞尔，”我对这老实人说，“好好盯着海面观察，这可是最后的一次获得2000美元的好机会了。再看不见什么，明天就该返航了。”

“先生，”他仍这样平静，“我从不想去获得这笔奖金。只是如果不是搭乘林肯号，先生早在6个月前就已经回到巴黎了。先生采集的那么多珍贵的标本以及那头活野猪早该吸引无数人到博物馆参观了。”

“是啊，说的对，康塞尔。”我不无遗憾地说，“我还在想，等我们两手空空回到巴黎时，一定会被人嘲笑了。独角鲸？海麒麟？哈！”

“可不是，”康塞尔安然地说，“先生，不知该不该说，象先生这样有名望的著名学者，决不该冒昧从事……”

刚说到这儿，突然听见尼德·兰大喊：

“看哪！我看到了这个家伙，它斜对着我们呢！”

船上所有的人都朝鱼叉手跑去。这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色已暗，但在离林肯号右舷约370米处，海面被水下发出的强光照得通亮。这光在海面上形成了一个拉得很长的椭圆形。这片神秘的光在移动，先向前，又向后，它向林肯号冲来了。

船上的人们惊呼起来。

“都闭嘴！别出声！”法拉古舰长说，“让船迎着风，把住舵！开倒车！”他下着命令。

林肯号躲开那发光的中心，接着向左前方开去。但那神秘物比林肯号速度还快，紧紧向我们逼过来。

我们真害怕了，惊呆了！恐惧使我们静默不动。这怪物开玩笑似地绕着林肯号转，把战舰围在它神秘的电光网中。一会儿，它以惊人之速冲过来，在贴近船边时又猝然停住并熄灭亮光；一会儿又从战舰的另一边出现了。林肯号只有招架之力，哪有追杀之功？法拉古舰长神色慌张，用手使劲捻着他浓浓的胡须。

“只能等到天亮，”舰长对我说，“这一定是那种带电的独角鲸！要等天亮才好对付它！”

“也许我们根本不能接近它，它象能放电的电鳗鱼或水雷。”我说。

“正因如此，我才必须格外小心。”法拉古舰长皱着眉头说。

这怪物的恶作剧一直延续到半夜。大家忘记了睡眠，盯着这时隐时现、时亮时暗的怪物。紧张而害怕它发着奇怪亮光出现；又担心它逃掉。半夜时分，传来了它震耳欲聋的吼声，这吼声比世界上最大的鲸鱼喷水声不知要大多少倍。

“等天亮看我怎么对付它！”尼德·兰充满信心，“这肯定是条大鲸鱼。等船离它再近些，我就能叉住它。”

天濛濛亮时，这怪物在离林肯号5海里处发出了强光。我们清楚地听见它尾巴搅水的声音和它用力呼吸的喘息声。

林肯号做好了战斗准备。所有打鱼器械都摆在船栏边。二副装好了射程为2公里的鱼叉短铳和能打开花弹的长枪。尼德·兰则在认真地磨他的鱼叉。

8点钟，海面上团团浓雾渐渐消失，天亮了。

“看！那怪物！”又是尼德·兰发现了目标。大家顺他的手指的方向望去。在船舷后边2公里处，海面上露出高一米多又黑又长的躯体，看上去有80米长。这怪物的尾巴强有力地

搅着水，泛起雪白的耀眼的长长的巨大的水纹。它大吼着从鼻孔喷出 40 米高的水柱。我断定这是属于脊柱动物门、哺乳纲、单一豚鱼亚纲、鱼类、鲸鱼目……我正在心里激动地为这怪物分类，只听法拉古舰长大喊：

“加大马力，全力追击！”林肯号喷着浓浓的黑烟向怪物猛冲。这怪物显然毫不在意，仅略略避开，保持距离。林肯号始终追不上它。

法拉古舰长烦躁地扯着下巴上那一撮浓须。

“尼德·兰！”他大喊，“该看你的了！要不要放小船下海？”

“别急，”尼德·兰答道，“再加大马力追近些，我会找机会叉住这怪物！”他说着，手握鱼叉爬到船头前桅绳梯上。

“就听你的。加大马力！追上去！”林肯号在法拉古舰长指挥下航速已达每小时 18.5 海里，追了一小时还没有追上它。船长又命令加煤生火，船速达每小时 19.3 海里。眼看就要追上怪物了！尼德·兰正欲投出鱼叉时，怪物又逃开了。还开玩笑似地绕林肯号一周。气得船员们大喊大叫。半天过去了，追捕怪物毫无进展。

“用炮轰！”法拉古舰长怒气冲天地下令，“谁能打中它就奖励 500 美元！”

几名炮手轮番开炮，都打不中。船上最有经验的老炮手充满自信地瞄了很久，轰地一声炮响，炮弹击中了那怪物，但又从它圆圆的身体上滑落到海中。老炮手暴跳如雷：

“难道这家伙长着城墙那么厚的铁甲？！混蛋东西！”

“追！给我追！哪怕追到林肯号爆炸！”法拉古舰长愤怒无比，一手叉腰，一手挥着老拳怒吼着。

我们只盼着把这怪物追得精疲力竭时捕获它。直到天黑，

林肯号足足跑了 600 公里，真是已经精疲力尽了，这怪物还是若即若离，没显出一丝倦意。直到晚上 10 点多钟，我们又看不到目标了。

正当我们以为这次倒楣的追捕将要遗憾地结束时，强烈的亮光又在远处亮了起来。这怪物没有绕圈，也没有逃走，仿佛就停在那里随波漂荡。

“也许它也真的累了。”我心中暗想。

林肯号小心地悄无声息地前进。当船驶到离怪物 20 米左右的地方时，尼德·兰扬臂投出了鱼叉。只听“当”的一声，鱼叉碰到坚硬的躯壳后滑落水中。

亮光突然熄灭。怪物发怒了，它狠狠地猛撞林肯号。我没站稳，猛然被抛到海里。幸亏我会游泳，从 20 米深的海水中浮出水面。只见黑沉沉的夜幕中，远处一大块黑黑的东西正在下沉。那一定是我们的林肯号。我一面挣扎着大喊救命，一面拼命向林肯号游去；我身上的衣服仿佛沉重的铅块，嘴里灌满了苦咸的海水。我极力挣扎着，但渐渐手脚麻木、支持不住，马上就要被卷进海底深渊……此时，一只有力的大手托住了我：“先生，不介意的话，我来伺候您。”原来是康塞尔救了我。

“你也掉下来了？”我有气无力地问，“战舰呢？林肯号呢？船上的人们……”

“为了服侍先生，我跟着跳下来了。”这老实人回答，“我跳下来之前听旁边的人在说，‘舵和暗轮都坏了……’”

“都坏了？”

“是的，被那怪物咬坏了。先生不必指望它了。林肯号已经沉了。”

“那么，我们……完了！”我还在挣扎。

“也许完了，”这种时候了，康塞尔居然还这么冷静，“不

过还能支持几个钟头，这么长时间还可以做许多事情。”康塞尔说着，用手中的小刀割开并脱掉了我们的衣服，我就抓住他溺水。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浸在冰冷的海水中，四肢痉挛，手脚木然肿胀而僵硬。康塞尔竭尽全力支持着我，但他也嘴唇发紫，累得喘息不止。看来，我们支持不了多久。康塞尔始终忠实地紧紧抓住我，边游边大喊救命；我看着漆黑的天空和漆黑的海面，肿胀的嘴唇已经发不出声音。康塞尔在我耳边说：

“先生，请再坚持一下，我听见有声音。”他用尽全力托住我的肩膀，再一次向空中发出绝望的呼救。我最后一次抬起头，但又无望地下沉、下沉……

在这一瞬间，我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求生的本能使我拼命靠近它，但摸不到可抓住的东西。紧接着，有人把我拉出了水面，我晕过去，失去了知觉……

第三章 动中之动——尼摩船长——神秘的船

当我苏醒过来，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时，看到月亮西沉，面前居然是康塞尔和尼德·兰。

“尼德·兰！”我惊喜地喊着。

“先生，正是他。”康塞尔答，“他是来追他 2000 美元奖金的！”这时候老实人还有诙谐。

“你也被抛到海里了？”我问。

“不错，教授，但比您幸运。”尼德·兰答，“我不一会儿就站在这儿了。”

“我们在哪儿？”我问。

“就是您的那只独角鲸上啊！”尼德·兰说，“您看，怪不得鱼叉都弯了。这东西是用钢板做的。”他边说，边用脚踢着这坚固的东西。

我挣扎着站起来，看着脚下是坚硬、灰黑而有光泽的滑溜溜的壳体。显然，这个让全世界震惊、让全世界争论不休的怪物不是生物，而是人工制造的铁家伙——潜水船。我有气无力地躺下去，实实在在地躺在一只潜水船的脊背上！

“这东西内部一定有机器，”尼德·兰说，“我在这儿足有3个小时了，它一直浮着不动。”

说话间，这奇异的家伙喘息着动了。我们真怕它突然又沉入海底，那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条潜水船缓缓向西驶去，速度为每小时12海里。有时它漂出水面高些，向空中喷出高高的水柱。我们紧紧抓住一个钉在钢背脊上的大铁环。船越走越快，我们3人被拖得头昏眼花。此时，这船真的渐渐下沉。我们十分恼怒而恐惧。尼德·兰一面猛踢钢板，一面大声喊：

“开门！鬼东西！”

里面似乎真听见了脚踢和叫骂声。一块铁板掀起来，一个人探出头来看了一眼，怪叫一声缩回去了。不久，8个蒙面的壮汉上来，闪电般地把我们拉进了他们可怕的机器中。

四周漆黑一团，只觉得顺着铁梯下去，开了一扇门，我们3人进去后，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混蛋！食人族也比他们强。”尼德·兰在黑暗中大骂，“我可不能任人宰割，好在我带着尖板刀。这帮强盗敢向我下手，我可不客气！”

“不如安静些，”我说，“先搞清楚我们在什么地方。”我摸黑走了几步，是一堵铁墙，转回身碰到一张方桌和几个凳

子。地上象铺着地毯，走起来软软的没有声音。墙上摸不出有门窗的痕迹。估计房间长6米多，宽3米多。

过了约半小时，房间突然雪亮。屋顶上一个半球形的东西发出亮光。

“这下好了，以可看见了。”尼德·兰挥着手里的刀喊着。可我并不乐观，我认为我们的处境依然黑暗。我们在这四面铁壁的牢房里将会怎样呢？无法猜测。但我想既然有了光明，一定会有人出现。

果然，门门响动，两个人开门走了进来。其中一个身材短小，黑发浓须，两眼放光；另一个人身材高大，面貌冷峻，长着一双鹰一般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我们，仿佛一眼就能看透你的心事。高个子显得骄傲自信，坚强勇敢。他们头戴水獭皮帽子，身穿特殊织物的衣服，脚上是海豹皮水靴。

他们打量着我们，然后互相交谈了几句（我完全听不懂）又接着打量我们。显然这高个子人是这条船的首脑。

我连忙向他们讲述了我们的遭遇，认真而正式介绍了我们三个人。他们一言不发，可能没听懂法语。尼德·兰用英语重复了一遍，并指手划脚地表示我们饿得要命，激动地要求维护人权，不能随意扣押我们……这位首脑似乎也听不懂英语，仍然不动声色。康塞尔镇定地将我们的事用德语第三次做了叙述，但显然无济于事。我又用拉丁语耐心地再讲一遍，结果还是没用，白费口舌。那两个人互相交谈几句，关门走了。

“他们太无耻了！”尼德·兰喊，“我们讲了四遍，他们居然理都不理！要把我们饿死在这铁笼子里？”

“放宽心，别发火，”康塞尔说，“我们还能坚持。”

我也气愤已极，弄不清他们是什么人，要对我们怎么样。正想着，一个侍者为我们送来了饭、菜和水，看来这些人没打

算把我们饿死。饥饿无比的我们吃光了所有的不知名的饭、菜。我看到，给我们用的精美的银餐具上都刻有下面的字句：

MOBILIS IN MOBILI

N

动中之动！而这个大写的“N”字也许就是那高大的首脑人物姓名的缩写？我想，起码这些人不会伤害我们。但我们在哪儿？下一步会把我们怎么样？这船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我们和死亡、寒冷、饥饿斗争了15个小时之久，现在已是疲惫不堪。3个人东倒西歪地睡了过去。

一定是过了很久，我醒来时，两个伙伴仍然沉睡如泥地蜷缩在屋角。我看看四周，牢房依旧，只是有人收走了餐具。我真觉得我们会被永远关在这囚笼之中了。无望之中，我觉得胸闷，透不过气来。这时，房门上边的通气孔送进一阵阵带海水咸味的新鲜空气，好象有海风吹进来，我甚至觉得船身在微微摇摆。

尼德·兰一醒来就接着发火，他说：

“哈，准是喂肥了我们再杀掉吃肉；要不然，这就是条海盗船，我们准是碰上一伙强盗了！”

“发火没什么用，”康塞尔说，“先生说说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

“我想，这次遇救使我们发现了这条神秘的船，”我分析道，“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这些人的秘密。如果这秘密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而且必须保守的话，我们3个人生命就有危险。否则，他们应当按国际惯例，把我们送回陆地。”

“也许让我们做苦力，那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人搭救了！”康塞尔说。

“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办吧。”我说。

“怎么办？”尼德·兰又急了，“拼死逃走啊！打倒看守，夺取这条船！”

“千万别急，”我劝道，“事关3个人性命，万万不可莽撞行事。要忍耐、别发火、等待时机……”我一边竭力劝尼德·兰，一边也担心他们会不会杀掉我们。

尼德·兰嘴里咕咕噜噜骂着，在房里挥拳踢脚地走来走去，象只笼中虎。

过了许久，船似乎停住不动了，听不到任何声音，阴沉的寂静令人恐惧。门开了，还没等我劝阻，尼德·兰已经猛扑上去扼住来人的脖子。我和康塞尔赶快过去拉开了他的手。忽然有人在说法语：

“别急，尼德·兰师傅；您，阿龙纳斯教授；还有您，康塞尔，请听我说！”

尼德·兰住了手，我们都惊呆了。原来是站在门口的那位高个子首脑人物在讲话。他走进来，靠着桌角，双手交叉在胸前注视着我们。许久，才说：

“先生们，不必奇怪。我会讲法语，也懂英语、德语和拉丁语。”他的法语通顺流畅，但我觉不出他是法国人。

“我这么久没来这儿，因为你们来到船上，打乱了我生活的原则。我与人类不相往来……”停了一下，他又说：“从你们上次谈话，我看出你们是诚实的人。但我一直在考虑应当怎样对待你们……”

“可我们并不是有意打乱您的生活，”我说，“我们在海上遇了难，不是故意……”

“不是故意的？”他说，“你们的林肯号在海上拼命追逐我，用炮轰我的船；还有尼德·兰师傅投鱼叉；您，法国教授也在美国二级战舰上。这也都不是故意的？”

“先生，”我赶忙解释，“难道您自己不知道吗？您的船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林肯号一直认为它在海上追逐的是它誓要清除的海怪。”

船长微微冷笑说：

“知道吗？由于你们的所作所为，我有权视你们为敌；有权把你们丢在平台上潜入水中。我可以当你们不存在，因为我已经与人类断绝了关系。”他眼中闪出隐而不发的愤怒和对我们的轻蔑，“现在命运把你们送到这儿，我决定留下你们。你们在我船上绝对自由。也许有时需要关你们几天，你们必须绝对服从。”他顿了顿，“能接受这条件就可以留下来。”

“我们同意。”我回答，“请问，留我们多久，何时能和家人团聚呢？”

“团聚？”他反问，“你们只能在船上。你们盗窃了我一生从不为人所知的最大的秘密；你们攻击过我而我仁慈地留下你们。这是永远的留下，我永远不会放你们走。”他又较温和地对我说：

“我很喜欢您那两部关于海底秘密的著作。但您的见识毕竟有限。您作为学者，在我船上可以一起游历海底世界，可以看到地球最神秘的一切，您决不会后悔。”

“那么，”我说，“请允许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称呼您呢？”

“这无所谓，我不过是尼摩（NIMO，拉丁语意为‘没有其人’）船长；而你们，不过是这艘诺底留斯（NAUTILUS）号的乘客。现在请就餐。”

说完，船长领我们走出了关了我们一天半的小房子，来到餐厅。这间餐厅可以跟巴黎或美国最好的餐厅相比，布置华丽。两端橡木雕花的餐橱中摆满金银餐具和精美的陶瓷、玻璃

制品。餐桌上已摆满丰盛的饭菜，大都没见过也没吃过。

尼摩船长请我们吃饭时，告诉我们说所有这些食品全来自海洋，既卫生又有营养。有海螵里脊、海豚的肝、海参、鲸鱼奶制的奶油糕点甚至还有糖和果酱。他自豪地夸耀说：

“大海供给我一切。我在海底有一笔巨大的产业。它供给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我爱海，爱这永恒的生命、大自然的仓库。只有在海里才有真正的和平、独立和自由！”他越说越激动，一会儿又冷若冰霜，转身对我说：

“教授，午餐后我带您去参观我的诺底留斯号。”

我随他参观了图书室。他的书可真多，足有一万多册。各种文字、各种学科的书随便混放在一起。说明他博学多识而且精通多国文字。我那两册有关海底的秘密的书放在挺显眼的位置。可能由于这个使我受到他较宽大地接待。书桌上有些 1865 年的报刊杂志而没有最近的，我据此推断尼摩船长在水下生活至多不过两年时间。他的藏书涉及文艺、美学、数学、诗歌和科学技术，而后者居多。机械、气象、海洋、地理、地质方面的书也有，唯独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看来这人讨厌政治而有意剔出了这类书。

图书室对面是间宽敞的客厅。两面墙上挂着图案精美的壁毯和几十幅名画：拉斐尔的圣母；达·芬奇的圣女；鲁本斯的节日欢宴图……另两面墙上有厚厚的玻璃，外面是钢铁嵌板。一架大钢琴上乱堆着莫扎特、贝多芬、海顿、瓦格纳等著名音乐家的乐谱。客厅中间是一个周边有 6 米长的天然大贝壳做的喷泉，周围是玻璃柜，里面分许多格层，分别有许多美丽的珊瑚虫标本，这些标本被一一准确分类并贴了标签：管状珊瑚、扇形矾花、软软的海绵、伞形珊瑚、海木贼、眼形珊瑚……贝壳标本：红底白点的印度洋王槌贝、价值 200 万法郎的棘皮王

贝、喷水壶形贝、中国绿色帆贝、海介蛤、岩石螺、油螺、法螺、竖琴螺……

在特别的柜格中是星星般闪闪发亮的各种名贵珍珠：玫瑰色珍珠、青色珠、黄色珠、兰色珠。还有几颗鸽子蛋那么大的珍珠，一粒就值 300 万法郎以上！这尼摩船长从哪里弄来这价值连城的珍宝呢？我边看边想。尼摩船长说：

“教授先生，您是生物学家，一定对我的珊瑚、贝壳标本最感兴趣。但我的乐趣还在于，这一切都是由我亲手收集起来的。地球上没有一处海底能躲过我的搜寻。”

“可是船长，”我说，“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您的诺底留斯号船本身。是什么使它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太使我好奇了！还有，这满墙仪表都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过，船上各部分您都可以自由参观。我随时可做您的向导。”船长说，“墙上是航行必需的所有的仪表：温度表、湿度表、风雨表、暴风镜、罗盘、六分仪、经线仪，白天和夜间用的望远镜、流体压力和可测海底各水层温度的测温计……而这一切都靠电驱动。”

“电！”我惊异得叫起来。

“别激动，教授先生，这不是陆地上所说的水电或火电，这是大海本身发的电。”他解释说，“我从海水中提炼钠，制出钠汞合金，用它制成比锌电池强许多倍的钠电池来供给诺底留斯号热、光、动力——供给诺底留斯号生命。这就是人类还没有充分利用的强大的动力——电力。”他指指墙上，“请看这座钟就是由电驱动的。其精确度可超过最完善、最准确的机械钟；旁边这航速表也由电驱动，现在正指出我们的航速为每小时 15 海里。”

船的中央有一架垂直的铁梯通向一只小艇。当船浮出水面

时，可乘小艇在海上漫游。船的前半部分约长 35 米。

往后是食品储藏室，中间是厨房，用电炉烧饭炒菜及供应清洁饮用水。厨房后面是可随时供应冷、热淡水的浴室。再往后就是长达 20 米的宽大的机器间，这是全船的心脏。这里装有直径达 6 米的推进器和直径为 7.5 米转速达每秒 120 转的涡轮，由本生电池装置驱动，能使潜艇以每小时 50 海里的速度航行。

“那么，您怎么能使它自由浮起或下沉？又怎么能随意停止在水下想去的适合深度？”我这学究气使我忍不住连连发问。

“教授先生，您将永远留在这儿，因此可以了解我潜艇的一切秘密，请随我回客厅，那儿才是我真正的工作室。”

船长取出一张绘有诺底留斯号平面、侧面及投影图的详细图纸铺在客厅的大桌上。耐心而又如数家珍般地向我讲解了这条船的一切。

船全长 70 米，中间最宽处为 8 米，宽、长比为 1:10。潜艇体积为 1500 立方米。双层船壳由 5 厘米厚的钢板制成，中间由 T 形铁支撑，因此船身坚固无比，能抵抗最汹涌的风浪。这条状如雪茄的潜艇下部是分隔成数间的密封储水仓。当这些储水仓灌满海水时，潜艇可下沉，排出这些水，潜艇就会象鱼儿一样自由浮起。

“我这船有强大的电力，”船长说，“上浮时，抽水机可以使船喷出高几十米的水柱。船上的主舱、副舱，纵斜机板等装置可以使船任意向上、向下、向左、向右行驶；操纵推进器还可以使船象氢气球迅速升空那样垂直快速上浮。在船头有专为领航员预备的玻璃仓房，凸形玻璃中间厚达 21 厘米。强烈的探照灯可以照亮前方半海里之内的海洋。”

“这可真是条奇妙无比的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当然！”尼摩船长激动了，“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在这艘船上有坚硬的甲壳、强大的动力使我不惧风暴，在海上海下独来独往。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船。我设计、制造了它，我是它的船长。我爱这船象爱我的儿子。”他接着夸耀地说：“造这艘船耗资 200 万法郎。如果包括船上的珍藏，价值 500 万法郎以上。”

“那么，尼摩船长，”我说，“您一定很富有吧？”

“是的，很富有，无限富有。我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偿清法国政府欠下的几十亿国债？”

尼摩船长，这可真是一个神奇而又古怪的人物。

第四章

海底旅行——海底狩猎——奇妙的鱼

地球上海水面积达 3.6 亿平方公里，其水量相当于地面上所有河流 4 万年的总流量。陆地把海洋分为北冰洋、南冰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

太平洋海潮阔大缓慢，是五大洋中最大最平静的海。船在正午时分浮出水面。海上风平浪静，天空晴朗无云，只见一片汪洋，由于靠近日本海岸，海水微黄。

尼摩船长用六分仪测定我们的方位是北纬 80 度 7 分，西经 137 度 15 分，距日本海岸 300 海里。

“今天是 1867 年 11 月 8 日，”船长宣布，“我们将开始海底探险旅行。船下潜 50 米，向东北偏东航行。而您，教授先生，您可以随便使用我的客厅做您的科学研究。我告退了。”

船在水下航行。我陷入了沉思：这古怪的尼摩船长究竟是哪国人？为什么如此仇恨人类？他是个天才的科学家……我们

被他偶然收留。他对我虽冷淡但还客气，可他从来不握我的手，也从来不向我伸出手来。

我看着桌上铺开的地图。我们处于日本人称之为黑水流的暖流中。它从孟加拉湾流出，受阳光照射而变暖，穿过马六甲海峡，沿亚洲海岸流入太平洋呈环弯状到阿留地安岛。这股暖流的纯靛兰色与太平洋的海水颜色截然分开。这就是海洋中的“江河”。诺底留斯号将沿这条海中的“江河”去探险。

这时，尼德·兰和康塞尔走进了客厅。看到眼前华丽的陈设和奇珍异宝，他们都吃惊得大叫起来。康塞尔这个分类迷径直冲到玻璃柜前喃喃低声，为众多的珍贵标本一一分类。尼德·兰却在关心逃跑的事，他赶快问我船长和我说了些什么，船上有多少人，有什么装备。他急急地说：

“奇怪，吃过午饭到现在，我什么也没见到，什么也没听到！连个船员也没见到。难道他们都是机器人？”

我劝他冷静些，别总想逃跑，随遇而安。到处看看……

“看什么？除了四壁铁板的牢房还有什么可看的？不逃怎么办？还不是盲目航行……”

话未说完，灯熄了。我们在黑暗中默不作声，谁也没有动。不知是祸是福在等着我们。

“这下咱们真完蛋了！”尼德·兰沮丧地说。

“看，水母目！”康塞尔低声说。

客厅玻璃处的嵌板打开了，外面的海水被船上的灯照得通亮，仿佛不是流动的海水而是流动的亮光。

“这太新奇了！”尼德·兰忘记了逃跑的事，“可怎么没见到鱼呢？”正说着，我们见到一条箭鱼。

“箭鱼属，硬皮科，固颞目。”康塞尔低声说。

接着游过一群箭鱼，它们扁身皱皮，灰白的身体上点点金

黄在波浪中闪闪发光。它们背上有箭镞式的武器，尾巴两边是四排尖刺。又有象随风招展的台布般的鲑鱼，那种上半身呈黑黄色，肚皮淡淡玫瑰色的中国鲑鱼我很喜欢，它眼睛后面有三根刺。这种极为罕见的鱼，我以前只在日本出的一册图书中见过。

整整两小时过去，诺底留斯号周围游动着各式各样大群的鱼：青色的海婆鱼，带双层黑线条的海鲱鲷鱼，白色圆尾、背上有紫红斑点的虾虎鱼，兰色身子白色头的鲭鱼，彩色条纹鲷鱼，碧琉璃鱼，笛子般细长的笛口鱼，还有长1米的海鹌鹑，多刺的鳗鱼，2米长的海蛇，日本的火蛇……我们不断赞叹这奇妙景象。尼德·兰一一叫出这些鱼的名字，康塞尔把它们一一分类。这两位结合起来可称为真正的鱼类学专家。我则陶醉在这无限美景之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而仔细地观察鱼儿及其生活的海洋，也是第一次看到比空中的鸟儿还要多的全部中国海和日本海的鱼类标本，它们被电灯光吸引而游到船边，游到我们的眼前。我一面看得两眼昏花，一面想：

“这个奇怪的尼摩船长，果然自己另外创造了这么美好的世界！”

客厅里明亮起来，船边嵌板关闭了。光怪陆离的美景隐没在钢板后面。电动大钟指出已是下午5点钟。

晚餐是海鳖汤、白切海鲱鲷鱼肉、金鲷鱼肉片和鲤鱼肝。没有酒，只有清洁的淡水，尼德·兰感到可惜，但饭菜都很可口，我们很满意。

从今天起，我将把我每天的经历认真地作笔记。晚饭后，我认真做了此事，又读了些书，就回到紧挨尼摩船长舱房的我的房间，躺在铺满柔软的海藻叶的床上酣美入睡。

第二天，我穿起船长给我准备的用贝足丝织的衣服到客厅

研究那众多的贝类标本和海洋植虫、植物标本；各处走走，观察墙上的仪表。这两天，尼摩船长没有出现，客厅嵌板也没打开。仪表显示诺底留斯号航向东北偏东，航速为每小时 12 海里，潜水深度为 50~60 米。

11 月 10 日，仍然冷冷清清。我到处走走看看之后，回到客厅，用海中大叶藻制的纸及用乌贼汁制的墨水写我的奇遇日记，这可是在陆地上没有想到过的新奇事。

11 月 11 日清晨 6 点，诺底留斯号升上海面补充氧气。我也走到平台上。天是阴天，海水发暗，水面平静无浪。过了一会儿，太阳慢慢出来了。阳光驱散了阴云，海面闪着火红的碎光片，远远的天地一片片齿形的猫舌云，预示今天要刮一天风。这时，尼摩船长的副手拿着一架高倍数望远镜走到平台上，仔细观察四周后，向船舱内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后来几乎每天早上都是说这句话）：

“诺土隆——雷斯扑——罗依——维尔希。”

说完后，他就回去了。我也回到自己房中。这样又过了几天。每天早晨我们都可以上平台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每天都听到同样的人重复那听不懂的同一句话。尼摩船长始终没有露面。

11 月 16 日，我和同伴们从平台回到我房里时，见到桌上有一封信，信是用法文写的，字体有些古老，但很干净漂亮。

送交诺底留斯号船上的阿龙纳斯教授

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教授于明晨在我的克利斯波岛的林中打猎。希望教授能参加，并欢迎他的同伴们一起参加。

诺底留斯号船长 尼摩

1867 年 11 月 16 日

“打猎！”尼德·兰先生兴奋起来，“还是去树林打猎！太

好了！一定要去。”

“是去陆地上？森林里？”康塞尔有些奇怪地问：“尼摩船长只爱海。”

“我们肯定要去。”我说，“先弄清楚去的地方在哪儿。”

地图上的北纬 32 度 40 分、西经 167 度 50 分的地方就是克利斯波岛，它是 1801 年由克利斯波船长发现的。古代西班牙称之为洛加·德拉·布拉达岛即银石岛。我把这个位于太平洋北部的小岛指给两位伙伴看。

“如果船长想去陆地林中打猎，那一定是找荒无人烟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客厅时，尼摩船长早在那儿等我们了。我忍不住问：

“先生，您不是早已和陆地割断联系了吗？怎么还会有在岛上的森林呢？”

“我没有说过是陆地上的森林，教授先生，”他说，“我的森林可没有阳光，也没有老虎、豹子那样的四足兽。我的森林是海底森林，它的一切只为我一个人而生长。”

“您没弄错吧！”我喊起来，“请我们步行到海底森林持枪打猎，那不是要淹死了？不可思议！”

难怪这么久没见他露面，一定是脑子有病大发作还没有好，净说些疯话。

他看出我的心思。早餐时，他解释说：“教授先生，别以为我自相矛盾，也别认为我疯了。我准备好一切潜水用具：密不透水的橡胶潜水服及铅底水靴，照明用的兰可夫灯，这些都不新鲜。我主要改进了水下呼吸系统。用厚钢板制造成卢格罗尔密封瓶，可贮满 50 个大气压的新鲜空气，用一条管子供应人吸气，另一条管子从图形透明面罩引出来作呼气用。这瓶气

可供一个人呼吸 10 个小时。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水下行走及看清周围的东西。”

“那么，猎枪呢？在水下还能发射？”

“我改进了猎枪，用压缩空气代替火药来发射玻璃弹头的子弹。这种子弹象来顿瓶一样，内贮高电压，而外形与 4 号子弹相仿。什么猎物只要被这种子弹射中，就立刻被电击倒下。”

我不再提问而急于亲身体验。在更衣室我看见墙上挂有十几套潜水服。两个船员帮助我们 4 人穿戴好这沉重的潜水服，给我们一人一支气流枪，腰里挂上一盏兰可夫灯，此时已是倍感沉重，寸步难移了。有人把我们推进一个很小的房间，关紧门，一片漆黑。几分钟后，一阵尖啸声，一股凉意从脚下升起。一会儿，小房间充满了海水，另一边门打开，一束半明半暗的光照着我们，我们便轻松地跨出小门，两脚踩在海底的陆地上了。我的脑袋在透明大圆球罩里晃来晃去，也不觉得这身衣服有多么沉重。只是紧跟着尼摩船长往前走。

阳光透过海水，可见到 100 米以内的物体。100 米外，海水由浅蓝渐渐深蓝而没入模糊的黑暗之中。头顶上是平静的无波的海面。

我们沿着海底的沙地逐渐向下坡前进。平细无纹的沙地被我们踩得吱吱作响。走了一会儿，我便见到满地的五彩缤纷，在阳光照耀下好象万花筒。我禁不住在圆罩里大喊大叫，可惜别人听不见。

这边是一片花坛，其实都是些棘皮动物和腔肠动物：变化不一的叉形虫，孤独生长的角形虫，纯洁美丽的眼形虫，蘑菇形的菌生虫，吸盘朝地下的白头翁……上边星星点点布满着红花石疣、海星、海盘车。它们随我们走路引起的水波翩翩起舞。这一片片花坛上还有许多软体的动物：海槌鱼，环纹扇；有会

跳跃的洼形贝，朱红胄，袖形贝……我们头顶上是成群的管状水母，它们一连串天蓝色的触须随水纹在海里摆动。还有月形水母仿佛在用它那美丽淡粉色的伞在为我们遮阳。发着磷光的半球形水母仿佛在为我们照路。

走过沙地后，又走了一个下坡，来到一片胶粘的泥地。上面满是厚厚的绿色海藻，走在上面极软而有弹性。头顶上海面上也是一片翠绿：有球形、管形海带，红花藻，仙人掌般的蔷薇藻。水深的地方植物呈红色，再深些，则长着赫色或暗黑色的海藻。正午的阳光垂直射入，没有了那七彩的折射。

我们继续前行，水深已有 100 米，只能见到一点微弱的阳光。前面不远处渐渐露出一堆堆模糊的黑影。那一定是克利斯波森林了。

这是些多么古怪的树木！这些高大的木本植物都笔直伸向洋面，光秃秃的没有半点树叶。也没有一丝枝条弯垂。所有的植物都没有根，它们只求一个支点，海水滋养它们垂直向上生长。有些树干上长出奇形怪状的小片。林中地上也没有什么草。森林颜色只有玫瑰红、洋红、青红、青黄、灰褐、古铜等几种。林中有 15 米高的古铜藻，茎在顶上长大的一束束瓶形水草，它们也都不会开花。

拨开这些树，我见到了活生生的孔雀彩贝和大红的陶瓷贝。而这些树只是随手拨而弯，一松手它们又恢复成垂直向上。这森林简直可称之为垂直线的世界。

树林旁还有许多海灌木丛，其间有花一般的脑纹状的珊瑚，触须透明的黑黄石竹珊瑚和石花珊瑚。一群群的蝇鱼、飞鱼、单鳍鱼在丛中游来游去。

走了好几个小时，已经太累了。我们躺在海草华盖下休息，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目光。不一会儿，就昏昏睡去。醒时已到傍

晚 4 点，我们起身活动手脚。我突然发现离我仅几步远，有一只高 1 米的海蜘蛛，它斜视着我，扑过来，我惊慌失措。尼摩船长抢上前来，一枪托打死了它。

我认为这次旅行结束了。尼摩船长却示意我们继续前进，我们走到水深约 150 米的海底。阳光已经照不到这里，周围一片漆黑，只能靠摸索前进。我们打开兰可夫灯，看到前面是高耸的岩石绝壁，已没有可攀登的路。这里就是克利斯波岛，是陆地了。尼摩船长带我们从这悬崖处转弯，走上一条更难走而又陡的上坡。渐渐，前面露出了光亮，阳光射入浅海形成的七彩光罩在灿烂的花坛、草地上，在水深 10 米处，大群的鱼儿没头没头地在我们周围窜来窜去。船长突然举枪瞄准，一阵轻啸声过后，猎物倒下了。

这是一只体长 1.5 米的美丽的水獭。它有圆圆的耳朵和眼睛，胡须象猫一样，有四只掌形带甲的脚和团簇的尾巴。也许它是这一带海底唯一的四足兽。它栗褐色的光滑毛皮在俄国或中国市场上是十分罕见的珍贵皮料，估计它的皮价值约 2000 法郎。这珍贵的肉食动物已被人猎得太多而只有极少数幸存者生活在太平洋北极圈里。船长把猎物搭在肩头，我们又继续向前行进。

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显然在逐渐上坡，大片的细沙平原离水面仅 2 米。我们的身影在沙地上拉得很长，头顶上海面平静如镜，映出我们这些人大头朝下，肩扛着猎物猎枪，脚朝天在行走的可笑倒影。有几只鸟儿的阴影如风吹云片般地从我们头顶飞快掠过。尼摩船长再次举枪猎到一只大鸟。这是一只美丽的海鹅。

天渐渐暗了，我们行走了一整天也觉得累了。甚至感到氧气不太多了。远远看见一道模糊的光线，那是诺底留斯号的灯

光在召唤我们回去。我边走边想想：再有 20 分钟我们就可以卸掉这身沉重而柔软的甲冑。自由地呼吸、说话，伸展四肢了

.....

尼摩船长猛回身把我按倒在地，大家也都跟着趴下。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巨大的黑影闪着磷光，气势凶凶地游了过来——是一只可怕的火鲛！这条鲨鱼眼光呆板阴沉，大嘴边那些小孔中喷出闪闪磷光。巨大的尾巴在我们头上扫来扫去。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要知道，它那尖利的牙齿能把整个人咬成肉酱！幸亏这小眼睛的巨鲨视力很差，居然没有看见我们，只是用尾巴扫过我们又渐渐游远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能躲过这“海中猛虎”的钢嘴铁牙，真是个大奇迹！

半小时后，我们带着猎物回到诺底留斯号。我们对这次海底散步十分满意和兴奋。但抵不住极度疲劳，一躺在床上，我便昏然入睡。

第二天一早我照例上到平台，船副又在讲他每日必讲的那句话，我想这话也许是说“没有什么新发现”之类的意思吧。尼摩船长和船员们上到平台来收昨夜撒在后面的网。这一网打到了许多新奇的鱼：被称为丑角的海蛙鱼，长着许多触须的黑色喋喋鱼，满身红色花纹的波纹弩箭鱼，弯月形的鳎鱼，橄榄色的八目鳗，会放电的旋毛鱼，纹翅鱼、鲎鱼、加郎鱼，还有好几条 1 米长的鲚鱼，甚至还有三条金枪鱼。我估计这网鱼足有 1000 公斤。诺底留斯号常常在后面拖着网航行，所以船上总有丰富多彩的新鲜鱼类食品。

我正要回房，尼摩船长对我说：

“您看这富有生命力的海洋！它和我们一起安睡，现在又苏醒了，在阳光照耀下开始新的一天！”他不说早安，只管发表自己的见解。

“海洋和人一样，有生命，有脉搏，有起伏，有循环，而盐、阳光、微生物才使海洋具有了动的生命。阳光使海水处处密度不同而形成顺流、逆流；赤道部分的海水受热蒸发快，而北极区域长年冰封，几乎没有蒸发，这就形成了海水的不断对流。海水中大量的盐如果都被提炼出来，可给地球围上一个 10 米厚的盐壳！海水中生存着无以数计的各种大量的微生物。它们吸收、消化盐及海水中的固体物质，制造出珊瑚和水螅，也使海水上、下层不断循环运动。这就是海洋的强大生命力！”

尼摩船长只顾高谈阔论：

“只有在海底，才有真正的生活。我将制造一座海底城市，象诺底留斯号这样每天能浮上来呼吸的集体海底住宅。这一定是独立、自主的自由城……”他挥了挥手，停了下来。一会儿，他问我：

“教授，您知道海洋有多深？”

“以前人们考察过，”我回答“北大西洋平均海深 8200 米，地中海 2500 米，南大西洋南纬 35 度最深，曾测得海深达 15149 米。”

“好，教授，”船长说，“确切地讲，现在我们所在海域，平均海深仅仅 4000 米。”说完他下到船里。我也莫名其妙地回到船舱。

又是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尼摩船长。副手每天观测后按时将航线一一标注在图上。每天，我们都一连几个小时通过客厅玻璃窗尽情观察海洋世界的秘密。真是百看不厌。

11 月 26 日凌晨 3 点钟，诺底留斯号在西经 172 度上越过北回归线。27 日，看见夏威夷群岛。我们已经航行了 4860 里（Lieue 为法度量，每里为 4000 米），相当于 19440 公里。

诺底留斯号向东南方向航行。12 月 1 日在西经 142 度上

越过赤道。4日，我们见到马贵斯群岛和奴加依瓦岛的马丁海岬。这一带海上，也网到许多美丽的鱼：长着天兰鳍的哥利芬鱼，没有鳞甲的赤裸鱼，骨眶鱼和塔查鱼……都是餐桌上美味的佳肴。还有大群与墨鱼相象的枪乌贼，它们属于头足纲、双鳃目，法国人称之为水黄蜂，这种鱼也是一道美味菜。

通过客厅玻璃窗，我们还看到大群的软体动物，它们相互追逐，有时吃掉小鱼，有时又被大鱼吃掉。这种鱼的十几只腿脚在头顶上胡抓乱扒，挥舞扭动。我们航行了好几个钟头才穿过这些鱼群。

第五章

托列斯海峡——陆地上的两天——巴布亚土人

12月11日，我正在客厅读着一本书，尼德兰和康德尔看着窗外的海景。这里海水深1000米，只有大鱼偶然从窗旁游过。

“快来看！”尼德·兰喊我。

一团巨大静止的东西悬在海水中间。驶近些后，我们看到那是一艘船，一艘在暗礁上撞沉了的船。

船侧躺着，船壳很好，看来这艘船沉下来不过几个小时，三根断桅从甲板上不到一米处被砍下来，船向左舷倾倒。这景象实在凄惨！更惨的是甲板上还有四个男子的尸体挂在绳索上，显然他们是船上的水手，最后的时刻没能挣脱缠在身上的绳索。船尾跳板格上还有一位年轻的妇人，竭尽全力托举着紧紧抱住她脖子的小孩子，像一尊受难的圣母的雕像……我的心紧缩而跳动不止，这景象使我们默不作声。我看见几条巨鲨被人肉饵料吸引，游向这边！

诺底留斯号向前驶去，绕过了这艘沉船，只见船尾牌子上写着船名：

佛罗里达号，山德兰港

在这一带海中，时常能见到沉船的残骸，看到生锈的大炮、铁锚、链子……显然，这一带来往船只较多。诺底留斯号很少浮上水面。我们在船上孤独地生活着。

12月15日，我们浮出水面，见到社会群岛和被称为太平洋皇后的塔希堤岛。在海湾中，我们打了好几次鱼，打到很多鲜美的牡蛎。这可使我们大大地解了馋。这种东西吃几百个也不会腹胀。12月25日，我们航行在新赫布里义群岛间。中午时分，看到奥卢岛象一堆堆青绿的树林，有一座高高的山峰耸立在上面。我们想起今天是圣诞节，是基督徒热爱的家庭团聚日。尼德·兰很遗憾没能在家过节。

27日凌晨，尼摩船长走进客厅，手指着地图的一点：

“万尼科罗群岛，马上就要到了。”

这是拉·白鲁斯的探险船失踪的地方。我们一起走上平台。在偏北方向出现两座由火山形成的岛屿，60公里长的珊瑚岛围绕着它们。我们从狭窄的水道穿过，岸上红荫树下十几个土人惊奇地看着我们的船向岛上驶去。

历史记载，拉·白鲁斯和朗格尔乘罗盘号和浑天仪号于1785年受路易十六的派遣做环球航行，出发后不久就没有了消息。法国政府1801年9月28日派搜索号和希望号两艘大运输舰从布勒斯特海港出发去寻找他们，两个多月的寻找一无所获。1824年5月15日，圣巴士利克号航行到第克贝亚岛附近，狄勇船长从当地土人手中买到刻有文字的银刀柄，后来又收集到铁锚、小炮、船尾部断片。还有一口铜钟，刻有“巴赞为我制造”。这些东西经鉴定都是两艘船的遗物。半年后，杜蒙·

居维尔也来到这一带海湾。经了解，知道拉·白鲁斯损失两条船后，曾在岛上造了另一条较小的船，他乘这小船出航后又一次失踪了……

“教授，您是否知道这第三艘船沉在哪儿了？”尼摩船长问我说，“没有人知道，只有我。请跟我来。”

在客厅窗外，珊瑚礁上盖满了菌生植物、翡翠海草、石竹草，无数的小鱼游来游去。在这之间，我分辨出锚、炮弹、绞盘铁架……这些就是那第三艘船的残骸，如今已被海洋生物盖满了。

尼摩船长取出一只黄锈斑斑的铁盒，上面还看得出有法国国徽标记，盒中发黄的一卷纸就是法国海军大臣给拉·白鲁斯的训令，边上还有路易十六亲笔签名和批语。

“这就是我从外面那残骸中找到的文件，”尼摩船长说，“拉白鲁斯和他的船员、他的船、他们的生命和财物，都永远沉没在这儿。对于海员来说，这是一座幽静的珊瑚坟墓！”

后来的三天，诺底留斯号急速向西北方向航行。1868年1月1日一大早，康塞尔在平台上对我说：

“祝先生新年好。祝先生一年顺利。”

“谢谢你的祝贺。”我半开玩笑地说，不过这一年顺利是指结束囚禁还是指能继续神奇旅行呢？”

“先生，这些天的航行太奇妙了。”康塞尔说，“但也真想不出能否有什么机会让我们重返家园。这尼摩船长正如其名字‘并无此人’一样不干涉我们的行动。那么顺利的一年里当指让我们能看见一切的一年……”

“尼德·兰怎么想的？”我又问。

“他可是个讲实际的人。看鱼和吃鱼并不能让他满意，他想念酒、面包和牛排；他想家，他一心想快逃回去。”康塞尔

回答。

“好，再次感谢你的新年祝贺。也祝你一年顺利。”

1月2日，我们已经航行11340海哩，相当于21000公里，前面看到澳大利亚东北岸。这一带珊瑚礁暗礁长达1400公里，波涛汹涌的海浪猛烈冲击着礁石，奔腾澎湃，隆隆作响如炸雷一般。我们沿这一带危险海面驶过去没有停留。一群群嘉蒙鱼游弋在船边，还有青花雕鱼、锥角飞鱼、翡翠虫、海猬、槌鱼、马刺鱼、罗盘鱼、樱子鱼和硝子鱼。

1月4日，可以看到巴布亚岛的海岸。这里被航海家视为危险地带，海中布满暗礁，岛上居住着可怕的土人。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位于南纬0度19分至10度12分，西经128度23分至146度15分之间，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此岛1511年被葡萄牙的佛郎西斯克·雪郎诺发现。300年来，陆续有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航海家，生物学家前来探险。

托列斯海峡是地球上最危险的海峡。诺底留斯号可以克服海中许多险情。但能否越过这险恶的珊瑚礁群？不得而知。尼摩船长亲自下到领航人笼间指挥航行。

我和两个同伴在平台上看着周围翻滚的恶浪急速砸向处处露尖的礁石上，变成无数碎珠落入海中。我们处境险恶。尼摩船长驾着诺底留斯号忽左忽右，躲闪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礁石，如同有什么魔法般地在礁石间的海面滑行。下午3点，风浪更大，我们正前进时突然猛地一震，我摔倒在地，诺底留斯号右舷碰上一座暗礁。搁浅不动了。我爬起来时，尼摩船长和他的副手来到平台。尼摩船长既没有激动，也不失望反而十分冷静，仿佛胸有成竹。他仔细查看了一下，与副手交谈了几句。

“怎么样！”我忍不住问。

“只是个偶然事件。”他答。

“可您的船整个搁浅了！”我问道，“您怎么从这礁石堆回到海里去？这下该回陆地了。”

“教授先生，”他摇摇头说：“我们的航行刚刚开始。我还要陪着您呢，怎能回陆地？再说我的船毫无损伤。”

“可现在是涨潮，”我没有计较他讥讽的语气，“还会有什么力量使现在搁浅的船重回大海？要知道，太平洋可没有什么大潮水。”

“别忘了，尊敬的教授，”尼摩船长说，“这儿是在托列斯海峡，潮差为 1.5 米。今天是 1 月 4 日，再过 5 天月圆时，一定会涨大潮，您等着瞧吧。”说完，他径自回舱去了。

尼德·兰问我：

“这尼摩船长不准备抛锚入海吗？不用绞盘机把船拉出来？”看我没有回答，他耸耸肩，很内行地说：

“这下子，这条船只能论堆卖铁，不可能再航行了，咱们该和船长不辞而别了！”

“别急，”我说，“我们耐心等 9 号涨潮，看月球会不会热情地送我们回大海。不行的话再讨论逃走也不迟。”

“那我们就要求上岸走走。”尼德·兰急急地说，“这可是块陆地，这岛上有树，树下就有动物。它们身上有大块大块的肉！我真想马上咬它们几口！”

“先生不妨去问问尼摩船长，”康塞尔说，“让他同意我们上岛。哪怕只去走几步，别忘了在陆地上怎么行走也行呀！”

我决定为朋友们，也为我自己去试一试。不料，尼摩船长很热情而礼貌地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甚至没有要求我们“一定保证返回船上”。其实我们也知道，真落到巴布亚土人手里还不如在诺底留斯号上当俘虏。

1 月 5 日，风暴过去，已是风平浪静。我们三人带上电气

枪和刀斧，乘小艇迅速开往岛上去。

“哈！要吃大块肉了！要吃真正的野味了！”尼德·兰十分快乐，“再美味的鱼也不能一连吃两个月，该换个口味了！”

“别太乐观，”我有意说：“小心那些‘猎物’身材高大，反而把猎人给收编了。”

“别吓唬我，教授先生，尼德·兰仿佛利牙如刀，狠狠地说：“就是老虎，我也得吃它的腰窝肉。”

“听着都害怕！”康塞尔说：“只要您能猎到野味，我立刻为您烤肉！我连火柴都带来了。”

8点半钟，我们的小艇到了格波罗尔岛。踏上岛上的土地，我们心情难以形容，难怪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陆地上，真有脚踏实地，心中平稳的感觉。

尼德·兰直奔一棵椰子树，打下几颗椰子砍开。我们争着喝了美味甘甜的椰汁，吃了香气浓郁的雪白的椰肉。尼德·兰又打了许多椰子要带回船去。我赶忙说：

“别急，看看岛上还有什么水果和蔬菜，多弄些品种，也给诺底留斯号的厨房弄些新鲜菜。”

“还有猎物呢？”康塞尔说，“现在我们一只动物还没有见到。”

“别急，”我又劝上了，“只是小心我们别被土人当成猎物了。”

“嘻嘻！”尼德·兰把牙咬得咯咯作响，开玩笑地说，“我可知道人肉味的诱惑力了！”

“尼德·兰！”康塞尔急得大叫，“你疯了！我可不想哪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身子被你咬去一半！”

“放心，我们是患难之交，不到紧要关头，怎么能吃你呢？”尼德·兰笑着说。

“这可没法放心，”康塞尔说，“赶快打猎吧！弄些肉堵上他的嘴。否则总有哪天的早上，只剩半个仆人服侍先生了。”

我们心情愉快，彼此说笑着走进森林。林中有一种被马来亚人称为“利马”的面包树，树干笔直向上，有40米高，树冠呈圆环形，中间垂下外表凹凸不平的球形果实。这种树每年有5个月都能结果供人食用。我们采下十几个上好的面包果，点上些干树枝，把切成厚片的面包果放在上面烤出香味，露出里面的白粉条，吃起来象又软又嫩的面包屑。

中午，我们又采到大量香蕉，马来亚人称之为“比桑”，意为生着吃。还找到很甜的芒果和极大的菠萝。

“怎么全是植物？”尼德·兰没有耐心了，“肉呢？这可不行了！赶快找找，四条腿的有没有，或长羽毛的也行。”

“天黑以前我们必须回去。”我说。

“唉！”尼德·兰惋惜地叹气，“一上陆地，时光如箭呵！”

我们又采了些被马来亚人称为“阿布卢”的小豆状菜棕榈果，挖到一些上好的芋薯。临上小艇时，又发现几棵西米树。尼德·兰砍倒它们，剥去厚皮，取了很多粘满西米粉的长长的纤维片带回去。这些片状物，经干燥后，可以取得西米粉，做西米露是很好吃的。

晚上，我们满载而归。船上的人却没有我们这么兴高采烈。吃过晚餐都早早歇息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乘小艇来到岛上。这次我们沿海岸向西行走，过了几条小河沟，美丽的翠鸟在小河边飞来飞去。走过一片草地，我们来到一片小树林，树林里大群的鹦鹉吵吵闹闹地飞来飞去。可我没听说过有谁来猎取它们吃肉。

穿过树林，又是一片长着灌木丛的草地。有许多美丽的鸟儿在空中飞舞。

“无双鸟！”我激动地喊。

“燕雀目，直肠亚目。”康塞尔紧接着说。

这种热带产的美丽的鸟是马来亚人对中国人的一宗重要贸易，但捕捉不易。我们白费了好些弹药，没有击中它。

中午，我们已经很饿了，康塞尔意外地打下一只鸽子和一只山鸠。我们急不可待地拔掉它的羽毛，就地烧熟，连骨头也没剩，全部吃光了。这里的鸟儿常吃肉豆蔻，烧熟后肉里象加了香料般异香扑鼻，味美无比。

尼德·兰一心盼望能猎到一只走兽，而我十分盼望能捕到一只无双鸟作为标本。我们继续前进，到了一座全是西米树的树林，我看着在空中飞舞的无双鸟，简直沉迷了。

“捉到了！捉到了！”康塞尔一边喊，一边举着一只无双鸟跑到我面前。

“太怪了！你居然能捉到活的无双鸟！”我惊奇地喊。

“是它自己醉了。我不过拣了回来罢了。”康塞尔恢复了平静。

果然，这只无双鸟吃了过多的豆蔻，醉得闭着眼睛，既不会飞，也不能走。我仔细观赏这美丽的鸟儿。这是一只“大翡翠”无双鸟，这是岛上的8种无双鸟中最大的一种，它小头小眼，黄嘴褐爪，浅黄色的头，翠绿色的项，腹部为栗色。它的翅膀由榛子色到端部渐变成美丽的朱红色。最美的是它的尾巴，长长的轻飘的尾羽上耸起两个三角形绿毛绒球，极富有诗意，飞在空中，柔软的尾巴画出优美的曲线。当地土人也称它为“太阳鸟”。我一心一意只想着怎么样才能把这美妙的东西带回我巴黎的博物馆去。

下午两点。尼德·兰终于打到一只肥大的野猪，这种林中野猪被当地土人称为“巴利奥唐”。加拿大人利索地收拾了它，

切下六七块腰窝肉准备晚餐用。接着好运气来了，我们又猎到十几只肉味极美的袋鼠。

下午6点，我们回到小艇旁，急忙烧肉。这顿晚餐太丰富了。烧肉、两只山鸠；西米面条、面包果；水果是芒果、香蕉和菠萝；饮料自然是天然椰汁。真是太美味了！

“先生，”康塞尔说，“我们今晚可以不回去吗？”

“我们最好永远不回去了，行吗？”尼德·兰也附和。

话没落音，一块石头落在我们脚边，打断了鱼叉手的提议。接着，第二块圆石头打落了康塞尔正往嘴里送的烧山鸠腿肉。

我们举枪站起来，向四周观看。有二十几个手持弓箭和投石器的土人，远远站在小树林边，向我们扔石块和射箭。见此情景，我们飞快地收拾起所有猎物，仅用两分钟就逃上小艇，迅速离开。划出200米远时看到岸上的土人已增至百人之多。他们指手划脚大喊大叫。直追到齐腰深的海水中。土人的出现并引起诺底留斯号一丝注意，没有一个人走出平台。

我顺着琴声来到客厅，尼摩船长独自在弹琴，沉浸在音乐的极乐之中。我连喊他几声，他没听见，仍然眯着眼睛弹琴，直到我用手去碰他。

“是您，教授，”他说，“收获不小？打猎也很好？”

“很好，”我说，“不过引来很多人呢？”

“什么人？”

“野蛮人。”

“野蛮人？”尼摩船长讥讽地重复，“您说他们是野蛮人，他们肯定比其它人更坏吗？对于我来讲，到处都是野蛮人。”

“我不过提请您注意而已，”我说，“得想什么办法阻止他们。”

“这事不用您担心。”

“可他们有一百多人呢！”我有些急。

“教授先生，”船长又把手放在琴键上，“哪怕是巴布亚岛所有的土人都来，也不能损伤诺底留斯号一丝一毫。”他又弹起琴，沉醉到音乐声之中……

我不放心地走上平台。只见许多火光在海岸那边闪跃，那些土人仍然守在海滩。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那些土人还在那儿守着，人数增到五六百人，最近的离我们400米远。这些真正的巴布亚人体色漆黑，身材高大魁伟，红色卷发披肩，牙齿洁白。人群中还有些女人光着上身，穿一条真正的草裙。他们都带着弓箭武器，不断地说：“阿洗”，“阿洗”。也许是想让我们上岸，我可不去。

11点钟，潮水上涨，土人越聚越多，但都退回岸上，也许是从巴布亚本岛或周围其它小岛聚集来的。

看来必须留在船上不能上岸了。我们在平台上用网抄随便捞些标本。无意中，我在康塞尔手中的小网里，一眼看到一只小贝壳。我控制住心跳，伸手拿了出来，却忍不住尖叫起来！这可吓坏了康塞尔这老实的仆人：

“先生的手被什么咬了？”

“不，没有，可我情愿用我的手指换取这新发现呢！”我兴高彩烈地把手中的东西举给康塞尔看。

“这不过是普通的红橄榄贝，橄榄贝属，栉鳃目，腹足纲，软体动物门……”

“你看仔细些，这可是只左旋贝！”我大喊。

天体行星自转公转都是由右向左；人们通常使用右手工作；人类的工具，器械、楼梯、钟表发条……都由右向左。这是自然规律。所有的螺、贝，几乎都是左转，极个别左旋的则为无价之珍宝了。

我们正陶醉在这宝贝中时，一颗石子打碎了这枚左旋螺。我绝望地大叫！气愤已极的康塞尔则举枪向土人射击。这一下二十几条土人的独木舟围了过来，箭如雨下射向诺底留斯号。我们赶快进船，关上通往平台的嵌板。

船长正在聚精会神地计算数学题目。我告诉他外面有好几百土人，真怕他们会上诺底留斯号。

“没关系，来多少都无所谓。”船长说。“这些巴布亚人很可怜，我不愿随便牺牲他们的生命。关上嵌板就行了。”说完，他就与我聊起了我们上岛、狩猎和其它事。我忍不住又提起搁浅的事。

“好了，教授，”他说，“不是搁浅。我的船不过是暂时歇在海床上。明天下午2点40分，我的船将毫无损伤地离开托列斯海峡。”

我退出客厅，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睡。听得见船平台被土人踩得咚咚作响。他们大喊大叫震耳欲聋。船员们仍然不予理睬。

第二天，早上没开嵌板。直到中午2点30分，我没有看到尼摩船长，船也不象要起航。2点35分，尼摩船长才到客厅。这时我听见沙沙的响声，感到船在微微抖颤。

“我已下令打开嵌板，”船长说，“我们马上开航。”

“可您开着嵌板，巴布亚人会不会进来？”我说。

“不可能。”船长说。“您可以亲自去看看。”说着，我们一起走到中央楼梯口，两位伙伴早在那儿。嵌板外，土人们吼着，一个土人刚摸着铁梯，立刻缩手后退，其它人一一试过，同样后退逃走。

尼德·兰走向扶梯，两手刚摸扶手，也被击倒在地。

“见鬼！这被雷打倒了！”尼德·兰说。

原来，船长将平台及扶手都通上了电流，使攻击者无法接近船边。这一来土人逃了。我们笑着安慰尼德·兰，他却还没消气，不断咒骂。

2点40分，轮机转动，我们准时重新驶入大海。

潜艇以每小时35海哩的速度向西航行。1月11日，航至韦塞尔角，1月13日，航至帝汶海，看到东经122度的帝汶岛。这个小岛被那些称为“拉叶”的王公们统治。他们自称是鳄鱼的后代，岛上供奉鳄鱼，甚至把年轻的姑娘们喂这些鳄鱼！诺底留斯号从这儿转向西南驶去。我心中疑团重重，船要开往印度洋？回亚洲海岸？驶向地中海？还要往南行驶？难道会去南极……？

1月14日，我们已不见陆地，只见一片汪洋。诺底留斯号时浮时沉，慢慢行驶。尼摩船长有时来和我探讨对海洋的研究。他告诉我，他测得海水在1000米以下时，任何纬度的水温都是摄氏4.5度；他还观察到不同地方海水密度不同。

“教授先生，”他说，“淡水密度为1的话，太平洋海水密度为1.028，地中海水密度为1.030，爱奥尼亚海水密度为1.018，亚德里亚海水密度为1.029。”

我却在想我的心事：船长显然并未远离人来人往的海面。也许不久以后，他会带我们到欧陆近海……

有几天，诺底留斯号停了机器，只在海面以下几米深处漂着。有时，海水中满是发光的生动活泼的浮游生物，诺底留斯号在这发出神奇磷光的海水中漂浮几小时，其中还有海猪游来游去，3米多长的剑鱼不断将剑锋碰到客厅玻璃，还有跳跃的鲭鱼、人头形的狼鱼及各种奔跑的鱼儿，在这发光的海波中画出一条条的花纹。我醉心地欣赏这美好景象，康塞尔不断低声为这些生物分类……一天天过去，我简直快忘记世界上还有另

外不同的生活。

第六章 珊瑚墓场

1月18日，我照例一早来到平台，船副也照例上来测量。今天风浪很大、天气也不好。副手说了一句与平常不同的话，尼摩船长上来对着望远镜向天边了望。望了很久，他不断和副手交谈，副手显得很激动。我细心注视他们了望的方向，只不过天水相交一条线。好奇心驱使我回到客厅拿来一架望远镜，准备看看他们发现了什么。刚举起望远镜就被尼摩船长一掌打落在地。他两眼露出阴沉的光，仇恨充满胸膛地紧握拳头。我惊愕而不知所措，我一无所见。真不知这怪人尼摩船长怎么一回事。一会儿，他冷静下来。对我说：

“阿龙纳斯先生，您必须遵守我们的约定，你们将被关起来，直到我想放你们出来为止。”四个船员把我们三人押到最初关我们的屋子，送来了午餐。此时，我感到船在加速。

饭后，灯熄灭了。我感到不可遏止的困倦，两个朋友早已熟睡。显然，午餐里有安眠药。我强睁双眼力图抗拒睡眠，但不可能。我听见嵌板关闭，觉得自己全身发软、发冷，铅盖似的眼皮重重地盖住了双眼，我陷入了沉睡之中。

醒来时，发现我已睡在自己舱房中的床上。我走上平台。两个伙伴已在那儿等我。他们只是奇怪自己不知何时回到自己舱房去的。海面上没有船只，也看不见陆地。船副又在认真观测后说了每天都说的那句话。之后诺底留斯号下沉15米，继续航行。

一直到下午我都在客厅整理我的笔记。尼摩船长面色忧愁地进来，两眼发红地对我说：

“先生，您是医生吗？我记得，您的许多同事都曾学过医。”

“我做过好几年大夫和住院医生，后来才去博物馆。”我回答。

“请您随我来。”

我们走进船后部的一间舱房，床上躺着一个40岁左右的人。他受了重伤，头上的纱布已浸透鲜血，瞪着痛苦的大眼睛，不能说话。

我认真察看了伤情，他头骨裂开，脑子露了出来，上面凝着血块。这是严重脑外伤引起的脑震荡。他呼吸极缓慢而无力。脉搏时有时无，身体在渐渐变冷。显然，这个人已经生命垂危。

“怎么会伤成这样？”我问。

这和你无关，”他说，“他为了救船副，自己受了重伤。伤情怎样？”看我有些迟疑。他又说，“不要紧，他们不懂法语。”

“已经无法救治。只能活两个小时了。”我实话实说。

尼摩船长发红的双眼流下了眼泪。在这以前，我认为他是个永远不会落泪的人。

再看这受重伤的可怜人，脸色渐渐惨白。生命在一点点地消失、一点点地离他而去了。

我回到房中，无法入睡。似乎听见悲叹及唱丧歌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尼摩船长邀我和我的伙伴去海底散步。他没有提起那垂危病人的事。我们穿戴停当，与尼摩船长及他那十几个伙伴一齐下船。到海下10米的地上。

我们沿着下坡向前走，水深逐渐增至25米。这里有一条小路，路边长满珊瑚树丛，白光闪闪的小花象陆地上的“满天星”和“六月雪”。兰可夫灯光照在上面，鲜艳的枝叶梢上薄

膜或细管般的花瓣不时颤动，伸手过去，雪白的花瓣就缩进红匣子里去了。珊瑚丛变成一团团圆圆的石丘。这种珊瑚因颜色血红而名贵，人称“血花”或“血沫”，在法国市场上每公斤价值 500 法郎。越往前走，丛林越密，形成了长长的拱形走廊。灯光照耀，路边是海虱形珊瑚和节肢蝶形珊瑚。两小时后，水的深度已到 200 米。这里已是粗大石树和海葛藤组成的高大树林。林中地下是各种珊瑚和贝类形成的光辉夺目的地毯。

尼摩船长停住不走了。我回过头来，看见船员们站成半圆，其中 4 个人肩上抬着什么东西。眼前的一片空地上竖着一个血红的珊瑚十字架。一个船员从腰间取出铁锹，走到十字架后面，开始挖坑，鱼儿被挖坑激起的海波惊得乱游。

原来，尼摩船长在这隔绝人世的海底建立了这么寂静的公共墓地，来埋葬他们死去的同伴。昨夜的可怜人显然已经死去。水手们把他抬到这里安葬。

尸体放进了湿润的坑穴中。尼摩船长两手交叉在胸前，其他人都跪下来为死者祈祷。我和我的同伴鞠躬致意。

仪式结束后，我们沿着来路走过长长的小路，穿过密密的珊瑚丛，回到诺底留斯号。这时已是午夜 1 点钟了。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思绪万千。我走上平台吹着海风。尼摩船长也在那儿。

“那么，”我说，“昨晚那人被埋葬在珊瑚墓地了？”

“是的。”他忍不住哽咽“我们会永远记住自己的兄弟；珊瑚虫会永远把他封闭起来。”

“至少在那深深的海底，您死去的同伴可以安静地长眠，不受鲨鱼欺负！”我安慰他。

“是的，”他严肃地说，“不受鲨鱼和人的欺负！”

海底墓地的动人场面，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尼摩船

长对人类不仅不信任，还怀有极大的仇视心情；不仅是逃避人类，还在用这可怕的潜艇进行可怕的报复。那死去的船员就是船长报复行动牺牲品。

我们三人表面是船长的客人，实际是船上的囚犯和俘虏。尼德·兰始终没有放弃逃跑的愿望。我也渴望自由，也想逃跑。但想到探索海底秘密就又令我振奋。只要能继续探索这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我宁愿失去自由甚至不惜以生命来满足我的求知欲望。也许这就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学者的可笑固执。

我们渐渐航行至有人居住的陆地附近。这使我心情更矛盾。能否有机会让我们从潜艇逃往自由吗？

第七章

采珠场——海底通道——希腊群岛的秘密

1868年1月21日，我们已航行至印度洋。早晨的海水清澈透明，令人目眩。诺底留斯号接连几天都在水深100~200米处航行。除每天早晨我到平台上换换空气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客厅。或观察海洋生物，或阅读各种书籍，不断整理航海日记和研究笔记。我感到生活很充实。

海面上时时飞过大海鸥或其它海鸟。这使我们餐桌上增加了可口的水禽野味。诺底留斯号的鱼网打到一些缩着头的海龟。它们背后有隆起的甲壳。这些甲鱼的蛋才是美味珍品。

玻璃窗外出现了一些这里特有的鱼类：红背脊、白肚子的针鱼，色彩鲜艳的电鱼，没有尾巴的卵形鱼，海马、飞马鱼、鸽子鱼、风帆鱼、绒翼鱼、刺鳍鱼、波帝鱼，还有嘴如长枪管状的哨子鱼。它喷出一滴水就能杀死水上的昆虫。这一带海水中还有头上长刺的蝎子鱼，脑袋奇形怪状的两指鱼和被称为

海蟾蜍的丑恶无比的大头怪鱼。

我们的船速为每小时 22 海哩。24 日早，航行至南纬 12 度 5 分，东经 94 度 33 分，看见了企林岛上那美丽高大的椰子树。诺底留斯号继续向西北方向印度半岛驶去。

“前面快到印度了。”尼德·兰对我说，“这里有城市，有铁路，比巴布亚岛强多了。该准备逃走了。”

“不，”我很坚决，“它既然能到印度附近，也一定会去欧洲海。在这儿船长能让我们上岸吗？”

“还要他同意？我们自己逃！”尼德·兰坚持他的主张。争论中，诺底留斯号已经开始下潜，直到 3000 米深度。墙上水温计表示这里海水温度为 4 度。

第二天早上。诺底留斯号浮出水面，全天在海面航行。洋面上除了我们，看不见一条船也看不见陆地的踪影。下午 5 点钟，我和康塞尔在平台上发现周围出现了一些大片美丽的鲎鱼。古人说，航海人遇到它们就会有好运气，但愿如此。我看到这是印度洋特有的带突瘤的鲎鱼——阿歌那堤。它有 8 根触须，靠后退带着它美丽的介壳运动，象一只只竞赛的小艇。

“鲎鱼可以离开介壳，”我看着海面对康塞尔说，“但它从来不离开介壳。”

“尼摩船长就象鲎鱼样，”康塞尔说，“他的船改称鲎鱼号也许更恰当。”

诺底留斯号在这片铺满鲎鱼的海面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它们都收起触须，缩回身体、翻倒了船儿般的介壳，沉入水中不见了。

船潜入水下继续行驶。一大群可怕的鲛鱼出现在我们面前。巨大嘴里长着 12 排长牙的烟色鲛，脖子上长着眼状圆圈的睛点鲛，圆脸圆眼满身灰点的淡黄鲛和凶猛无比的虎皮鲛……它

们的生长繁殖使这一带成了危险海域。

“真想到海面去。叉它几条鲨鱼！”尼德·兰在窗边挥着手中的假想的鱼叉，“多好的猎物！”他忍不住手痒得大叫。一条5米长的虎皮鲛从窗前游了过去。

1月27日，在广阔的孟加拉湾口，我们见到许多尸体浮在海面，惨不忍睹。那是印度的死人，水葬后顺恒河流入印度洋。

晚上7点左右。周围海水呈现一片乳白，这就是著名的奶海。无数微小而无色透明的细微发光的滴虫聚集在海面，形成一望无际的白色海洋。以前曾有航海家在这样的白色海洋中航行过40海里。诺底留斯号无声无息地在这片雪白的泡沫中滑行，直到半夜时分才驶入平常颜色的海中。回头望去，天的尽头映着海的白色，仿佛北极的曙光。

1月28日中午，我看见西边8海里远的陆地。那就是印度半岛南端的明珠——锡兰岛。我到客厅中查阅有关锡兰岛的著作。尼摩船长和他的副手走了进来：

“锡兰岛可是以采珍珠而闻名，”尼摩船长说，“阿龙纳斯先生，您有兴趣看看吗？”

“求之不得。”我当然对一切新奇事都有兴趣了解。

“现在还不是采珠旺季，”船长说，“但至少您可以看看采珠场。”他吩咐船驶往马纳尔湾，船副出去了。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说，“在加利福尼亚湾、巴拿马湾、孟加拉湾、印度海、中国海和日本海……世界各地都有人采珠，但只有锡兰才是珍珠的盛产地。每年3月份的30天里，在马纳尔湾将集中300条船、3000名采珠人来采集这里的珍珠。”

“他们靠潜水来采珠吗？”我问。

“是的，”船长答，“他们用一根长绳，一端系在船上，另

一端拴块石头夹在两脚间，用半分钟时间潜到十几米深的水底采贝然后返回小船。听说有人在水下能坚持近一分钟。这可是个悲惨的职业。采珠人的身体和视力都倍受摧残。”

“如果能用上您的潜水服，效果一定很好。”我说，“这些采珠人一定可以赚不少钱吧？”

“不！”船长说，“他们为那些珠宝商人采珠。每采一颗珍珠只能挣一分钱！还得除去那些没有珍珠的珠贝。”

“太可恨了！”我气愤了，“才挣一分钱！”

“他们采的珍珠贝里大多数没有珍珠。”尼摩船长接着说，“而且他们只能在水中坚持 30 秒钟。很不容易呵！”他顿了顿，又转言道：“阿龙纳斯先生，您怕鲛鱼吗？”

“我，”我迟疑了一下，“我还没有习惯和这种凶猛的鱼打交道。”

“会习惯的，”船长说，“我们有武器。也许能猎得一条鲛鱼，那可很有意思！明天见！”

船长走了。我禁不住想到鲛鱼那呆板的眼睛、凶恶的大咀和那一排排尖利的牙齿。它一口就能把人拦腰咬断！直想得我脊背发麻，甚至觉得后腰疼痛。我随手拿本书看着，想驱散头脑中恐怖的感觉，但字里行间只看到一排排利牙和大张的鲛鱼咀。这时，康塞尔和尼德·兰快活地走进来。

“哈，”尼德·兰高兴地说，“船长请咱们参观采珠场呢！”

“没说别的吗？”我木然地问。

“别的？”尼德·兰奇怪地反问，“能有什么别的？不过是到珍珠贝礁上走一走，很新奇！”

“先生，”康塞尔说，“给我们讲点儿采珠的事吧！”

“珍珠，”我开始讲，“诗人称它是大海的眼泪珠；东方人赞美它是凝固的晨露；女人们喜爱这些可以戴在手指、耳垂、

脖子上的名贵珠宝；化学家看来，它是带胶质的磷酸盐和碳酸钙的混合物；而对于我这个生物学家来说，它不过是双壳类动物某个器官的病态分泌物。”

“软体门、无头纲、甲壳属。”康塞尔简直是个分类迷。但他俩仍极认真地听我继续讲。

“不过，”我说，“只有珍珠贝、乳白球贝和小纹贝才能在体内产生珍珠。它以一粒砂、小石子或其它什么东西为核心，年复一年分泌出包围它的珍珠层形成一粒粒珍珠。有时一个贝里会有好几颗珍珠，甚至有过一个珍珠贝里发现有 150 个鲛鱼！”

“鲛鱼？”尼德·兰疑惑地发问，“珍珠贝里会有鲛鱼？”

“什么鲛鱼，”我忙喊，“我难道说出鲛鱼了？可我要说的是珍珠。”接着，我又对他们讲述如何采珠，如何从珠贝里取出它们，如何按其成色及大小分等出售，如何制成各种珠宝饰物……

“采珠危险吗？”康塞尔问。

“不，”我急忙说，“可是我要问问你，尼德·兰，你害怕鲛鱼吗？”

“怕？”他反问，“别忘了我是捕杀它们的职业鱼叉手！您不也称我是鱼叉手之王吗？”

“在水中碰到它怎么办？”我有些战战兢兢。

“这家伙要咬人时会先翻过身来露出肚子，”尼德·兰边说边比划，“这时，只要一鱼叉扎过去……”

“先生要想去攻打鲛鱼的话，”康塞尔说，“他的仆人一定紧紧跟随。”

夜里，大群鲛鱼入梦，不时惊醒，一觉睡得很累。

清晨 4 点钟，我们乘小艇出发。艇上带着潜水服、短刀和

小口袋，但没带兰可夫灯。白天到浅海水下，用不着它。6点钟太阳升起时，小艇已在马纳尔岛附近抛锚。这里水只有1米深。我们看不到其它小船，也没有采珠人。大家颇费气力地穿上潜水服，每人腰间有一把匕首和口袋。我看见尼德·兰手中挥着他的鱼叉。

我们在水中行走，水渐渐没顶并越来越深。太阳照到水中。成群的鱼儿象草地上的山鸡惊得一哄而起，海底铺满各种贝类：印度洋特有的牡蛎——胎盘贝、满月贝、波斯朱红贝、多角岩石贝、角形螺贝、鸭子贝，还有能发出微微亮光的带甲水母。齿形蛙、卑格鱼、其丑无比的单性鱼、会吃椰子的大蟹及一些龟鳖在岩石间慢慢爬行。7点钟，我们走到采珠场。尼摩船长指给我看那些岩石上的无数珍珠贝。那是些外壳凸凹不平，带有淡淡青纹的小纹贝。尼德·兰急忙拣那些最好的塞到小口袋中。

又走了一阵，眼前出现一个宽大的石洞。我们跟着尼摩船长进到洞中，走下较陡的斜坡，到了昏暗的洞底。船长指着一件东西让我们看。走近前去，才发现这是一个巨型车渠贝，宽2米多，估计它有300公斤重。这个巨大的珍珠贝比诺底留斯号客厅那个喷水池还要大。

尼摩船长把短刀插入半张开的两片壳中间，用手拨开它软软的膜皮。在里面，我们看到一颗有椰子那么大的圆圆的珍珠。它可以自由移动，半透明的球体发出无比美丽的宝光。我禁不住伸出手去，想亲手摸摸它，掂掂它的分量。但船长挡住了我，抽出了短刀，两片介壳立刻合上了。

原来，这是尼摩船长自己的又一个秘密。他不止一次来这个只有他才知道的岩洞，象中国人和印度人那样自己亲手养殖了这颗特大宝珠。有朝一日他认为这颗珠子已长成时，他可以

随心所欲地取出来陈列到他客厅的玻璃柜中。这颗硕大无比的宝珠，价值至少是 1000 万法郎！

出了这岩洞，我们在采珠场四处走走看看，彼此用手势交流。一会儿，尼摩船长打手势要我们站住。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不远处，一个黑影在晃动。我立刻头皮发紧想到了鲛鱼。可错了，那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印度黑人，一个可怜的采珠人。这人显然为生计所迫，提前来采珠了。他两脚间夹着一块石头，绳子通到海面的小船。抬起头可以望见他的船底。

采珠人潜到 5 米深的海底，把能采到的小纹贝塞到腰间的口袋中，升上水面，倒进小船，然后再潜下海底，上下不过半分钟。可怜的人忙于采珠，没有也不可能发现我们正躲在旁边看他劳作。每次他仅能采十几个珠贝。近半小时，他已往返十来次了。

忽然，他受了惊吓，猛然往上一跳想浮上海面。一条巨大的鲨鱼正张开大咀冲向采珠人。他奋力挣扎，躲开了那血盆大口，但被鲨鱼尾打倒，沉入海底。见此情景，尼摩船长猛举手中的匕首刺向鲨鱼。鲨鱼正俯冲下来要吃采珠人，发现了尼摩船长这个新敌手，立刻翻转身体露出肚皮向尼摩船长咬来。船长矫捷地闪过，举刀刺入鱼腹。

受伤的鲨鱼怒吼着，鲜血染红了大片海水。勇敢的船长举刀乱刺，但没能刺中要害，鲨鱼疯狂地搅动着浑浊的海水，挣扎着，眼看船长性命难保。尼德·兰准确地投出鱼叉刺中鲨鱼心脏，它抽搐着，翻滚几下，死去了。

船长没有受伤。我们赶忙把采珠人救上海面他的小船中。好一会儿，采珠人睁开了眼睛，惊奇万分地看着我们几个圆圆的球壳脑袋围着他，颤抖着双手接过尼摩船长塞给他的一小袋珍珠。他一定以为是超人的神灵救了他的性命。

回到小艇，除下头盔，尼摩船长第一句话就说：

“谢谢您，尼德·兰师傅。”

“船长，那是我对您的报答，”尼德·兰说，“我该报答您。”

船长露出淡淡的微笑。

几分钟后，我们乘小艇回去时，又见到那被杀死的鲨鱼的尸体。这是一条印度洋中凶狠的黑鲨鱼，有8米长。其大无比的嘴里有六排尖牙。有十几条鲛鱼游过来，大啃大咬地吃着鲨的尸体。

9点钟，我们已回到诺底留斯号。我想着尼摩船长的勇敢无畏、想着他对受穷苦的人充满爱心。我把我的想法说给尼摩船长听，他说：“是的，这个印度人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我的心至死也向着他们，向着这个国家。”

1月29日，锡兰岛渐渐消失在天边。我们已航行了16220海里。1月30日，我们向西北偏北的阿曼海驶去。阿曼海位于印度半岛和阿拉伯之间，是波斯湾的出口。我奇怪船长为什么向这不能通行的海湾航行。我和两个朋友谈论此事。

“阿龙纳斯先生，”尼德·兰说，“咱们在这船上囚了3个月之久，船长怎么会冒险到欧洲海？也许在阿曼海绕个弯子再退回去？何时能逃掉？”

“还是要忍耐，要等机会。”我心中没底，只能盲目地劝他。

2月7日，诺底留斯号已小心地从海下驶入红海。红海是《圣经》传说中的名湖，没有其它河水流入，但它永不干涸。和波斯湾一样，红海也没有通路。诺底留斯号时而上浮，时而潜入水下航行，躲避着往来的船只。

2月8日，经过摩卡港之后，诺底留斯号靠近非洲海岸在

水下航行。从客厅窗子望去，见到水螅类——普通海绵，这是比珊瑚更低等的植虫类。

红海、地中海盛产海绵。海绵繁殖很快，每块价值 150 法郎。这里海绵形状各异。人们给它们起了美妙恰当的名字：花篮、羚羊角、孔雀尾、海王手套……这些水螅附在岩石上和软体动物的介壳上，铺平了所有的凹凸之处。海水中还有形状美丽的水母，枪乌贼和条纹甲鱼等千百种鱼儿。

2 月 9 日，诺底留斯号航行到红海最宽的海面。我和尼摩船长在平台上交谈。

“教授，”他说，“您喜欢红海吗？”

“喜欢。”我说，“是您的诺底留斯号使我大开眼界。”

“可您知道红海为什么被称为红海？”

“大量朱红色三棱藻使海水呈红色，所以被称为红海。”

尼摩船长兴致勃勃地讲起古代传说：以色列人被法老军队追至这里。海听到摩西的召唤，涌上来淹没法老军队，救了以色列人。

为表示这种神奇，
海水变成鲜红，
除了“红海”的称呼，
再没有别的名字了。

船长又讲起苏彝士运河的开凿，讲到考古学家将会在这一带有大量惊人发现……

“真可惜苏彝士运河没有开通，”他说，“可咱们后天到地中海时，您可以看到塞得港的长堤。”

“后天，”我太惊奇了，“地中海？您这船能飞过去还是从地底钻过去？”

“不错，”船长说，“我发现了在地下的确有通道。我称它

为阿拉伯海底通道。这通道直达北路斯海湾。”

“怎么发现的？”我问。

“用您的专业——生物学推理。”船长解释说，“我长年在海上航行，发现地中海和红海有许多完全相同的鱼类。如蛇鱼、飞鱼、车鱼。我在红海捕捉它们，在尾上套上铜环放回海中。几个月后，在叙利亚海岸发现了我放掉的带记号的鱼。这说明一定有个通道使海水从红海流入地中海。我仔细搜寻，终于找到了它，冒险通过了它。如今，我也请您一起走走这阿拉伯海底通道吧。”

“当晚，诺底留斯号浮在北纬 21 度 3 分靠近阿拉伯海岸附近。2月 10日，水面上见到几条船。我们潜入水中航行，躲开这几条船后，我们又浮出水面。这时，在诺底留斯号右舷发现一只海马。这就是古代传说中的美人鱼。

“人鱼目、鱼形类、单官哺乳亚纲、哺乳纲、脊椎动物门。”康塞尔忍不住又在分类。

“我还从没打过这种东西呢！”尼德·兰一句话表露了他猎人的本性。

“那您就试试手吧。”尼摩船长说。

尼德·兰马上回去取来鱼叉，登上小艇。同去的还有七个船员。当然少不了我和康塞尔。尼德·兰手握鱼叉在小艇前端。驶近海马时，看到它长方形的脑袋和身体，后边拖着长长的尾巴，上颚有两枚大尖牙。尼德·兰老练地投出鱼叉，一声呼啸，海马沉入海中，水面一片血红。小艇追逐着受伤的海马。

忽然，这受伤的海马转身向小艇扑来，一口咬住艇边，我们都被撞倒在地。尼德·兰又投一叉，打中了海马的心脏，海马带着鱼叉沉了下去，一会儿肚子朝上露出水面死了。

诺底留斯号用滑车把它弄到船上，它足足有 5000公斤重。

船员们把它宰割储藏起来。午餐时，我们品尝了烤海马肉片，其鲜美程度超过小牛肉。

我们又在这儿猎到尼罗河海燕和尼罗河鸭子，为我们的餐桌添了几样新菜。

晚上 9 点 15 分，我们在海面上看见不远处有闪光。

“那是浮在水上的灯塔。”船长说，“马上就到通道口了。您愿意随我来指挥这船吗？”

我随他一起来到领航员笼间。船沉入海底，沿着海岸十分陡峭的岩石边小心地前进。船长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不断搜寻着。10 点 15 分，一条宽阔深黑的隧道在我们面前出现。尼摩船长亲自把舵，诺底留斯号冲进隧道。只听船周围沙沙的激流声，红海的水流带着诺底留斯号箭般地冲向前方。我心跳不止，几乎停止了呼吸。这时，船长放开手中的舵轮说：

“好了，地中海到了。”

我看看墙上的电钟，10 点 35 分。仅仅 20 分钟，我们已顺着水流穿过了苏彝士地峡。

天刚亮，诺底留斯号浮出水面。我的两位伙伴也来到平台。

“生物专家先生，”尼德·兰略带嘲笑地说，“您的地中海呢？”

“已经在地中海了。你们看看，前面是什么？”

尼德·兰揉揉眼睛，惊叫起来：

“天呵！塞得港长堤！真是地中海！”尼德·兰激动万分，接着说，“好，先生，这下该商谈一下逃走的事了。现在真到欧洲海了。我可不想被船长带到别的什么地方，该逃了。”

“我想，”我说，“也许我们再等一段时间，当这次海底探险结束时，也许船长会让我们离去……3 个月或半年……”

“半年？”尼德·兰显然不满，“您总说再等等。再过半

年这船会在哪儿？中国吗？还是什么别的地方？您没见咱们现在就在欧洲海？这是多好的机会？此时不逃更待何时？您还盼这尼摩船长会给我们自由？”

“当然，”我说，“不能指望他自愿放我们走，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利用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不会有第二次机会的。”

“如果夜晚，这船正巧浮上水面，又正巧在欧洲海这儿，我们为什么不逃？如果离海岸近些，我们泅水就能成功。”尼德·兰坚持。

“别忘了，”我说，“尼摩船长每次都躲开有船只来往的航线在水下行驶。所以劝你们还是耐心等。只要真有好机会，我会和你们一起逃走。”

果然，一连两天，诺底留斯号远离海岸线或潜到很深的海底航行。我打算化些时间来研究一下希腊岛鱼类，可客厅嵌板总没有开。墙上仪表显示出潜艇正驶向康地岛方向。记得我搭上林肯号时，这个岛上正在举行反抗土耳其统治压迫的起义。

2月14日晚，尼摩船长来到客厅，打开两边的嵌板，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默默地望着窗外的海水。我则习惯性地走到窗前，看着游到窗前的各种鱼类。

我看到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海鳅的亚惠虾虎鱼，古埃及人视为神鱼的磷光鲷鱼，身上长满红点的翼手鱼，还有能紧贴在鲨鱼腹上的印鱼……忽然，在鱼群中间出现一个人。这人腰间挂着一只皮袋子，他用力划着水游过来，还不时浮出水面去吸气。

“船长，”我喊，“快，救救这个遇难的人！”

船长走到窗前，对外面那人作个手势，点一点头。那人靠近玻璃向船长打手势后，游远不见了。

“别担心，教授，”船长此时才说话，“这是尼古拉，是西

克拉群岛著名的潜水能手。他在海里时间比在陆地时间多，能从这个岛潜到那个岛，一直到克里特岛。”

“您认识他？一个陆地上的人？”我问。

“我为什么不能认识他？教授先生。”船长说着，打开大玻璃柜旁的保险柜，取出一条条的东西放进一只盖上写有“动中之动”的小铁箱。原来那都是些金条！他摆满了一铁箱的金条，估计有 1000 公斤重，价值 500 万法郎。我奇怪他哪儿来这么多金条？要把这么多金条送到哪儿？干什么用？

船长完全不介意我在场。他装满铁箱后，写了个地址，字体象是古希腊文。他按电钮召来 4 名船员，费力地将小铁箱推出去，用滑车拉上铁楼梯。

“晚安，先生。”船长丢下惊讶不止的我，径自离开了客厅。船浮了起来，我听见脚步声、松开小艇声、小艇划走声。两小时后小艇回来，诺底留斯号又潜入水底。

第二天，我把这种令人好奇的事告诉了两个伙伴，他们也很惊奇。下午，我在客厅整理考察笔记，忽然觉得很热，甚至难以忍耐。我以为我可能要生病，脱掉了贝足丝的衣服。看看墙上仪表显示我们在水下 20 米处，温度 42 度！尼摩船长走了进来。

“我们在哪儿？”我急忙问，“怎么会热成这样？”

“请您看吧。”船长边说，边打开嵌板。

窗外海水沸腾般地翻滚，硫磺质的气泡一阵阵从白色水流中升起。我试着把手放到玻璃上，立刻热得缩回手来。

“我们现在在桑多林岛附近，”他接着说，“这一带海底火山活动频繁。你不想看看这海底火山喷发的奇景吗？”

诺底留斯号停下。窗外海水中因含大量铁盐而由白转红。我看见海底赤红色的火焰，这火焰的亮度超过了船上的灯光。

我仿佛嗅到那令人窒息的硫磺味。温度还在上升，我全身湿透，喘不过气，好象被人煮熟了一样。

“不行了！”我对船长喊，“不能再待在这儿了。”

“是的，”船长平静地说，“再留下来是不太谨慎了。”

诺底留斯号离开了这里。一刻钟后，我们浮上海面，我重新呼吸清凉新鲜的空气。

2月16日，我们离开希腊群岛，继续航行。希伯来人称地中海为他们的“大海”；希腊人称之为“海”，罗马人称之为“我们的海”。这里气候适宜，沿海的陆地广种各种果树，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海水面积200万平方公里。

可惜尼摩船长似乎并不喜欢这里。诺底留斯号以每小时25海里的速度航行。浮上水面时看不到什么陆地，只有远远的天际。这肯定使我们的尼德·兰师傅失望了。

在亚德里亚海口，我们看到三条大头鲸、几头圆头圆脑的海猪和十几条白肚皮黑毛的海豹，人们常戏称它们为“和尚”。康塞尔还看见一只背上有3条棱骨突起的两米宽的大海龟。

我们通过利比亚海峡，潜入深海航行，这里只能见到一些大鱼的黑影缓缓地游过。

诺底留斯号继续深潜，来到地中海沉船最多的海域。穿过这些沉船残骸后，往直布罗陀海峡驶去。这一带沉船残骸越积越多，简直就是寂静和死亡的坟墓。潜艇迅速而无情地驶过这些残骸。2月18日早晨3点钟左右，到达直布罗陀海峡口，几分钟后，我们便驶在大西洋水面上了。

第八章

维哥湾的财宝——沉没的大西洋洲——海底煤矿

大西洋面积为 2500 万平方公里。在古代除迦太基人外，几乎无人知晓。大西洋南端为所有航海家都惧怕的合恩角和暴风角！三个半月时间，我们航行的路程超过绕地球一周之多。诺底留斯号还将驶向何方？

我们登上平台。远远可以望见圣文孙特角。海面波涛汹涌，刮着南风。海浪冲击使我们无法在平台上站稳，诺底留斯号颠簸不止。我们回到舱房。尼德·兰满脸失望，心情沮丧。

“朋友，”我劝他，“现在还有希望。不远就是法国，英国。过几天也许有机会逃走。”

“不！”尼德·兰盯着我，坚决地说，“今夜我就想逃！依我看今天就是好机会。天黑，又刮风，夜里也许离西班牙海岸只有几海里远。”见我不作声，他站起来走近我说：

“食品、工具我都准备好了。晚上 9 点您在图书室等信号。”

“可是，”我说，“海上风浪大得很。”

“必须逃。”他说，“为争取自由就要冒险，哪怕送了命！明天，也许我们已经自由了。上帝保佑！今晚 9 点见。”

不容我再说什么，他出去了。还能说什么呢？我也渴望自由，而且有言在先，有机会就一起逃走；但我又感到惋惜，离开这船就等于中止正在进行的海底研究，多么可惜！

我没有什么行李，只有这几个月的海底研究笔记。我一边整理着，一边想如果尼摩船长发现我们的逃走计划将会怎样？我想再见到尼摩船长，又怕被他一眼看穿我的心事。我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心中烦躁难耐，这一天真是漫长而难过的一

天。

晚7点钟，胡乱吃过晚餐，我来到客厅。这几个月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儿观察研究和整理笔记，我的生命全部集中在这儿。多想再看看窗外的海水和海水中奇妙的景象，可嵌板紧闭着，隔开了我和这未知的大西洋。

通往船长舱房的门半开着。我走过去，房中无人。屋里还是那样朴实严肃和带有僧家味道。墙上有几幅画，我以前进来时从未注意过。那是些古代和近代的英雄：哥修斯哥、波查里斯、盎尼达斯、俄康乃尔、华盛顿、马宁、林肯和约翰·布朗的铜版肖象画。我猜想尼摩船长崇敬这些英雄，自己也愿做一个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者和保护者；他可能自己就是这次美洲可怕内战中的一位英雄；也许那整箱黄金就是送到康地岛起义人手中……我似乎发现了他生平的秘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沉思被钟声打断。我回到客厅，大钟指到8，罗盘指出我们向北航行，压力表指出现在水深60米，航速仍为25海里。

我回到自己舱房，加了件外衣，穿上海靴、戴上水獭皮帽子。我惶恐不安地盼着、等着。快到9点了。我到半明半暗的图书室站在门边等尼德·兰的信号。

突然，推进器停止了转动，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感到一下轻微的冲撞，诺底留斯号停在大西海底的地上了。我心中很不安，想马上找到尼德·兰，劝他改变计划……尼摩船长推门走了进来，他没注意我的失态，亲热地说：

“我正要找您呢，教授。您知道西班牙的历史吗？”

我因紧张而昏乱恍惚，一时语塞。

“我在问您呢，教授，问您关于西班牙的历史。”船长又说。他没有开灯，躺在一张安乐椅中。

“呵！”我如梦初醒，“知道不多，不多。”

尼摩船长从容地讲起 1702年西班牙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我机械地坐在他近旁浅浅的阴影中，茫然失措地听着，弄不懂他为什么突然大讲此事。

“……法国海军大将夏都·雷诺，指挥 23 艘战舰护送运送大量金钱的船队开往西班牙，在维哥湾遭到英国战舰的追击。1702年 10月 22日，将军已是孤军奋战，为不让这大笔财富落入敌人手中，他英勇抵抗到最后，放火烧掉了运财富的船并凿穿了船底。这笔财富连同这位英勇的将军都一起沉到海底。”

我没有听出这其中有什么使我感兴趣的，只是茫然地问：

“那么，后来呢？”

“什么后来？”他说，“是现在。我们现在就停在维哥湾中，只要您愿意，请往窗外看。”

我同船长一起站起来走到客厅。窗外是船上的海员，身穿潜水服在黑沉沉的沉船残骸中清理那些破败的木桶和木箱。在他们手下是流水般的无数金条、银元和珠宝。他们的脚下成了一片金银财宝的海底沙滩。

这儿就是那运财富的船沉没的地方。这批本应运给西班牙人的大笔财富沉到这里，只属于尼摩船长这唯一的继承人！船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把千百万金银财宝装到诺底留斯号的舱底，或送到他想送去的任何地方。

“先生”，他打断我的思绪，“我只须拣拾人们丢掉的东西。象这儿一样，在我的海图上标有千百处船只失事地点。现在，您明白我确实是有无穷财富了吧？”

“我明白了。”我略带惋惜地说，“但您打捞它们有什么用？你在海下什么也不缺。您自己也这么说的。”

“您以为我辛辛苦苦打捞财富是为我自己吗？”他急辩道，“这世界上有多少被压迫者要复仇？您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无数

受苦人要救济？难道您不明白……”

可能后悔和我说得太多，他突然停住不说了。我猜对了，尼摩船长虽然生活在海底，他寻求到了另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可他毕竟是一个人，一个疾恶如仇而又极富同情心的人。现在我知道在克里特岛时，他送出的金子是干什么用了。

第二天一早，尼德·兰沮丧地来找我：

“太倒霉了。我们正要逃，船长却把船停在海底不动！这鬼家伙！”

“那是他正在他的银行办公呢！”我开玩笑地说。

“什么银行？在海底吗？”尼德·兰问。

我把昨夜的事讲给他听。他后悔没有闯进客厅来亲眼看看这个“银行”。但他又说：

“我只当这一鱼叉落空了。可事情不算完，看看今晚的机会吧。”

诺底留斯号向西南偏南航行，背向欧洲。船浮上水面，我上到平台时，尼德·兰早已在那儿向四周张望了。天色阴沉象要起风，四周茫然一片汪洋。尼德·兰气极败坏地极力渴望能在什么地方发现陆地。

正午，测得诺底留斯号方位是南纬 33 度 22 分、西经 16 度 17 分。从海图上看，这里离最近的海岸也有 600 公里。看来是没有逃走的可能了。我把这消息告诉了气愤已极的加拿大人，回到客厅，继续我的海洋研究。

夜里 11 点 30 分时，尼摩船长出人意料地来约我作海底夜间旅行。他没有提议我带上同伴。于是我们俩人穿戴好，他递给我一支手杖，一起出发了。

常人无法想象能在大西洋海底 300 米处散步。船长指给我看大约 2 海里远处的一团淡红色的微光。我们朝这微光走去。

脚下是海藻和泥泞，很难走。我们走得很慢。海底的地面不断上升。这时，我听见头顶上刷刷地响，有时声音很大，连续不断。原来是下大雨了。我本能地想到没有带伞，身上要淋湿了。又想到我身穿厚厚的潜水服已在水中，只能听见雨声而不会弄湿身体，不禁好笑。

地上是铺满植虫和海藻的石头，很滑，幸亏带一支手杖，我才没有摔倒。渐渐走上一片平原，那淡红的光团越来越近，越来越亮，染红了一片海水。船长信步前进，我在后边紧跟，边走边想，尼摩船长在找什么？是在找一座海底城市吗？他显然很熟悉这条路，可那发光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

眼前越来越亮，那团光由红变白，从山那边照过来。在这光的照耀下，在这神秘的海底，他黝黑而坚定魁梧的身影显现在晶莹的海水中，有如海中的神灵。

直到清晨6点钟，我们走到这山前的乱石丛林边。这是一片被海水淹没而矿化了的死树丛。这里没有绿叶、只有黑黑的枝干象剪影般地矗立。林间小路上堵满海藻。甲壳动物在脚下乱爬乱动。我们沉重的脚步惊起一群群鱼在死树枝干间穿游。我兴致勃勃地紧跟这不知疲倦的引路人。

由于在水中受浮力作用，我奋力向山顶攀登而没有感到吃力，却觉得自己能象羚羊一样灵便地跳过山涧、象山羊那样轻快地爬上山顶。回头望去，我们已经爬到近250公尺高，但向前看是500米深的悬崖绝壁。而那光明的来源是远处的一座火山。阔大的火山口喷出硫磺火石的急流，挟着海水，团团地升起又流下来，象一个巨大的火炬照着前面这一望无际的海底平原。

这绝壁下的平原上现出了一座荒废、颓败的城市废墟。有港湾、宽阔的道路、倒下的庙宇、破损的拱门、巨大的园柱、

坍塌的屋顶……简直是沉没海底的庞大都城！

尼摩船长走前，捡起一小块石头在一块黑色玄武岩石上写下了：

大西洋洲

我心中一震！原来这里就是柏拉图记载过的大西洋洲！这块陆地就在我眼前！

柏拉图在书中写到过的大西洋洲，位于南纬 20 度至北纬 40 度，比非洲及亚洲陆地面积之和还要大。这个洲曾有过 900 世纪的古老文明历史，其统治力量曾达到埃及，甚至要把威力伸展到希腊。许多个世纪过去，一次强烈的地震和特大洪水给大西洋洲降下了大灾难。仅仅一天一夜的时间，整个大西洋洲完全没入海水之中。只有洲上的最高峰的山尖露出海面，成了散落在大西洋中的若干小岛……

我真想跳下这悬崖，走遍这曾经辉煌的大陆，考察那些洪水前期的伟大城市。尼摩船长手扶在藓苔剥落的石碑上，呆立不动。他也在想，是想那消失得无踪影的古人吗？

我们都静静地站在山顶，欣赏那火山光耀下的广阔平原，感受火山爆发时隆隆的声响和动人心弦的震动，静观这眼前沉没的城市废墟……我们最后再看了一眼这火山、这平原、这城市、这大西洋洲……船长向我挥挥手。我们走下山岭，依原路回到诺底留斯号时，曙光已照亮了海面。

近中午我才睡醒。看看客厅的仪表，诺底留斯号仍向南航行，水深 100 米，航速每小时 20 海里。

我对康塞尔讲述了我夜间的旅行。从客厅窗外还可以望见那沉没了的大陆的部分残迹。康塞尔没有激动反而显得心不在

焉。原来海水中无数的鱼儿早吸引了这个分类迷的注意力。于是，我们又一起做鱼类研究。

大西洋的鱼与以前见到的鱼没有显著的区别。这里也有 5 米长的鲑鱼、3 米长的黑色鲛鱼、月形金口鱼，还有长 8 米，成群结队游过的旗状一角鱼，这是一种吃水草叶的鱼。

诺底留斯号象只在空中飞行的氢气球，忽而浮上海面，忽而在海底丘陵间慢慢穿过，有时又在海底不平坦的乱丛间盘旋。我只管站在窗前欣赏海洋生物的美景直至深夜却毫无睡意。直到嵌板关闭，才不得不去休息。

一觉睡醒时，已是早上 8 点钟。平台上已听得见有脚步声，压力表指示诺底留斯号已浮出海面。我走上平台，但四周漆黑。难道我睡过头了？又到了黑夜？抬头看看，天上连一颗星星也见不到。

“是您吗？教授。”黑暗里有人问我。

“尼摩船长，”我回答，“是我。可我们在哪儿？”

“在地下。”

“可压力表和我的感觉，明明是在海面上浮着呢！”

话没说完，探照灯光驱散了浓浓的黑暗。四周高耸的岩石围绕着平静的水面。诺底留斯号停泊在岸边。头顶上是高约 600 米的穹窿的圆顶，顶上有个小圆孔，看见了蓝色的小块天空。

“这是个死火山的中心，”没等我问，尼摩船长说，“地震使海水流入火山内部，熄灭了火，形成这样一个秘密、安全、方便的港口。在这儿完全不用怕大西洋风暴，也不会被人发现。”

“可怎么到这儿来的？一定有什么地方通向大西洋海。”我说。

“您睡觉时，我们从海底的天然水道潜到这儿。”

“不错，”我说，“是个好地方。可您的诺底留斯号并不要找停泊的地方，您要这港口有什么用？”

“可诺底留斯号需要电，需要钠。生产钠就需要煤。”船长解释说，“这儿是我的煤矿，我们在这儿采煤，从海水中提取钠。燃烧煤的烟从火山口冒出去，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个活火山。”

我想看看他们采煤。尼摩船长说：

“这次不行，我们这次不采煤。只有一天功夫取些以前存在这儿的钠然后继续赶路。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在这儿随便走走，看看这个咸水湖。”

我们划小艇靠了岸。尼德·兰一心想找找这山洞能否有出路。在湖边刚走一会儿就禁不住埋怨：

“真可惜，这开口在山顶却不在海平面。”

我们沿着崎岖狭窄的山路走着，发现洞中的岩石间居然生出几棵树；还有大戟草和样子凄凉的向日葵；细小可怜的野菊花无力地长在伸着细长叶子的芦苇脚下。还有可爱而散着微香的紫罗兰令我兴奋。几个月看到的海底花草是不会有香味的，而香味是花的灵魂，我喜欢紫罗兰。

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蜂窝，于是点起草叶树枝，熏跑了蜂，采到好几公斤香甜的蜜。回头看看，诺底留斯号平台上、堤岸上有船员在往船上搬运东西。我们头上居然有几只鸟和鹰飞过，我们正后悔没有带枪，尼德·兰已经用石头打下一只肥胖的鸫。

下坡后走到一片草地，满地是海鸡冠草、穿石草和海茴香。还爬着龙虾、大盘蟹、长手蟹和数不清的蚝蛤、磁贝、岩贝和编笠贝。忽然发现一个铺满细沙的岩洞，我们高兴地躺在沙地

上休息。尼德·兰赶快用手拍打岩洞壁，说是看看有多厚，能否挖通逃走。我们不禁笑了起来。这个人真是固执，一言一行永久不忘记他的逃跑计划。我们三人在洞中说笑着，一会儿都睡着了。

“有水！”康塞尔叫道，“我的衣服湿了。”

原来是海水涨潮。根据自然平衡法则，外面的海水上涨，洞里的海水也同样上涨。我们穿着被浸湿的衣服逃离那岩洞，回到船上。

诺底留斯号航向不变。暂时不会回欧洲海了。可是它将去哪儿呢？我们驶过大西洋暖流，来到萨尔加斯海。这儿简直是一片真正的草场。因受环形暖流的影响，海面上满是厚厚的一层昆布、海带、黑角菜等形成的草叶堆，船头冲角也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它冲开。诺底留斯号潜入水中行驶。萨尔加斯是西班牙语“海藻”的意思。这片海中盛产海藻和爱吃海藻的介壳类和鱼类。

到3月12日，我们一直向南航行了19天。海上看不到岛屿也看不到陆地。看来不可能逃走，只有跟着尼摩船长南下了。

这些天，船长很少与我交谈。他也常常在读书。我看到他又在看我的那本关于海底秘密的书，书边上写满批注，驳斥我的理论。有时，他在夜间弹琴，沉闷忧郁的乐声在黑暗中回响。

诺底留斯号几乎整天整天地行驶在渺无人迹的海面，只有一次我们曾被一艘捕鲸船追逐。尼德·兰兴灾乐祸地想看这船如何对付我们这条“铁鲸鱼”，但尼摩船长命令下潜，这使加拿大人惋惜不止。

这一带多见大型鱼：5米长的条纹鲛、贪食凶恶的大海狗、3米长的疯魔海猪……

3月13日，我们的方位是南纬45度37分、西经37度53

分。我们将在这儿进行海底深度探测。过去人们曾在这儿测过14000米、15000米深，但没测到海底。

诺底留斯号开始下潜。我则与尼摩船长在客厅里观察仪表和窗外的海。很快，压力表显示我们已潜过了大部分鱼类可以生存的水层。在1200米深时，我还看到6孔海豚、望远镜鱼和榴弹鱼。

我紧盯着迅速旋转的压力表。1小时后潜至6000米，海水汪洋无物，十分透明；又过1个小时，潜至13000米，还没有感到快到海底；到14000米深时，见到带黑色的尖顶从海水中显现出来，这可能是属于海底的喜马拉雅山。诺底留斯号继续下潜，我甚至感到船身的颤动，真怕海水会压坏这坚硬的潜艇。船掠过海底岩石的斜坡，我居然看到一些介蛤类、蛇虫类、活的刺虫类和某些海参。潜到16000米深时已看不到任何生物了。此时我们看到的景象更为壮观。显然，我们已在坚实的海底。

周围是从未受过日照的宏伟的岩石，没有生物的岩洞平滑而黝黑，这一切看上去仿佛是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的大作。我们隔着玻璃窗给周围的景色拍了许多照片，离开这海底的深谷。仅仅用了4分钟，诺底留斯号象飞鱼般冲出水面又落回水面上来。

诺底留斯号继续向南行驶，难道他真要去南极？我开始认为尼摩船长大胆狂妄，简直是疯了。

尼德·兰变得沉默不语。3月14日，他和康塞尔来到我房中。

“先生，”尼德·兰说，“我只想问一个问题，这船上有多少人？”

“按计算和设计能力，这船上的空气够625个人呼吸24小

时。但这条船上至多不过十几个人。”

“这对3个人来说也是过分地多了。”康塞尔低声说，“尼德·兰，我劝你还是听天由命，好好忍耐吧。”

“听我说，”我又说，“船长总要回到有人活动的海区，到那时才会有机会。还是忍耐些。

加拿大人没说什么，摇摇头走了。

“请先生理解他，”康塞尔说，“他不爱生物，对分类也不感兴趣。他不是个先生那样的学者。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去一个随便什么酒店，过陆地人的正常生活！”

我当然理解尼德·兰，也了解我忠实的仆人康塞尔。

第九章

鲸鱼之战——冰山和南极——冰层下脱险

3月15日，诺底留斯号在水面行驶，海上风平浪静。我们在平台上了望。

“看！”加拿大人喊，“鲸鱼！在东边！要在捕鲸船上该多好！”他一边喊一边挥着手中想象的鱼叉。

驶近时，看见不是一条，而是整整一群鲸鱼向我们游来。喊声惊动了船长，他也走上平台。

“这是一群南极长须鲸，能使整队捕鲸船发大财。”

“我们打一条怎么样？就象在红海时追打海马那样。”尼德·兰“猎性”难改，请求道。

“那时是为我们大家补充鲜肉。现在只为杀害而捕杀它们太残忍了。要知道，随便捕杀会使它们在世界上绝灭，那不太可惜了吗？”片刻，船长指着西边说：

“看，那边来了群大头鲸。这是海中猛兽。它们会伤害长须鲸，应当消灭它们。”

“那么，”尼德·兰赶快说，“现在正是时候，为了长须鲸的利益，我来……”

“不用您冒险，用诺底留斯号的冲角就行。这武器大大胜过您的鱼叉。”船长并不介意尼德·兰的耸肩，继续说，“对这群凶狠的大咀利牙的动物绝不能怜悯！”

大头鲸足有 25 米长，它巨大的脑袋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咀里有 25 枚 20 厘米长的粗大牙齿，每只牙足有 2 公斤重。我们决定去追杀它们，营救那些只会吃些藻类的善良的长须鲸。我们回到客厅，船加速冲向大头鲸。诺底留斯号成了最厉害的巨大鱼叉，毫不留情地从大头鲸身上穿过去，留下两半片蠕动的尸体。一条又一条，我们从水面追到海底，直杀得波涛汹涌翻滚，连尼德·兰也不禁拍手称快。1 小时后，剩下的大头鲸四散逃命，海水又恢复了平静。我们浮上海面，大家都跑到平台上。

诺底留斯号浮在一群被撕烂的尸体中间，几海里内海水都被染得一片血红。船长问及尼德·兰有什么感受时，尼德·兰说：

“这是场厉害又令人害怕的大屠杀景象。不过我是个渔夫、猎人。我还是更喜欢用我的鱼叉。”

这时，一条受伤的长须鲸漂过来，这不幸的东西满身都是被大头鲸利牙咬的洞，已经快死了，在它受伤的鳍尖上挂着它已无力救护的小鲸。诺底留斯号靠近它。两个船员上去挤鲸奶，竟然有两三吨。我们品尝了这还带母鲸体温的鲸奶，其味如牛奶一样鲜美。船长打算用它来制成黄油和奶酪。

从这天起，尼德·兰对尼摩船长态度更不好，常常以敌视

的目光看船长，更不爱讲话了。

诺底留斯号沿西经 50 度向南行驶。在南纬 55 度我看到有漂流的冰块。前面已是南冰洋，南面的天边是令人眼花的眩目冰带。它预告着将有成群的冰堆或冰层。

越往南航行冰块越多。它们现出迷人的紫色或淡淡的绿色，象水晶又象巨块的大理石。漂流的冰岛上飞着成群的海鸟、棋鸟和海鸭，它们吱吱喳喳吵个不停。有的飞到诺底留斯号上，啄得铁甲当当作响。

尼摩船长在平台上指挥航行。巧妙地躲开冰块的冲击，小心地从窄窄的航道通过这些由冰块、冰山、冰田、浮冰、冰圈及冰流形成的重重障碍。气候明显变冷。我们穿上厚厚的海豹皮衣，很暖和。现在在这一带，每天还能有短短几个小时的白天，再过些时候，南极一带黑夜将长达 6 个月。

3 月 16 日早 8 点，诺底留斯号沿西经 55 度切过南极圈行驶。

“也许，”康塞尔说，“到不能继续航行时，他会停止的。”

我只觉得这冒险航行很痛快，一心只顾欣赏这冰山奇妙的美景：这边象是建有无数尖塔和寺院的东方城市；那边又象已倒塌的罗马古城。时时可以听到冰山倒下来的轰鸣声，可以看到冰块落入海中激起高高的巨浪。这时，诺底留斯号便深深地潜入水中，听任头顶上隆隆作响。

3 月 17 日，层层厚冰块堵住了我们的航路。诺底留斯号向冰层猛冲，固执地挖出一条水路继续航行。此时，罗盘指针已开始乱摇乱晃，看来我们已接近南极磁圈了。3 月 18 日，经过几十次无结果的冲击，我们被冰山困住了。正午，太阳出现时，测得船的方位为南纬 67 度 39 分，西经 51 度 30 分，船已相当深入到南冰洋地区了。海洋变成了崎岖不平、凌乱无序的

冰原，大锯齿形的冰峰和悬崖连绵延伸到天边，发着灰白的光。诺底留斯号与这海水一起被牢牢地冻住了，仿佛连声音甚至空气都冻住了。

“从来没有人能越过冰山！”尼德·兰对我说，“再强大有力的人也不可能超越大自然。这下您的船长只能停止前进了！”

“可我真想知道这冰山后面是些什么。”我说。

“是什么？早知道了，”尼德·兰说，“是冰，还是冰，永远是冰！”他接着说，“这下，尼摩先生只有回到北边，往北返航！”

船长走上平台，观察周围的冰块。

“尼摩船长，”我说，“咱们现在可是真的进退两难，被困住了！”

“您认为我们已不能脱身？”船长问。

“现在并非解冻季节，当然无法脱身。”

“陆地上的思维。”船长冷冷地说，“我们不但能脱身，而且一定能到南极去！”

“到南极？”我没有掩饰疑问和惊奇。

“是的。”他坚定地说，“冰山水面以上部分与水下部分的高度比为 1:3。眼前这些冰山高度不过 100 米，那么它水下部分不过 300 米。我的船潜到 300 米以下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们的潜艇有足够的氧气可以坚持多日不上浮。一切条件都齐备，只差行动了。我们将从冰下的水路去从没人去过的南极。”

我当然愿意和船长去探险。但伙伴们反应就不一样了。康塞尔一如往常：

“随您先生的便。”

尼德·兰不断耸肩，对我说：

“我看您并不真能到南极。真是两个可怜人！只怕有去无

回了。”

我在平台最后看一眼即将穿越的冰山。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气温零下 12 度，无风。十来个船员用尖镐凿开冻在船周围的冰块。我们迅速回到船中，开始下潜。

潜到 300 米处，可以看到冰山底的不规律的波纹，潜到 600 米时，海水温度为 11 度。诺底留斯号沿西经 52 度向南极驶去，航速每小时 26 海里，照此情况，有 40 个小时就可以驶到南极了。

3 月 19 日，客厅仪表显示诺底留斯号正在逐渐减速，它小心地往水面升起。“咚”地一声，我们碰到厚厚的冰层。此时潜水深度为 910 米，说明这里的冰山在地面上高度为 300 米。几次小心上浮，都碰到天花板样的顶。我小心记录下每次碰点的不同深度及方位，获得了罗列在海水下面冰山的图像。

晚上，冰层渐渐减薄，约为 400~500 米深。次日清晨，只有 50 米厚的冰。我紧盯压力表指针，诺底留斯号小心地渐渐上浮。在 3 月 19 日早 6 点，我们终于浮上了海面！

我正奔上平台。远方已没有了冰块，一片深浅层次不同的蓝色的大海。空中是鸟儿的世界，海里是鱼儿的世界。此时温度为摄氏 3 度。我心跳不止。我们真到南极了吗？

诺底留斯号继续航行至一座小岛，高约 200 米，周围一条狭窄的水道把它与一片广阔的陆地分开，看不到陆地的尽头。我们带上测试工具和仪器，划着小艇到了陆地岸边。

“先生”，我拦住刚要下艇的康塞尔对船长说，“这是您发现的大陆，首次登陆的光荣属于您。”

“对，”船长说，“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人留下过足迹。”

他轻快地跳上沙滩，攀上岩石，交叉两手激动地朝我们喊：

“先生，请您上岸吧！”

我们跳下小艇，万分激动地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这片荒凉陆地上植物稀少。岩石上有些黑色苔藓丛生，还有些红色、猩红色的黑角菜象是被海水冲上岸来的。

沙滩上有许多小蚬、蚝类和贝类。还有些珊瑚树及海参。

空中无数的鸟儿在飞翔、鸣叫。蠢笨可爱的企鹅象身着礼服的绅士，拥挤在岩石上，扑打着短短的翅膀，古怪地大声叫喊。有些企鹅还一扭一扭地亲热地聚到我们身边，它们并不惧怕人类。美丽的红眼圈的南极水鸟象鸽子般大小。天空中时时飞过巨大的信天翁，它们展开的翅膀有4米宽。还有爱吃海豹的弓形海燕、海棋鸟和南极特有的灰白色海燕。这种灰白海燕身上脂肪丰富，如果插上一根灯芯，几乎可以直接点着了。岩石洞窟中飞出很多肥笨的潜水鸟，它们叫起来居然象驴叫那么难听。

我们焦急地等待正午，等待太阳升起。在南极，只有正午的片刻有可能出太阳，没有太阳就不可能做任何观测。太阳一直没有出来，我们只好返回诺底留斯号，等明天再来观测。

在诺底留斯号的鱼网里，我和康塞尔颇有兴致地寻找着南极特有的鱼类。果然找到10厘米长的南极刺鳍鱼和南冰洋软骨奇鱼。

第二天，我们又乘小艇从另一地点靠近陆地。没走多远，遇到一大群海豹。这些温和的海中哺乳类动物有的躺在地上，还有的躺在倾斜的冰块上，也有的在海里游来游去，它们并不在乎我们从它们近旁走过。

“它们不会伤人吧？”康塞尔问。

“除非受到攻击，”我说，“海豹为保卫自己的子女，会把渔人的小船弄成碎片。”

“这应当属于正当防卫。”康塞尔严肃地说。

走了几步，忽然听见岩石后面隆隆的吼叫声传来。

“是水牛音乐会吗？”老实的康塞尔很风趣。

“是海马音乐会。”我说，“它们玩耍或打架就大吼大叫。咱们去看看。”

我们费力地爬上岩石，眼前是大片白色的平原。成群的海马正在快乐地玩耍、大吼大叫。它们厚厚的皮呈褐色，满是皱纹的身上长着短短的粗毛。上颚两颗又白又硬的虎牙长达 80 厘米，比大象的牙坚硬而且不易变黄。人们为了得到它美丽的牙齿，每年捕杀量达 4000 只。长年下去，它们终会有一天因此而灭绝。这真是太可惜了！

11 点钟时，浓云密布，太阳没有露头的意思，真令人焦急。要知道，明天 21 日是春分，这以后将有 6 个月在南极见不到太阳。要等到 12 月 21 日才能再见到太阳。无可奈何，只有等明天最后的机会了。

在海滩上，我意外地捡到一只美丽的海鳐蛋。浅黄色的大蛋壳上长着神秘的线条和花纹，收藏家为此珍品一定能出 1000 法郎。康塞尔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这珍贵的标本带回船上，摆进客厅的玻璃柜中。

3 月 21 日清晨 5 点钟，我上到平台时，尼摩船长早已在这儿焦急地观察着天边。早餐后，我们带上仪器，乘小艇上岸。

9 点时，天空晴朗，浓云飞散，水上也没有了雾。我们向一座尖尖的山峰吃力地攀登。11 点钟到达峰顶。脚下是一片雪白耀眼的冰面。北方，太阳已露出了一角。回头望去，是广阔无边的岩石和陆地。

11 点 45 分，太阳象金盘一样出现，把它最后的光芒撒向这荒无人迹的大陆上。船长聚精会神地观察良久，在 12 点正时，他严肃而冷静地说：

“南极！”同时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了我。镜中，地平线把太阳分割成相等的两个半圆。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手扶我的肩头说，“我，尼摩船长，1866年3月21日在南纬90度上到达南极点。我占领了这片众所周知的土地。我将用我的名字为它命名。”

说着，他展开一面黑旗。旗中间一个金黄色的N字。他回转身，面对残阳激动地大喊：

“再见！太阳！落下去吧！让6个月漫长的黑夜覆盖在我的新领土上吧！”

第二天，天气很冷，气温只有零下12度。诺底留斯号潜至300米深，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向北行驶。晚上，它已行驶到冰山下巨大的冰冻壳下面了。

客厅嵌板完全关闭。我在认真整理探险笔记。五个半月，我们在海洋航行达14000哩（合56000公里）。多少新奇可怕的事使我们的航行惊心动魄：克利斯波林中狩猎、托列斯海峡搁浅、珊瑚墓地、锡兰采珠场、海底隧道、桑多林火海、维哥湾的亿万金银、大西洋洲、南极……奇特的经历一幕幕晃过我眼前，令我难以入睡。

凌晨3点钟，猛烈的冲击惊醒了我。我刚坐起来就被抛到屋子中间。我摸索到客厅，仪表显示水深360米。看来，诺底留斯号碰到了什么，它靠右舷倒下，完全不动了。

外面人声嘈杂，脚步纷乱。一会儿，尼摩船长面露不安地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到桌边，仔细看看地图，又看看仪表和罗盘。

“船长，”我问，“是偶然事件吗？”

“不，”他答，“这是次意外事件，可能比较严重。我们触礁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

“一座冰山倾倒时，碰到了诺底留斯号，又把我们顶起来。”船长解释，“我们正大量排水上升，设法改变处境事。”

嵌板打开，诺底留斯号两边都是雪白耀眼的冰墙。上、下两边也是同样的冰层。我们被困在一个冰洞里了。这洞有 20 米宽，里面是平静的海水。这四面冰墙把探照灯光反射出七彩柔光，神奇而美丽，令人赞不绝口，几乎忘记危险处境。

诺底留斯号关上嵌板，快速冲向前方的冰块，前端一撞，停住不动，显然是冲角碰到了冰块；船又改往后退。

我拿起一本书机械地看着，企图掩饰心中的不安。

“先生看的书很有趣吗？”康塞尔问道。

“很有趣。”我眼盯着书，漠然答道。

“我想是的。先生看的书是先生写的。”

可不是，我在看那本我写的《海底的神秘》。我合上书本，来回踱着。两个伙伴也茫然地站在客厅。

8 点 25 分，船的尾部撞到冰块。我脸色发白。和康塞尔、尼德·兰三人面面相觑。尼摩船长走进来：

“这翻倒的冰山堵住了所有的出口，我们被封锁了。”

我们成了冰山的俘虏。船长两手交叉在胸前，仍然那么冷淡和严肃。

“先生们，”他镇定地说，“目前情况下，有两种死的方式：一种是被压死，另一种是被闷死。船上的食品足够大家吃两个月的，因此不可能被饿死。我们现在被困在冰下，所存的空气还够使用 60 小时，因此必须力争在 60 小时之内脱身。只有一个办法——凿冰逃生！”

诺底留斯号慢慢下沉到 350 米海下停止不动。几分钟后，从窗外可见到十几名船员身着潜水服，手拿工具在冰地上。尼

摩船长及我们的尼德·兰也在一起。经测量后，开始挖冰，挖下的冰块自己浮到上面，我们下部冰层在减薄，上层冰顶增厚。两小时后，我与康塞尔和其它船员下去替换他们继续挖冰（潜水服装及设备只有十几套）。我们轮流紧张地工作了十几个小时，挖掉约 600 立方米的冰块。大家努力顽强地一米一米地挖掉下面的冰层。3 月 26 日，大家已疲劳得握不住铁锹了，求生的欲望使我们还在拼命坚持，竭尽全力地挖冰。回到船上时，我和尼摩船长一边计算，一边详细商讨解救自己的新方法。因为气温很低，我们一面在挖冰，周围的海水也在渐渐冻结，这可是个危险的征兆。只有加热海水，升高周围温度这个办法了。

我们抽进海水，加热至沸腾，然后把高压热水喷向船外。3 小时后，外面温度为零下 6 度。又过两小时，温度升到零下 4 度。挖冰的工作继续顽强地进行。

3 月 27 日，船内空气明显已渐渐浑浊，令人窒息，此时只剩下最后 1 米的冰层需要挖去了。我们总不能在这最关键的时候被闷死在这铁壳里！尼摩船长决定用增加潜艇自重来压碎这最后的冰层，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试一试还有生还之望。

船长命令将所有储水柜充满了 100 立方米的海水，诺底留斯号重量增加了 10 万公斤重。我们忘记了脑子嗡嗡作响的痛苦，象赌徒般地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等着，盼着。

我听到诺底留斯号颤抖着下沉，冰层被压得破裂，发出象撕纸一样的新奇的声音。突然我们象被突然的重量坠得一下沉了下去，挣脱了厚厚的冰层，象铅块般地迅速沉入海底。诺底留斯号又迅速排出储水箱的海水，开动强力推动器，从冰层下面猛冲上去。几个回合，撞碎上面的浮冰，升上海面。

嵌板打开，真正的新鲜空气涌入诺底留斯号各个角落。这

时间必须记住，是3月28日中午12点30分。

我记不得是如何奔上平台，猛然大口地吸着气，象重新获得了一次生命。

“呵，好朋友，”我对两个伙伴说，“我们又一次共患难，真可谓是生死之交的朋友了，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也一起逃走。”尼德·兰接着说，“不知还会往哪儿航行？”

我一时还弄不清。不过3月31日晚上，我们就横过了南美洲的合恩角，航向向北，顺大西洋北上。我把这消息告诉尼德·兰时，他说：

“好消息。可船长不会刚离开南极又奔北极吧？那我可不客气，恕不奉陪了。”

“不管怎么说，”康塞尔说，“尼摩船长可真是了个了不起的杰出人才。”

“是呵！”尼德·兰说，“特别是在离开他之后！”

第十章

向北、向北——凶残的章鱼——大暖流风暴

4月1日，诺底留斯号浮上水面。可以看到火地岛及岛上土人茅屋顶上的炊烟。早期航海家因此而为它取名火地岛。岛的方位为南纬53度至56度、西经67度50分至77度15分之间，占地2400平方公里。可以看见高耸的萨岷图山，此山高为海拔2027米。山顶无云，预示着好天气。

这一带海中有一种带球海藻，其长可达300米，比大拇指还粗，十分结实，甚至可以用来做船缆。还有叶子长达1米的维培菜，象地毯一样铺在海底。许多螃蟹，乌贼和软体动物在

这些藻类的叶下筑巢并以此为食。在船的平台，我们猎到一些海鹅和海鸭。自然，每天拖在船后的鱼网中都是品种繁多而美味的鱼类。

诺底留斯号快速地经过马露因群岛，驶过拉巴拉河，横过乌拉圭，沿着南美洲弯曲延绵的海岸行驶。它一直向北、向北……尼摩船长将带我们去哪儿？

4月3日，我们走过佛列奥岬海面。船以惊人之速驶过人口密集的巴西海岸，这使尼德·兰大为不快。这几天，尼摩船长没有露面。诺底留斯号一连几天象有意要躲开人多之处而常常潜入深深的海底快速航行。直至4月11日船升到水面时，已经到了宽大的亚马逊河口，淡水从宽大的河口流入海中，冲得海水几乎没有了咸味。

我们越过了赤道线。西边是法国领地几内亚群岛，离船约20海里。天气不好，海风凶猛，波浪滔天。尼德·兰也看到这点，因此没有重提他的逃跑计划。我当然一如既往，研究拖上网的和嵌板窗外的各种植物和鱼类。

有一天，打到一条重20公斤的扁鱼。看上去这鱼就象一个大圆盘上长出一条长尾巴。这条样子奇特的鱼在甲板上极力挣扎，拼命扭动着它淡红色带深蓝圆点的圆扁扁的身体，好几次都几乎重新逃到海里去。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康塞尔用两手钳住这鱼，又立即被麻倒在地，不住地大喊：

“呵！我的天！我的主人，您快救救我！”这可怜的老实人，第一次没顾上对我用第三人称。

我和尼德·兰赶忙过去扶他起来。只听他低声嘟囔着：

“软骨纲，软鳍目，鲛亚目，鲟鱼科，电鱼属！”

“不错，”我又好笑又觉得他可气，“这的确是一条电鱼！”

“我一定要报复它，”康塞尔生气地说，“吃掉它！”

果然，晚餐时，我们充满报复心地吃掉了这条鱼。实话说，它的肉并不好吃，又粗又韧没有香味。只是满足老实人的报复心理吧。

4月12日，在马罗尼河口靠近荷兰领地的海岸附近，我们捕捉了6条海牛来补充船上的食品库。这一带海上有一种特别的圆扁形鲫鱼，它们可以象吸盘一样粘在物体上。船员们用鱼线拴住它们的尾巴，用它作活钓钩，钓到好几条1米宽，重200公斤的“嘉古安”海甲鱼。这种甲鱼肉味很美。

夜幕来临，诺底留斯号继续躲开墨西哥湾在水下航行。我们到这艘船上已经半年多，航行了17000哩（合68000公里）。尼德·兰早已厌烦了这一切，总在提一个问题：船长想把我们无限期地扣留在船上吗？可我认为想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尼摩船长近来变得很沉郁，几乎不到客厅来，任我自己读书或研究。当然，我在这船上做了半年多的科学研究，有权重新再写一本真正的关于海洋秘密的书。我渴望自由，渴望有朝一日能将我写的这本书公诸于世。但我仍然不敢想象尼摩船长会在某一天突然开恩放我们离开。我不愿去想这令人头疼心痛的苦恼事，还是认真地做我的研究。我认真观察和仔细记录海中的每一种生物。

4月20日，我们在水下1500米处航行，穿行在留加夷群岛的海底。海底岩石上铺着层层阔大叶子的昆布和巨大黑角菜。长长的草叶条间有长爪海蜘蛛、紫色海蟹和安第列斯群岛特有的翼步螺。在巨大岩石上昆布叶子中露出深不可测的黑洞。尼德·兰说在洞里好象有什么在蠕动。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说，“这是些真正的章鱼窟洞，里面自然住着那些身躯巨大的章鱼。”

“真想看看这些大章鱼。”康塞尔说，“这东西十分厉害，

听说它能把船拖沉到海底，叫怪物克拉肯。”

“克拉肯？克拉克（吹牛）吧？”加拿大人讥讽道，“我可不相信有这种怪物，就象不相信有海麒麟存在一样。除非我亲手捕杀一条才能相信。眼见为实呵。”

“先生也不相信有巨大章鱼吗？”康塞尔转来问我。

“恐怕也只有学究才会相信这个吧？”尼德·兰继续说，“谁亲眼见过它？”

“我见过，”康塞尔说，“我亲眼见过。在圣罗马港。”

“有人捕到的？”尼德·兰笑着问。

“不，在教堂里。”康塞尔答。

“教堂里？教堂里有章鱼？”尼德兰提高了声音。

“是教堂墙上画着这样一条大章鱼。”

“哈！”尼德·兰笑了起来，“原来是幅画儿。那么画出海麒麟了吗？”

“不要笑，”我说，“是有这样一幅根据传说画的画。曾听说过有更大的章鱼，可以在它身上操演一队骑兵；亚里士多德记载过有 3.1 米长的枪乌贼；在意大利和法国博物馆里收藏有 2 米长的章鱼骨骼。生物学家测算过，2 米长的乌贼，其触须可达 8 米长。”看见我的伙伴聚精会神地听，我继续说，“1861 年，曾有过一条船在这一带海上发现一条巨大的枪乌贼鱼。船员们用叉和枪刺穿了它的肉，但没有捉到它。人们称它为布格的枪乌贼。它体长 6 米，眼睛长在头顶上，有尖尖的鸟咀……”

“请先生原谅，”康塞尔安静地打断我的话，“那么，这儿就是它的亲兄弟了。”

“太可怕了！”尼德·兰也对着窗子大喊。

我赶到窗边。眼前真是令人害怕的怪物！一条长 8 米的章鱼飞快地倒退着随诺底留斯号前进。它用巨大的死光眼珠木然

地瞪着我们。头上的 8 条触须象疯女人的头发般乱舞，触须上长满一个个园形的吸盘。有时它们吸附在玻璃上，露出它鹦鹉般的角质鸟咀和几排尖利的牙！它身子肿胀得象个大肉块，估计重约 25000 公斤！它身上的颜色忽而灰白、忽而红褐。显然由于遇见我们这条比它还巨大的怪物而激动得颤抖。这怪物有三个心脏，真是离奇古怪！

我克服着心理的厌恶，开始对这罕见的怪物写生。不一会，我们又发现好几条章鱼紧随诺底留斯号游动。我数了数，有七八条之多。

突然一下冲击，诺底鱼斯号不动了。过一会儿，它垂直上浮，露出了海面，但听不到推进器的搅水声。船长神色忧郁地走进客厅，看看嵌板窗外的章鱼，对随后进来的副手说了几句话。副手退出，嵌板关闭，顶灯亮了起来。

“这可是一种章鱼新品种。”我手中拿着未画完的写生，对船长说。

“是呵，生物学家，”他回答，“可我们必须跟它肉搏了。有条章鱼的下颚骨撞进轮机叶片，船不能前进。只有宰了这家伙。”

“可枪弹对这堆软肉不可能起作用，再说它还有很强的肢节再生能力……”我说。

“我们用斧子砍。”

“我可以帮忙，可以用鱼叉。”尼德·兰说。

我们拿着斧头和鱼叉走到楼梯口，已经有十几名船员手持利斧准备出去。刚松开顶部嵌板的螺母，嵌板就被章鱼触须上的吸盘猛然拉开，其它触须有的在上面乱晃，有的伸进开口。尼摩船长一斧砍断了伸进来的那条触须，手臂般粗细的断触须粘糊糊、滑溜溜地滚下楼梯。但另两条触须象粗皮鞭似地狠狠

地卷走了楼梯上的那名水手。尼摩船长大喊着跳上去，我们也一齐跳上甲板。

这不幸的水手被章鱼卷在空中摇摆。他喘着粗气大喊：

“快来救我！救救我呵！”

这令人心碎的呼救居然是用法语说的！我一生都不能忘记这一悲惨场面。

尼摩船长带领船员们挥动利斧猛砍那些可以够到的触须，我也奋力砍着。一阵阵强烈的麝香味散发出来。章鱼喷出一道灰黑色的液体弄得我们一下子什么也看不清了，等浓黑消散时，这受伤的章鱼已带着那可怜的水手消失在海浪中。

悲痛使我们更加愤怒。大家狠狠地挥斧砍向那些爬上甲板的章鱼。它们那些粘糊糊、滑溜溜的触须象传说中的多头怪蛇，刚砍断，一会儿又生出来。尼德·兰挥动鱼叉，刺中章鱼的眼睛并把它挖出来。

突然，尼德·兰被一条章鱼触须卷住，掀倒在地。枪乌贼的尖咀利牙差点儿把他咬成两截。这紧要关头，尼摩船长一斧砍进乌贼嘴里。加拿大人得救了，他狠狠地把鱼叉刺入章鱼的三个心脏中。章鱼们败下阵去。

“我也应当有这个机会报答你呵！”尼摩船长对加拿大人说。他全身血红，盯着吞噬了他伙伴的大海，一滴滴泪水流了下来。

这可怜的水手，我的同胞，这法国人！被一条章鱼残暴地杀死吃掉，没能和他的同伴那样在珊瑚墓地长眠。临终时，他本能地用母语发出最后的呼救。显然，在这个团体中有我的同胞，他也和尼摩船长一样在逃避人类，追求着过另一种生活。

诺底留斯号漫无目的地任意漂流了10天。尼摩船长一直在房中不出来。也许他不忍离别自己的兄弟，也许他心中愁闷、

失望，犹豫不决？

直至5月1日，诺底留斯号向北驶入大西洋暖流。中午时分，我和康塞尔在平台上。康塞尔把手放进海水中，惊异地发现水微微温热。

“这就是大西洋暖流。它从墨西哥湾流出，水温达37度左右。这股暖流使欧洲沿海气候温和，永远有青草绿叶和鲜花。暖流水色沉黑多含盐分，使它的靛蓝色与周围海水截然分开。”

5月8日，大西洋暖流宽75海里，深210米。海面上许多汽船往来不断，这是从纽约或波士顿至墨西哥湾的定期船只。诺底留斯号随意行驶，似乎放松了管理和监督。看来逃跑的好机会来了。可惜，风雨交加，天气突然变坏。我们航行到了常有风暴的海面。但尼德·兰仍然固执地要求认真讨论他的计划。

“我已经受够了，”他说，“我已经和你们去过了南极，现在他又开往北方。我可坚决不会再和你们去北极！”

“可现在这种风暴和气候怎么能逃？”我说。

“必须跟他谈谈。”他坚定地说，“上次经过地中海时您就没和他谈。现在快到我的祖国了，马上要到圣劳伦斯河了，那是流过我故乡魁北克的河。我必须和他谈。我宁愿跳到海里淹死也不愿意在这条船上闷死！”他忍无可忍地说。

“可你知道，”我说，“我好几天没见到尼摩船长了。他好象有意躲着我。”

“那更该找他谈了。”尼德·兰坚持，“明天，不，就是今天。您不去找他的话我就自己去。”

“还是我去吧。”我赶快回答，“就是今天。”我担心加拿大人去，会把事情弄糟。

我来到船长门前，敲了敲门，没有回答。推开半掩的门，船长正伏案疾书，并没有发现我的到来。

“我想和您谈谈。”我说。

“我没功夫，我有我的事情。”他说，“您想限制我的自由了吗？”

“可我必须立刻谈，事情紧急。”我坚持。

“难道是您又有什么新发现？”他指着桌上摊着的手稿，严肃地说，“阿龙纳斯先生，这是我对海洋综合研究的总结，是我多年潜心研究的心血。我用几种文字在写它。如果上帝允许，我愿这手稿不要跟我一起消失。我正为它署上我的姓名以及我个人全部经历，连同手稿一起装进一个密封盒中。诺底留斯号剩下的最后一个人会将这盒子投进大海，让它随波漂流，随便到什么地方，随便让什么人拣了去。”

“船长，”我借题发挥，“这办法太古老了，为什么不让您们中的一个把它带上陆地……”

“永远不能，”他急急打断我的话，“我们不与人类来往，不与陆地来往。”

“如果您能让我们恢复自由，我愿替您保存这珍贵手稿。”我说，“我们在您船上已经7个月了。难道您想永远留我们在这儿？”

“是的，”他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谁进了诺底留斯号就永远不能离开。”

“您这不成了奴隶制了？”我生气了，“我和您一样热爱海洋和对海底的探索和研究；我也和您一样想把研究成果留下来造福于后世的人们。”我顿了顿，接着说，“我和我的伙伴们，尤其是尼德·兰，渴望自由、热爱自由。为争取自由，也许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做什么对我无所谓。我不介意，也不害怕！至于您，我不再说什么也不想听您再说什么了。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

后一次。再见吧。”说完，他又去看他的手稿。不理睬我。

我只好退回我自己的房间。我把这次谈话告诉了两个伙伴。

“好了，”尼德·兰说，“这叫先礼后兵。对这船长再也没什么盼头了，只有靠我们自己。诺底留斯号现在接近长岛，无论天气怎么样也要准备逃走。”

天气真和我们作对。5月8日，诺底留斯号航行到离纽约航道只有几海里远时，大风暴来了。尼摩船长一反常态地没有让船下潜，而是浮在水面上与风浪搏斗。

下午3点，暴风速度已达每秒25米。尼摩船长用绳索拦腰把自己捆在平台上，在猛烈的风暴下屹立不动。我也用绳子捆住自己，欣赏这风暴也欣赏这不惧风暴的无与伦比的强人。

巨大的黑沉沉的浓云堆在低低的海面上，煤黑色的长波大浪彼此拥推着越挤越高，重重地砸在诺底留斯号上，立刻浇得我全身湿透。诺底留斯号象一个钢铁纺锤，没有船具、没有桅杆也没有风帆。面对狂风暴雨，它不会受丝毫伤害。紧接着狂风暴雨的是闪电和烈火。诺底留斯号竖起了它前面的尖尖冲角，象一只避雷针，冲角上现出了很长的火花。尼摩船长直视空中，好象要汲取闪电——风暴的灵魂。波涛的怒吼声，雷电交加的爆炸声，狂风的呼啸声混杂在一起布满空中和海上。

大西洋暖流！难怪人们称它为风暴之王。我已无法再坚持，连滚带爬地回到船里，精疲力竭。

半夜，尼摩船长才回到船里。诺底留斯号也慢慢潜入水中。客厅窗外，惊慌的大鱼象幽灵一样从眼前游过。诺底留斯号一直潜到50米深，这里是如此安静、平和。真想象不到海面上是那么可怕的狂风恶浪。

海底两万里

十一章

海底电缆——复仇号——屠杀行动

这大风暴又一次把我们逃跑的希望打破了。尼德·兰变得象尼摩船长一样孤独沉默。

海面上浓雾密布，使过往船只因无法看到领航灯塔而触礁、撞船而沉默。这一带象战场的遗迹一般，沉没的舰船奇形怪状静默地躺在海底，有些已经腐朽，成了海底生物的窝巢。

5月15日，我们航行到纽芬兰岛暗礁脉的南端，这里的海水中游过一些独特的鱼：身长1米的硬鳍海兔，长3米、头上有刺、专吃鳕鱼和鲑鱼的海蝎子鱼等等。我们还遇到一大群鳕鱼类的鳕鱼。诺底留斯号费力地从它们的拥挤队伍中间打开一条道路时，康塞尔说：

“这么多的鱼，先生！简直象乌云，象蚂蚁窝！”

“那是因为一条鳕鱼能产1100万只鱼卵。它们的繁殖力惊人。世界各国的渔夫成年累月成千上万地捕捞它们，但它们仍然这样无计其数地多。倘若每只卵都能长成成鱼的话，仅有4条母鱼就能供应美国、英国和挪威捕捞了！”说完后，我也觉得这是个挺可笑的事。

诺底留斯号转向东行驶。5月17日在距内心港约500海里、水深2800米的地方，我看到了海底电缆。人们从1857年开始在海底建设一条横越大西洋，连接美洲和欧洲的海底电缆。直到1866年7月23日，从美洲向欧洲发出了第一份海底电报：

“光荣属于全能的上帝，和平属于地上善良的人们。”

我们看到了这条蜿蜒如巨蛇般的海底电缆，它被介壳的残体掩蔽着，静静地躺在海底，默默无闻地服务于人类。

5月28日，诺底留斯号航行到距爱尔兰岛只有150公里处

时，转而向南航行。我暗想，难道尼摩船长会去英吉利海峡？难道我又能见到法国海岸？5月30日，我们见到了终极岛。诺底留斯号从英格兰极端与梭尔林格群岛间驶过去。5月31日，诺底留斯号整天在海上绕来绕去，好象在找什么地方。中午，越来越忧郁的尼摩船长自己到客厅记下航行方位。

6月1日，海上风平浪静，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们的船稳稳地停在海上。尼摩船长举着六分仪认真仔细观测许久说：“就是这儿！”

我们回到客厅。诺底留斯号开始下潜，到830米的海底停住不动。嵌板打开，左舷窗外一片汪洋。右舷窗外海底有一艘折断了桅杆的沉船残骸，上面堆积着厚厚的附着物。这艘船显然已沉没多年。

尼摩船长缓缓地说：

“这船是马赛人号。1762年下水，装备74门大炮，是一艘曾为法国英勇作战的战船。72年前，就是在这儿：北纬47度24分、西经17度28分的海上，经过一场恶战，它宁死不投降，带着全船356名水手，在‘法兰西共和国万岁’的呼声中沉入海底。”

“复仇号！”我喊道。

“是的，复仇号！多么美的名字！”尼摩船长凝视着船的残骸，交叉两手，低声地说。

诺底留斯号浮上了海面。似乎听见轻微的爆炸声。我赶忙到平台上，两个伙伴已经在那儿观望了。

“听见炮响了吗？”尼德·兰指着渐渐驶近的那艘船说，“看看它的桅杆和帆索，一定是条战舰！准是冲咱们来的，准是想打沉诺底留斯号。船上没挂国旗，看不出是哪国船……”尼德·兰激动得絮絮叨叨起来。

这条战舰迅速驶向我们。

“先生，”尼德·兰说，“再不能错过这好机会了！那船再驶近些我们就跳水。我们要得救了！”

“放心，先生，”康塞尔说，“如果先生认为跟尼德·兰一起逃走很合适的话，我能帮先生泅到那条船边去。”

我没说话，心想，不管它是哪国船，应当会营救我们，容纳我们投奔它而去。我一边想，一边注视着驶近来的战舰。一声炮响，炮弹落在诺底留斯号后面海水里，浪花四溅。

“他们在开炮！”我大喊。

“多勇敢的人！”尼德·兰还夸赞他们。

“先生，”康塞尔很镇静，“他们可能也在打独角兽或海麒麟呢。”

我想也对。除了我们身临其境，谁会相信这是条潜水艇？全世界航海界的人们都在追杀这只可怕的大海怪、独角兽、海麒麟呢！炮弹一发发不断落在诺底留斯号周围。那艘战舰越来越近，离我们只有3海里了。

“先生”，尼德·兰没注意尼摩船长也来到平台，对我喊，“不能等它打死我们，必须呼救，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善良人！”

他在空中招摇着自己的手巾，但尼摩船长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住手！”他脸色苍白，愤怒地喊：“你不想活了！”他扔掉加拿大人的手巾，向那战舰吼道：

“我诅咒你们！你们不挂旗我也认得！”说着他打开手中的旗，旗上大写着“Nemo”和“N”，“让你们看看我的旗吧！”他回过头来又说，“你们都回去！让我来击沉这条船！”

“这不行，”我急急地说：“您不知道它属于哪国。”

“不知道就对了，这至少对您又是个秘密。”他再次指着

我们，“下去吧。我的反击很可怕！”

我们只有服从地回到船中。他的十几名船员涌上平台，围站在船长身边，注视着对面的战舰。

“打吧！疯狂的战舰！你逃不脱我的冲角！”尼摩船长喊，“只可惜你选择了这儿！你真不配和复仇号沉在一起！”

诺底留斯号若即若离地引着那战舰追它，迅速避开那一发发的炮弹。战舰在后面紧追不舍。四五个小时过去，还没有结果。眼看战舰落后5海里了，船长回到客厅。我忍不住劝他停战。还没等我说话，他就说：

“休想阻止我！我是正义的！我有复仇的权利！那战舰就是压迫者。是它使我失去了我热爱的祖国、爱人、父母和子女！我仇恨它！一定用我的冲角撞沉它！”

我吓坏了！赶快找到我的两个伙伴：

“快！必须逃走了！就是现在，立刻逃！”

“可那艘船是哪国的？”尼德·兰说。

“这都不重要了。天黑前它一定会被尼摩船长击沉。”

“还是当天黑些好。总要战舰离近些才便于逃走。”康塞尔说。

天黑了，这场追逐还在进行。我们情绪激动，静静地等待逃跑的时机。一夜不能入睡。

凌晨3点，我走上平台。尼摩船长仍然雕像般地挨着他那面“N”字战旗站着，目光炯炯地盯着远来的战舰。我回到客厅，听着外面轰隆隆的炮声对伙伴们说：

“时候到了！开始行动，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们三人冲到中央楼梯旁时，平台上已没有人，但此时嵌板突然关闭，一声熟悉的轻啸，诺底留斯号下沉了。

又迟了！诺底留斯号一定是要从水下攻击那战舰。我们又

被关在这儿，被迫做这次复仇事件的见证人。我们都躲到我房里，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心情紧张，难受地等待着。

突然船速猛然加快，接着我感到诺底留斯号颤抖着将它锋利的冲角刺穿了战舰的双层铁甲壳，又横冲过去，象尖刀刺破帆布那样迅速而有力。我忍受不了这个，象疯子一样冲到客厅。

尼摩船长站在窗旁，沉默、忧郁、冷面无情地注视着。

那战舰船底裂开，涌进的海水淹没了两列大炮和一间间的舱房。甲板上是混杂错乱的人影在晃动，受难的人们痛苦地扭动着肢体在海水中做垂死的挣扎。战舰慢慢下沉。诺底留斯号在离它 10 米远追随着，要亲眼目睹这复仇的全过程。战舰突然爆炸，海水猛然涌了进去使它急剧下沉。桅杆架上挤满受难的人们，连横木架都被这些垂死的一串串人压弯。战舰沉黑而巨大的身躯，连同这一群群船员的尸体都被爆炸引起的巨大漩涡卷向海底……而尼摩船长象复仇之神，面色冷峻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直到这一切结束……

尼摩船长回到自己的房中，他跪在一幅画像下面，伸出胳膊，哭泣起来。我看到那画像上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妇人和两个小孩……

我默默地站在客厅，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对血腥行为的极端厌恶。这人太残酷了！他让我们做了他复仇的见证人，这已经太过分了！我打开客厅的灯，看看仪表，我们在水下 10 米，以每小时 25 海里的速度快速从英吉利海峡口向北极航行。

后来的几天里一直没见到尼摩船长，也没见到他的水手。诺底留斯号除有时浮上海面换气外，一直在水下行驶。每天也没有人测量方位或标记航海图。我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

第十二章 逃 生

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刚睡醒，看见尼德兰正低头看着我，他说：

“我们就在今夜逃走！您准备一下吧。”

“可我们在哪儿？”我问。

“不知道，只看见东边 20 海里有陆地。现在船上没有什么戒备。我们逃了再说吧。”停一会儿又说：“我们已弄到水和食品，晚上天黑时抢小艇逃走。”

“好，我同意。”我说。

“如果被发现，我宁可死也要反抗！”尼德·兰又说。

“我们生死与共。”

决心已下，这等待的一天又显得无比漫长难熬。晚餐时，尼德·兰悄悄说：

“晚上 10 点，您准时到小艇。我和康塞尔会在那儿等您。”他说完就走，没容商议。

我走过客厅，最后看一眼这满屋奇珍异宝，想着有朝一日将会同它的主人一起消失在海底，心中掠过一丝遗憾。

我回房中取了自己的笔记藏到怀里，心跳声大得象打鼓般地咚咚作响。我强迫自己躺在床上静候约定的时刻到来。半年多来的经历又象电影般在眼前晃过，而在这一幕幕的离奇古怪的画面中，渐渐显现出异常巨大的尼摩船长的身影。他不是我的同类，他是超人、水中人、海中神。

胡乱躺到 9 点半。我头疼欲裂，不能忍耐下去了。这时，我又听到那隐约的琴声，这是尼摩船长在弹琴。那忧愁低缓的乐声仿佛在演奏哀乐……

眼看时间将近，我不再迟疑，站起身，小心地打开房门，

觉得门轴发出怕人的巨响！客厅里一片黑暗。尼摩船长完全沉醉在自己弹奏的乐曲中。我轻轻走过客厅，打开通往中央楼梯的门。忽然琴声停了，尼摩船长起身，自言自语地叹息说：

“够了！全能的上帝！够了！”这是我听到他的最后的话。是良心发现而悔恨的自白吗？我顾不上多想，快步奔到小艇处，两个伙伴还在那儿忙着拆下栓小艇的螺母。我也赶紧和他们一起拆着。忽然脚步纷乱，人声噪杂。我以为有人发现了我们，赶忙停住手。只听船里有人喊着：“北冰洋大风暴！北冰洋大风暴！”

那么，我们一定是在挪威沿岸的危险海域了！上帝太不公平了，居然在我们即将逃离诺底留斯号的时候送来这最可怕的北冰洋大风暴，这简直是灭顶之灾！

这一带海域中的费罗哀群岛和罗夫丹群岛之间被称为“海洋肚脐眼”。每当涨潮时，这里海水奔腾澎湃，汹涌无比，若再赶上风暴来临，没有一条船能从这儿逃生。这“海上肚脐眼”有如无底深渊，方圆15公里之内的船只、鲸鱼甚至北极的大白熊都无一生还。

诺底留斯号迅速地、螺旋形地被卷入其中。我们三人还有小艇也随着卷进漩涡。周围是迅速的海流和可怕的巨响，我们处境太险恶了！

“紧上螺母！不能离开诺底留斯号！全力支持！也许……”尼德·兰话没说完，一阵刺耳的嘎嘎声，螺钉松掉，小艇象离弦的箭，奔进海洋的大漩涡中。

我的头撞上了什么，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罗夫丹群岛上一位渔夫的木屋中。两个伙伴也安然无恙。我们庆幸脱险，互相拥抱。至于如何奇迹般地逃离那恐怖的海底深渊的，我们一无所知。

听说这一带每隔半个月才会有船路过。所以我无法立即回法国去。趁此机会，我认真翻阅了这次新奇惊险的海底探险笔记。这是我近八个月时间在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南北极海洋中穿行 20000 哩（80000 公里！）的真实记录。我敢说，我的笔记详尽无漏，毫无夸张不实之处。

世人能否相信？我不知道。也许将来的某一天，科学技术发展进步，这洋洋万里的海底变成人人可以自由往来的通途，大家都可以毫不担惊受怕地“眼见为实”了。

我不知道诺底留斯号怎样了？它抵得住北冰洋大风暴吗？尼摩船长还活着吗？还在固执地执行报复计划？谁能知道他是哪国人？又有谁能见到他那用多种文字写的珍贵手稿？……

我善良地希望尼摩船长还活着。希望这无限神奇的海洋能平息他胸中复仇的怒火。他是个离奇古怪的人，同时又是崇高伟大的人！

《圣经》中曾说：

“有谁能测透这深渊的最深处呢？”

只有我能回答这个问题：

“彼埃尔·阿龙纳斯和尼摩船长。”

外星小孩

公园里静悄悄的，静得让人觉得凄凉，可一小时前，这里却是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在游戏，大人们在漫步——现在呢，就剩下一个小男孩，孤零零地坐在一条长凳上。

天越来越晚了，眼看就是黄昏，公园就要关门了。

一位名叫兰肯的警察走到孩子身边。

“年轻人，该回家了。”他说。

这孩子抬头看了看他，说：“我这就回家。”

“等着你父母来领你回家，是不是？那他们可得快点来哟——公园马上就要关门了。”

“什么？”孩子问道。他看上去象是寻思着什么事。“你们的公园也跟我们一样，在黄昏时分关门吗？”

警察苦笑着回答：“说不定全世界的公园都是这样——怎么，你不是本地人？”

孩子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那你是哪儿的人呢？”兰肯问道。

孩子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我——呵——我是宇宙人。”他说到“宇宙”这两个字时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对，可能这个词这么用是合适的。”

兰肯先生纳闷地看着他。“你在说什么啊？我的孩子！”这个孩子使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也感到不安，甚至孩子穿的衣服也叫人感到别扭，因为现在这里并不时兴这种打扮。

“我知道你会奇怪的。”孩子答道。

兰肯先生皱了皱眉，心想：年轻人现在总是搞些新鲜玩意儿。

“你的父母到底上哪儿去了？孩子，”他问，孩子两眼向上望着，用手指着天空，心平气和地说：“他们在哪儿。”

“唉，可怜的小傻瓜！”兰肯暗自想道，然后皱了皱眉，心想：肯定有人正在寻找他，那个人说不定就是他的保护人。不等兰肯再问什么，孩子接着说道：“一会儿我就去找我的父母。”

兰肯仔细地盯着这个孩子，不由得露出惊讶而怜悯的神色。他想不到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能够说出这种话！

“好啦，孩子，别说这种话了——这跟你的年龄可不相称，那么，你已经——”他实在不忍心问下去。而这孩子却茫然看着他。

“我不明白，”孩子说道，“你说的是什么？”

“你的父母，孩子，”兰肯说，“我很遗憾，他们已经去世了，可是——”

“去世了？先生，你为什么这么想呢？我可没说他们死了。”

“你说了！”兰肯不客气地说。他没再往下说，因为他有些生自己的气，后悔不该跟孩子发火。“我说，孩子，”他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道，“你刚才说你的父母在那儿，”——他手指了指越来越黑的天空——“而且你马上就要跟他们在一起。”

“是的，长官。我应该叫你长官，对吗，先生？”

兰肯先生点点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在等我的爸爸、妈妈。”孩子继续说。“他们是在那儿，他们过一会儿——”说着看了看手腕上象是手表似的什么东西。兰肯越发奇怪了，他想，他手上戴的是看时间的东西。“我想，照你们的说法，大约再过三十分钟吧。”孩子最后说

道。

兰肯皱着眉头，瞅着这孩子。心想：他怎么总是说他的父母过一会儿就会从天上下来接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的父母难道会坐着飞机到公园里来吗？……难道这就是他们要一直等到黄昏之后才来接孩子的原因吗？要真是这样，我可要照法律办事了。

“孩子，你的意思是说，”兰肯这回尽量显出严厉的口气，“你爸爸妈妈一会儿要在公园里降落飞机，是吗？我可要警告你，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将不得不把他们抓起来，因为他们非法飞行、非法着陆、而且非法在公园关门之后在这儿逗留！”孩子叹了口气。兰肯心想：别着急，说不定这孩子故意跟他逗趣！孩子说道：“长官，我爸爸妈妈他们不会在这儿呆很久的。他们根本不在这儿着陆。他们就悬在那儿——大概也就到树尖上头那么高——然后我会被他们吸上去，你就可以关上公园大门回家去了。”

啊，天啊！兰肯心里很生气。这孩子说的都是些什么啊？什么“不着陆”，什么“只是悬在半空”，还有什么“他们被吸上去？”把他吸到哪儿去呢？他想弄清楚这孩子是不是一个小无赖——从哪儿的少年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一个精神病人，或者是专门四处供人取笑以换取一根冰棍解馋的小胡闹。

“事情就是这样，长官。”孩子满有把握地说。兰肯觉得在这孩子的话音里有一股戏耍的味道。“我爸爸妈妈一定会在公园关门之前到这儿来的。”

“他们可以来，”兰肯十分严肃地说，“但不能飞进来，也不可能悬在半空，更不会把你给吸走，不管是怎么个吸法。他们要象普通人一样——两只脚走进来，要是他们不想被抓的话，他们得老老实实地来，要么就别想进来！”

“他们会来的。”孩子说道。

“那好，要是他们不来，你可得跟我走，知道吗？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坐在这儿过夜，这是不合法的。说实话，我看你还是跟我走的好。”

“可是，如果我不在这儿，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着急的。所以我必须等着他们，你说是吗？”孩子的声音里充满焦急和渴望，几乎带着恳求。“爸爸妈妈让我等着他们，别到处跑。”

这时，兰肯心里有一种不快的想法：难道这孩子是被抛弃的吗？在这个地方发生这种事可不是头一次了——父母把孩子留在这个公共场所，让孩子在这儿等着，而他们自己则趁机悄悄溜掉了。

“他们会来的。”孩子再一次说道。听得出来，他的声音不是固执，而是坚信不疑。

“你跟我一起等着吗？”孩子问道，“啊，那可好了，我要让你看看我们的船。”

“船？！”兰肯惊奇地喊道，“可是离这里最近的港口也有一英里远的呢！你的父母怎么办呢——难道在公园的池塘里抛锚吗？”

孩子笑了，似乎明白兰肯困惑不解的原因。兰肯见了不由心想：这孩子头一次表现出同普通孩子一样的性情。他不禁端详着孩子的小脸，感到它笑起来象一朵花。不管这孩子是谁，也不管是从哪儿来的，反正这孩子没有病。他开始感到安心了，可忽然又有些生气。听孩子说了下面的话以后，他更觉得这种估计没错。

“我是说‘星船’，”他说，“这是一只会飞的船。它已经绕着你们的行星作了好几次侦察飞行了。”

“我们的行星？”兰肯惊讶地喘着大气，“这么说，你是

从另一颗行星来的喽？”说着，他的烦恼突然一古脑儿地消失了。当然喽，没错！他感到真应该责怪自己怎么会一直没往这方面想。科学幻想嘛！近来，孩子们都喜欢这东西，故事情节越离奇，孩子们就越喜欢。而这孩子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玩艺儿。可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孤零零一个人体会一种特殊的幻想意境，未免有些太荒唐。

“好了，我的孩子，”他和善而坚定地说，“科学幻想小说很有趣——什么宇宙探险和星际旅行，还有从其他行星来的生命什么的——但是笑话毕竟是笑话，再说，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开这种玩笑也不合适——”

“什么小说？”孩子打断他的话，听得出来，他有些不高兴。“在我们那个行星上，可不光是读读这些小说就完了，我们还干了不少事呢！”

“啊，我们这儿也是这样！”兰肯不客气地说，他连想也没想。“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月亮上着陆好几次了，甚至还考虑在那里建立基地，而且——”他突然又停住了，他为自己刚才的反应而感到吃惊。那不是等于事实上相信这孩子的话了吗？不是正好上了孩子的当了么？他禁不住有点生气，是为他自己这颗行星有这样的成就而生气呢，还是为这些成就不足而生气呢？看上去这孩子好象真是从另一个行星来的，而且是乘着一只星船来的！他想，不如跟着这个孩子，看个究竟，直到他父母来了再说。

“这么说来，”兰肯说道，“你是乘着一只星船到这儿来的，是不是，孩子？喔，大概是吧！你看，我怎么原来没想到这一点呢？你乘的星船是一个飞碟，是吧？”他说着笑了笑，“可你看上去却不是个绿头发、绿脸的外星人啊？”

孩子笑了起来，笑得那样自在，那样欢快。兰肯心想，我

只以为是黄昏时分在快要关门的公园里，玩一场哑谜游戏吧。

“在我们进行星际旅行以前，”孩子说道，“我们那里也有关于飞碟的说法。可你知道吗？我们在宇宙飞行方面非常先进。”

“啊，我们也曾经有过那一类飞船。”兰肯兴致勃勃地说，“在星际旅行方面，我们也曾经干得漂亮。”

“真的吗？”孩子的声音和表情显示出对这件事十分感兴趣，“后来怎样呢，你们为什么停止了呢？”

“没有钱了，”兰肯说，“人也成问题，很少有人愿意一辈子坐在一只船里到各个星球去旅行。”

“当然不愿意，”孩子表示同感，“因为你们的飞行速度太慢了，最快也不过跟光的速度一样。我们可没有这个问题。”

“真的没有？”兰肯问道，一面使劲忍住笑，“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克服那个小小的困难的。”他一边说，一边暗自好笑，想不到他自己也善于玩这种游戏了。

“啊，那很简单，”孩子解释说，“我们发现了比光还要快的秘密。”

“可那是不可能的！”兰肯反驳说，这会儿他完全忘记了这是幻想，“你可不能太离谱了，孩子！”

“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孩子平静地说，“只是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去发现比光还快……？”兰肯嘲弄地说。

“这是可能的，”孩子重复说，“你看我，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兰肯突然感到黑夜正包围着他们。他发现夜色中的公园是那样荒凉、寂静，静得使人不安。他想，够可以的了，他原本不该鼓励这孩子这样胡思乱想。他得把孩子带回到现实中来，

使孩子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天越来越黑，越来越冷，公园就要关门了，要是他的父母不快点来……

“听着，孩子，”他说，“探险是有趣的事，而且肯定将来有那么一天，我们真去进行宇宙航行和探险。可是，要让我们大伙儿都坐上宇宙飞船，在另一个星球上着陆，坐在另一个世界的什么公园里，那是许多许多年以后的事了。另外——”他的眼睛忽然眨了一下，“难道你真的相信，如果有另外的世界，它会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吗？有相同的文化、相同的人、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警察、相同的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等一切吗？要是我们什么时候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到达别的世界，而且发现那里存在着生命的话——按我们科学家的看法，可能有点希望——那将是别的形式生命，而不是象我们一样的生命，孩子——不是象你和我这个样子。”

“你说得不对，”孩子和气地说，“我们俩的样子是一样的，不是吗？你现在不正在跟我讲话吗？——你不是也能听懂我的话吗？”

“这么说，你真的是从另一个行星来的喽。是不是，孩子！”兰肯问道。

孩子点了点头。“我的父母在我们那儿的航天司令部飞行舰队里当头头。”他骄傲地说，“事实上，他们这一次并不太希望我到你们这个行星上来，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想成为第一个在你们的世界上着陆的孩子。由于我们已经围绕你们的行星飞了好多次了——看起来这里还很安全、友好——他们就让我来了。”

兰肯认真的点了点头，差点没笑出来。

“不单单是这些，”孩子继续说道，“同时这也是一种策略考虑。”

啊，“策略考虑！”兰肯心想，这么点儿的小孩子就能说出这种复杂的字眼，可真不简单。当然，他一定是把科学幻想里的内容都背下来了，至少是能够做到对答如流。

“你知道，”他接着说，“我觉得最好是先让孩子们在你们这个星球上着陆，这样就不会使居民受到惊吓——当然并不是说有什么令人害怕的东西——我们那里的人对你们并无恶意。”

“那我很高兴，”兰肯郑重地说。

“我为什么第一个到这儿来，还有另一个原因。”

“你是说因为你的父母在航天司令部飞行舰队里身居要职，对吗？”

“不，先生，不是这个原因，”孩子说道。他根本不理睬——或者说不知道——兰肯无意识的露出嘲笑口气。“我是唯一经受了充分训练而能够适应你们星球上各种条件的孩子。这些条件有各个方面的——大气、语言、环境等等。”

“噢，”兰肯说，“看来你干得十分出色啊。你的外表跟我们相像，说话跟我们相像，而且我想象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同我们相像。实际上——”现在他毫不掩饰地笑了——“你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孩子点点头表示赞同。“你说得对。现在看来，那些严格的训练有许多是不必要的。你们看上去几乎在各方面都同我们相像——当然，在宇宙飞行技术上，你们还处于比较无知的状态——但是你们仍然可以同我们的人种一样取得进步的。”

“你知道，我们多年来一直对你们的星球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这儿的人种有一两个功能我们也想拥有的。但这并不很重要。你们有许多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我敢说，要过许多年以后，你们才能学会。当然，你们没法到我们那儿去，而我们肯定能够——而且愿意到你们这里来。”

“来侵犯我们吗？”兰肯装出十分警惕的神情问道，一面竭力忍住别笑出声来。

“啊，不是！”孩子大声说。他似乎感到有点震惊。“不是侵犯，而是友好访问。我们的用意全是友好的。”

“那么，你们那颗友好的星球叫什么名字呢，孩子？”

这一来，孩子第一次显出躲闪闪的样子。大概，兰肯心想，这孩子可能还没来得及给他的行星编造出一个合适的名字呢？

“对不起，长官，”孩子继续说道，“我这次执行的是一桩半秘密性质的使命。虽然我们是作为朋友到这儿来的，我们还是不能泄露出我们星球的名字和位置，以防你们这儿有人会对我们采取不友好的行动。”

兰肯仔细端详着孩子脸上那认真的神情，一双明亮聪慧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他想，他使得这孩子更加着迷了！他开始感到自己刚才不该鼓励孩子再胡扯下去。“好了，孩子，”他说，“我也有过年轻的时候，但是——”

“你也年轻过吗，长官？”

兰肯瞪了他一眼。“我当然也年轻过！”他不客气地说。

“这对我很有启发，”孩子若有所思地说，“我过去一直认为，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生下来就是这么大。”

真是荒唐到家了！兰肯想。这孩子肯定是专搞恶作剧的小丑！“我说，孩子，”他严厉地说，“玩笑是玩笑，可是——”

“是很象玩笑”，孩子说着也笑了。

兰肯如释重负似地叹了口气。这孩子到底承认自己是在开玩笑。

“说正经的，孩子，”兰肯说，“你家住在哪儿——我问的是你在这个星球上居住的地方。”

“可我不住在这个星球上啊。我跟你说过了。”

“好了，好了，”兰肯烦躁地说，“要是你一定要把这场戏演到底——我看你是在存心和我作对，是不是？你也该从你的科学幻想小说中钻出来了！”

孩子微笑了。“你老是说幻想小说、幻想小说，但这不是幻想小说啊！”他说道。

兰肯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想不出该说什么了。

他只是站在那里，盯着孩子的脸。他本应在天黑之前就把孩子带到派出所，带出这个公园。兰肯站了起来。是结束这场游戏的时候了。

“你们那里有法律吗，孩子？”

“嗯，有的。每个星球都必须有法律的秩序，不然就无法生活。”孩子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扫视夜色笼罩的天空，好象有些心神不安。

“我很高兴你有这种看法，”兰肯说，“因为这意味着你会乖乖地跟我走，不再争论，也不再耍把戏。这可是真的。你要跟我走，我说孩子——现在就走！”

“跟你走！”孩子转身看着兰肯，吃惊地问道：“到哪儿去？”

“到派出所去——就今晚一宿。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公园就要关门了——说不定现在已经关了。”

兰肯看了看手表。公园的看门人总是时间一到就关门，有时还提前关门——而不管公园里还有人没有，反正关门是他的职责。而兰肯的职责是进行检查，确保无人留在园内。

孩子异乎寻常地沉默不语。他再一次昂首天空，焦急地扫视着深沉的夜色。兰肯在这温暖的夏夜里不知怎的开始有些颤抖。他还得费点劲弄清这个孩子是从哪儿来的——他的家在哪

里，他住在什么地方，不管怎样，他不会没有家。可能有人丢了小孩，而此刻正在寻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知道孩子肯定不会从那个地方来！不会来自另外的星球，不会来自他上方那个高寒的世界。

他坚定地转身看着孩子，而孩子此刻好象已完全忘了身边还有兰肯。他仰着头，凝视望着那满天的繁星，显出渴望的表情，思家的表情。

兰肯又开始琢磨了。说不定他最初的假设是正确的。难道这孩子的父母真的死了吗？也许孩子的幻想只是感情上的一种掩饰，用来掩盖悲痛和孤单的一种方式——一种思想上的寄托和逃遁。兰肯两眼一动不动地紧盯着孩子那稚气的、仰望的脸庞。忽然，他觉得有些奇怪。他一下坐在长凳上，浑身震颤、发抖，可是他的眼睛压根儿没有离开孩子的脸。

“他们就要来了，”孩子突然说道，“仔细看，你准能看见！”然后他转过身来正对着兰肯。“刚才跟你的谈话很有趣，长官。我学到了很多。我还会来的，其他的人也会来的，其他许多人。我喜欢你们的星球。”说着，他又看了看天空。

“可是，还是回家好！”

“家在哪儿，孩子？”兰肯温和地问道。

孩子没有回答，只是凝视着天空，就象没听到兰肯的问话似的。兰肯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在夜色中，孩子的眼睛象星星一样明亮。

“家在哪儿啊，孩子？”兰肯又问一遍。他的声音颤抖，就象他的身子一样。

孩子没有回答，再也没有说话。

这时，只见天空中一道闪光，遥远而清楚，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静谧的群星中移动。它光焰四射地滑行，象是一颗巨大

的星球。它越来越低，越来越近，直到停止移动而悬浮在一大片树林的上方，兰肯一时百感交集，刚才说过的话、经历的情景，一下子在心里乱成一团。“他们只是悬在半空中——”孩子说过，“然后我会被吸上去……。”

看，孩子被吸上去了！兰肯屏住呼吸，只见孩子真的腾空而起。双臂紧贴在身子两旁，双脚离地，向上飞了起来，忽而向前，忽而向上……

兰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周围忽然泛着光焰，闪光掩没了孩子的身影，兰肯再也看不到他了。一下子，树林上方的光焰不见了。夜色中的光焰不见了，只剩下兰肯一个人。四周漆黑，他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热过——因为他太激动了。